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〇六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〇六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五六五

李石八

孔子論	一
關羽張飛論	三
論釋奠儀注	五
辯謗文	八
老子辯上	一〇
老子辯下	一〇
列子辯上	一
列子辯下	一
飲食鮮能知味辯	二
月法辯	三
放生說	三

三蟲說	……	一四
主民如主鳥說	……	一五
策問 一	……	一六
策問 二	……	一六
策問 三	……	一七
策問 四	……	一七
策問 五	……	一八
策問 六	……	一八

全宋文卷四五六六

李 石 九

張氏雪巖記	……	二〇
廣錫堂記	……	二一
安樂院飛輪藏記	……	二二
梅塢記	……	二三
叢桂堂記	……	二四
固存堂記	……	二五

善最樂齋記	二六
務本堂記	二七
隆州重修超覺禪寺記	二八
潼川運使劉公生祠記	三〇
北巖記	三一
轉運司爽西樓記	三一
勾氏盤谿記	三三
教授廳堅白堂記	三四
龍跡觀記	三五
左右生圖記	三六

全宋文卷四五六七

李 石 一〇

果州相如縣學記	三七
富順監學記	三八
賜書樓記	三九
鄧氏讀書樓記	四一

合州蘇氏北園記	四二
自叙	四四
祀事私志	四六
忍忠嘉	四七
馮氏三鬼求葬	四八
蜀楮	四九
長松	五〇
六箴 并序	五〇
時箴	五一
勢箴	五一
士箴	五二
吏箴	五二
民箴	五三
賦箴	五三

全宋文卷四五六八

大成井銘		五四
誠齋銘		五五
思誠堂銘		五五
著存堂銘		五六
藝林銘		五六
戲綵堂銘		五七
葛仙井銘		五七
靈泉寺慈氏閣銘		五八
名世堂銘		五九
桂林硯銘		五九
用拙堂銘		五九
遁菴銘		六〇
義砥銘		六〇
自牧齋銘		六一
誠樂堂銘		六一
量庵銘		六二

明覺大師贊	六二
觀音贊	六二
十六羅漢贊	六三
又眉州園通閣十六羅漢贊	六七
自贊 一	七〇
自贊 二	七〇
自贊 三	七〇
觀音殿偈	七一
朴菴偈	七一
贈超上人經藏偈	七二
金銀字合論偈	七二
義塚偈	七三
羅棘傳	七四
廣安軍羅漢洞碑	七五

全宋文卷四五六九

李 石 一二

龔漢卿墓誌銘	·····	七七
王九成夷仲墓誌銘	·····	七八
王志遠墓誌	·····	七九
勾龍府君墓誌	·····	八〇
勾龍府君墓誌銘	·····	八一
支興道墓誌銘	·····	八二
王承信墓誌銘	·····	八三
范叔源墓誌銘	·····	八五
文溪居士墓誌銘	·····	八六
鄭隱君墓誌銘	·····	八七
范隱君墓誌銘	·····	八九
范元功墓誌銘	·····	九〇
蒲隱君墓誌銘	·····	九一
馮主簿墓誌銘	·····	九二
塗勉仲墓誌銘	·····	九三
陳次雲墓誌銘	·····	九五

全宋文卷四五七〇

李 石 一二三

李隱君墓誌銘

.....

九七

李隱君墓誌

.....

九八

景德友墓誌銘

.....

九九

任承信墓誌銘

.....

一〇〇

程通判墓誌銘

.....

一〇一

知均州常朝奉墓誌銘

.....

一〇三

鄧承直墓誌銘

.....

一〇五

鄧文學墓誌銘

.....

一〇六

程隱君墓誌銘

.....

一〇七

資州程使君墓誌銘

.....

一〇八

先君墓誌銘

.....

一一〇

穆承奉墓誌銘

.....

一一二

忠州文學趙君墓誌銘

.....

一一三

趙郡王墓誌銘

.....

一一四

孝廉先生墓誌銘	一二七
樂先生墓誌銘	一二八

全宋文卷四五一

李 石 一四

雲巢子墓誌銘	一二〇
小舟墓誌銘	一二二
右宣教郎李公墓誌銘	一二四
龐氏母墓誌銘	一二六
田氏墓誌	一二七
蘇茂母穆氏墓誌銘	一二八
曹氏令人墓誌銘	一二九
范孺人墓誌銘	一三〇
杜氏太孺人墓誌銘	一三一
故宜人薛氏墓誌銘	一三二
錢氏太孺人墓誌銘	一三三
清僧母葬誌	一三五

皇甫孺人墓誌

.....

一三五

袁氏墓誌銘

.....

一三六

蔡氏母墓誌

.....

一三七

全宋文卷四五七二

李 石 一五

祭凌竹溪文

.....

一三九

祭趙莊叔舍人文

.....

一四〇

祭王錫祉制幹文

.....

一四〇

祭范和仲運使文

.....

一四一

祭舅氏文

.....

一四一

祭雲巢子文

.....

一四二

祭程端卿使君文

.....

一四二

祭張子覺文

.....

一四三

祭張氏姑文

.....

一四三

祭陳氏婦文

.....

一四四

祭陳氏婦文

.....

一四四

祭簡姐文	·····	一四五
黎州謁先聖廟祝文	·····	一四六
黎州謁諸廟文	·····	一四六
告廟文	·····	一四六
黎州辭先聖廟祝文	·····	一四七
辭諸廟文	·····	一四七
祀王董二賢祠祝文	·····	一四七
彭州謁諸廟文	·····	一四八
諸廟祈晴祝文	一 ·····	一四八
諸廟祈晴祝文	二 ·····	一四九
諸廟祈晴祝文	三 ·····	一四九
教官廨舍後都官祠祝文	·····	一四九
告堰廟祝文	·····	一五〇
辭武威廟祝文	·····	一五〇
祈雨祝文	·····	一五一
謝雨祝文	·····	一五一

祭顏子廟祝文	一五一
府學祭井祝文	一五二
祭諸葛武侯廟祝文	一五二
西歸祭甘將軍廟祝文	一五三
儀真齋僧功德疏	一五四
癸巳二月四日齋僧疏	一五四
請正老住保福疏	一五五
父母諱日功德疏 一	一五五
父母諱日功德疏 二	一五五
京觀功德疏	一五六

全宋文卷四五七三

陳長方

上殿劄子	一五八
代謝宮祠表	一五九
代放罪謝表	一六〇
謝解啓	一六〇

謝及第啓		一六一
答謝特奏啓		一六二
答王解元啓		一六二
答何解元啓		一六三
賀戶部侍郎啓		一六三
賀劉侍郎啓		一六四
賀中書舍人啓		一六四
賀太守啓		一六五
答黃循聖書		一六六
與友人論文書		一六七
送黃循聖序		一六七
送龔聖任序		一六八
送方務德序		一六九
易傳後序		一七〇
節通鑑序		一七一
豫章集序		一七二

擬御書尚書跋尾	一七三
題斬蛇劍銘後	一七三
題黃叔度傳後	一七四
跋黃端冕原學	一七五
帝學論	一七六
孔子聖之時論	一七八
藺相如論	一八〇
劉玄德論	一八一
荀彧論	一八二
房魏論	一八三
開元治亂論	一八五
維州論	一八六
里醫	一八七
祠竈篇	一八八
心逸堂記	一八九
如是齋記	一九〇

題楊生呂硯銘	一九一
玉斗硯銘	一九一
李鄴侯贊	一九二
程伊川贊	一九二
張橫渠贊	一九三
聞思大士入定相善財童子致恭揭諦神後衛因爲之贊	一九三
二烈婦傳	一九四
胡先生墓誌銘	一九五
先豫章公墓銘	一九七
銘弟墓	一九九
章季明哀詞	二〇〇
祭劉侍郎文	二〇一
祭林從事文	二〇二
祭祝子權文	二〇三

全宋文卷四五四

釋寶印

謝賜御註大圓覺經表 二〇四

祭員興宗文 二〇六

蘇文津

鼓山題名 二〇七

袁□□

龍川龍臺巖題名 二〇八

何朝隱

普成縣玉虛觀僧伽堂記 二〇九

洞真觀橫翠閣記 二一〇

郭 顯

砌巖記 二一一

南溪卜居銘 二一一

邵若愚

道德真經直解叙事 二一二

叙道德階梯科 二一四

陸思誠

悟真篇記	一二七
文 讜	

進詳註昌黎先生文表	一二一
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序	一二二

全宋文卷四七七五

汪 澈

論當慮之有素奏	一二五
乞令帥臣監司舉將才奏	一二六
顯仁皇后攢宮四隅墳墓遷出與否悉從民願奏	一二六
乞蠲放徽州嚴州七縣拘收木植奏	一二七
劾張孝祥狀	一二八
劾呂靖狀	一二九
劾吳名世狀	一二九
劾張洙等四人狀	一二九
乞令秘書省編次元豐以後會要奏	一三〇
乞募民承佃攢宮四隅之內良田奏	一三〇

論陳良翰不當爲廣東提刑奏	二二三一
劾祝公達黃子淳狀	二二三一
乞江西筠袁二州苗米令於本州專人受納奏	二二三一
乞罷黜湯思退狀	二二三二
再論寢罷湯思退狀	二二三三
乞褫奪湯思退職名奏	二二三四
經總制錢當取十年酌中之數爲額奏	二二三五
劾朱熙載查籥狀	二二三五
劾劉寶狀	二二三六
乞以天變飭大臣謹邊備奏	二二三七
乞罷斥朱翌奏	二二三八
遷授恩數六事當遵祖宗舊制奏	二二三八
奏罷鬻鹽疏	二二三九
禦金虜策	二四〇
乞優恤軍士奏	二四一
乞優恤淮南鄉豪奏	二四一

乞節約費用以備軍旅奏	二四一
舉知荆門軍姚岳奏	二四二
軍馬經過批支錢糧不當擾民奏	二四二
乞別立條法以旌賞立功軍人奏	二四三
乞岳州岳陽等名額一依舊制奏	二四四
督視湖北京西路軍馬乞隨宜措置奏	二四四
襄漢開渠耕地以備軍儲事奏	二四五
乞內鄉淅川二縣撥還鄧州奏	二四七
乞旌賞牛信奏	二四七
乞自程二渡開復石溝一河以導建康水潦奏	二四八
整治建康城池奏	二四九
乞從駕行馬次序不在親王之前奏	二四九
乞廢童圩奏	二五〇
論邊事奏	二五〇
周氏族譜序	二五一
路 某	

祭大慧禪師文 二五二

李 濤

言綱運管押官差派之弊奏 二五三

喬士立

喬士立題名 二五三

徐 琛

明州重刊徐騎省文集後序 二五四

范 愉

范忠宣公祠記 二五五

曾 覲

平江酒帖 二五七

惠誨帖 二五八

楓橋帖 二五八

題米芾雲山畫卷 二五八

皇帝賜書記 二五九

全宋文卷四五六

錢端禮

收糴米斛賞罰事奏	二六〇
乞戒侵用常平本錢奏	二六一
乞支還臨安府所欠鋪戶買物錢奏	二六一
州軍闕額請給封椿事奏	二六二
州軍買撲坊場事奏	二六二
乞立額拘催經總制錢奏	二六三
論薦邵知柔等三人奏	二六三
乞詔大臣公共商榷均節浮費奏	二六四
新中酒庫立額奏	二六四
出賣成熟田地事奏	二六五
乞立限加饒客販袋鹽奏	二六五
論和戰疏	二六六
論遣使疏	二六六
乞拘收鹽本寬剩錢奏	二六六
措置防務事奏	二六七

收客販稅錢事奏	二六七
乞聽州縣常平米以陳易新奏	二六八
乞倚閣浙東早傷州縣所欠私債奏	二六八
乞許貸借二麥種子奏	二六九
乞差官措置官莊田奏	二六九
賀皇嫡孫降誕表 一	二七〇
賀皇嫡孫降誕表 二	二七〇
示寂書	二七一
書滴水集後	二七一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 一	二七二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 二	二七三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 三	二七三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 四	二七三
跋五老圖	二七四
應天塔記	二七四
大慧禪師贊 一	二七五

大慧禪師贊 二 二七五

全宋文卷四七七

黃公度 一

天子以德爲車賦 省試 二七七

和戎國之福賦 解試 二七八

賢人國家之利器賦 解試 二七九

上殿劄子 二八〇

上殿第二劄子 二八一

邢孝揚覆謚議 二八二

代謝御書表 二八二

代賀冊皇后表 二八三

上陳尚書書 二八四

謝葉帥薦舉啓 二八六

謝館職啓 二八七

謝宮祠啓 二八八

答王守辟章啓 二八九

謝授肇慶倅啓	二九〇
謝舉陞陟啓	二九一
肇慶韓黯交代啓	二九一
上肇慶劉守仿啓	二九二
上肇慶劉守仿啓	二九三
上鄧鹽文饒啓	二九三

全宋文卷四五七八

黃公度 二

賀林諫議梅卿大鼎啓	二九五
回四會宰陳亮功啓	二九六
謝惠生日詩啓	二九六
回譚解元惟寅啓	二九七
迎黃憲應南啓	二九七
賀方帥務德滋移福州啓	二九八
權南恩謝諸司啓	二九九
賀陳帥季任桷啓	二九九

迎鄭漕才仲鬲啓	三〇〇
回黃高州德初啓	三〇一
賀陸漳州渙啓	三〇一
回梁文學作心啓	三〇二
賀林高州交印啓	三〇三
罷任謝黃憲啓	三〇三
謝參政啓	三〇四
賀章鹽元振啓	三〇五
考功謝沈參該啓	三〇五
謝湯樞思退啓	三〇六
謝陳內翰誠之啓	三〇八
送同年林嘉言孔彰序	三〇八
送鄭少齊赴官嚴州序	三〇九
送汪守懷忠待舉忠甫序	三一〇
跋林褒世子字說	三一一
漢高祖論	三一一

〔附錄〕論漢高帝	三一二
興化軍重建軍學記	三一三
莆田南灣洋記	三一四
潁川太夫人卓氏行狀	三一四
代呂守祭趙丞相挺之夫人遷葬文	三一五
代呂守祭趙倅棣文	三一六
設醮青詞	三一六
赴官設醮青詞	三一七
權南恩謁夫子廟祝文	三一七
焚告文	三一八

全宋文卷四五七九

李顯忠

乞揀選池州駐軍配到罪人充軍奏	三一九
乞分兵過江屯駐奏	三二〇
報正陽捷奏	三二〇
報采石捷奏	三二一

報和州捷奏	三二一
報橫山澗捷奏	三二二
報後河捷奏	三二二
報礮澗捷奏	三二三
乞撥給賜田奏	三二三
言兵官陞遷事奏	三二四
乞措置酒庫息錢應副犒賞奏	三二四
乞許本司自行召人耕種教場地奏	三二五
乞依例撥地蓋房租賃奏	三二五
乞免納賜田租稅奏	三二六
胡 仔	
漁隱叢話前集序	三二七
漁隱叢話後集序	三二八
趙 樽	
劾侯汶狀	三二九
安郢二州屯田事奏	三三〇

乞支撥綱馬奏	三三〇
乞嚴行斷遣累犯不悛強盜奏	三三一
乞依湖廣諸司薦舉改官奏	三三一
蔡州獲捷申狀	三三一
鄒 樗	
考試舉人不得以時忌沮之奏	三三二
徐宗說	
乞令州縣按月權且放行宗子孤遺請給奏	三三三
乞令知通同共椿辦錢物奏	三三四
乞申嚴法禁以賦入殿最行賞罰奏	三三五
趙士豢	
乞許任便居住奏	三三六
鮮于次明	
題名	三三六
趙次公	
杜工部草堂記	三三七

黃鹿真人碑記 三三八

鄧文饒

有賢堂記 三四〇

全宋文卷四五八〇

釋曉瑩

與經山遜庵無言首座禪師書 三四二

雲卧紀談自叙 三五一

羅湖野錄叙 三五二

黃玠

演山先生文集跋 三五三

黃南金

敕建金鋪觀記 三五四

黃訥

米元章法帖題跋題識 三五六

東觀餘論跋 三五六

全宋文卷四五八一

嚴永中

上祭酒楊龜山先生中立書 ····· 三五八

邊惇德

事類賦序 ····· 三五九

籌思堂記 ····· 三六〇

江 溥

乞吏部窠闕不得盡付銓部奏 ····· 三六二

乞行禁止金州帥司違法置鹽場奏 ····· 三六二

公是弟子記跋 ····· 三六三

通濟橋記 ····· 三六三

宋景通

龍隱巖題名 ····· 三六五

宋 某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序 ····· 三六六

王咸久

靈峰院鐘樓記 ····· 三六七

王 闐

淨土自信錄序 三六八

淨土自信錄記 三六九

林上飛

靈湫巖題名 三七一

司馬備

摹刻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記 三七一

張 竑

論四川興利未盡書 三七二

邢孝揚

乞許立班奉迎徽宗皇帝等梓宮狀 三七三

蔡周輔

陽華巖題名 三七三

全宋文卷四五八二

高 閏

烈港新建張王行廟記 三七五

蔣 璆

乞依例補官狀……………三七七

釋彥起

釋門歸敬儀護法記序……………三七八

喻 樗

書福勝院記碑陰……………三七九

祭大慧禪師文……………三八〇

沈 濬

乞許令綱運官節次保明推賞奏……………三八一

省心雜言序……………三八一

遠法師齋忌禮文序……………三八二

杜成章

韓子蒼詩碣跋……………三八三

釋仲旻

摹刻寶雲禪院賜額敕黃後記……………三八四

吳龜年

乞避嫌改官奏	三三五
乞賑糶潭州奏	三八五
吳 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濯纓亭記	三八六
修淮安府儒學碑記	三八七
上官驤	
袁州推官上官以碑	三八八
李繼宗	
乞差官驗曆奏	三八九

全宋文卷四五六五

李 石 八

孔子論

或問：孔子有師乎？曰：師周公。孔子生於周，聞而知之與周舊史所藏者，周公之典也。人特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集其成者要當以周公爲師。因周公以師文武，因文武以師堯舜，因堯舜以師伏羲，而皇王帝霸之學具矣。若夫問禮老聃，學樂萇弘，問官名郯子，博約多識前言往行；又有如遲任、史佚、臧文仲，述其語言文章，以益其天縱之質，要以師周公爲始也。不然，孔子以降，諸弟子師傳六經之教，亘天地，關百聖，源源不絕者，果誰之師？追述聖人師傳所自，生民以來，非周公不可當此任也。後世誦詩讀書，因以知其人，皆曰吾夫子所自出。世復一世，聖復一聖，不然，聖人心傳無師矣。譬猶雨露之餘澤，日月之末光，萬物受賜，不知元氣之運乎天者有自矣。揚雄曰：「洪荒之世，聖人惡之。」彼以孔子斷自唐虞藉口乎。不知雄謂洪荒爲何代何帝何皇，雖曰扶持聖學，尊

崇聖經，要之如雄者，率然耳目之儒也。其曰孔子習周公，顏淵習孔子，庶幾可爾，盍曰師而習其傳？

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三十一年甫九歲。是歲鄉校謗子產，子產不從然明之言，孔子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預作十歲釋之，以爲後來因傳聞及之，左氏因事書之。至昭公二十年，孔子甫三十歲，其於昭公七年書孟僖子病，不能相昭公以禮，屬其子孫學禮於孔子，司馬遷以爲疾病之病。是歲孔子十七歲，而受孟氏子孫之託。至昭公二十五年仲孫纁卒，則孔子三十五歲，聖學成矣。

竊觀孔子所用，特魯季孟哀之間，佗諸侯無與此盛學也。爲委吏，爲乘田，爲中都宰，爲司空，爲司寇，攝行相事，天子之官次也。誅齊優，歸魯疆，隳三都，誅少正卯，夫子之功業也。缶之羊，防風之骨，西狩之麟，夫子之博物也。尼谿之不封，腍肉之不食，削迹於衛，伐木於宋，圍於陳蔡，困彼婦之口，參夫人之游，夫子之憂患也。周則老子，衛則蘧伯玉，齊則晏平仲，楚則老萊子，魯則孟公綽，至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此夫子平生師友聞見之益也。若乃六經垂教，其高如天，其厚如地，誰能贊天地而爲之名乎！王仲淹曰：「大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山川丘陵，草木裕如，爲夫子之力。」嗚呼，盡之矣！《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

關羽張飛論

君子小人以相容爲國也久矣。國不必皆君子，小人恃之以爲資，國不必皆小人，君子因之以爲用。勢使之然也。必欲君子矜其威以臨小人，小人怙其力以抗君子，勢不相容，必至於相敵。君子小人兩立爲敵，善覘國者有以知盛衰安危之所自也。蜀以三國鼎峙，立於一隅，先主、諸葛亮以爲之君相，關羽、張飛二人則其將也。地以少而爲險，兵以弱而爲強，城以脆而爲堅，以與吳、魏相長雄者，君子小人相容之，國勢使之然也。今日關羽能於小人而不能於君子，張飛能於君子而不能於小人，二大將者卒以殺身。時先主、孔明尚無恙也，將可以能國乎？抑嘗論之，天下之全勢有不幸至於分裂，春秋吳、越、巴蜀以來，名爲三分之國者，誰爲此倡乎？以蜀爲漢，則先主以沛諸孫藉口，當繼漢統之正傳爲王，視魏、吳爲賊。舉天下之全勢，輔以諸葛亮、關羽、張飛，問罪一方，復高祖、光武舊物，誰曰不可？乃今與魏、吳各國其國，如運甓穴中，跼跼不得伸縮，曾無并包之量，寬博之器，以受天下之歸。區區取蜀於劉璋之手，其視公孫述蛙鳴井底尚何以異？於君子小人兩不相容，則蜀自蜀耳，吳自吳耳，魏自魏耳。以地則不大而小，以兵則不强而弱，以城則不堅而脆，果可恃乎哉？先儒以三國人物豪傑渾然磊落，不隘不陋，如諸葛亮、關羽、張飛，抑又三國人物豪傑之尤者，乃不能用蕞爾之蜀以混一天下，例成三分據割之勢，何也？東漢末年黨錮之禍，搢紳勝流募名以驚死

地不悔者，患在君子小人兩不相容，黑白太明，清濁太辨，以獨夫一時愛憎貽後世兵連禍結之患。降爲三國，猶墮此俗，亦其薰染餘習久且未改，不謂關張二人亦蹈此轍也。且蜀之君臣奮迹之初，豈特以蜀自固哉？既得一邑，又取一州，西師未平，又復南渡，恢拓奔走，自作弗靖，以困蜀民，且盡驅蜀民以耕蜀田，計口而食，日給一日。木牛流馬，蜀技止此，此豈麋芳、傅士仁之所能供億？羽乃倖倖以餉道不給銜之。徐晃爲魏軍，欲必殺羽，縛虎勢急，羽猶未悟，以兄呼之，內自弛備。竊計孔明以下亦知羽之好勝傲倨，幾如驕士，而棄之於敵。此羽素失君子之心也。飛大將也，義當與士卒同甘苦，尚乃口腹自肥，一炊之不熟，一肉之不擇，至遷怒庖人，先主亦以鞭笞健兒爲戒。飛不爲悛止，終爲張達、范强等所梟。此飛素失小人之心也。且新造之蜀未定，一大將者特恃君臣素交，比肩接武，爾汝輩行，瞑目語難，論心杯酒。羽一荆襄守臣耳，飛一巴西守臣耳，誠能距險持重以息吾民，以俟大舉，今乃貪得幸進，似未熟於兵家利害者。嘗行其故壘舊城，未嘗不爲之一哂。王孫滿、鄧曼，孺子婦人，春秋名爲知兵者，滿之言曰輕，曼之言曰易，二將者豈亦輕易之兵歟？不然，崎嶇用蜀，君臣不得一日之安，既已殺身，又失重地，一水下流，徒爲晉人佗日之資，何有於吳、魏哉！嗚呼！昔人論天下之勢者，東西爲從，南北爲橫，由春秋戰國，天下無必合之勢，故以從橫爲言也。兩漢季世，倡爲割據三分之國。曹操不能用其橫，以成吳、蜀之從，吳、蜀又不能用其從者，何必二將之責？吳人聽魏人反間以棄蜀之從，蜀信關羽而失荊州，典午氏得以談笑移魏。五胡因其不能合之勢，典午氏南渡矣。劉裕、桓溫，睥睨中原，於必合之勢有不即得，雖得復失者，三國倡俑，匪斯人

之徒歟？惜夫！《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

論釋奠儀注

昨日上丁釋奠，爲贊唱所悞，於儀注多不合。欲鉗口不吐，恐諸生安於素習，以爲當然，以失仍失，以陋就陋，無有已，歲二仲之祀缺然不修，輒爲具行禮始終之失與陋者，爲諸生言之。

一、預日行事官以常服入，省牲視饌，以次分序，立於廟門，虛揖爲容，繫牲廟門外。執事省牲告充，然後入立殿下，東序北面以次立，點饌素稱在，虛揖而退，即齋居待事。此致齋禮也。今貴學乃視饌於殿西廡，視牲於殿下，且廟之中庭豈牲牢所繫，萬一羊豕驚奔觸穢，不知何以復行掃灑乎？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常服陞殿，視牲品滌濯供張，乃監祭者之職，預日事也，至日則獻官祭服結佩以俟質明。今貴學乃於更衣之次唱云時至，請行事，又請執事者各入就位。既已，乃輒請初獻官常服陞殿，唱云請初獻官常服陞視陳設。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盪洗盥洗當在殿戶外，東位西向，執事以次立，獻官以次就盥陞殿。所謂陞殿者，升歌作樂，明與神接。今乃以二洗陳殿之阼階之東序。序，出入升降之所也，又有奏樂去處，則既陞殿樂作矣，始盥於樂作之後，得無失時乎？先聖以自盥而往有不欲觀，今盥則失之，不知何以爲觀，其失又

甚於昔人矣。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獻官各就位，二贊唱則相對拱立，虛揖而請，既事復位，不復虛揖。公然相逐，自陞殿虛行升降，往復一遭，然後再請亞獻，每一獻官即虛行一遭，如是者三，飛翔衣袂，如適私室。此一節又不知用甚儀注。

一、三獻官畢獻，則二贊唱者如上儀對揖於分奠十哲與兩序諸子分奠官之左右。十哲官則云分奠十哲官，東西序則云東西序，以明禮之有升降也。今乃不復對揖，二贊唱一云請東序分奠官，一云請西序分奠官，不復爲容，如僕隸然。既事，不復導分奠官而還。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酒樽所當在階阼上，北面，曰醴樽而三別之。今乃入殿牖，與俎豆雜陳於兩柱間，不辨位置，獻官至惝恍索摸乃得之。又樽口小而勺大，預酌於勺以待爵至。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祭器多寡有數，先後有位，列之側階之北，簠簋爲前，登鉶次之，籩豆又次之，屈陳而下，以南爲上。乃今先聖前設大案，不復撤去，如常日祭器混雜，其位其數不復辨也。又照饌用短燭，乃今擎燭，距地五六尺，牲饌脯修，獻官但知拜跪爲謹，目不復睹也。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望瘞畢，贊唱、獻官復位之廟門，行事官以序立如初至之儀，贊唱者降，徹饌闔戶畢，乃各退。乃今望瘞畢即就易衣入學堂，諸生者攘奪酒果肴肉，喧呵入耳，不復禁呵。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受胙飲福當於阼階之東序，西向，所以貴神胙，尊初獻，明福祉，冠禮亦用此位也。今既贊

合爵俎即降階，於東廊下設位，以疊洗之位而易受酢飲福之位。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右九節皆祀事之急而禮之大，天下之所通用令典，諸生皆失之，其瑣細不較也。不知諸生何所承受，何所肄習，而爲此乎！誰無父兄，不知所以詔；誰無師友，不知所以教。諸生安於此有日矣。諸生以石爲可欺可罔可掩而取乎！凡官此者，二仲之祀必身履之，豈不知其失與陋？蓋畏彭士之多口挾持，寧泯默而從之，婆娑其容以隨諸生而不知變，鄙野其狀以隨諸生而不知改，非愛諸生也。蓋聾瞽彭之士而愚彭之俗，先聖先師實照臨之，石不敢爲是也。《傳》譏叔氏專以禮許人，石固失之矣，敢專諸生以爲得禮乎？石中外四爲學官，凡祀事所見如一，未有如彭之所見也。既畢事，往往竊痛而深恨之，何此身不幸而一逢諸生之至此也！向任上庠日，郊天爲執事官，博士攝監察御史行禮於學，非曰能之，蓋粗知問俎豆之事矣。間以罪斥，爲成都學官三年。成都四孟月舊有菜禮，中廢不修，至爲復之，得與四蜀英俊習而熟行之。三年間，二仲之祀六習而六行之。彭之士亦有二三輩常獲見此禮，可說而訪之，無曰我彭州自有釋奠禮，執而不變，如護瘡痍，如疾膏肓。朋友忠告，不可則止，雖聖人復起亦無如之何，況石之耿耿乎！向者已具公移，求儀注以益耳目之未悟，幸諸生無靳，敬竚回教。《方舟集》卷一八。

辯謗文

名者謗之根，名立則謗立，根立則枝葉蕃矣。且我者人之敵也，以我敵人，有勝不勝，而愛憎之心生，愛憎生則毀譽立。夫以天下公議，彼衆我寡，寧有盡知之人？一人知而譽之，以幸區區之名，名未必是，謗毀隨之；謗根一萌，知者且衆，衆則枝葉袞袞有不勝其蕃。如是，則公議果何恃？既曰公議，容或有可恃之理，然君子不以爲可恃；然終以爲恃者，向使果以名得謗，公議果然無所恃，雖聖賢畢世以至千萬世，且不獲爲全人，況下流衆惡之易集哉！孔子毀於武叔，纍然喪家狗耳，孟子沮於臧倉，從者竊履耳。聖賢行道得謗，果不能全名，君子於此不免，權其得名得謗、榮辱輕重，寧辭其名以執讒慝之口而免其謗，何也？以天下後世公議之果可恃也。然可恃與不可恃尚何恤，唯力於行道，以待其天者定，自然謗不待辯而自白也。且謗之立也，君子乎，小人乎？君子知必無謗，使出君子則君子亦小人，使出小人則似不必辯。而天之愛道久矣，道者天所靳，我先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又從而畀之。我之所恃者，豈惟公議之果可恃，恃其道之自天。天既愛吾道，與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何忍鬱鬱俾行道君子久此蒙污名之謗！然謗在他人尚有可辯者。曾參殺人，我則以孝；陳平盜嫂，我則非淫；顏含被劾，我則以悌；不疑竊金，我則非盜。況乎所負如九鼎，如萬鈞，自重自愛，肯俯

首一介以名易謗哉！可生可殺，可禍可福，吾道初不損益，計是皆天也。借曰少忍以待其天者定，君子曰諾，作《辯謗》。

方舟子向坐西曹，吏馳白曰：「謗聞乎？」曰：「聞。」「辯乎？」曰：「烏用辯？疾乎如風過河，不見其迹；迅乎如雷震山，不睹其形。如塵如冥，如注如傾，陰用其晦，陽用其明，芒乎芴乎，夫又其誰與聽？」吏曰：「然則盍歸乎？」曰：「歸哉！」吏請買舟望潮門岸下。吏白舟具，乃卜日奉母，束書負琴，登舟駕帆，倚篙舉酒，酹江神而祝之曰：「萬里招客，挈家宦寓。無最可書，有大逋負。天子貸而不誅，赫震霆乎含怒。牽百丈以泝天，舟飄飄而逐去。指三峽於參星，棹五湖之煙雨。尚有神之來格，渺莫知其死所。」祝未畢，舟師進曰：「舟楫有神，神各有司，瀆怒渤涌而羊角用觸，澎湃突沸而狼牙吐威。蜀鬼蜀巫，請易祝誦。」方舟子嘆曰：「吾知之矣，是謗鬼也，素名有聞。吳鬼則子胥之忠魄，楚鬼則屈平之義魂。負石之鬼，勃勃不遇；捉月之鬼，聒聒申冤。其他則道路之鬼爲癘，寒熱之鬼爲瘟，乘狐作媚，因豕見形，吾知其名。是瑣瑣屑屑，又烏足論？吾將列謗鬼名仰干帝閭，帝既許我矣。且我之伏膺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六經之道，我之率履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文。鬼不即去，寧可復言！汝神乎，則周公之秩神有禮，華路藍縷不在此秩也；汝鬼乎，則我孔子之祭鬼有法，鷄鵬海鳥不在此祭也。可薦則薦，我則不褻行潦蘋芷之味；可享則享，我則不諂苾芬馨香之達。夫如是，鬼可以已乎？鬼之情狀伏羲可以知，鬼之面目詩人可以察。其乘車爲寵耶，則睽之弧可以射；以陰方爲拒耶，則震之戈可以伐。如伯有之醉

窟，鬼何足憑？如實沈之食俎，鬼何必竊？且鬼以謗人爲職，則亦鬼之細細者耳。凶如殛，武如虎，媚如魅，苦如蠱，吾皆知之。吾將使十二惡神自甲已下，稟帝命以數汝執汝，斬汝斲汝，折幹拉脅，抽腸磔脅，用鬼肉以備十二神之朝脯，顧不可耶！於是鬼魅者戒徒出門，以返其堯所封之故鄉，魍魎魍魎四裔之地是也。背汗者喘，流眄者淚，嬰嬰者聲，呀呀者氣，願益卮酒，請命貰死，從此逝矣。」舟師語塞。方舟子酹地，一笑遣之曰：「所不汝恕，有如白水！」《方舟集》卷一八。

老子辯上

道有嚴乎？曰嚴唯其嚴，故渾然大矣。曰仁曰義云者，因人所不同，各一其道，而自爲散亂，其大者故在不小矣。韓子以老子爲小仁義，老子豈不知仁義與道渾然中物，因其失而致其嚴，以爲散亂之防，非小也。此不可以不辯。《方舟集》卷一三。

老子辯下

道有通乎？曰通唯其通，故渾然大矣。曰清淨、曰寡欲云者，豈唯老氏。聖人宅心於虛，以受萬物之託，寂然自冥於無所思慮，俾百姓日用以給而救其過者，此吾儒之正道。太史公乃始以爲老氏之

學，自別於儒，寡欲清淨於是乎在。此不可以不辯。《方舟集》卷一三。

列子辯上

劉向以《列子》《湯問》《穆王》二篇非君子之言，《湯問》則莊子湯之問棘以大椿鯤鵬變化，列子作夏革，晉張湛注《莊子》，以革作棘。《穆王》篇論西極有化人來，又《仲尼》篇稱孔子答商太宰，稱西方之聖。意其說佛也，然佛出漢明帝時，湛乃謂列子語與佛相參，蓋指其幻學也，豈西方之佛幻已肇於列子時，爲穆王化人事乎？必有能辯之者。《方舟集》卷一三。

列子辯下

孟子距楊、墨，以楊近墨遠，爲序於儒，以楊爲爲我之學，一毫不拔於天下可也。如禽滑釐對朱之言，則以墨翟、大禹爲爲人之學，老聃、關尹爲爲己之學，似以朱況於黃帝、關尹，此列子之有取也。劉向云《楊子》之篇唯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豈放逸近道乎？其何以近於儒？不然，力命自力命，放逸自放逸耳，必有能辯之者。《方舟集》卷一三。

飲食鮮能知味辯

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先儒以別薪辯鮓、食鷄知露棲、食鵝知黑白釋之，非也。天之生物，自五穀草木鮮蔬，皆有精華苾芬，具天地中和之氣，資生於人，特人未知之耳。飽者陳方丈水陸之產於前，食且厭之；而饑者飲啖茹生，雖粗糲草具，甘之過於八珍。非味之正也，饑飽惑之也，誰能捨去饑飽而味飲食之正乎？且鹽止於鹹，醯止於酸，椒桂止於辛，食者皆能言之。若以此爲味，則味止此耳，若以此爲非味之正，則昔人用意於飲食之表者，其必有說也。神農蓄百藥而嘗之，皆經口所嗜也。今人食五穀草木，而酸鹹辛苦雜然其間，取適於口，失其正味，往往以是死者。況欲使之如神農之於味，寒暑、陰陽、燥濕有所弗遺，雖遇毒不死，豈可得哉！《周官》曰：「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夏小正》各辨四時麻麥菽稻、犬豕羊雞之所宜，此教人知味也。其益於生者則取之，損於生者則去之。惜乎！人終日飲食而弗知也，其得之以生者亦弗知也，其失之以死者亦弗知也。若夫先儒所以釋經，特一法耳，非聖人本意。欲用是以教世人，世人必不能，寧終此世而必不知也。因觀《本草》，思及先儒之未盡，故備論之。《方舟集》卷一三。

月法辯

三代之曆惟以夏爲曆之正，顓帝始作曆，而後三代爲遞用之，乃子丑寅之相承也。行夏之時，杞不足徵，杞雖夏之後，有不足稽考也。《春秋》之年月日，則周正朔也。《七月》陳王業，周公之詩。一二三四日日，不日月，以其時之氣令有不協於月，當與吾夫子之意合也。如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七八月，周之五月六月也無疑。以皇宋所用夏時推之，氣令已正矣。曰周之七八乎，夏之七八乎，以周之月則流火之月、授衣之月，進在今之五月、七月。進數八九之月，蟄者未畢，何以爲火伏，以爲金柔火老乎？此行夏之時，吾夫子有不足於周，而《夏小正》、《呂令》以秦正參錯其間，如曰孟春行夏令，釋者曰巳之氣加寅之氣。此月法也，不可以不辯。《方舟集》卷一三。

放生說

佃漁之利，天所以資人之生，蓋許其殺而不許其過乎殺者，以其害仁也，於是有暴殄之戒。江湖水產，魚蛤蝦蟬細大之族，民忍於殺而不恤者，資以生也，而有過焉。君子哀之，恐人自愛其生以殘物之生而害於仁，因取其可生者縱之，非敢以小仁小惠求異於人，以希惻隱之實，庶幾推而放諸天

下，亦君子自然之志也。李子去親官萬里外，食不敢飽，況殺乎？日以俸緡作放生供，自紹興二十八年二月朔始。作《放生說》。《方舟集》卷一三。

三蟲說

涼秋既久，窗扉留月，光搖草樹，接於几席，一室澹如也。炷香誦書，既夜分矣，獨坐無人，靜念感觸，可喜可怪。同一化物，在天地間，雖微可錄也，苟有聖賢仁義之質充之則人，否則不如。作《三蟲說》。

蟋蟀鳴竹間，日聽一日，初遠而漸近也。一夕自投几下，鳴聲聒聒，驅去復來，如有所訴，不可止遏，如所當至此不可却。因感《七月》在野、在戶、在牀下之句，鄭氏釋之，曰以漸也。士君子之學，自可欲之善充之，可及聖神之域，雖樂正子有不可驟而以其漸。彼學未至於善，與其至而不循其序，夷居於聖人之堂，以求蠶等，曾蟲之不如。

《爾雅》曰螢火即灼，詩人謂之熠燿，唐人謂之蜉蝣，通釋螢也。毛氏誤以蜉爲燐，孔氏舉牛馬血鬼火以疏其誤，燐之非燐審矣。螢亦非獨腐草出也，或曰濕生之蟲多夜明。余坐席下背燈處搖搖如寸金爛徹，視之則蟲，如蛹狀，首尾銳而薄，黃黑色，不翼而足，腹下有光，其亦螢屬乎？彼固胚胎於朽腐潤澤，以自表見於土壤黯黯，謂足爲光華矣。士君子不務其輝光日新，憤憤中如黑漆自暗，隱

蔽日月，曾蟲之不如。

禽棲竹間，暝夕嘖嘖，引手可接，聞彈琴聲時一作振奮鳴和之音，日爲常，略不怖也。因感聖人弋不射宿之仁與夫忘機以狎海鳥者，吾之仁於彼弋，與忘機於殺，於汝皆可保也。世屯道否，往往肉至親而食之，彼固知擇於人以爲依宿乎！固有不擇所依，網罟畢弋發於幽隱不慮，昵於私而比於愛，自以爲永可恃也，曾蟲之不如。《方舟集》卷一三。

主民如主鳥說

食於技者以擾鳥，凡鳥鵲鴿鷦，慧如鸛鵒，貪如竊脂，皆籠飼教之，陳於稠人通衢，聲鉦鼓噪呼先之，使不怖且狎。其飛鳴隨主指顧，翮羽利觜，各用其伎，節奏俯仰，徐疾折旋。主操杖次第口授如律，則微飼以勞其成。嗚呼！鳥何知焉，唯利飼而忘其擾之苦也。《周官》四翟之隸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與鳥言，與獸言。夫鳥獸之距人遠矣，而與之言，又以四翟官之，豈以淳固鷙戾之性可邇鳥獸耶！夫因物之性，雖鳥獸可邇，違物之性，雖人有所不從，況鳥獸乎！羽者必不使之觸，飛者必不使之蹄，因性爲教，善術也。誠使主民者如主鳥者，別其教而勿傷之，察其意而惠以飼之，俾有以自忘其苦而服從其上，化其有不行乎！《方舟集》卷一三。

策 問 一

問：退之爲蜀之日，子厚爲越之雪。夫師至於二子，可無憾也，然尚以怪取吠，是知師道固難矣。師固以道教人也，學者受其說，行之終身，非若今之傳授句讀，僅能與乳裸爭長，雖日更一師，初不損益也。言師人則亡矣，其道果盡無傳乎？諸弟子以有若似夫子，而曾子有所不從。如曾子之意，必得孔子復生而後師之，則師道廢矣。然子夏、曾子，各以其說教授，其所以授學者，果出聖人之意乎？秦人焚書，而賴以不絕者，師道在也。漢興，六經各習其師，名爲專門，如匡衡有師道可觀，如張禹有師法可試。夫六經亦多說矣，而所謂可觀、可試者，果何在乎？諸君之學，豈但句讀，其必所傳有素，試爲言退之、子厚所以取怪於人，與夫曾子所不願於有若，而漢儒各知有師傳者，願共學焉，毋略。《方舟集》卷七。

策 問 二

問：賈生、董生，漢所謂有用之學，明於治亂安危者也。劉向以賈生比伊、管，以董生比伊、呂。夫伊、呂，王者之佐，管仲霸者之佐，向舉以許與二子。賈生表餌之說，人以爲疏；董生天人之

說，人以爲緩。夫二子之學不見試，與夫試而未盡，固已不幸，而疏緩之譏不免於世俗成敗之口。今試優劣二子所學與夫所遇之主，可以比擬於伊尹、呂望、管仲者，以無輕劉向之言。不然，漢無士矣。《方舟集》卷七。

策問三

問：仰惟國家兵興以來，無利不講，然皆有術。不至浚我以生者，鹽鐵榷酤，有取於常賦之外，民皆樂然輸之，亦知其所不得已，自以其力所當勉者也。昔漢之所資者巴、漢之粟，唐之所資者江淮之財，尚能各以一方之儲足用天下，則欲合二代所資以爲今日足用之計，苟有可以寬紓吾民而不乏於公上者，願聞其術。《方舟集》卷七。

策問四

問：仰惟國家版圖之舊，自河以南，半淪敵境。邇者天心悔禍，以開神聖恢復之運，王師所指，民相與壺漿先道，喜見漢官之臨。江、淮以北，關隴以西，復爲王土，輿地所志，可考而知。然知所以復之而未知所以守之，則悠久之慮，廟算亦少勞矣。竊計所復境土往來敵衝，鋒鏑踐躪，荆棘荒

燕，亦難乎其爲彼民矣。戶口不足則無兵，耕稼不復則無食，事力交病，計將安出焉？欲分兵以守之乎，則沿邊之屯，勢各有不可分也；欲移粟以實之乎，則餉道之遠，力有所不能支也。然則建牧守，命將帥，重其權，委之措置而責效於遲久。諸君試迹昔人南北相控制所嘗講者，亦一說也。《方舟集》卷七。

策 問 五

問：賈誼、陸贄之學，搢紳先生喜稱誦之，謂儒者之文有益於世用，不徒爲紙上空言，莫二子若也。竊謂誼在漢猶有縱橫策士之風，贄在唐猶有科舉進士之累，不然何所言之多，而施於世用如是之落落難合也？世之讀二子書者，未嘗不追咎時君用之不盡，而歎二子所遭之屈，抑自有說乎？今國家崇尚史學，誠欲得如二子者而盡其用，使之無空言不遇之歎如昔人者，諸公當自得之。《方舟集》卷七。

策 問 六

問：天下事成者不可壞，而弊者不可不革，前後之相因，唱和之相應，鮮有不出於斯二者。《易》曰「幹父之蠱」者，事之不免於弊；而「裕父之蠱」者，則亦無壞其成，因其成而新其弊足矣。此所

謂克家之子，舉善去惡，堯則知之，而以累舜於耄勤總師之後者。舜今日即位而明舉八元，去四凶，而天下安之。如出一人，不改其無爲之治者，天下事弊則新之，而成者終不可壞。此昔人論損益而不及二帝者，有說也。仰惟新天子即大位，今甫周歲矣，仰遵太上皇之政，如堯舜父子，授受一家，未之有改也。至於舉善去惡，天下顒顒，傾耳拭目，以仰望於新政者，事孰有先於此者乎？寬大之令，優恤之科，以形於詔旨者，郡國奉行，相望郵傳，皆可考也，願與諸生訂之。《方舟集》卷七。

全宋文卷四五六六

李 石 九

張氏雪巖記

淳熙八年二月十五日

士君子所居，卜築環堵之室，凡以況其德之大小。大德況大，小德況小。窮達利害，寵辱得喪，何關於我，初不以是自累，一惟其學之達，綽乎其有餘裕，浩乎其沛然者，可以充之天下，不獨虛名之取也。五畝土木，四壁甲乙。茅茨丹堊無異用，藍縷金碧無異塗。綠野之比中書堂，輞川之擬丞相府。一竿之漁，足以自娛於盤谷；一杯之酒，足以自適於彭澤。所況大小，十手十目，於以審知君子所養也，可乎哉？顏回、原憲之學，不謂其不堯、舜也；伯夷、叔齊之學，不謂其不文、武也，豈以是自累乎？嗚呼！出處語默，各學其學，達其達人，懸之以天下權衡之公，可虛辱乎？然則雪巖者，吾友張氏子之德有聞於國中，其爲學足以稱其所居也。張氏子之世，忠信孝友，父子今幾傳矣，陽施陰報凡幾事矣。夫人知之，天亦知之，其曰「雪巖」者，何取名況德之廉也！《傳》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所謂止者，其亦雪巖所止之居乎。不華不陋，不湫隘，不壅塞，吾儒素業足以澹祥風而瑩白日也，名之所況不已多乎哉？誠未多也。昔齊宣王作雪宮，孟子以「賢者而後樂此」爲譏。東坡子作雪堂，執耒耜，拾瓦礫，與向者白玉堂中無異，而忠義文章，垂世永久，其視雪宮更何如人也？冬餘則爲几席光明之用，庭戶則爲漸積冰霜之戒，憂民則爲牟麥豐稔之祥，宦業則爲臨泣潔白之懿。春秋盈尺，雖以大書君子，其亦凜凜於此者乎。惟如此，他日可以充之天下無疑。張氏子名煥，字堯文，年與予上下，同婚何氏。淳熙八年二月十五日，方舟子李石記。

《方舟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七六三。

廣錫堂記

化城尉李君宜壽父年九十，遇紹興己卯郊天霈恩，叙封右承務郎致仕，因撫訓詞以名所居之堂曰「廣錫閣」，曰「榮封菴」，曰「介壽」，屬隴西李石爲記。石聞之，恩義兩盡者君父之美，忠孝兼得者臣子之事。此出於自然之天全，然有不能互舉並用者，上有所偏得而下有所偏失也。且自一命以上至宰相三公，誰非人子？不過推事親以及其君，極其所以爲孝者移而爲忠，性之自如而情之所必至，無有二道，此其所謂天全者也。且上之人所以恩錄天下人子而有及其親，無間於一尉之卑，則人臣思所以報其上者宜何如哉！一身以及一家，一家以及一國，一國以及天下，俾無偏得偏失之患足矣。且李

君世儒者，讀書奮布衣，豈但爲富貴利祿計，亦欲以其所以爲子者爲人臣。今老矣，一官自效於衆人後。昔人蓋有奉檄致喜者，況日月所燭者遠，而雨露所澤者大，敢以是土木丹碧侈其私哉？將假寵吾君恩意，以儀形於幽遐僻陋、蓬華田畝之微細，以明孝治之所丕冒者，初不限隔也。昔孟孫父子皆問孝於聖人，聖人答之蓋不得不異。懿子僭魯禮以侈其家庭；武伯之父既老，幾死於郎之戰，至一怒以激成之有司，成叛而武伯死。以不忠爲孝，以不孝爲忠，孟氏父子於聖門則有愧矣。雖然，李君所居水竹之勝，花木之珍，山林園圃之幽趣，雪月風雨之交會，皆人子平日所以奉親杖履、容與委蛇之地。芑其親則思所以芑其君，芑其身則思所以芑其民，芑其家則思所以芑天下。忠孝大節，所以仰答明時者，尚當與李君勉之。《方舟集》卷一一。

安樂院飛輪藏記

西州佛事簡爲盛，簡之諸邑各以佛祠宇相夸，甘泉爲盛。甘泉之人以篤信於佛者甚多，而楊氏饒於財，非若他人妄施以徼福者。其言曰：吾此身此生由父母得之，與其致無益之思，孰若作有利之事？與其竭有限之力，孰若爲不盡之託？此安樂院寶藏之建所以專爲楊氏追薦佛事也。楊氏有名誥者，肇其志而有貽於前，其子深又率其志而有續於後，父子再世，如出一心，寒暑四時，風雨不變，此佛事所以日進一日，有成而無壞也。寶藏既建，則思所以倡其教、永爲一方香火、人天歸依之師

者，則又請成都超悟院僧了因爲院宰住持。因又勸誘士之豪秀，曰羅覺民、曰吳世安，叔姪相與斥己田以廣卜築，揮橐金以增雅飾，由小以至大，自狹以至廣。凡楊氏父子有作而未就者，皆落成於因之手。此寶藏大槩也。竊謂吾儒百行，以孝爲本，而二氏亦以孝爲本，中不得不異，而本則同者，何也？吾儒一髮一膚，明其所受，以無毀其全，此樂正子春不忍一足之傷而悵悵乎三月之久矣。而老氏者，亦以惜身愛生流爲神仙不死之說。獨佛氏者，以割截爲布施，以毀棄爲寂滅，其說有飼饑虎、委性命血肉而不悔者，此其說之異也。若夫吾儒以孝爲德，老氏以孝爲功行，佛氏以爲補報，推己以利人，盡心以及物，未嘗不同本而出也。吾不知楊氏父子果自吾儒出者乎？方其勇於佛也，以頭目髓腦苟可以致九原之痛者，尚所不惜，況金玉寶貨，過眼土梗不啻，何足計哉？此楊氏之心當與佛同體，而於吾儒不爲背本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此吾所以合三說而一以望於楊子者，其庶乎。若夫楊氏所施緡錢之數、經函之目、常住田頃畝多少，此了因住持事，不足書。年月日，李石記。《方舟集》卷一一。

梅塢記

石拙於學，其施於吏亦拙也。方會府多事，英俊爭竭其趨走之巧於大吏之前，獨隱忍自守其前之拙不變，大吏者亦察其一拙外無他能，不怪也。故於考覈文簿，瑣瑣中比他人幸有曉夕須臾之隙。掾

舍稍僻且陋，邀求者所不至，獨與學宮相比鄰，學中士子日集，說學問。庭戶隘甚，恐不足以辱，乃撤去昔之屏伏蔽藏，以爲今之疏明曠達。得數席地，俾客至不以隘爲嫌，而主人亦得以陋自安也。屋簷之南有老梅，株如柱軸，一根別爲三四股，可蔭十許步，環以數小竹外，悉芟去之。仍闢屋一角，作一窗，以即其蔭。每每風日開闔，煜然之光，藪然之聲，往來几硯書帙間，與靜境相接，如行村塢，因以塢名之。又植穉柏二百周墻之陰，與梅爲佳伴。他日淩冬霜雪愛玩之樹，是又其拙之拙者也。後有我輩人或不免流落，一試公退燕休於此，爲護此梅以待其柏之成，仍勿笑其拙也。《方舟集》卷一一。

叢桂堂記

桂生於土，而云植於月中；人不於土生之貴，而極力於月中之植。以是爲桂，是其未必有，亦未易得，然父子兄弟相語以爲是可貴可求而必得之者。學之於仕未易得也，侈於得之日，猶捫月得之。噫，亦貴矣！懷安張氏父子兄弟，學而仕也。其學也，食息詩書而夢寢几硯，如墾而種焉；其仕也，得意青紫而唾手軒冕，如種而刈焉。是學其所當得而仕其所必至，無他道也。人有侈其名而問其所從得，曰：「吾得之月中。」人終不以其名爲給己，爭欲得其所，曰：「是張氏一門之榮也，有劉氏之父子而無異同，有鄭人之兄弟而無儒墨。是其封植之高，扶立之茂，鬱鬱乎家霄漢間也。士夫過者式

其居，因以「叢桂」揭爲其堂之名，而俾記其事。雖然，張氏之先仕九卿也，老先生字登孺者，爲詞場名人，吾昔拜其人。曰審、曰甯、曰在廷、曰過廷，與石同年，皆前進士。《方舟集》卷一一。

固存堂記

丙寅歲大水，郡譙樓不沒者三板，官寺大毀。水落，官無所視事，各即故基作新屋，而錄事參軍署距郡署西三十步。鄧君處道至，未受署間，訪故基於西偏，才一老屋，棟桷相撐拄以立，餘皆僵仆沙泥，或大波捲去矣。因即老屋爲主，向皆創新之。慮指計工，幾月屋落成，得若干楹。處道則又與客視新屋，若廳事，若正寢，若廊廡，若庖廐、吏僕居，皆斲削磷磷。斤斧匠石初去也，而一小堂獨面西，前有葦竹蕭然，仰視其椳楹猶故，面目黧黑，袍褐灰土，狀蓋新進中老人大父行也。處道曰：「物固有是哉，此曩之河伯所留老屋也。浪駭湍怒，龍求石鬪，汹涌激薄，所當無不斃壓，而此屋何恃而獨全？」處道忻然，若有當其意，因以書史列左右，取古今石刻依其壁，公退即居之，因以「固存」題其顏。石謂成毀形器常理也，特有久近，此屋何恃？君子當有以自存，否則屋鄙也。《易》曰「成性存存」，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老子曰「綿綿若存」。後之居此堂者，能合三說而一存之，庶無負此屋名。處道成都人，故家子，文獻多學。《方舟集》卷一一。

善最樂齋記

善最樂齋者，吾友趙君書室也。其自名者君之意，而欲揭其所自名者，於他人以爲記，則答曰：昔兩漢淳厚之化、忠質之教，所以大庇其子孫而納之於無過之地，可謂至矣。間有所不免者，皆自取於結客以固其垣墻，下士以借其聲援。所甚可賢者，雖詩書義訓薰蒸於見聞服習，與白屋士子無異，然亦有所不能自別於膏粱富貴之族。嗚呼！至漢末而漢之公族群公子由此岌岌矣。此東平王蒼所以能以善自名者，非以是苟邀聲譽，蓋心有所懲而以善自全也。今趙君父子以科第再世取富貴，人不以爲過而以爲當，然惴惴自封殖，日畏日憂，降心於漢東平，若慕用追逐而不可企及者，何也？吾知之矣。衣服飲食，人所共口甘而身美之。至窮其所自得，於衣服飲食，則罔然有不知者。且夫善者對惡之別，聖賢入道之候也。今日我不爲惡，是亦足爲善矣，而樂之焉，樂之而取其最焉。吾乃今知東平之所以自取者已侈，而於趙君之所自名一何廉也！埴澤之呼，宋魯之君，不謀而同，蓋其聲類感召，有不得不爾。君何不比於蒼而廉於善也哉？吾將取孟子所論樂正子可欲之善以至于不可知之神，期君以益其所學而大施於世，次第由一善以行，不驟以須其成，不速以待其化，如《雞鳴》之卒章者，果欣然有得於樂乎哉！《方舟集》卷一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二，《永樂大典》卷二五三六。

務本堂記

逢掖之衣，不奪於袞繡之貴；環堵之室，不陋於甲乙之雄。士之所守有大於此者，本之所在也。且得之心、修之身有餘矣，乃欲因家以及國，因國以及天下，酬酢變化，隨取隨有，此其人豈易以外物誘怵之？上之人乃設爲利祿富貴，以權衡錙銖爲重輕，士爭以其所學驚蔭而集其下。噫，亦迫促矣！有圖榮而得辱，就利而反害，踉然喪其故步以失其所守者，士可不知所擇哉？此一節之士寧堅其所守以終其身，以永其世，子孫窮達死生、禍福休咎，不肯以彼易此。彼若有所憚而不肯屈其守者，本之所在也。雅安胥敷道，儒者也，薄城郭而弗居，厭市井而不接，漠然思，悠然忘，白素垂領，紅丹在頰，遯食以自肥，蒙飲以自潔。詩書几硯，圖史幃幄，花竹葱蒨以爲之映帶，雲月晦明以爲之焜耀。確乎難哉，計必有道而處、素位而立者也。有客過之，指其所築堂以夸客曰：「此吾累世之守也。」據坐呼之，丫然釋子拱手出對客，誦《論語》「有子務本」之詞以問客。客笑曰：大哉，主人所守在此乎！有子之於師，特第二義也。夫子於諸弟子，豈有隱其說以待趨隅三反者，蓋自得之矣。曾子、有子，皆聖門老生，曾子專其授，有子泛其傳，而仁與道之說始汗漫於天下者，無怪也。習乎口，注於耳，土苴醇金，雕琢渾沌，所學既失，何以爲用？所用既失，何以爲守？此吾黨之懼而學者之責也。且出孝入悌，馴致其文足矣，聖人豈有隱於仁與道哉？曾子之避席不知，而自託於一唯有

子，蓋不得已發聖人之隱，曰仁與道言之者，自其所本孝弟二言充之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學者之求孝悌，宜自孟子始。主人曰：諾。請書客語爲《務本堂記》。《方舟集》卷一一。

隆州重修超覺禪寺記

隆州者，今隆興天子之賜名也。仰惟龍飛御宇，慈儉爲寶而民自化，不貪而國自富。其易名井監以復隆郡之舊者，豈惟默契鳳曆所紀，亦以作新雅俗，阜成綏遠之實也。矧以大丞相虞公當國，道結主知，功課吏治，故守令必得一代才敏強濟、孝道愛民者，蒞其任而遞守此邦，各務思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眷安重意。苟可以恢拓郡體，俾不至沿襲簡陋，不獨藻飾吾土文物之盛，其贊化佐治，即如二氏者，亦得夤緣受賜，與吾士均。先是州有超覺僧舍，凡歷三太守而院事甫集。始也樊侯汝霖，建雲章閣以奉安光堯太上皇帝御書；其中也，何侯耆仲請改律爲禪，以稱宸奎所藏；至是史侯松老又大治棟宇，因舊增新，於以全十方氣象，曰佛事如是，足以望此州矣。且州以跨鼇名者，三嵎山也，自治寺與民居，如出鼇背，負而欲飛。此實佛地所種，宜有奇傑樓觀，稱一境華封聖人之祝，當無甚難者。而士民乃相與倡言曰：「是有三難，地以險自障而難於取平，僧以私自營而難於聚食，院以貧自畏而難於致象。此沿革禪律之是非分矣。」侯曰：「是有甚易者，地則高下爲基而平之，僧則立規矩嚴師

而振之，食則括隱剩田以給之。」舊址僅長二十丈，跨山迤邐而下，爲屋二百楹，凡六重，其直衍深七十丈，其廣三之一。爲重屋出深廣之中而陡，所謂「雲章閣」者，巍然與日月昭回於上。其他像繪雕鏤、丹青金碧，煥然次第一新，其貽無窮之傳曷有涯涘哉！嘗聞之或人曰，天下名山大川，率爲二氏所攘以居，耗地力而分民心，無大此者。是又不然，生於天地之中者必有靈氣，人先得之，聖賢者先受之，蓋天所賦也。且有宇宙便有此山，今之三嵎岌然與岷爭雄，其靈氣融液，尚可以通海脉而輸天府，國寶所儲，以擅富強於天下，其賦於人又宜如何也？且以忠誼之著，勲業之美，文章之懿，與夫朴願純厚之俗，不蘊利以自富，不貪名以自勝，不健訟以爲能，吏易於治，國易於資，異時竹帛所書，垂範千載，豈特一州之地甲乙全蜀而已哉？二氏者得以仰聖世包容之度，以風雨而自芘於境內者，皆靈氣之餘也，而又何隘於數椽之屋而已耶？且史侯之政異矣，愷悌所格，補葺蠹弊者非一，其視一土一木，心巧目營，休休然如善射者隼中而附汰轉也。追逋粟以爲食，搜羨卒以爲力，合樊、何二守之政而收其成。向之所謂三難，唧唧口語者，乃今相與贊嘆，奔走香火，以爲寶坊成就如佛之說從地湧出也。僦工於某年月，凡用日若干，以某日落成。寺本唐神龍所創，以「飛泉」名，乾符以「超覺」名，國朝因之。李順之亂，民畏其險爲盜資，乃火之，崇寧初復之。僧百輩不少散徙，後先名僧相似，不必更書。史侯字喬年，某州人。年月日記。《方舟集》卷一一。

潼川運使劉公生祠記

有田則有征，征之多寡，視地美惡。此制也，使良有司世守，雖禹貢九等今未改也。自征地相戾而制始病。國家征以兩稅，皆視地。市於民者曰和買，民預取直，時以責入，猶征也，亦視地大小美惡。難悉則視地緡，曰家業，猶田也。惟熙、豐制以五等，和買三等，止其二等不與。歲久避征者竄名二等，而民不均，是征地相戾也。今天子以經界律天下田，竄名者始得，稅且均矣，和買猶故。豪民以賕幸於二等，吏私蔽之，株蔓不可動。且遂爲府五縣，小縣戶萬七千有畸，和買戶纔九百，比他州縣弊特甚。民有詞府縣，府縣理於部使者劉公。公以聞，苻下公如律。即命府縣件具所欲行與民有詞者，而沮成者多詭說以誤公。公以五等舊制核其盈縮出入，參用經界所得，於竄名者戶均之。察之以明，濟之以勇，申之以信，達之以嚴，向之欲以說誤公者意塞，而歲久不均之病瘳矣。昔五循吏無智名勇功可書，而太史公書之。公用心如元氣游行，神迹不露，雖大被萬物猶不求德，肯顧皎皎名於遂之人？然他人憤於吏案不即爲，爲之必不終，公能終爲之，且府縣捷於奉承。此遂人德公期不忘，相與作生祠，請識其事，俾後議政者知所考云。年月日，李石記。《方舟集》卷一一。

北巖記

巖以石居如覆屋，下棲十六士，唐人所作石像也。先是巖壁立百仞，上垂瀑如縋，下爲方池以受水。夏秋潦集，池匯趨凹，十六士汨於水，無復金碧顏色。好事者嘗徙像他處，復樓於巖，何也？父老言巖本洞天所芘，舊時松楠翳薈不容迹，有怪物衛守，故作像以鎮，像徙則怪見，像固安於栖，不容徙。今太守出一彈指作拯溺手，疏渠洩池，以達濁潦於外，重施金碧，十六士者始一解顏而笑。又砌像前數函丈甃盆以受君子泉，以便漱酌。既成，適夏大水，太守與客淪茗納涼，瀑注如甚雨，如海風撼潮聲，可喜可愕，不知塵市火聚中有喝死人也。太守成都宇文紹奕，客郡簽陳鼎新、普守郭郊、新合守李石。太守之兄紹弼，攝祭酒，爲主人。年月日石記。《方舟集》卷一一。

轉運司爽西樓記

岷爲蜀山之傑，俯瞰井絡於天西維者，皆平川也。環山四麓，凡府寺州廨、丘里之室、郊遂之居，得以審勢高下，隨方廣狹。敞樓觀，鑿戶牖，延空光，揖秀色，如植如負，如飛如驚。熙而陽，肅而陰，四時朝暮，開闔晦明者，皆岷山雲氣往來、日月吐吞也。成都官治多勝處，端倚此山向背爲

重。異時名輩接武於此，往往貪得擷取，爲懷袖几硯閒物。神明之所激妙，奇異之所鍾萃，浩乎廓然，文章事業不論，其人胸府氣象可知也。頃以邊圉多事，要塗貴人尚不得緩帶爲治，而金穀計算，跼蹐糾纏，求如曩者燕笑豈弟於俎豆升降，以無負西山之勝，非曰不能，有所未暇。況俾之一日之葺，茲豈其時？使者潼川任公將漕西蜀，方有司吝出納以幸集事，獨能以約致詳，以靜制動，視族庖缺折於大輒一割者，處之裕如。先是有堂名「讌思」，層堂作樓而未名，大抵歲久支撐，懍若將壓焉者。棟墨塵蝕，斷碑卧草，讀之則趙清獻公之經始，而文湖州爲之記審矣。可以躋，可以宴，可以憩息。昔之所在，誰續誰似？官如客寄，屋如亭傳，風雨鳥鼠，不經人意。且公則壞之，私則營之，豈人情哉！於是即舊圖新，用力不煩，芟荒撥穢，程績爲多。因以「爽西」名樓，並繪清獻、湖州二像于壁，曰：「吾非敢作也，自有此山以來，如湛輩未問，至於景行無窮，斯人斯文與岷之三十六峰巍峨於目者，可磨也哉？」石謂開物成務，此學也，妙之於道；任重道遠，此才也，寓之於仁。固有以媚世爲學，淺粗與農圃同役；以適俗爲才，競走與菹搏爭路。智跨力攘，終爲菑人。不知君子曰道曰仁，將以澤物庇民，而刻意細技，有不足呈。盍亦藏之於無所思慮，毓之於清曠粹夷，放之於虛明爽塏，宥爾心化，倏爾神運，而天道已行矣。公所以嘯咏一室，以風示吾儒仁義忠厚之實，且因蜀山慘舒爲吾民休戚之占，非特登臨觀美而已。雖然，斯未足以窺公之盡。會公有旨召東去，落成登樓之賦，客有未具，若乃歲月大概，俾來者有考，似不可無籍。《全蜀藝文志》卷三四。又見《成都文類》卷二八，

嘉慶《四川通志》卷四八，同治《成都縣志》卷一三，咸豐《資陽縣志》卷四七，《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勾氏盤谿記

君子之於物也，物之而已，不以爲身之累也。不以爲累，雖天地之大，吾能物之。一以爲累，如飲食衣物皆反爲身病，故必以吾之一身較其大小輕重而爲之等級。身外之物，泛然來，悠然去，以身爲量，而君子之物備矣。且一丘一壑，所須甚微，而係物甚大，以身取給可也。不則連薨阡陌井絡，包山絕江，障林蔽麓，造巧飾浮，使它人視之以爲玩，己因之以爲病，何益哉？嗚呼！斥桑麻之用以種桃李，飾茅茨之用以充藻繪，如齊雪宮之麗，如梁金谷之富，一山之植非累牛不致，一藹之種非兼金不集，又求所以物其中者，非聲色不娛，非絲竹不樂，此桀、紂之惡不至是也。《傳》曰「非人其物，惟德其物」，君子媿身以對物，不以物爲身之累，果如此哉！吾友繁江勾君友于之作盤谿，非苟於作也，樓以藏書，堂以教子，亭以賦詩，榭以置酒。且自誓曰：「俗子污我不污門，凡士浼我不浼室。」清風肅戶，明月贊席，抱琴之童，挾卷之子，照映几杖之側，徜徉筆硯之間。吾乃今知勾君之志於物，以爲盤谿之取亦多矣。吾嘗過勾君，問其所以作之之說，曰：「吾學不適于時用，官不迫于世資，聊以盤谿之尚，易其生平謬用之心，望望外物，乘除消長，不既汰矣乎！他人往往以斜川見誑，吾甚不樂，得一語以洗其侈名之謗足矣。」余天彭倅罷，徒步過之，門生何夔、趙鶚從。君欣然迎客，謁記，許之。十年，又以書來，復許之。不三月，君今亡矣，因書君平生語，以誌挂劍之義。

《全蜀藝文志》卷三九。又見《成都文類》卷四三，《蜀中名勝記》卷五，《蜀藻幽勝錄》卷三，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九，光緒《資州志》卷二七，《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教授廳堅白堂記

君子必擇其所宜居，如適然居之猶擇也。猶則宜，不宜有不暇擇，而唯其所適焉。大凡人之奉其四體，莫不唯其安佚便利，與夫鮮華甘美之擇，以爲耳目鼻口之適。一有不擇，則爲非所宜而有不適焉者，則命之曰陋，陋者不擇之病也。故昔之君子出則願爲九夷之居，其處也雖顏巷之惡不以爲憂者，凡以矯世之棄所陋而取所宜者，故能適，適則不陋矣。石以博士被罪還蜀，不三月，天子神聖，哀憐其罪，畀以成都學官。至是士友皆語以喜而嗟，蓋喜其至而嗟以非所宜也。既到官即舍懔懔數楹之屋，皆支撐摧剝以爲居者。方冬春交，雪霰風雨之會，屋之東隅無他草木，唯梅竹二物，如相視而嘻，而相語以悲者。方念所以流轉棄擯以即死，得爲此惠者，乃天也。因思所以自適者，試酌酒梅竹間，長言之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於是二物者相與笑之曰：「吾之二物所以得全於歲晚寂寞者，以不知其名之居也。今子以是與我而名焉，我一而物衆，而我與物始爲仇敵矣。以一堅而受衆脆，則堅者磷；以一白而受衆污，則白者緇。」石於是復舉酒以酌二物，且聊以自適，而爲求名者之戒。《成都文類》卷二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龍跡觀記

成都府二十里有道士觀，本乾寧間桂州功曹楊素之故宅，《九幽拔罪經》云李真人嘗居之。慶曆間有白龍自西來，投入觀之井，白霧三日，吐火珠如彈，浮水上，土人遂以「龍跡」名之。觀基址起於進士牟誠等施之，爲地十畝，爲殿宇廊廡兩序百楹；像設土木丹碧則道士楊慶隆唱之，小師桂悟真和之，而一觀之體用具矣。按創觀出唐乾寧，而龍見僅自吾宋慶曆，觀舊應有名，不應近取龍見之祥而爲「龍跡」之名也，抑亦前未有名而漫爾世俗之名乎？大道無名，聖人無名，凡可以強名而見於有爲者，皆非其真也。不得已因其變化至神，鼓舞妙象，曰道曰聖，寓人於龍，則觀之取名爲不陋矣。況夫膚寸之雲而施蔽天之澤，三日之雨而爲旱歲之利，扇風霆，走江海，則龍之功豈特岷峨一方惠而已乎！吾將屬道士善護此井，以無忘龍所宮，則祈禱香火之集，永永爲此觀無窮常住，亦一助也。異時樂事君子與龍策勳聞上，俾拜敕書之賜，以侈龍之威靈，抑未遲否！又云時有小龍見觀之近江水中，併書以紀異。《成都文類》卷四〇。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左右生圖記

紹興三十一年

左右生圖，漢石室故事也。文翁集蜀士教之，分左右兩序，記其鄉里姓名而字之，刻之石。左生若干，右生若干，典學從事以下若干，合若干人，其餘固有漫滅不可考者。然自有此學，即有此圖，漢歷世暨我皇宋，蜀學之盛，當牽連得書，以補晉、唐之闕文，寥寥亦復不可見。惟熙寧中弟子員至五百，時則蜀守蔣堂密學也。自三舍法罷，學之士益落，僅至百五十人，至張燾尚書增其員至三百，括隱田以廩之。然亦歲去歲來，凡春秋二補試，濫食而惰實業者未容盡去，學司藉，吏視爲具文矣。蜀爲鄙遠，不得與東南士偕集成均，獨有鄰州隨侍補入之法，而又以廩入爲限，不能盡其來，可嘆也。會科舉前之一歲，士願肄業者衆，學官以歲有限員，爲守請於兩提舉學事司，則願補其廩入之不足，而無拒其來，由是聽以歲補入，人數至八百餘員。學官擇其通經有獲者倡率，而嚴其日考月書之程。於是西蜀之士畢赴，相與自愛重，多名秀俊父。相與分八齋，其鄉曲姓名，以齒爲小錄，以請於學官，請如漢故事書之爲《辛巳左右生圖》〔一〕。紹興三十一年記。《成都文類》卷四五。又見《全蜀藝文志》卷四一，嘉慶《華陽縣志》卷三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一〕辛巳：原作「辛酉」，據《全蜀藝文志》改。

全宋文卷四五六七

李 石 一〇

果州相如縣學記

乾道四年正月

吏治不以學而文實遂分，豈惟今哉！文可喜而實不切，則能於吏者忽之不講，非學之止於文，用意於其文者過也。古之爲學，不必宮廟廩食之侈，而實之所在，首於四人。蓋所謂作而行之者自有成說，使工農商賈不能爲吾之所爲，而後士可貴也。井田既壞，而一時迫急，盡舉其實，麗以欲速，而文於無事。既學爲浮，豈特管、商之罪！道裂于時，用之不近於進。今人之食於古人器，其實無以自力，乃於簿書期會，目吏以俗。彼未肯安乎俗而抵吾以文，則益病矣。儒憚于吏，則吏之俗宜勝。文實不分，表裏緣飾，周、孔之所不盡言，未可與不知者言也。南充爲州，區爲天寶，民安於樸，不浮于文，詩書之習如河潤然，有不源委？邑名相如，則長卿之舊遊也。後周省巴郡之安漢，而縣以來屬。抑亦以文爲可願者，其俗亦華此名而多於儒。獨學宮未稱昔人名縣之意。太守趙侯若拙萬里遠

來，與民相安，不閑而治，明敏疏通，外吏中儒，不隨俗靡。侯至之明年，蜀苦旱，條教不煩，民忘其荒。又於其暇大新三邑之學，出帑羨以市田，分給其廩，凡五千五百緡，而相如得一千五百緡有奇，爲田若干畝。堂厦墻屏，民不知役，傑然更新。使士子一意以飫於學，此意甚美。學既成，邑簿趙涇合邑士之詞走人資中，丐記於李石，欲以永侯賜。石固辭之，而涇力請，千里之往返不倦。涇學于石甚久，必非競飾於所不滿者，則又知侯之盛德不可不書也。雖然，司馬長卿自欺於文，邑士之所當戒。靡麗不典，僅儕鄭、衛。諭蜀之行，至用興法，以其文侈蜀，而以實遺患者，可勝言哉！通夜郎、西徼，大發巴郡之卒，此邑預焉。今顧習其文而忘其實之爲怨，長卿可以厚愧于地下矣。邑士繼今無惟其文之可慕，尚勉其實，以洗長卿不沒之愧，此趙侯所深望者。侯今政成將去，必以文實爲一，則薄于用、已於刻者，其兩瘳乎，一邑何私焉！乾道四年正月日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〇。

富順監學記

仰惟紹興渡江，在所立太學，置博士弟子員，郡國皆立學官以廩士，所以作文治、恢再造、逮幽遐、陶士器也。主上紹堯作舜，馴用不改。中外學校增光有加，珍才輩出，輔成緝熙，功豈少哉！富順爲監，治地爲川徼，三歲取士比列郡。而泮宮庠淺，制度未洽，善觀禮者以爲必有任此責矣。守臣

李迴至之三日有謁，且曰政無先於此，即議新之。土木丹青，蓋因舊致用，事力不煩而神明恢拓，豈特輪奐耳目而已哉！橫經之堂，肄業之室，升降有階，食息有所，而監之學具矣。謹按富順本瀘之屬邑，晉名富世，唐改富義，國朝又改富順，而割瀘之邑別爲監治。初以牢盆取利，而富其名者，以世爲義，以義爲順，凡三易其名，是必有訓。且顏子、原憲簞瓢，爲孔門高第，而陶朱、猗頓所取孰名？一州之士必知所擇。矧夫侯之所以廣吾君作成重意，而幸惠此邦者，士子將何以副上所令與侯之德哉！哦芹藻之章，以無忘侯之賜，而中和樂職，守臣得以藉口以旅庭實者，九萬里，風斯在下。年月日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〇。

賜書樓記

乾道七年十月

天下之書，公書也，或聚或散，惟其一而已。一者，所以權聚散而公天下之全。仰惟國家賁飾在御，奎躔有爛，斯文涵泳，累聖德澤，中外聚散，如出于一，可謂公矣。頃自渡江以來，頒詔旨，降總目，脫五陋之會，收四部之富，廣廣乎三館所儲，五學所蓄，既云盛矣。至於郡國多寡有無，自其全者而視，抑又可知。資之爲州有書樓者，侈君賜也。起前宣和辛丑，魏侯潤博請于朝，移他州之賜以益此州之賜。所可喜者，威儀之舊、典刑之遺，凜然異時太平氣象，如韓宣子所見於二書之在魯者，殊岌岌矣。歲月荒老，遺編散秩汗漫於所忌憚。其甚可喜者豈惟鼠穿魚蠹，壑中之舟，夜半有力

者負去，則誰與任公書之責！今太守宇文侯以儒者之治，事事物物，爲此州起廢，不惟其書。家之所傳，人之所借，肆之所市，綴緝散逸，抄錄殘缺，比舊日凡增至七千餘卷。昔有樓，因之以從故葺新。成，既舉其書爲厨，槩之，庀于樓左右壁，突出如山，絕去於風雨塵埃者遠矣哉！石聞之，昔之君子蓋嘗以聚書爲耳目奇玩，如衛公所謂未見未聞新書冊者。歉然飢渴不啻，不能必其全，既全矣不能必其一。一者何也？合天下之書，權以至公，雖其散者猶聚也。經史子集，府庫之目，如涉煙海，東西南北無復涯矣〔二〕，至於白首望洋者。若於其不一而欲其全，則必人自一家，學自一師，衆說紛裂，在彼在此，倍費籠絡，有不全矣。斷自唐虞者缺黃帝之史，刪去楚國者亡子革之詩。八索之果爲八卦，又有三墳幾《易》矣；九丘之果爲九疇，又有五典幾《書》矣。取義而補《白華》之亡，作記以名《冬官》之逸，以至臧文仲之言、史佚之志，應各有篇。魯壁科斗、汲冢竹簡，近自漢、晉，而亦不傳焉，烏在其爲全也哉！曾不若總天下之書，一之以聖人之道，取其不全者公以傳之，使之如陰陽寒暑，類相感、氣相應，以納于中和之域，俾異端者不得作，邪說者不得肆。大小精粗，并包含貸，士氣純一，根本所學，教化漸被，若出一書，此其權必有所賴矣。誠使繼典此州人能推廣侯之心，所體皇上麗文繼照之意，學道愛人，雍容揖遜於俎豆帷幄之間，而鼓舞不殺之神，足以折衝壓難於千里之外，敬佩大賜，壽此書之脉，世與斯民士共之，豈但誇示土木輪奐、矜然乎副墨洛誦而已哉！侯又模兗州孔子、顏子龕于樓之屏，重文治，增盛事也。侯名紹奕，字衮臣，以世學登丁丑年進士第。乾道七載十月初吉，李石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〇。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六〇，光緒

《資州志》卷二九，咸豐《資陽縣志》卷四七，《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二」矣：疑當作「涖」。

鄧氏讀書樓記

士君子之所貴乎世者，以其有傳也。傳之久遠，雖累數十世，人猶指爲士君子故家，不減其先之所傳者，茲可貴也。自堯、舜有世而不得以私其子，至於文、武、周公，出於一家，聖人事業，兄弟相世不絕如一人。是富貴果不足以久其傳，而學之見於世者莫如吾子孫之久。此文、武、周公所以久其傳如堯舜，天下後世喜於稱道誦說、樂其世而不饜者，以其有傳也。韓退之爲大儒，其子不識金根車；陶淵明爲高士，其後爲市司。夫不識器用制度與流爲俗人，皆無害其先者，而人皆笑之，以爲退之、淵明莫大之辱。況今搢紳衣冠欲以富貴畀其世，使不至於貧賤，而不以其道，則其辱將有甚者。讀書樓者，吾鄉鄧氏之先世也。鄧氏世居水之南，而隱於羅泉之育材山。築樓以「讀書」名，今幾世矣，至於吾友進道爲幾代孫，人不以爲異其世者，以其傳之久，不以爲攘取貪得者，非獨其樓也，以其名也，非獨其名也，以讀書之人之實也。千金之器以爲貨而陳於市，凡力可以具千金者皆可得之；若夫世傳之名，雖陶朱、猗頓有不得竊目而視者。嗚呼！吾乃今知爲讀書樓爲傳世之器，千金之貨敵

也。進道喜讀書，自喜爲有用之學。嘗上書北闕，退見時相談兵，時相以其可用，送大將，與商確用兵利害。大將廣爲重客，將官之，進道棄去，歸育材山，得其先世所謂讀書樓，傾囊金茸之，貯萬卷其間以老焉。進道非獨以侈其身，亦欲其子孫之久其傳而不絕于讀書之人也。石以博士得罪居鄉，進道以書相誘爲「一」，且邀爲樓上之游。嗚呼！吾與進道同鄉同歲，進道能決意老於讀書樓，吾獨吏州縣而不決然去之。誠得挾冊爲樓上之客，亦可以蓋平生不學之愧，亦將以勉吾世云。《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〇。

「一」「爲」下疑脫「記」字。

合州蘇氏北園記

淳熙五年十一月

天下之外物亦多矣，君子之道足以充乎物用。物雖多，君子不以爲泰且累而以爲宜者，己之道足以樂之也。或曰：文王之囿與顏子陋巷孰樂？曰：顏子之安佚愈於文王之憂患。何也？顏子雖陋巷，郭内外田僅八十畝，乃有孔子者爲之依歸，故樂之。文王百里之國，廣囿至四十里者，以羨里之畏爲樂也。然則是皆未免役乎外物也。道苟有在，以物自忘，以憂爲樂，於聖賢則均也。龍門蘇氏父子兄弟以四世之學茆五畝之宮，不多也。其居曰北園者，游息脩藏之地，几硯詩書之林，可以世守之業

也。父兄作之以厚其規摹，子弟述之以深其培壅，譬如農功，早夜以思，安能以莽鹵之耕而望十分之穫於水旱之間哉！思其所以爲輟作而冀豐報也。雖然，蘇氏子未即脫然於進取之累，其得失榮辱不免矣，而能寄意丘壑，若將隱焉者，以道之在，可以樂此而無憂也。潔俎豆之羞，埽堂戶之塵，諸生童子，日敬其事，凡名勝搢紳過北園者，屢相躡矣。疑義者有請，時事者有問，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日益其所未能，主人賢名與北園勝狀日馳於國中。余昔嘗游焉，大抵以遜堂者爲主，翼以兩齋如飛。有亭曰「月涌」，紋漪淪漣，濯金波以出堂之前，向東爲蟾山是也。堂後鑿池種藕，龜魚得以自蔭，而寒蛙鳴聲，自相鼓吹，可歡也。池心爲小舫，舫左右爲橋跨池。又負西築堂曰「悅親」，以集園之城〔二〕，內外之體具矣。燕怡綵服、晨昏色養之敬治於內，陞降進退、折節厚士之禮治於外，豈特崇無益之觀以自媚爲樂哉，以己之樂而達夫人之樂也。東西向背、不屋而徑者，尚可十數，擇景取勝，皆如人意，可坐可憩，可酌可吟，無適不宜。薙草芟棘於山之四隅，鉏高增庳，廣袤縈迂，以周一園之用，罅隙不遺矣。春物之最華者爲海棠洞，繆藹茂密，長八九十步，可容丈席，如錦帳而行其中。酴醾如亭，四柱覆香雪而床其下。溜乎其風者，松柏之作聲；篩乎其日者，梅竹之鬬清。茶先春而瓊英，橘逢秋而金星。甲乙品目，四時遞秀，變化不同，六氣晦明，態度亦因以異。此意匠增損，人爲能之。若夫平陂中突立一山，其上如砥，遶以涪水、大江，與小澗相參，出拱揖懷抱間。北瞰橫琴山，泉音絲桐，入耳可喜。作臺對之，如攫磬抑按狀，於斷崖立壁中，面目峭絕，引蔓垂華，非雕非鏤，此則天巧，非人爲也。園門北距龍多山三十里相直，二水並山，迤匯爲龍淵，映帶龍門山。園泓

如鑑，雲雨風霆，神物靈氣，光怪出沒叵測也。地志云，舊有獨柳大十圍，龍升其上仙去，此豈其地哉？《傳》曰「有道能兼物物」，又曰「惟德其物」，茲君子樂道役物之實，而不爲物所累。書生得失榮辱，或去或來，不惑一說，在人所以自擇者如何耳。裴晉公以綠野堂敵中書，李約以青山敵節度使小廳，而金谷、輞川皆糞土之交，浮穢之迹，此則其人也。若夫蟠淵升天，可卜蘇氏父子兄弟一門他日文字之祥，盍亦勉諸！淳熙五年十一月日，朝請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觀、賜緋李石撰并書。《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〇。

〔二〕城：疑當作「成」。

白叙

方舟子甫冠，筮《易》，得《需》之《夬》，曰：吉哉，吾事濟矣！需有所待而孚其兆也，以夬爲決，決無疑也；以姤爲遇，遇小人也。《需》與《訟》對變，䷄乾下坎上《需》䷅坎下乾上《訟》；䷪夬下兌上《夬》䷫巽下乾上《姤》。《需》、《訟》曰「涉大川」者，利涉與不利凡十有一，多以水爲險，君子進退取焉。陰六六年，陽九九年，此進退也。《兌》澤《巽》木，舟楫之用，膏澤下民，如《需》、《夬》焉，可跬待也。於是築書臺，作方屋，爲方舟。曰方舟子者，石隱

名也，李姓，知幾其字也。方舟子九歲舉童子，幼逮老不一日不讀書，病患寒暑不易。或稍廢，日補之。第進士乙科，成都戶掾，被召官太學，循遷博士。執政薦其文似黃庭堅而秀潤過之，上皇曰：「朕知之，是讀書至夜分者。」以多士鼓倡，從之。自試院論罷，執政導意欲留官近州，答以虎死不卧，負琴書，徑登舟還蜀。太學之士數百扶送，爭曰「陽城去國矣」。除成都學官，左右生至千二百員，諸司增給學廩，西邊二三大將相與義助。倅彭州，知黎州，蕃蠻曰：「是天子學官來乎，眼色不可犯。」再被召官都官權，仇者每見，泚然面顏，好言如飴而險穽乘之，果再論罷，知合州，又罷知眉州。歲餘仍被旨召還，以母老懇辭，就除西漕。又論罷，家居七年，艱貞彌厲。會吾兒開喪亡，一慟曰：「天乎，吾豈私吾子乎！」開好學能爲古文，長於楚詞。訃聞，生徒所至慟哭之。老夫追憶，每每涕淚薰炷。無他度日，作《世系手記》三卷一百篇者，如漢人百兩篇之義，出入六經，網羅百氏。學以《易》、《春秋》爲本，蓋嘗統之曰：《易》者《春秋》之天，《春秋》者《易》之人，天人合統而皇極立矣。至於《詩》者，《春秋》之世，《書》者，《春秋》之事，二《禮》者，《春秋》之制，實則原於一也。或問二經之學，曰：以《易》而讀《春秋》則嚴而理，以《春秋》而讀《易》則潔而通。問師，曰心，又問，則曰：《易》則探象數於鈞道先生，而出伊川之門人和靖先生尹焞。焞之門人范淑，自洛陽以經侍和靖入蜀。時《春秋》廢於新學久矣，岌岌乎絕業之餘也。淑亦有《經樞》三卷行於世。先是，入官太學，胥問經業，曰《易》、《春秋》。矍然，又問，答如初。諸生曰：吾負笈十五年，今得師矣。嗚呼！使吾生果窮槁死田畝，亦復不恨，俾尚有立於世，宋黹、魯倉，今

猶古也。天乎人乎，後之君子，吾有藉口者。乃爲詩曰：惟吾之學，世先大夫。大夫之隱，遽於詩書。手抄經說，如哺小雛。雛飽而嬉，趨師於隅。其長維舟，舟衆羽翼。誰弟誰兄，雁行其習。次參軍君，孝弟以質。次鄴茲君，有文甚力。小者谷弟，穉鳴疑疑。惟鄴茲君，其學多通。大夫曰汝，維舟睦從。先秦古文，述其服膺。不蹈陳言，惟經是承。扣牛永歌，豈不律呂？流爲狎說，嘔噦糞土。人兄我師，十九踵武。有誤孔艱，以文覓舉。雕冰鋟雪，有損無補。舟顧曰巢，歆向同異。《春秋》一經，父父子子。向出《公》、《穀》，歆出《左氏》。同爲尊經，異不殊軌。人廢我興，睽車載鬼。衆目何疑，從其師傅。舟誦所聞，元祐諸公。歐陽盟寒，蘇、黃、晁、張。一齊衆楚，捨我誰憑。孔孟以降，不顏則韓。聖訓可稽，攻乎異端。蝶蝶岷岷，忍揮我門。小舟一兒，自善一家。愛汝助予，《易》與《春秋》。倣予以馳，派別江西。有徒執經，斤斤其儀。小舟不幸，夭死莫追。雲巢小舟，道不喪時。衆子及孫，藩其閑閤。羸書未貧，詔我後人。《方舟集》卷一〇。

祀事私志

郡國祀孔子用日出，禮也。是日有司行事，及未明猶闇祭也，欲廢火不得，而燭燎不如古，執事者多陋。先日作篝，蒙以朱碧紙，內燈其中，置簷廡，上下熒熒，猶燈市戲也。往往州索諸縣，縣唯充事，則雜陳之，與前芻狗無異，學者耳目成熟，不復再問。是何蔑吾文物之代，輕先聖之禮，俾謂

吾先聖不吐此而下食也哉！眉山蘇公守遂寧，仲月上丁，先一日即學問禮，掌儀生主故常以對。公曰：「門外燎，門內燭，猶不知司烜火令乎？且薪蒸麻葦，官辦此，待事無難，是敢以褻器瀆神乎？」亟撤棄之。稍知禮者則驩於將事，且官無甚華費，易污爲潔，變俚而雅，寧不使後生抉目中之昧而觀禮之大全也歟！向公官春官，治神人，和上下，於禮爲熟，皆一意講飭，必合於古而有以默得於心。又嘗隆太乙之祀，謂不當降列羣祀。先是止以常僚初獻，公毅然自降一等爲初獻，君子韙之。則公之素重於禮也，豈唯遂寧？竊謂禮嘗責於其所知而略於其所不知，鄙夫執玉服帛而罔其名，聖人蓋許其不知而不責其知；不幸而亂，則又與之經營覆匿，以歸於禮乃已。若夫其所知者而必曰不知，是真亂也。其經營覆匿，誰復任之？商之季也，太師以樂祭器歸於周；秦之季也，孔子之後以祭器歸於張楚。夫此器也，而以去就爲輕重，則天下之禮必有謹其微者。既感公之爲，因嗟世之未喻者書之，命曰《私志》。雖然，豈其私！《方舟集》卷一八。

忍忠嘉

忍忠嘉一名忍太平，云成都人。幼入華山，師陸修靜，體生綠毛頭面及胸腹間。見人自云貧子，客萬里橋徐秀才家。余與蘇季文同往謁之，起立云：「我合下你兩箇來，你兩箇都是八月生。」季文八月二日，余即八月二十三日。指季文云：「好門戶，可惜胸次極窄。」指余云：「一片好心，來成

都作官去。」余再三謝之，云：「此身可以與仙翁供薪水得否？」渠小碟中拈一枚栗子，云：「可喫此栗，你家中生子。」嚼開栗子，中有一圓藥。後來累訪范和仲家，就口贈和仲一詩云：「三箇孩兒是你精，你身憔悴你兒榮。情知損壞元陽力，何不留來養你形？」余命之坐再三，師問之，就口贈余詩云：「揖我歸位坐，禮數無乃過。長生久視術，看取爐中火。」又云：「還會得爐中火否？」又云：「無事盤龍坐，書來祇讀破。蒙董作一塊，聰明不如過。」又自指云：「我即蒙董官人，患聰明太多。」其人向在華山，獵人以之爲野人異獸，作籠檻獻之州府，而以烟火食飼之。至是其毛稍落，說累朝事，知人家父母先祖，自云曾見之。在華山日，冬月食一味木根柏葉，掃落藥置之木樹以下燒之，生出木根芽子，號爲木髓子。至是歸成都，諸司爭迎致師事之，寢卧在一火焙，止隔壁燒火，藉其暖氣而已。每喫粥，飲少酒，細嚼飯咽之，云：「五穀精華，天以養人，須是細嚼過始得。」是年一百三十六歲矣。石到家乃丁巳，李圓生年，栗子中一圓藥，如其言。《方舟集》卷一八。

馮氏三鬼求葬

言鬼近怪，必言之，以其可知也。孰曰可知？以其情也。有鬼自言甄舒仲，情至度也，鄒湛原其度而知之。死而欲葬，鬼之情也；欲葬不得而巧自託以說其情，鬼之急也。湛知以意而釋其字，曰「舍西土，瓦中人」，鬼之用情也。馮氏三喪不舉，不記年，而舉於吾友楊伯遠之手，則鬼之用度尤其

巧者。且人之所甚信者莫若妻子，所聽左右以入其言者莫如乳媪輩。一昨馮氏三鬼以夢自列於伯遠之妻胡，云「必葬我」，則又怖撼伯遠之兒，夜啼不止。乳媪輩蓋若有睹三鬼也，畏而祝之，則又夢，夢覺兩言之同，則以告。伯遠儒者，不尚鬼，曰是兒女之疑也。胡與乳媪言益力，伯遠曰：「曷明告我以骨或柩所在并姓氏，則信鬼巧也，而區區怵吾婦兒乎？」於是三鬼以夢告伯遠如祝。既夢之黎明，有毋丘久道來謁，伯遠心怪，與毋丘生言之，生慘然曰：「此故姊夫馮君諱某字某也，初娶某氏，再娶某氏，皆死不葬。」與伯遠行覘三柩草棘間，宛然與昨夢合。伯遠問其後，子息皆絕，憫其終無歸，具衣衾如禮坎而窆焉，紹興十六年十月某日也。墓在小溪縣某鄉某山下。伯遠名深，遂寧人，從景陶浚卿學《春秋》。《方舟集》卷一八。

蜀楮

蜀楮，今之冷金牋是也。非善書者不敢使，敗墨滑筆堅耐，山谷老人喜使之，真草多傳。蜀中不貴粉牋小幅，可以結字，不耐收藏也。前輩亦時有一二小幅，往往招蠹壞凋落也。《方舟集》卷一八。

長松

長松，東坡所賦，蓋出河東方書，以蜀瓦屋所出爲上。今此所得，瓦屋真產也。長松四兩，入檀芎、茯苓、甘草各一分，作湯，勝芎藭湯遠甚，此仙方云。《方舟集》卷一八。

六箴 并序

六箴者，詩人致美於君，以弗忘歸之於正也，頌不及而諷有餘，故爲箴。粵惟皇上，探蹟無爲，執機獨運，咸五登三，衆美備矣。方將迎貺自天，述成基命，曰《時箴》；恢復形勝，神武退藏，曰《勢箴》；風俗攸繫，學校爲急，曰《士箴》；儲材待用，以稔德業，曰《吏箴》；邦本滋殖，果於自治，曰《民箴》；富藏于國，兵息于農，曰《賦箴》。六者皆宸慮所及，天道民行，智十朋而弗遺，策萬全而有用，猶且聰明下逮，巨細兼收，臣欲有言，諒云贅矣。靖念臣向者備員學省，綴緝筆墨，乃其職事。一障荒遠，納之無事，日與田夫野老歌詠於蔀屋之委照，鼓舞於醯雞之有天，欣然意領，渺然神悟，思有所薄效於吾君者。《傳》曰「工誦箴」，文與工等技爾。憐草芥之微忠，與芻蕘而並錄，伏惟寬其斧鉞之誅。箴斷爲六篇，篇無定句，各係以本意，凡計八百八十言。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

時箴

仰觀於天，唯天爲時。時天之心，有爲不爲。適其可爲，雷厲風馳。否則不可，玩謀息機。優而柔之，靜以坐持。厥持謂何？靜爲動基。如衣之領，如綱之維。補天之劓，理民之瘼。猛非不搏，蓄而用威。鷙非不舉，戢而欲飛。文武父子，同兵異師。匪後匪先，商人昆夷。惟天生時，惟聖是依。取亂以正，平歆芟危。六龍天度，可速可遲。俾皇斯乘，以待其時。稔惡而貫，天實耆之。我壽我臧，天俾思之。

勢箴

二極肇分，有勢維地。蓋取諸坤，曰順爲利。不順以逆，雖勢何回？土圭中則，禮樂所治。有嚴關中，得百之二。以地爲兵，誰則不匱。或南或北，索虜自異。抗楚則天，抑齊則墜。梁爲蜀障，淮則吳蔽。大江首尾，可航一葦。皇皇駿奔，一心勿貳。有舜南巡，岳牧頒瑞。曷爲三苗，洞庭彭蠡。我天其文，必有武備。王謝諸人，以兵爲戲。阿堅百萬，潰爲水類。五胡七國（二），餘分閭位。虔劉瑣細，不淫則僞。我皇我家，天覆一視。匪勢之強，守以仁義。

士 箴

於鑠皇哉，得士則重。士重匪輕，精以致用。間之自天，維卜維夢。外徹數路，流入滋冗。弗如以學，三代公共。士豈不善，學善之總。有一不學，覆餗隳棟。三綱絕維，五常弛縱。是故學校，譬彼善種。種無不生，深厥培壅。維國累聖，聖治有統。文章堯、舜，性命周、孔。所貴爾士，金玉歲貢。我周非秦，不辱不寵。美政美俗，豈惟弦誦！歸其侵疆，俎豆之勇。吠則非麟，鬪則非鳳。穆然心化，學以風動。

吏 箴

天道貴誠，人道貴守。守以相天，誠積在久。歸餘歲閏，與天先後。三載之績，進德乃授。雖舜亦試，風雨不苟。爾辟曷徐，六轡爾驟。視吏如傳，有夸疾走。捷於論叙，三接一書。重內輕外，誰去誰取？嗟嗟彼才，如賈速售。惟辟威福，乾符在手。思皇能官，曰薪曰樵。有平維衡，有概維斗。用弗可欺，儀刑萬有。崇之喬獄，抑之培塿。升之高明，沉之側陋。請稽版牒，資品奇偶。敢告司銓，遐福爾後。

民箴

維國畏民，聰明白天。民有喜怒，天實使然。皇王御民，懍懍水淵。我民天民，覆其天全。兵念爾力，役念爾田。密網爾除，橫賦爾蠲。閔嗟周餘，先民有言。勞來安集，憲彼姬宣。一夫不被，伊尹之賢。有牧有宰，況尹且千。亮我天工，浹爾民編。民樂惠利，天心自旋。善人即戎，則以七年。生聚教訓，待其息肩。愷悌父母，民政所先。堯舜仁壽，本本元元。

賦箴

民惟厥初，自食其力。十而取一，繫聖人德。田野原隰，山林川澤。生之者疾，用之不棘。我衣誰衣，謹其蠶織。我食誰食，務其稼穡。肉則爲虎，心則爲蠶。日浚月貪，誰適供億？公金非私，有求無得。小國爭承，子產其職。理財曰義，豈不藝極！修其王賦，庭實旅百。惟皇之郡，天邑翼翼。勤則不匱，儉則能克。漢文弋綈，夏禹菲食。我兵不飢，我民日息。民之困窮，爲國封植。法有取予，道有損益。出納之吝，天子是式。《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六。

〔二〕五胡：原作「五湖」，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四五六八

李 石 二

大成井銘

外學吏李石作二井於成都，先筮得巽揲之六三九而老之三坎焉，曰井祥也。陽搖其精，陰開其明，木湛乎深，土溢乎津。順所汲以免於險，吾井其濟乎！乃闕甃三尋有咫，得食焉。分東西爲亭，以大成名，據象辭也。歲大荒落，日清明，大餘一十二，小餘一千七百七十一。銘曰：

一奇而精，六偶而盈。此天地合，水所未形。我浚其源，如海之溟。派挹華滋，分注以清。我則不驟，待其淵渟。爾綆之修，此險之行。爾汲爾學，無敗其成。《方舟集》卷一四。又見《成都文類》卷三

○，《全蜀藝文志》卷三六，《蜀藻幽勝錄》卷三，同治《成都縣志》卷一三，《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誠齋銘

子思子誠明，似二事爲聖賢入道深淺之候，學者豈可躐至！如人飲食，量口腹所受，有不可強，而誠之淺深見矣。令狐大受以「誠」名齋，景浚卿爲之記，資人李石作銘曰：

彼孰爲物？執搏形似。彼孰爲誠？於身則是。夫豈不知，是有四體。一指不伸，隱憂厥中。是有誠，執搏則空。彼空非物，守以吾躬。躬之所基，忠信孝友。人且有疑，日用引久。豈無水旱，曰歲其有。父母師保，倚爲輟作。試歸此齋，舉束高閣。斂之毫芒，散之山嶽。何必讀書，以身爲學。

《方舟集》卷一四。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四。

思誠堂銘

學子勾龍復成作誠齋，求銘。懼其汰也，敬爲益一字，曰「思誠」。其銘曰：

以指指空，空本未立。說空向人，信指所及。吾性如空，空中有誠。引性說誠，如指空名。水之方諸，火之陽燧。本諸日月，空則不匱。爾盍不思，誠厥有因。思以自導，渺乎爾身。馬則思馳，鴻則思射。誰無父兄，貽我一室。聖門幽深，性天之師。爲弟爲子，淵冰其思。《方舟集》卷一四。

著存堂銘

古渝王令德作著存堂以思親，取《禮記》「著存不忘乎心」之義，銘曰：

心極則思，目極則睹。心目兩極，何恃何怙！始終惟一，永肩慈慕。感心泣目，滴滴后土。誠敬自中，覲焉笑語。豈不四時，遷變風雨。齋祭以孝，親天芘汝。曷著曷存，燕此寢宇。《方舟集》卷一四。

藝林銘

藝猶技也，自道已降，技等爾。學其技，君子不可不擇，作《藝林銘》曰：學必有師，誠心所寓。心固有傳，以學爲聚。大小高下，靡不畢具。藝乎林乎，材以待取。《方

戲綵堂銘

爲趙扶以其親賜高年爵作

人子之仕，以祿致美。親年之高，子心則喜。萊也此心，誰不人子？其爵伊何，一級自天。白髮華簪，三壽之先。子學而仕，綵戲蹁躑。色笑之養，昔人未老。父前子後，樂此華好。扶也勉諸，詩書共道。《方舟集》卷一四。

葛仙井銘

仙猶蛻也。蟬以殼蛻，蛇以皮蛻，至於龍獨以骨蛻者，得非江海靈物！儲蓄既大，不爲端蟬小技以幸速化，顯晦動靜與元氣合一，出入生死，唯氣之存。其於形也，若將遺之，故能玩息古今，蹕躍天地，翻波濤，走雲霧，是氣也而形從之。人因鍊形以仙者，猶龍乎？乃今執蛻以議仙，縛之故棲，索之環堵。塵滓之市，謂其陳迹在此，且仙者之形尚不可執，況其居處作止之細乎？是窺潭洞竅穴以求與龍戲也。天彭大智僧坊，昔謂葛瓚之宅，井故在焉。汲者甘此井，謂仙嘗浴丹此水，疾者飲之平，疥者飲之清。或云，茲大葯餘馥，伏龍智井也。住持惠祖淘井，郡丞李石銘。銘曰：

仙棲千山，今葛瓚是也，而亦宅夫塵滓之市，有不爲市人所洿者。泠泠乎仙人之泉，歷梁、宋以來，劫灰變遷，井不改也，渺莫記其歲年。嗟夫！雲霞獨往，仙躅上天。彭民愈飲而愈有味者，茲非其鼎中之餘瀝，而大葯之九還者乎！《方舟集》卷一四。

靈泉寺慈氏閣銘

靈泉寺僧了緣始以紹興己卯建慈氏閣，其徒覺普遠來東南乞銘，李石合掌作禮，敬爲銘曰：昔有化人來，云是西方佛，提掖周天子。足躡雲雨上，悅若鈞天居。俯視人宮殿，如累蘇積塊。化人云此幻，與王特神遊。大哉佛一心，廣大包四極。我以一心觀，諸佛等虛空。誰令作宮殿，臺榭如祇園。金碧丹砂青，莊嚴具五色。幻中益以幻，形容諸佛心。耳目所見聞，何者爲國土。而況慈氏閣，空中樓一塵。佛身無邊雲，無數諸眷屬。有幾多羅樹，八萬千由旬。如何于一塵，便作見佛想。緣師老比丘，一念重山嶽。辛苦成佛事，只以此心觀。袈裟裏虛空，無一不是佛。云此毗盧舍，磊落古道場。權輿自唐人，父老斤斧跡。層雲起傑觀，繪出華嚴境。香火諸梵唄，隱隱鐘磬聲。一粒與一衣，檀度歡喜捨。穿井得甘脉，誠非一日事。以此布施力，報佛父母恩。梯級登上方，隨方即見佛。我喜緣此事，隱忍如我心。頭目及髓腦，一痛皆可捨。佛事尚可作，先以此心觀。《方舟集》卷一四。

名世堂銘

爲馬潼川作

湯湯之江，赫赫之文。吾蜀吾文，與江東渾。我相西南，孕離至坤。火虛而明，土靜以敦。麗照通中，二義斯存。長卿君平，曰雲曰淵，涪潼並流，金華之山。子昂故居，高鬱天藍。誰主盟之，有嚴列藩。帝實命之，爾昔代言。相此蜀宇，三蘇後先。爾去我取，扶築隱垣。丹青昔人，凜乎面顏。此天誰欺，盜食人肝。越人章甫，施於髡髡。堂堂吾道，隸乎益尊。聖人不作，誰習其傳。名之翹之，吾詩可絃。《方舟集》卷一四。

桂林硯銘

方以堅其操，平以礪其心。硯於墨圃，惟谷惟深，茲爲桂之林。《方舟集》卷一四。

用拙堂銘

成都黃瓌作《拙賦》，隴西李石以用拙名瓌之堂，且爲銘。銘曰：

百巧不如，一拙有餘。天地之拙，寓有於無。生物不測，雕鏤榮枯。吾拙孰用，通天地儒。渾沌未死，妙樸誰模。以拙用巧，蟄龍深居。以巧用拙，捷中以狙。吾於黃子，擇此二塗。晚食當肉，安步當車。孔拙則默，顏拙則愚。不用之用，褐藏空虛。吾斯人徒，亦拙矣夫。《方舟集》卷一四。

遁菴銘

其出爲揚，其入爲伏。一出一入，誰絆風足！聲不見形，拔山之木。象罔兩間，日月燈燭。自顧可憐，相背而逐。我食我薇，我飲我谷。佛則避佛，俗則避俗。二人相同，相語相目。心遊天關，脚峙山軸。菴中之人，以遁爲卜。《方舟集》卷一四。

義砥銘

黎州學

土不沉，根則深。磨而不磷，嶷乎士林。金砥其刃，義砥其心。《方舟集》卷一四。

自牧齋銘

潼上喻謙以謙名，以爲未足，又以「自牧」名其讀書之室，曰：非敢躡取也，於謙願學焉。

李石嘉其果於謙也，爲銘諸。銘曰：

唯謙能尊，唯尊能卑。本自不尊，曷卑之爲！爾學之初，自謙之基。自之一身，以繫以羈。如彼牛羊，勿佚勿遺。爾學爾牧，恐然來思。汝今誰自，驚乎四支。空腹說食，罔罔渴饑。曷不多學，盈其歲時。是之既尊，牧以自持。未卑而牧，謙自誰欺！六畫之一，謙學之辭。《方舟集》卷一四。又見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四。

誠樂堂銘

夫物之生，大哉天覆。惟天能誠，惟誠能有。人物之一，對物以偶。物致號萬，身曷盡取。朝暮衆狙，徇物以走。君子憲天，不息在久。九竅玲瓏，誰則戶牖。物物塵沙，誠虛而受。忍此爲役，日與心鬪。人憂我笑，夷則不陋。誰出誰處，夔龍牧守。一堂坤維，日月星斗。社稷司之，如臨俎豆。我固天全，其樂不苟。曾子子思，孰先孰後？蜀山吾文，吾師孟叟。《方舟集》卷一四。

量庵銘

爲慧海師作

世有幾刹？刹有幾塵？一塵大地，風水火輪。中藏虛空，廣大由旬。敢以籊籊，邊畔四鄰。區區釜鍾，尺寸寸分。滄海幾斗？須彌幾斤？無量唯佛，有量唯人。有量無量，同一法身。《方舟集》卷一四。

明覺大師贊

世界無有魔，誰以魔自礙？是故名魔者，浴我香水海。《方舟集》卷一四。

觀音贊

華藏世界香水海，清涼山上功德林。白衣大士阿毗曇，六度萬行亦如是。《方舟集》卷一四。

十六羅漢贊

第一賓度羅跋羅墮尊者，雙垂足，兩手橫，柳標據膝，二鳥銜花，一飛一墮。

給園三千，我爲第一。垂足不言，橫據柳標。此法付誰？不請而得。飛飛雪衣，委花近席。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趺坐，右手執爐，左手拈香，胡奴發香以進，闡帙在側。

貝葉誰書？粲釋迦文。枯木誰香？布功德雲。我坐爾立，湛兮中存。扣以兩邊，內修外薰。

第三迦諾迦跋梨墮闍尊者，龐眉，袒右結跏，左手托梵夾，左顧，二白猿獻果，一禮一立。大士心相，兩足甚尊。拈起句子，河傾海翻。瞬目問誰？是二王孫。因華成果，莫忘本原。

第四蘇頻陀尊者，左手執塵尾，右手置膝，若欲結印，雙垂足坐，童捧經侍側。

我觀我身，兩足兩手。手既執攬，足欲馳驟。童子捧笈，是中安有？八萬四千，弗如閉口。

第五諾矩羅尊者，盤右足，加左膝上，右手支頤，若有思，左手按足指而坐，崑崙奴從左炷

香爐中。

我取我與，不吝不貪。一炷薰心，萬法和南。我爲汝思，非五非三。知風之自，鼻觀先參。

第六跋陀羅尊者，收足曲右膝，抱之加其左，臨水坐，崑崙奴蹲，挹水於琉璃淨瓶。

水性本空，不風自渙。湛然鬚眉，誰使汨亂？挹彼注茲，一派天漢。無言阿師，抱膝永觀。

第七迦理迦尊者，龐眉碧瞳，朱衣趺坐，右手按膝，左握拳，據之如結印作呪，鉢水湧沸，中有小龍出頭角。

燕坐冥心，靈源自在。其中有物，婉然濤瀨。雄其牙角，能小能大。收之一鉢，放之四海。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趺坐，右執如意，左手托之膝上。

以身循手，脉絡支節。以手循心，如雲藏月。心上起意，三者黑業。此意自如，非玉非鐵。

第九戒博迦尊者，脫履收足，右按立，膝左盤，袒左垂肩，握拳按地而坐，侍者地上補磨衲。

我衣自然，貼體具相。自補自紆，采章物象。一線無迹，是虛空樣。我足非歟，生平幾兩。

第十半託迦尊者，雪眉垂肩，收膝左拄，曲肘據上，盤右足，右掌按地，猛虎舔掌在側，觀空不顧。

我觀虛空，色無有二。蹲猛在側，有不及視。蒼蒼非邪，空亦非是。汝舔我掌，嚙我法味。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雙跣，收右足立膝，左執扇據膝上，垂左足，踐屨上，左顧看蓮花池。六月火聚，宅中熾然。是清涼池，著芙蕖仙。掌中穆如，有冽彼泉。無垢法身，一念現前。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東面，收足立左膝，展臂膝上，手執金剛數珠圈子，崑崙奴西蹲，向瀑布洗鉢。

我法不說，心珠白光。念念相續，如圈金剛。垂瀑百尺，煙霏露蒼。淨洗齋盂，聞魚赴堂。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趺坐，兩手憑几，前有金甲帶劍人捧書加額禮請，侍者搭袈裟立，若欲可其請。

燕坐不動，如寶玉山。雨施十萬，雲心自閒。龍華諸天，任君往還。慇懃致詞，肯來人間。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垂左收右，轉眄，據几通袖而坐。

佛趺坐時，問有禪句。一收一放，二義來去。不動如如，倚几轉踞。袖手旁觀，無有是處。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收足右立膝，斜盼，右執麈尾以支頤，左袖憑几，盤左膝，崑崙奴僂而放龜。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爾智爾用，我頤我持。思於無思，妙鉢闡提。龜則靈矣，童子何知！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定身開目，蒙頭趺坐槁木中，木旁出小枝。

身既有根，木亦有株。身木兩冥，誰榮誰枯？附枝生春，外槁內腴。脫然一念，渺乎八區。

石未第時，夢所居壁中現一羅漢，自言求贊，應手贊之曰：「以手按膝，兩足甚尊。西天諸宮，備聞此言。」贊畢，羅漢即隱入壁，久之復出，求益數語。或曰此聖羅漢也。庚午待試信相僧舍日，到佛殿炷香讀書，瞻十六尊像，其一榜曰「應夢羅漢」，與向所夢無異，既而石以是年忝第。比來假守沈黎，風雪瘴煙，摧折辛苦，子母兄弟，分裂災患，收恤不及。靜念所得薄俸，嘗恐叨竊致災，因令士人王愿同、畫師甯熙載以善本撫臨，自贊其上，以示不忘尊者慈護大恩，仰以追先世冥福。乾道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先君朝請忌日，男石謹跋。《方舟集》卷一四。

又眉州園通閣十六羅漢贊

一 趺坐手舉眉毫相

汝觀我眉毫，莫作壽者相。願以毫端力，引接諸衆生。

二 策九節拄杖相

挑起四大海，以此杖頭力。龍神爲法故，來獻祕密藏。

三 兩手作彈指相

彈指微贊歎，大地師子吼。衆生如夢覺，皆作見佛想。

四 側坐手捧香山相

視側世界，無有側者。手擡須彌，能住持故。

五 執拂子相

豎起拂子，我義隨墮。悲願如海，無有盡故。

六執如意相

非心非佛，而況意識？我法如如，安心已竟。

七觀自在相下有猿獻果

有佛與無佛，不作有無想。惟能空一切，受此獻果供。

八半趺坐看經相

無情說法，有情藏面。我破微塵，出此經卷。

九手輪數珠相

諸天未有佛，要從心佛起。此非第一義，而能轉衆生。

十捧舍利塔相

未嘗起此座，云何湧寶塔？問訊塔中佛，乃先見我手。

十一交膝執拂相

我起不定故，坐作正偏相。意中互賓主，此義無交涉。

十二側坐看虎相

以慈悲力，生勇猛心。我眼如月，無有恐怖。

十三捧鉢相内有龍湧出

稽首娑竭多，金翅昔所困。容以七寶鉢，眷屬皆安穩。

十四握錫杖相坐下有一虎

汝本無殺心，而況有殺者。黑風不能吹，故還汝佛性。

十五垂足虛捧經卷相

口掛牆壁，作磨磚想。忽於虛空，受持此經。

十六跌坐入定相

是定不定相，名爲衆生佛。我從三昧起，非佛非衆生。《方舟集》卷一四。

白 贊 一

老君諸孫，西佛東丘。神巫好看莫錯眼，漲天之波一方舟。《方舟集》卷一〇。

白 贊 二

黑風鼓海，白波漲天。鯨乎舟乎，六爻鐵編。日高睡眠，幸此堯舜之年。《方舟集》卷一〇。

白 贊 三

氣以守神，心以運目。默以掩口〔二〕，靜以止足。不竿而漁，不繩而牧。自放於無涯之津，如不繫之舟，人或謂之曰僕。《方舟集》卷一〇。

〔二〕掩口：此下原注云「或作『緘口』」。

觀音殿偈

資聖道人作觀音殿，歲月落成，鄉人李石歡喜說偈。

大士德如天，天高萬物下。如何尋丈室，收拾萬由旬。天既大不容，大士著何許？作室道人遠，先得大士心。能於一毫端，浩劫萬物數。百花香水海，妙寶莊嚴光。燕坐栴檀林，種種具足相。大士在掌握，八窗見天光。願以平等心，見聞薰一切。是故道人遠，作室藏虛空。我以歡喜心，爲說布施法。《方舟集》卷一四。

朴菴偈

我觀天地初，渾沌未分割。一土與一木，何有於雕琢？況我血肉身，便乃名作佛。因佛作土木，口耳眼鼻具。金碧朱紫青，肖像如我比。土木非真實，血肉人更癡。三業六根中，潛伏諸業識。欲求返其朴，當見天地初。土木血肉身，方便亦如是。《方舟集》卷一四。

贈超上人經藏偈

血者人絡脉，經者佛語言。人血作佛經，強名華嚴藏。我觀此藏義，天地日月光。山河諸草木，無數妙寶花。一一諸嚴具，如我所受用。清淨一法身，髓腦皮肉血。放大光明雲，便具此藏義。一痛念罔極，流血如江河。香水黃金塗，蟣虱毛髮許。雷聲師子音，是則佛說法。是故道人超，歡喜成法施。阿軫爲出力，平地轉法輪。稽首諸龍天，護此華嚴藏。《方舟集》卷一四。

金銀字合論偈

華嚴者，佛富貴境界也。聚衆妙寶，成一佛地，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等物以爲校飾。或曰，此外境界也。佛之一心，自爲華嚴。輝光焜耀，出一切奇產，遍布周匝，具一切受用。如須彌山，如大海水，不假外物，自然富貴。其法端自布施中來。以布施故得富貴相，而華嚴境界具矣。彭州普覺院僧法輝以清淨身，入華嚴藏，故得經，以經故得論。因求所以爲富貴者，初不可得。且曰，吾法有布施一說，化貪吝爲慈悲，誘嗔恚爲歡喜。摩以歲月，寶書盈笈，金光銀光，如二佛相。凡合論十二函，奔走道路，相與讚嘆，作禮請紀其事。隴西李

石彈指說偈。

凡物在天地，唯一具足相。衆寶和合成，是名佛富貴。金銀琉璃珠，車渠玉琅玕，瑪瑙珊瑚枝，煜然華嚴光。此則外境界，不如自心相。了了光明藏，譬如慳貪子。惜物甚眼睛，不博奕飲酒。不忍一錢費，碎破終于貧。我以清淨身，與佛同布施。頭目及髓腦，地水火風大。欲愛三業根，我當歡喜捨。作一金銀書，一書千萬言。日月函明星，字字華嚴藏。阿暉菩薩子，善友五十三。外物與法身，二相隨所擇。吾家大長者，具此無言書。捨物得法身，身中足富貴。八萬四千偈，彈指如懸河。寶座華嚴師，證此布施法。《方舟集》卷一四。

義塚偈

佛子初出母胎時，云何便有人我相。布施慳貪分兩種，是義不義相對治。恩怨一墮于有情，親愛路人生異見。我今施汝大屋宅，與汝普懺諸有情。同舟胡越遇黑風，忽然得此大洲島。熙熙于于相勞問，語笑相接如一家。佛子便當具正見，此本無情而相聚。不作思惟能相忘，此義廣大無情故。彈指贊歎諸佛子，願如流水大池魚。同日上生忉利天，受諸天子大快樂。長者亦以無情施，是故不名爲義者。淳熙二年九月己卯朔，朝散郎、前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李石撰。《蜀中名勝記》卷二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羅棘傳

羅棘，蔡州人也。其先燧人，始以火化爲不羹令，庖犧治庖爲膳宰，其世職也。神農聚蓄百藥以救民疾，棘官尚藥奉御，乃上書曰：「臣累世奕葉，忝食舊德，鄭圃治爨，文園病渴，有年於此。仰惟大烹殊養，盱食焦心，觀頤六氣之調，爽口十全之藥，倚須鼎渥，不戛釜羹。竊謂藥之有君臣佐使也，君一臣二，佐之使之。誰陰誰陽，品對飪分，各有等差，度量刀圭。呶咀剗剥，雜乎渾然，著爲方論，以幸惠學者。特以仁義乖裂，性命爛漫，違天理，蔑人和，氣血異劑，髮膚殊證，蒹葭困吾之形，蓬蒿亂吾之種，鷄壅豕苓，君非其君。若乃二臣以下佐之使之，風動草靡，日出葵側，於以長育中和，補緝造化。而孝子焦然於色，七族鳴鳴，有不勝哭死者，何耶？臣棘葑菲下體，蘋藻微毛，每恐枵然霜露，無以仰備採摘。春酸夏苦，秋辛冬鹹，物有一旨，旨各一味，稼穡於中，調四序者。甘草被國老之號，人參、茯苓蒙君子之稱，臣竊慕之。況忝職奉御，植立仙班，醫國之誠，活人之用，臣棘不勝榮願。」帝曰可，乃下制曰：「帝命冒下土，罔有遐遺；天造利建侯，宜承眷渥。矧茲鼎鉉之寄，盍致絲綸之褒。前尚藥奉御、蔡國公羅棘，淡泊以養道腴，潔白而富才質。啓心沃朕，剖析於精微；苦口愛君，薰蒸於瞑眩。上以追累世之績，下以濟率土之民。褒錫隆名，陪敦幹食。滋味事朕，爾則何求；草芥視臣，我則不暇。於戲！需者天位之孚宴，豈一食之間哉；師者國醫之寓名，本三錫之寵也。進班五等之秩，往懋一品之勳。可特封中和國師、持節袁州軍州事、蔡國公，勳階如

故。」羅於春秋爲國，與州蓼伐楚勝之，來服爲采邑，羅氏來氏，支庶叢然盛矣。邠風下衰，斷壺薦筐，秦人游食，看瓜入甾，有乾沒營利者，有淹藏旨蓄者，惛淫渾駁，真風蕩散，至負薰日白鬚、滑中洞下之謗，墜國醫清白之傳，唯東坡子玉糝羹見於世。

論曰：聖人以道御氣，以氣御物，雖天地之大，亦道物之一也，況於一草一木之別哉！善乎神農之嘗藥也，日遇七十毒，自非聖質體道，六氣交戰，外氣與內氣，寒暑燥濕乘之，雖五穀得以殺之矣，況藥乎！嗚呼！識藥爲上，用藥次之，以毒攻毒，制其後害者，氣有以御之也。天下之醫知用藥而不知識藥，曰藥之殺人者有由矣。蘿蔔名萊菔根，而又有蘆菔，《爾雅》釋之，通爲一用，至誤釋爲菰而物性乖矣。子思子曰「中和贊天地之化育」，棘之所以自薦者庶幾乎！

贊曰：國醫之師，曰中曰和。天地化育，不偏不頗。誰適左右，惟師之多。儻可度世，來乎老坡。《方舟集》卷一八。

廣安軍羅漢洞碑

惟皇朝以孝治天下，貴人子以及人之親，禮也。先是，故樞密安公處厚乞廣安軍之高寺以爲香火墳域地，詔可，賜名「慶源報德」，俾安氏子孫因佛以思孝於其親，因親以效忠於其國，永永其世之所自，以無敢失墜者。此羅漢洞之所由以建也。洞自宣和迄今守者三傳，羅法廣權輿之於其始，僧圓

昭大之於其中，惠融又成之於其終，皆推祖羅漢以爲佛事。佛事既盛，而羅漢之靈感益著，蓋三人者定力所孚，而安氏子孫孝誠所格也。且爲佛之說曰，萬法以一心爲本，而心之所入，有迷有悟。迷悟云者，猶飲之有醒醉也。醉而醒，孰若初不醉？迷而悟，孰若初不迷？佛氏立萬法於根塵色相之林，是初不醉不醒也。且鋟木範金，鑱堅揉塗，而喜怒剛柔，肥瘠白黑，天人相好，無一不具，是其根塵色相中事。雖太空茫茫，一法未立，而天地日月，山河草木，有形有質，且復膠膠擾擾，與吾一心爲鬪，是在迷悟也。迷悟在我，何預於人，一心中主，萬法隨應，而洞中問津者始接迹，如祇園雙樹之集矣。按佛未寂時，有云十六比丘，又有云五百比丘，又有云一千二百五十比丘，此則羅漢也。自阿難、迦葉而下，雖藥王藥上入菩薩道者，未有不梯級阿羅漢而漸次果位者，吾將以吾之一心有求於佛，未即得而千二百五大士者，又且役役於吾之夢寐飲食，精爽英靈日與吾接，如鍾鼓答響，如燈火捕影，善惡福業，不爽一髮，此以心感心法也。《易》之論性盡矣，孟子謂心爲盡，揚子謂心爲神，吾儒所求於佛者如是。至其所迷悟，則門墻堂室之嚴，學者不可以馴致，自其盡者神者以及於性，佛於人不遠，況羅漢乎？隴西李石敬以其法偈而碑之，其詞曰：

洞天縹緲風日雲，千二百士自來去。執搏虛空了無物，觀所感者如河沙。稽首燕坐不動尊，千二百士法如是。留形不寂佛所屬，沈冥之海一葦杭。是故昭融父子心，心出一心幻三昧。多多取辦百千萬，乃至兆億指五輪。丹青金玉龍鳳姿，有面不同如一佛。我今觀心四果向，凡百有位臣子同。惟忠惟孝極君親，仙山不磨懋厥世。《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五。

全宋文卷四五六九

李 石 三

龔漢卿墓誌銘

龔冠，從隴西李石授《春秋》、《大易》。其人專默靜篤，謂可與爲皇王帝霸之學，既而習爲古文，凡所以讀書，一惟文之求。其說自先秦古書，至遷、固以下不論。其詞務爲深峭險刻，絕人數等，至使人讀之不能句，龔從旁睨之，捧腹訥訥，亦自不能疾聲，乃始快幸，以爲篇之得意處。其爲詩尤甚，以意立句，以句立字，以去聲病，視他人陳語不啻疥穢著體，必欲爬剔洒濯摘去乃已。時出之以誇坐人，人至捩眼不喜，反憎嫉之。至其好處，又相與思而味之於別後，以爲可愛。嘗謂龔曰：文章聖賢，中和道德，發越於聲音語言，而乃格磔聲牙於肝肺，如落湍驚濤於硤竇穿穴之中，何以自毓於清明坦蕩之地乎？嗚呼，龔之所以不壽乎！龔舉進士，輒罷。宋遠孫、賈敦夫教授簡州，龔往從之，率程其試於舉子爲第一。死之日，大呼，自指其腹曰「此腹學何所不有，才何所不可用」，以卒，聞

者哀之。年若干，卒以某年某月，葬以某年某月。龔世不仕。娶楊氏，未及月，龔死無子，改嫁。龔一名齊褒，字漢卿。父某，先卒。殯既久，龔死，貧甚，其徒爲市棺以殯其父之側，不能葬。平日知龔者多人，率欲葬之而未果。會太守鮮于侯侃舊識龔，相與告之，諾出金；又相與賻者勾龍惠、趙傳；其學徒王珉、劉棠、王巖與持無服喪，以藏其事。舉其父喪而祔以龔，愛友以及其親，禮也。龔之文可傳者百許篇，其母老弟弱，讀其文必有終哀龔之身後者。銘曰：

文可編貽，其世之傳。吁，柰何乎天！《方舟集》卷一五。

王九成夷仲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

君諱九成，字夷仲。石初因君亡友劉子夷叔而得其人，蓋誠厚樂善，知好吾輩者也。始余與劉子皆居東州，少交西州士，未甚爲西州士所知，或足一至西州，率睥睨諸公間，少有一語合，其他可知也。劉子從李公璆爲辟客，舟行，碎舟石佛灘下，僅以身脫，無一人哀之者。過二江，得君父子，館於其家，如素所熟。劉子心怪之，既而果爲人排擠，卒不合，掉臂東歸。謂余曰：「殆哉！此行賴王君父子多矣。」且言君之賢，能誦吾二人之文，因勸余交其人。余官成都，君果挾劉子之知以來，且自言從臨邛黃源學讀《易》久矣，幸以劉子故得印證，可乎？自是率四十里，間一早來暮去，其來遇坐客劇談，君抗身揖客坐席上，欣欣若有得，不出聲以去。余固奇君之爲人也。後二年，劉子與余偕

官東南，時各出一文示人，輒聲不能句，至使人含怒裂去不顧，以是多得唾罵益甚。吾二人竊竊自語，曰是前日東西州也，況萬里吳乎？此文王夷仲却知容吾輩也。劉子死於館職，余亦罷學官以歸官成都，君之子知方來泣告葬日，謁銘。余曰：是平日愛吾文者，劉子死矣，非石誰宜銘？按君世雙流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卒以紹興二十九年某月，葬以三十二年十二月，年五十八。娶袁氏。一子，即知方也。所居竹勝處，館有師，几有書，觴豆琴弈，非獨自娛，亦以娛客。每客至，多四方名士，相與說學問文章，子弟立侍，几杖斤斤，蓋一義方門也。至君沉厚和緩，望望若欲有施於世，惜夫不工場屋舉子業，而樂從吾輩爲迂闊左計，其卒止此也。銘曰：

佩明月之旗，不若紵絮之易衣。饜九房之芝，不若黍穀之易糜。人棄我收，爽世所宜。二江合流，泝海以西。匪君曷思，惟友之悲。有窆其幽，請相吾詩。《方舟集》卷一五。

王志遠墓誌

紹興三十年十月

王君諱宏，字志遠，以紹興二十五年月日卒。卒之五年，其子謀葬而甚貧，作《貧無以葬賦》，泣血哀求於人，人讀之至有爲之出涕者，呼爲王孝子，往往出錢助之，又不能多。其子得錢即買地，既窆穴，爲墓材，工徒皆集，事垂十八九成。或强家遣人出語怖憾，罵言曰：是我鄰，爲青龍臂，不應穴。堙塞之，斥工徒皆散走。王孝子又自作書咨聞强家，必欲葬。葬日益迫，不得，退炷香於得道

山張仙翁，求哀仙翁，告之未言也。李石適游山，見王孝子者癯然呻吟，語若含哽不能出，時作悲怨聲。傍人至爲叙所哀以告，王孝子者泣，石亦泣。取其賦與書讀之，問之則鄉先生王君之子也。嗚呼！誰非人子，天下之至善極於堯、舜之孝，天下之至不善極於桀、跖之暴。今以堯、舜之孝，雖桀、跖不敢以所暴加之，至於一禽一魚猶知格心弭耳以聽者，況於士類乎？因呼王孝子，手飯飯之，囑之令改卜，庶以是日克葬。因携賦與書示人，共得錢別買地竈穴，爲墓材，工徒如初。王孝子乃始拭淚，視成事舉柩，衣衾而納之壙。先是志遠之父母未葬，並舉二柩同穴，而以志遠附而窆焉，實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娶文氏，二子一女。孝子名翔，即長子也。次曰某。女未嫁。翔傭以養其母，而能自立於文。嗚呼！志遠爲名進士，困場屋以死，今幸有子如翔者，可謂孝矣。王氏資中人，唐功庭蘭之後，因書之爲誌云。《方舟集》卷一五。

勾龍府君墓誌

惟勾龍持正氏世種德不違，至其孫復成始唾手掇取科第，筮官成都撫屬。自惟父祖槁項死場屋，不振，得一官無以致九泉之奉，適其祖葬日逼，自叙其世所出與其大母行實大軸，謁銘隴西李石。念與其祖爲布衣交，諸父爲舊游，復成則十年前泮林生徒也，因謂之曰：志其文則復成之文爲已華矣，何必更求？若曰：父死以子承重，則諸父在，以孫承重則二兄在，若以己仕，父祖不逮，以遲於祿

養，則自言爲甚難。且至親無容，至哀無文，至痛發於涕淚聲音足矣。復成之文不過徼取他人之文以益其文，有餘矣。昔叔氏以禮許人，人譏其忤且專，曾申之於禮，曰「吾聞諸申之父」。且以孫文其祖之死，不自專而聞有所從借，以予爲父祖之執也，其言不可者則有憑。則應曰：諾。持正諱權，爲舍學名進士，卒於某年月，葬以某年月，祔以周氏。子若干，孫若干。墓在資陽縣某鄉，他日併復成狀刻諸壙爲誌。《方舟集》卷一五。

勾龍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持國，姓勾龍氏。昔有令於資陽諱偃者，君其後也。方三舍法行，蚤奮名場屋。既升內舍，適舍法罷，後有旨免省，當出官，曰：「尚可老主簿乎？」卒低回不試。或謂君隱於貲，初無必仕，姑以儒學媚世以毓德齋志云耳。故其處己也，退然若無所營，毅然若不可犯。其居鄉也，以謹恭降其心，以禮義和其色，惴惴恐人之議其後而以貲名蟻之也。資陽之南爲東津，東津之西有巨壑，巉壁千尺，有古鑿崖腹曰佛頭。君擇勝處築屋，曰：「此吾菟裘也。」每時節，衣冠杖履，長先幼從，鄰里往來，濟濟睦睦，相推敬。或客至，則爭爲具，務豐侈爲驩，客去則巾篚哀率爲餞，多君倡之也。以門塾教同里，有文學相輩行者，必咨問之。爲詩文，或暮夜推戶索酒，吟賦喧闐，至挽袖奪筆，不醉不去。余被丁丑號召，携家艤舟訪其居。君之內子錢於余之曾祖爲姑姪，相與團聚俎豆，燈

燭青熒，子弟出屏拜客，袖卷口誦近作詩賦，求可否。君曰：吾自覺此是衮衮者差強耳。余以是愧。君年若干以卒。曾祖某，祖某，父某。娶錢氏，先卒。二子，立夫、德方，皆從余游。孫若干人。卒以乾道某年月日，葬以某月日，墓在縣某地。余竊自哂君不余負而余負君，何也？始余以先君子喪居方舟，君兄弟携子姪指環曰：從賢師，爲致滌灑悅親可乎？君之郎君亦亹亹，下筆有序，惜其不克卒吾業，負老子所期。所幸姪孫復成教授廣漢，亦吾徒，能書翁行實，得以藉手爲君銘。銘曰：

內之有餘，外之不願。山林之華髮，孰與黃埃之槁面？及吾游從，詩書履踐，嘗欲以資中數君子者爲《耆舊傳》。矢銘厥幽，一鄉之善。《方舟集》卷一五。

支興道墓誌銘

張子寬先生，《易》師也，以小學教授，雖童稚勝衣者登其門，皆以著數授之。凡前輩讀《易》有聲場屋者，自其門出。石年九歲，與支君興道、吳君德駿同遊先生之門，先生遇之不以童稚句讀也。君長余三歲，率能誦師說，退即抗聲作色以鼓舞群稚，人爭竊其說以復於師而幸免者。未幾，與君各更師他門，里巷不遠，往來每示題義，講說不異向來時。然回視昔年淳和樸厚之氣，已比比爲聲病舉子剽竊之文，余則知之，君則未知也。一日君若有所憂，曰：「親老家貧，未即振發，可若何？」余曰：「勉來相就坐群兒間，提秃筆掖公於敗亡，未晚。」君以爲夸而笑之。君每試不廢，輒

不遇。余登第，興道姪壻趙逵以狀元歸鄉，支門爛然自榮。君一日獨致僕，曰：「他人飯新先輩，禮也，某於吾人豈敢泛泛於衆客杯酒！」僕仕成都學官，興道以疾告，未幾卒。卒以某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石家居，其子某兄弟袖卷不敢言而以泣拜，出卷，則君之從弟全州戶曹日中狀，云：「支氏其先出合陽，詳仕唐爲許州節度。子師友官於資，爲資之祖。資祖四世名漸者，元祐八年以孝旌其門。曾祖諱某，則孝子之兄弟也。祖成，父翊，皆不仕。娶楊氏，先卒。再娶馬氏。四子，皆儒業。三女，一適侯播，一適黃庭，一許適侯械。孫五人。君孝友溫豫，喜愠不見於色，龐然福厚君子也。長於治生，幾致富，四子各占大第以處之。病中召諸子誦書，曰：「吾老，手未嘗釋卷，老病聞書聲則胸次廓廓矣。汝曹勉而持之以正，學而不成，不失爲鄉之善人。」以卒。君諱時起，興道字也。銘曰：

吾率夢與君遊小學如平生，師操撲據坐，君從傍也，發笈執卷以立。吾凜凜以驚，夢覺則君死矣。嗚呼！君夢乎？吾夢乎？吾俾吾兒與君之子修再世之盟。義久則重，勢久則輕。不忘素交，以爲君銘。《方舟集》卷一五。

王承信墓誌銘

承信郎王椿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祔以妻郭氏，併其兄堂，其長子下班祇應槩之妻田

氏，凡四喪，皆其子令望之舉也。令望以左迪功郎、合江縣尉狀來告，曰：屬襁兄弟父死緩葬，且以疾不及來。繼以其兄鄉貢進士令德書來，又繼以其子壻前嘉州峨眉簿尉田俊心親來，任令望不來之責，且言其故，甚有禮。則按狀云：承信君以其祖文至道間以南夷擾邊，募子弟軍守禦，朝廷旌其忠，賜印，名其所守山爲青山，許世襲爲土主，以主其子弟軍。文之長子堂，政和六年又募子弟軍，與石泉夷人戰，死事，賜一子官。以無嗣，承信君以其兄陣亡恩補官校尉。該建炎登極恩，轉承信郎，知橫江寨。未赴，丁母辛氏憂。登峨眉山，一跪一拜，事佛以致念母之痛，乃曰：「吾所以執檄致喜者，爲親也。吾縱未能執一矢效死戰陣，忍坐視多事之世及鼠雀簿領間乎？吾幸不至貧，此生一廛地足矣。」性倜儻自適，孝於親，睦於族黨，仁於里鄰，而厚於賓客。人有緩急，捐金不惜，幾至破產。然好客飲酒，自適林泉不衰，享年若干以卒。妻郭氏以某年卒。二子：槩，前長寧軍巡，乾道五年五月日卒；次曰令望，業進士。二女，長適田俊心，次適前資州司理參軍黃思立。槩無子，以令望之子榮祖爲後。嘗致論今之邊豪自募鄉丁守其地，豈惟其父母墳墓之愛，出死力不惜，至其知山川險阻利害，非他兵之比。此李衛公雄邊子弟法也。瀘之王氏世守忠義不變，青山之褒，恩未艾也。而承信君其力可以自致，而父子一官止此耶？吾友正字劉夷叔、漢嘉守白麟皆以文誅之，其可不銘？銘曰：

一俎之容，勇不如陣；一錐之舌，銳不如刃。吾寧去彼取此，對青山飲酒，以佩青山之賜印乎！吾固知君之豪而銘諸，重以客之言爲信。《方舟集》卷一五。

范叔源墓誌銘

乾道七年十月

范氏自忠文蜀國公以名節大其家，至猶子榮國公淵深質正，不見圭角，而太史唐鑑公凜然可畏，克肖蜀國。凡范氏食之而不盡者，非一世之積，故蜀之言家法者首以范氏，而蘇氏次之。石蚤客於范氏，獲交其群從子弟，頗多賢而有文，不相依藉，各欲自立。而叔源諱灌，以贈太尉鍔爲曾祖，以榮國公百祿爲祖，以贈太中大夫祖述爲父。其世代著於天下，人知尊敬，而叔源能知上世之可學者以滋其性。初以太中公恩得官，年未冠，頗欲深却以收文字之績。始試吏，爲仙井監錄事參軍，以鹽法與長史競，不屈於勢，有識者益知范氏之有子。以從兄塤將漕本路，換榮州錄事參軍。其辨金氏獄，直數十年之冤。金氏素偃，以喜故，失杖而起，一州推其神。叔源自挾世學，不少與當路要人屈，故宦薄不甚進。辟監蜀州黑水鎮酒稅、監成都府王店鎮酒稅、監成都府商稅。雖筦庫間不爲苟計，如減虛額，核羨緡，類不觀大吏顏色，故始知叔源者終益不合。晚乃用舉者得右宣教郎，覃恩轉右通直郎、知簡州平泉縣，未幾而叔源引疾去矣。疾少間，轉右奉議郎、知雅州廬山縣。縣扼制夷蠻，以互市略相羈縻。叔源增碉門犄角之戍，而嚴禁姦民之私爲市，至今爲法。未幾疾復作，遂以不起。凡廬山之民，哭之者廢其市。實乾道丙戌九月十二日，年五十二。方叔源年少時，欲起榮國、太史之絕學以上襲忠文，滿口故家典型，而問學淵源，內有師友。蓋所至薄其官若泛然者。已有聲如此，而乃不克

壽，其可哀已。叔源有子仲黼，清苦而甚修，久從石游。將以乾道辛卯十月二十三日甲子葬叔源於雙流縣宜城鄉諸葛里曹池山之原，以其母王氏之命求石書其墓。石於叔源父子蓋數世之交，且斯文相與不薄，石其敢辭？叔源二子，長仲黼，次仲芸，鄉貢進士，出繼仲兄之後。女三人，適王晞孟、程師夔，餘未笄。凡墓誌之所不及者，仲黼家傳爲詳，此不復著。銘曰：

世可以髣髴王道者，惟故家爲然。世益久而益有所憑藉，宜其孫子多賢。如蜀之范、蘇，誕后稷之穡者蓋踰百年矣。文獻可考，豈與夫崛起者校其後先哉！如叔源氏欲永其世，而或勝其天。尚有諸子能力於學，以大其傳。《方舟集》卷一五。

文溪居士墓誌銘

文溪居士者，楊紹肯堂也。肯堂，資之銀山人。文溪，銀山之佳處，肯堂之隱居也。故太史邵公博曰：東園公以所居得名。肯堂終將隱於文溪，雖名不嫌，故肯堂得以名。始肯堂爲進士，意行行欲唾手取富貴，不得試，則又以其康濟皇王帝霸之學移之於樹藝果蓏之細，自以當世軒冕之榮不博此丘壑林泉之勝。其有取於文溪之名若甚廉，凡世人所必爭者在所不屑，而世或不信，何也？初，肯堂家所資不薄，所交皆豪右，聯車馬，接杯觴，所至人爭後先，延納聲稱，豈遽甘爲山中之癯，顧所爭於一試有不獲已者，然則隱於文溪而士名之居者，於肯堂蓋屈也。曾祖翺，祖恕，父中邵。山谷所志寬

之墓，寬之，恕字也。肯堂與其兄綰皆及見山谷，故肯堂兄弟所藏，山谷篇章筆蹟爲多。交游以經前輩所推許者，益歸重焉。娶何氏，生二子，曰璋，曰某，皆卒。二孫，曰某，曰某。方璋未死時，謁銘以葬其父甚急。念不敢虛人子既往之心於九原也，則爲銘。銘曰：

我訪文溪，溪花始開。鳥鳴花間，相客酒杯。居士拍手，顧客以哈。曰此過眼，如風中埃。別日幾何，視此溪水。人則不遇，溪名之侈。一經品題，斯爲可恃。彰厥有來，棲鳳之址。《方

舟集》卷一五。

鄭隱君墓誌銘

美原爲虛，以鹽爲實，蓋江溉之市地，隔江望葛仙山在拱揖間。人驚其市爲井，故環井以居僅數十。主其地以致富，多詩書大家。惟鄭氏富而學者，故以衣冠持世，久且不廢。其子弟羣從文雅鬱鬱，視仙山俱秀，爲秀民。惟鄭氏爲石之母太恭人杜有對假兩姨親^{（一）}。甫冠，獲至鄭氏，有簪帽扶杖，白鬚鬢，狀甚古，立受拜問，訊諸生學業如前輩不倦。其家塾多騷士詞人爲教授，其後生郎君裘馬鮮明，呵喝出入，好場屋聲名。每每醺酒爲聚會，夜炬火吹竽擊鼓，達旦笑語，其一種豪尚可喜。其間又有澹然自得，几硯不羣，則今鄭丞君粹道也。粹道於余有十年之長，凡至粹道，必陞堂致拜其母，多曉客語，或曰向年少郎話有味，宜交之。後四十年，與粹道相視官路，各爲翁矣。一日，粹道

執石泣曰：父母未葬，父不及見公，而母氏知敬重於公，敢請銘。則按張緒主簿狀云：君諱某，字某，其先滎陽人。唐宰相諱綰生二子，曰臯，官滎之資，遂爲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世譜相聯，不以仕名。唐四姓之一也。隱君世儒，不善治生業，卜別墅美原江上，以牢盆致富。常恐遂墮素風，故雖逾修先業，而於什伯錐刀不屑也。其家範儀矩，付之儒術，而教子丁寧，委之師友，而施予不倦，付之道塗醫巫卜相技藝者之口，故視諸人蘊利自封者獨能不衰。又有一事甚異，一日廣漢得危疾，或勸以作大願力可追死。君曰：「吾鄉之龍灘，灘磧高，如狼牙羊角，舟不戒，多覆溺，儻得不死，當竭家財除去之。」後還鄉，方興役，一夜失磧所在，今爲平川，往來者以爲君孝友誠實之感。娶景氏，後十五年卒。年六十八以卒，卒以某年月，葬以某年月，以某氏祔，墓於某山，子女若干。銘曰：

水鑿鑿，盆牢手作；山峨峨，仙風不磨。塾孰利，詩書不墜。惟父惟兄，九原幽竊，永世之銘。
《方舟集》卷一五。

〔二〕爲：疑當作「與」。

范隱君墓誌銘

先君子與鄉大夫謝廷直善，石每念幼穉時廷直過門，先君子呼出侍側，誦書及詩文。廷直喜之，因言其三范甥之賢以相勉。且約日携三范甥入城見先君子，曰「此范君之諸郎也」，呼石出揖拜，如通家子弟禮。又指子駿曰：「此與汝齊年，其人才過於汝數等矣，可善交之。」後子駿伯仲連薦，石兄弟獨後，先君子每舉子駿兄弟以垂勸激訓勵甚至。間三歲場屋未嘗不相逐，各叙兩家嚴君責望之意以相警，各駭然流汗，抱卷屏氣帖息廊廡下。既而石兄弟忝一第，而子駿兄弟始以恩榜奏名，然兩家祿養皆銜痛莫及。先君子去世二十年，子駿乃始謁其父葬銘。嗚呼！夙世尚何敢辭？按君諱某，字某。范氏出高平之系，自五世祖居龍水爲聞家。自成都范淳夫氏令此邑，與諸范通譜，講學問文章，而龍水范亦有累世科第，文鳴當世，他人莫及也。君在羣從間慷慨風節，退然一丘一壑，有輕去富貴之意。任人之急，成人之事，闢館以重客，推財以恤人，孝愛而溫文，謙厚而篤實。使得遂其志，少見其所施於世，豈特一鄉士君子而已哉！嗚呼，君既高蹈潛伏，銳意於教子，其子亦蹭蹬場屋，天必有以處此，今未可量也。卒以紹興戊辰夏五月十七日，年六十四。後十七年，隆興甲申仲冬，乃克葬。娶承務郎謝天隱之女。三子，亦辨、亦驥皆奏名文學出官，鼎四舉不第以卒。二女，嫁貢士謝時習、進士謝時舉。孫男九人。銘曰：

惟龍水范，以世學名。君乃退然，廉於取榮。曰吾有子，人授一經。一門三秀，捷於飛鳴。其種之良，其莠之成。有來不遲，天意豈輕！後將大之，以勒詩銘。《方舟集》卷一五。

范元功墓誌銘

隆興二年十二月

圭字元功，更字信仲，以舊字行於黨友間。丙午，潁昌敵禍。敵以元功是年拔解爲有名進士，乃縛載駝背入燕山，厚館之，與讀書郎君處。時宇文虛中叔通、司馬朴文叔、朱芾輩皆朝中名流，相與說中國學問，間得炷香南望慟哭。敵欲屈之不能，然亦不忍殺，又欲更轉入北地。乘間脫去，入府州，折氏可求世襲，遵中國正朔，義元功爲人，壻之。元功既得婦，盡得折氏所藏中國四庫書讀之，固非所樂。折氏知之，因題其所著書曰《歸蜀集》，而名其所生子曰蜀孫。居頃之，李顯忠自延州擒羅索不殺，與盟而縱之，欲與借兵西夏，俾爲內應，以恢復五路。既而夏人先破麟、府二州，元功避亂入晉山軍。夏人又夾圍，晉山軍急，外援已絕。時中國和議詔適至，元功縋城出，謁李顯忠曰：「公所爲此舉者，爲中國五路恢復計也。今和議之詔已至，願約夏人解甲拜詔，公之忠誼豈惟惠此一城？」因出詔與顯忠讀之，泣下。夏人果解去，顯忠歸國，元功亦迤邐至蜀，走行在所自列。朝廷以顯忠忠節，因以及元功也，錄而官之，爲右迪功郎，監潭州嶽祠。郭浩帥金州，才其人，辟爲錄事參軍，又辟洵陽簿，關陞從事郎，以賞循文林郎、知閬州奉國縣，以舉主改宣教郎、監興元府稅。姚公

仲欲招而客之，元功冒大暑携家赴之，卒於梓潼驛舍，年四十九。元功先蜀人，親忠文公之曾孫，生於許，負汝、潁奇氣，流落兵間，有幽、燕豪俠之風。至其發爲文章，和厚清深，則元祐子孫家法也。方元功西歸，石亦客成都，時蘇子籍、程子揆、王子灼、譚子拂雲與石羣從多俊人，日夕文字往來，或頃不見，折簡遣人，杯酒相鉤致。酒半，能轉喉音作南北胡漢語，言至天下事、兵家利害、所歷山川道里、可攻可守、此勝此負，如析毫髮指掌間，能使人意感神馳而悅其言也。嘗曰，國家能用度外士，則大功業成矣。長轡短馭，而欲求天下馬乎？曾祖忠文公諱鎮，祖某，父某。先娶折氏，以卒，再娶樊氏。二子，某、某。卒以某年某月日，葬以隆興二年十二月日。有文集十卷，藏於家。銘曰：

甲戌之冬，再見元功於太城，已怪其火浮土濁，喉中軋軋如逆流挽舟之聲。問之則食乾腊飲酒，而龐然以重其形。此距其死無幾日矣。文章功業，得失重輕，在元功特一瞬目也，若雀之與蚊虻。嗚呼元功，曷難厥生！岷山不磨，有風吾銘。《方舟集》卷一五。

蒲隱君墓誌銘

閬中蒲氏多父兄子弟，各能推其先閥，詩書世傳，以矜耀於人，檢束繩墨，自有一種風氣。大受自號漫叟，仕不進而性學甚明，詩甚有句法，足以傾時輩。凡蒲氏俊少皆習其傳，大觀、大淵，經學

義理益邃，詩如漫叟之工。雖困於布韋，而聲名所壓不減王公之貴，所至稱爲佳士，脫去塵外，可珍也。大觀者諱某，中奉公仲子，法當得官而推避引去不屑，欲自致科第。卒不如志，隱峨眉山下，築室榜曰「心遠」，漫叟爲之記，許之曰「仲氏吾見其止之也」。大觀亦自信不疑。飄然處，油然忘，林泉勝處，澹然如禪人幽子，抱被裹帽即往，茹蔬飲水落落，所至不問，真盛時遺逸、難進之君子歟！年四十七，卒於洪雅。曾祖某官，祖某官，父中奉公某。娶某氏。二子，棠、槩。以年月日葬某地，其子槩以其兄懿文修職君狀來請銘，石知其人，且交修職兄爲深。銘曰：

卹焉逸足，車下之不屬。冥焉奇翼，樊中之不畜。士有說焉，於或進或退者所不能名而銘以誌，其獨其藏，爲隱君子之谷。《方舟集》卷一五。

馮主簿墓誌銘

己卯冬，石以太學博士罷，宰相憐其無罪，俾典成都學，且寄聲曰：「此小司業也，到官喻以朝廷養育意，示以成均舊規。」生徒負笈至千人以上，諸司大吏與一二大將相與贊喜，出金助成。時吾友馮懋適爲錢糧官，曰：「此盛事也，吾黨可以鋪啜來〔二〕？」傾廩以給無難事，比之囊橐鼠雀靳靳者有間，石以是賢其人。會懋舉父喪事，遣其弟恕躡屨泥塗，數百里不憚，自其兄官上携其叔中江亟之狀謁銘，且恕亦泮林生徒也，其忍違諸？惟普之馮氏世爲聞家，其父子兄弟以詩書相頡頏，雖甚貧

不破業，雖至老不廢學，其爲名卿才大夫者踵武以至，代有人也。主簿君雖老於縣曹，然有子登第能文，其季二子亦俊於學問，其所得比於諸馮者未可涯也。喜藏書，至萬卷，四庫之目甚富。有一錢即惟書之市，曰：「有一不惜蠹淫吾書，非儒門子也。」累薦，晚年乃與郎聯輟場屋，以特恩調官，人固哀其不遇也。年三十五以卒〔二〕。先娶李氏，再娶張氏，再娶趙氏。三子，懋爲昌州教授，季郎曰思、曰恕，皆李甥也。二女，嫁牟某。六世祖太保公諱知微。曾祖某，奉議郎。祖某，父某，依雙溪李氏以居，今居樂至，葬安岳縣祖域。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余嘗過主簿君之故居，其所以畀其後，森然一水一竹，足爲久大之模。想其父子兄弟吟嘯翔步於風雨淡泊之不渝，尤恨不及把酒登堂，以發其屋壁之書。銘其幽竊，其忍忘諸！《方舟集》

卷一五。

〔一〕啜：原作「餽」，據清抄本改。

〔二〕三十五：疑有誤，揆其年不應僅三十餘歲。

塗勉仲墓誌銘

按《元稹傳》載，嚴礪節度東川，没入居民塗山甫等八百餘家田產奴婢，爲稹所劾。礪與山甫皆

東川人，豈有怙用其勢，以暴其鄉之人如此，蓋以素仇所私非一日耶？今塗氏、嚴氏皆爲梓望姓，兩家阡陌相接如昔時，而詩書家法，葉葉相與通姻婭，甚歡。塗出山甫而嚴出礪無疑也。嗚呼！退之援同姓於毛仙翁，孔文舉記通家於李元禮，吾儒以寇爲婚以明易之變，浮屠氏以平等視冤親，痛一念之由失，至百劫相讐不悟，可悲也夫！中江塗勉仲者，娶嚴氏，兩家有佳子弟，多從余游，而勉仲尤厚者。勉仲之弟端卿，於余爲同年進士，而勉仲兩郎曰森曰柄，亦得以藉口意愛如通家骨肉。余爲學官成都，勉仲歲遣兩郎修執經禮。逮倅彭至閒居資中，兩郎子往來不絕。森、柄得於二《禮》大、小戴氏學，亦出父之親授也。森以治《禮》兩預賓薦，柄更從余讀《春秋》。勉仲倉卒得腹病，森留侍父病，柄適留資，未知也。勉仲且死，執森手，曰「汝力學無以怠惰，汝等李氏門，終可依」，以卒。森訃書詞來資，速柄歸云爾也。端卿狀云，勉仲兄葬有日，森視竊辦大事不及來，舁柄挾狀以謁銘。余固不以森爲不敏，而痛柄之請詞苦苦再三，爲得禮也。縣有塗使君祠，則勉仲世爲中江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業儒不仕。勉仲儒者，於生事不疏而有理，以自給。其所樂予，則里鄰吉凶緩急、佛道祠廟、橋梁營造，首倡悉力不吝惜，至焚券市義，又不知幾何人。然其人剛介有守，凌轢非意，如丘山欲壓者，一毫不挫也。至今牛翁爭蹊與里胥之珥筆者，猶佩勉仲高誼以自慙伏，其晚進鄉校小生服膺善訓於勉仲者，可忘哉？年五十六卒，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兒日讀書，翁喜傾耳。兒今嗚嗚，哭翁淚洗。垂盡之言，兒奚不知！清懷之葬，使君之祠。

陳次雲墓誌銘

次雲陳氏生資中下邑，少爲學不若章句儒，獨好《春秋》，喜說王霸縱橫大略。家業雄於財，次雲因累世之資施與四方遊士，頗襲關中大俠名迹。是時敵再入中原，張甚，次雲謂功名可致，日與其客雜論《史》、《漢》形勢，復間以《春秋》談劇，索酒歡呼，顧一邑若不足容我。其英槩凜然，聲播國中，有聞士多遊其門，賢卿大夫過者願交，不得交者率以爲恨。士之聚會，歲中數十百人。不惟此，客之死喪婚祭，學之未有成與冤之不伸者，皆以望次雲，獨身任之，必滿其望以成我之能事乃已。坐此貲益落，然猶假貸其族以爲義，不悔也。次雲博衣大袖過市，人無少長，拱立屏氣以過其車，蓋尊敬之如此。其或少爭語，必取訂焉，有隱惟恐次雲之知也。故所居人無越禮踰檢，一鄉率賴以多修護之士。次雲蚤以《春秋》薦上，凡三登名，輒外省報罷。以爲是不足溷我，歲戊寅，辦舟東去，且哀所有書欲扣闕下。舟具，夜與客飲，縱談萬里所欲爲者，霜月清冽，脫帽解衣，得酒豪甚，不知寒氣之侵人深也。以是得疾，越七日死，適歲除矣。士友聞之失聲，其里中至爲端月廢相慶。次雲有祖母柳年高，供養甚備。次雲死，柳鬱鬱不樂，援太母恩得封太孺人，以慰其心。後亦卒。次雲父母未葬，欲營寬敞地以待置守冢，有念甚大而不幸死矣。次雲名泌，年四十二。曾祖可之，祖翺，父奎，皆不仕。子仲郃。一女，適李圓。次雲有弟濤，亦卒。兩房孤孀以乾道辛卯十二月己酉舉三世

五喪，葬於資陽縣三江鎮丁山之原。次雲久與石游，石謂次雲氣宇不碌碌，真可託，而次雲亦謂石可爲好者，故以吾子圓娶次雲之女。石老矣，屏居田園，思得與次雲把酒論文，追道少年逸氣以爲樂，而不可得矣，其尚忍銘！銘曰：

以氣養學，擴之浩然。豪邁不羈，其才可賢。屈折下士，其性則天。與之以彼，靳之以年。天地之大而人有憾也，亦不容言乎！《方舟集》卷一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五五。

全宋文卷四五七〇

李 石 一三

李隱君墓誌銘

乾道三年十月

君諱騃，字致遠，姓李氏，年六十五卒。卒以隆興元年八月二十三日，葬以乾道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先葬期，其子厚次序君狀實謁銘，曰：「幸同出簡譜，不敢以屬他。」自簡道資，一再往返，拜請愈力，辭不得。且厚夫婦，嘗剔股肉愈母疾，是宜得銘。則按君與余同出唐隱太子小字芝蘭者，其子諱文釋，遷蜀之簡，葬之，爲始祖。由簡以別平泉、貴平、資之北門爲三；由資以合於平泉，由平泉以合貴平，世數昭穆。君于余爲諸父行，君之猶子鼎爲同年進士。與平泉群從兄弟往來，知君家詩禮儒學所自。蓋以孝友誠實信於鄰里而聞於道塗，有巖穴奇異之行而不窘險以自困，有豪俠邁往之氣而不矜尚以自用。士大夫之過貴平者，聞君之名必欸其廬而求識君面，曰「此隱君子也」。有夜持杖入爲盜，人殺之，里保以殺人告，君以暮夜殺盜有法，反以殺人論，將獄及非辜，力止之，曰：「苟

有坐，吾任之。」官歲大作祿津橋，隨作隨壞，君曰：「苟役，病也。與其歲以苟役病民，請以身視役。」庀成，潦不能壞，歲役乃寬。折券以市周急之仁，讓畔以平牛翁之訟，至所緩急不以有無爲解。且曰：「乾餱既愆，民甘於不仁，吾特倡力以愧吝嗇貪鄙之心，非以富沽市井名也。」聞者愧之。曾祖世長，祖交，父堯封，不仕。娶文氏，先君五年卒，祔君喪以葬於隆州仁壽鄉。三子，厚，將仕郎、金州司戶參軍，次曰歷、曰厦，皆業儒。三女，適士人王孜、文廉能、文尚能。右厚狀之詞云爾。狀又云：八世祖諱堪，節度正散將，充陵州軍事押衙左一將，銀青光祿大夫，死事。其母誄而碣之，云：「涪江靜寇，沱水遏兇，譽播兩川，功高受禍。自古以來，名將不得其死。」又曰：迎靈柩以歸鄉，大置墳之所。則八世自簡以別於貴平爲鄉，其久審矣。其曰節度正散將、陵州押衙左一將者，當是西川節度陳敬瑄牙將也，佐高仁厚與楊師立戰於涪城，豈遂死師立之戰於涪、沱間乎？其曰不得其死者，或遂以功高併與仁厚爲敬瑄所不容也。《唐紀》載僖宗五年駕至自成都，以正月改元光啓，《誄》八月猶曰「中和」者，蜀亂，正朔隔絕未通。誄文可觀，特考正而表出之。銘曰：

儒俠並用學且藝，將種弗耀豈其世。衆山一雲念含涕，矢銘厥幽尚永裔。《方舟集》卷一六。

李隱君墓誌

石家本唐李氏，自爲兒時聞大父行言，葬於簡之平泉，其入蜀之鼻祖也。雖居資而於資爲孤族，

五世昭穆所與，親親之恩不絕者，視簡族爲之本，故簡之諸李皆得以譜通。夔中者，其女兒嫁三江陳泌，吾遣吾兒娶泌女，則夔中之甥，故夔中與余爲兄弟行。夔中曰：「吾葬父矣，請謁銘。按夔中父隱君諱某，字某，本太學生。先世大父某，進《五經義》，天子嘉之，命直講太學，故君得侍大父久留太學。肄業幾十年，年甫十八，程藝率抗衡英俊。燕雲兵起，朝廷訪材武甚急，君曰：「吾三世儒者，困場屋，一官幸捷中，何擇哉？」即習武舉，亦屢中程。未幾罷武舉，西歸。會靖康下詔復武舉，州家以君應詔，有旨令直赴殿試。至中道，京城破而返。卜築林泉，作亭名「逍遙」以老焉。卒年六十六。娶張氏，先卒。再娶楊氏，生二子，夔中、粹中。粹中亦卒。五女，皆適進士，其一即陳泌也。《方舟集》卷一六。

景德友墓誌銘

隆興二年十月

壬午夏考試臨邛，景德友適爲臨邛縣，因見之。德友面目有憔悴不任之憂，問之，則曰：「令以撫摩愛養爲職，而誅求暴橫者得以擾之。令以慈惠循良爲心，而掊克彊禦者得以勝之。今將逢大吏之怒，不免於此必矣。」語別未兩月，德友以訃聞。嗚呼！德友魁然丈夫，大腹長幹，笑談折衝俗子間，獨不能容細碎米鹽計，乃以令一邑死乎！德友曷侍親官上庠，學天下文章，不能自致一第而以世爲官，是困其所學也。試吏三十年，以才業策略，所至爲東閣重客，卒碌碌不盡見，是貶其所施也。與

之語色和而不暴，與之處氣龐而不亂，不至褊淺肝鬲，謂必能寄煩任劇，乃反死矣，是嗇其所賦也。德友葬有日，其子大同以其弟鑄狀乞銘。德友諱某，姓景氏，世普慈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以紹興五年郊恩補將仕郎，辟川陝茶屬，關陞右從事郎、江津令。未滿，除秦司茶屬。秦司罷，除瀘南帥屬。未滿，又改除四川茶屬，以舉主改宣教郎，以茶賞循通直郎、潼川郫縣丞。丁中奉公憂，服除，知中江縣，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循承議郎。卒以隆興元年某月日，葬以二年十月，年五十七。娶張氏，贈孺人。三子：大中，右迪功郎，瀘川尉，後一年卒；大同，右修職郎，眉山尉；大亮，業進士。六女，長嫁右承事郎鄧樞，次適楊元行，餘未笄。葬於導江長樂鄉，從先域也。銘曰：以穀治病，誠不如蓼之苦；以麟爲捕，誠不如猫之武。服膺禮義而仁以行之，誠不能見人揆目而含怒。嗚呼！德友死乎，吾以銘其墓。《方舟集》卷一六。

任承信墓誌銘

淳熙二年三月

君諱衍，字達夫，姓任氏。本眉之諸任，爲望族，侍其父黃中徙黎再世矣。丞相虞雍公允文守黎，黎瘴鄉，以薄寒中人，如瘡狀，皆瘠黃，上浮下弱，土無藥醫，得君甚喜，因令診視，屢效。問以所得，君曰：「人稟於天而氣血有肥瘠多寡，適天之寒暑小變，人以所稟感之，彊爲弱疾，弱爲彊疾，以違天中和之氣。爲醫者或偏陽以治陰，或偏陰以治陽，一毫千里，經絡從之，是以藥殺人。」

雍公曰：「此昔人醫國之說也。」未幾，雍公當國，呼與俱。經所療治，國醫無出其右。尋命以官，爲承信郎、幹辦官。雍公進退天下士，善善惡惡，君密爲蜀士道地不少，如與黎士置科場取士，所得士與中州比，人以是賢之。會雍公宣撫四川，君卒於漢中，年六十四。卒以乾道九年五月十一日，葬以淳熙二年三月初九日，葬黎之漢源縣某地。二子：長子某，以樞府恩補登仕郎；次沆，承信郎。二女，長適進士范仁，次適鄉貢進士樊燁。余守黎得瘴疾，命診之，曰表腠風邪，授劑即愈。又曰：「使君於黎厚矣，兩邊不聳，治之寬猛猶吾之對病爲藥。」余首肯之。會余被召去黎，君送出邛崃關，夜分呼與語：「知君有性理學，且知佛書，其通於醫信矣。」君孝友好義，傾貲以救人緩急，前後葬遺骸、放生，皆可書。銘曰：

一棟之隆不如礎，萬里之翼不如風。吾學岐篇，妙與天通。言可醫國，瑣瑣疥蟲，有不足攻。銘勒其窆，水複山重。《方舟集》卷一六。

程通判墓誌銘

石歲壬午被命倅彭，與程子伯友爲代。先日伯友以書往來，平昔相好也。至期，伯友坐累對移不得，以倅事交手相付，每每以爲恨而深致嘆息者。州賴伯友以濟以善其後者甚多。且彭三邑，廣袤百里，歲費二百萬，是將安取？未酤而催酒息，未摘而須茶課，夏秋未熟而前期探賦，甚於履畝籍苗而

取者。自非苟且權辟爲名，與減舉員，定賞格，至無人敢令此邑。民急則操吏，吏急則持官，摸棱齷齪，幸免以去者，其爲員丞如我輩不武多矣。伯友一事一件，皆有條目可考，如築芳菲館特其游戲，自言如見錢流地上。後來者以母權子，酒本續續不絕，而息亦僅集，至令他人以成能名，伯友乃不免官坐。嗚呼，誰適階此耶！嗚呼！使伯友不死，與今之爲吏者比量材具，未必不過，竟止此耶！伯友死，葬有日，其友榮州李使君以書屬銘。則按伯友姓程氏，眉州人，諱某，伯友字也。以祖寶學公廕補登仕郎，以右迪功郎監雅州馬務，奏差綿州推官，監味江鎮稅，循右從事郎，知威遠縣。任滿，舉主改右宣教郎，知簡州平泉縣，轉右通直郎，簽書合州軍事判官，轉右奉議郎，以年勞賜五品服。丁母碩人憂，外除通判彭州，轉右承議郎。該今天子登極恩，轉右朝奉郎，通判閬州，轉右朝散郎。卒以某年月，葬以某年月，年五十九。先娶史氏，先卒，追贈安人。再娶王氏。二子：畏，蚤卒；次子以德知爲文，以父廕當補官。七女，長適資州右修職郎、前階州錄事參軍何師文，次適眉山故右迪功郎、臨邛縣尉呂道久，次適隆州鄉貢進士陳厚，次許字邛州將仕郎李某，三未行。君幼孤，奉母孝而能順諸父以色詞。性倜儻，有膽略，呐呐不能出口。據坐對衆，閉目若欲瞑，臨事則決然，抵掌蹋足，不少回忌。此其耳目習熟，天姿英敏，異乎以政學者也。且如論馬政以杜蕃蠻之隙，焚腐茶以弛官吏之欠。綿州軍變，則就察首謀者陰戮之，以安反側之心；平泉量田，則曲循有詞者少更之，以全經界之令。其他學校之立，橋梁之建，所至皆好士愛民，切切有過人者。攝守事凡三，懷安、廣安、彭州，初不以時暫苟於攝以快其意，是又可嘉者。曾祖某，祖某，父某。伯友者，張丞相浚、席參政

益、趙待制聞，皆欲交章論薦，卒不賴其用。自以有得於荆吳佳山水，歸卜勝處，作載書亭，與英俊游，曰：「此吾菟裘也。」銘曰：

借他之車，或得而馳；乘副之馬，或繫而維。挾短箠以自竭，孰若抱長策而勿施！載書亭中萬卷，凜凜乎世授之師。有勒其竈，以詠銘詩。《方舟集》卷一六。

知均州常朝奉墓誌銘

常子大防與余善。始余館成都范氏，常子與范氏中表率蚤莫往來。時常子以新進士解褐，眸子炯炯，慢視他人，意不能趨繩墨局促。相與論天下事，至抵掌奮髯，出語無一顧忌。或時酒半面熱，則雜以歌嘯。仙佛文章，巧出奇見，無一不有。或時遇俗士，則斂衽下氣，惘然若孺子，緘口坐隅欲睡。余固奇之，而人莫測也。一日謂余曰：「今天下用兵，蜀大如斗，吾輩豈能戢翼小啄籬落間乎？吾從父方得君，立朝爲中執法，或階此吐一語，取富貴無難。」時江湖路梗，蜀士歲率不能一二至，而時相方以吳、蜀易地而仕，雖名開之而實抑之，蜀士寧困窮吏州縣，不肯去仕一郡守或丞，舍此無過望。常子毅然以行，至會中丞公以言不合委去，居秀州之海鹽。常子往拜之，中丞曰：「固望吾子以門戶事，吾方炙眉忍痛，尚有言哉？」既至，扣丞相府言事。人固知常子之爲蜀人中丞公姪，料其必不合。常子口囁嚅，含機牙，度不中不妄發，時相亦務以常子收名聲，因令盡所言。常子逆知之而

實不輕也，因慷慨言曰：「相公誠愛蜀士，請三言而退：一曰察孝廉以厚風俗，二曰容直辭以廣言路，三曰謹邊防以備敵寇。」時相方務文致太平，自待以無事，奇其言而不能用。得倅閬中，再倅洋川，人皆以常子進不得意，常子胸中蓋浩然也，因著文曰《榮歸錄》。尋除均州，未赴，以疾卒，年五十。常子諱城，大防其字也。世居華陽，爲詩書聞家。曾祖某，故左朝議大夫，贈銀青光祿大夫。祖某，右宣德郎。父右奉議郎。常子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龍安酒官、龍安縣令、閬洋二州倅，官至左朝奉郎。其居官勤敏公廉，務大體，略細故，愛民戢吏。有銜冤至獄具欲死者，破械而申之，以得活者數人。其文慕退之之奇，嘗注退之集，藏於家。娶某氏。二子：曰有終，鄉貢進士；曰有開。女五人，長適新政尉梁及之，次適進士李光實，次適將仕郎張觀，餘未嫁。卒以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綿州巴西之龍溪，則某年月日也。有終以其叔父堪狀請銘，以石爲知常子者，不得辭，則爲銘。銘曰：

鄭刀宋斤，土物有善。此材之良，胡以蜀限？豈憚於行，鄙蜀以遠。言吾如醫，視其陰陽。中則不欲，外何以臧。開實抑之，蜀天一方。麾去不留，我則遊戲。詩書混混，如水方至。濡之沫之，有懷未試。既嗇其廩，曷永厥年！天意惻惻，後當有傳。龍溪之空，吾銘其堅。《方舟集》

鄧承直墓誌銘

歲庚申，金人陷順昌以驚吳會，士論皆欲迎戰，時相猶執和議不變，天子惑之。時鄧君昂以布衣走行在所，上書論天下事，其言曰：「願陛下勿聽樊噲之空言，納婁敬之逆耳，蓄財養師，以爲後日之舉。」時相頗采其言，奏上曰：「此非特某之意，公議亦知出此。」於是和議遂決。尋欲命君以官，俾君出見邊將喻指，君由漢、汾、梁、洋以行，盡得地形控扼虛實與軍食多寡。還，再上屯田八策，即補右迪功、川陝宣撫司措置屯田。行沿邊數州，隙田得一千三百四十二頃有畸，歲省四十萬斛，時營田使即鄭公剛中也。君之說未盡施，會營田司罷，君去官。再上增修營田二十策，且曰：「今營田罷司，分隸諸將，總領財賦者抱文具，而地力之盡不盡不問，莫若專置一司，以隸戶部。」又曰：「湖北有可耕之田，川蜀有可耕之民，可誘民以耕實寬鄉，補以軍功，要民均田盡乃止。」書屢上，不報。循文林郎、夔州觀察推官。參議官張士襄以勢援自豪，君詣鼓暴其惡，會士襄入爲監察御史，君不少回忌，幸其說之或中。時相雖嘉其直，不能用，授成都稅官。滿代，循儒林郎，以賞當轉承直郎，以卒，實紹興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年六十有一。君系出南陽，宋有諱藻者，巴西令，遂爲資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妣勾龍氏，繼母謝氏，封太孺人。娶謝氏。家本儒素，才中人產而不能力學自立，萬里往返，襆被勇往，不爲宿儲計。雖屢沮抑，而剛介自許，以抱負經濟惘惘於

世，冀有所用，卒不盡施，可哀也已。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母太孺人謝氏，李氏之甥，於君有中表。余被丁丑召東下，君來同舟，余讀書，君草牘，蓋晨夕不輟也。余爲太學官，君被疾逆旅，余日往問醫藥。至卒，治殯斂，所貲雖枕篋遺墜搜得之納櫬。西上至夔，俾其子國華會。石於君死生之義至矣，其忍辭銘？銘曰：

哆口修幹，見其人而聞其名；論事發策，儒之書而武之兵。曰和曰戰，孰敗孰成？勅君之藏，以永詩銘。《方舟集》卷一六。

鄧文學墓誌銘

乾道七年十一月

某年月日，某州文學鄧君皞暴卒於資州之客位。先是，朝廷以慈寧宮慶賚大恩，覃及士大夫之親，皆得級爵。君以親年例當得爵，請於州，州吏以微文格沮。君九頓首，日往候太守之顏色，詞益危，請益急，守怒至不顧。君忿憤，氣勃勃，填咽以死，州之士無賢不肖，知哀其死於親，而憫其蹭蹬不遇。君舉進士，蚤有聲場屋，豈不能得一第以華其親？乃冉冉七舉恩科，自度其親日月，且喜且懼，不得已，猶覲大恩之弗遺。此豈人子過望，而一跌至此，可哀也已。春秋郎之戰，聖人憫童跼之死，君之孝於親以死，不猶愈於童乎？君字熙民，皞其名也。鄧世資人，爲資望族。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子女若干。君之子未艾，亦鄉貢進士，以其兄國華狀來乞銘以葬，實乾道七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墓域在盤石縣某山之原。予嘗與君共坐棘闌，時連席，喜君筆詞翩翩，若欲脫去。舉子窠臼。蓋爲夙學薰染，以自困踣苦海中以死，寧非命乎！且國華兄弟之請，一再拒之不獲，銘曰：

一杯之未辱，三釜之未榮。心乎於養，忍取是爲不知者之重輕而汲汲於此名也！嗚呼！附塊而生以愴其天者，忍啜其羹？是爲君墓中之銘。《方舟集》卷一六。

程隱君墓誌銘

淳熙元年十二月

吾友程驤葬其親，問禮於隴西李石，答曰：「父官九品未祿，以未命士禮葬之。」驤曰諾，又請銘。答曰：「昔之人子有文，備論譔以華其親可也。」驤曰：「欲其傳，故以請。」答曰：「所傳者，爲其人或其文乎？」驤曰：「人以文重，故能傳。」敬跽以泣，手出大編，則其父狀實。按君世書生，少年有名詞場。靖康禍變，朝廷詔搜草萊奇偉。君酒酣，慷慨投筆，大言曰：「非志功名之秋乎？」即游邊自效。俄以扞邊補官，人往賀之，曰：「《子虛》、《上林》，薦材未晚，司馬長卿何薄乎！」君竟鬱鬱，雖黨友素期以所學遠到者，亦爲不滿。或勸以少屈意州縣，君曰：「士出處二致耳，吾本世隱紫筠溪，先墅松菊故在，曷緼袍卧去！」素能詩，時出佳句。從名勝林泉，詩酒適意。每客至，命驤侍，曰：「吾傾家待士，以爲汝資。」驤登第，曰：「吾願足矣。」君諱某，字某，姓程氏。世眉

人，爲望姓。年若干，卒以隆興二年五月乙酉，葬以淳熙元年十二月壬申，祔以其配某氏。男一人，即驤，新漢州綿竹縣尉。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師祖慶，次適鄉貢進士韓廷圭。孫男二人，諾、詔。墓在彭山縣漢安鄉。遠祖從吉，隱居紫筠溪，號「紫筠居士」。曾祖可節，祖資，父發。深於《春秋》，悟性理而不喜佛學，事繼母史氏盡孝，史視之如己出。一介不妄取予，然亦不靳，貧者倒廩，負者折券，故多得道塗鄰里之譽。先是，眉之三蘇氏以元祐學排王氏，爲蜀倡，天下知師之重之，間有折入他門而捷出以媚時好，人謂俗學。石來守眉，方天子尊尚蘇氏，求所以敷揚聖學，以激士氣而廣風俗。首得驤，登門能誦說蘇氏學，無一語預吾官事。國人曰：「幸哉，君子矣！」銘曰：「嗚呼！蟆頤山之門有老翁仙乎，泉上有臺焉而太白讀書。仙乎神乎，麟翊而鳳趨，中開紫筠隱士之廬。吾銘厥世，斯爲穹諸。」《方舟集》卷一六。

資州程使君墓誌銘

資州程使君以疾卒於治寢。在法，終於位則以官書，州之人愛使君，猶曰吾州使君云。李石於民之一也。公子師夔執經石門，用是走使以訃至，未幾以弟援狀以葬，葬緩銘亦緩，非他志也。石嘗評公之文凡三變，始以經術，中以議論，終以叙述。經術之文淵而旨，議論之文陳而肆，叙述之文理而盡。凡向之以文字往來者，如大蘇尚書公符、小蘇博士公籍、喻駕部汝礪、運副范公瓚、檢討邵公

博，石與使君日處其間。其諸公之羣從子弟執門生弟子禮者多名人，日沓沓說文不離口，而所得於淵源有自者，未論其人，文可知也。如公，人猶以富貴功名期之，公亦自負以當世意，語溫厚而氣寬舒，學道之士君子也。時固有陰忌而軋之者，公不爲少屈，故以文自昌，而卒亦不達。石被丁丑召官太學，朝路多知公，葉樞密公義問、都御史公民望謂石曰：「蜀秀如程君引重諸公，俾來此。」而公以書來告曰：「誠有東下意，終不能隨金帛之舟以幸捷出。」既而石被罪上峽，值公舟留一夕，飲酒賦詩，去來彼此無礙也。公既得州，石亦倅彭，書問不間斷如昨，未幾以訃至彭矣。嗚呼，士有艱於一進如公，而袞袞者肆焉，悲夫！公諱揆，字端卿。始祖浚儀令鐸，唐末入蜀，家眉之武陽。曾大父賢良公諱希甫。大父沂，熙寧間以經學教授犍爲，因爲犍爲人。父植，右承事郎，累贈右朝散大夫。君宣和初以博士宋公齊愈挈之入太學，補十舍，與趙雍、姚孝寧、熊彥詩、王晞亮、孫汝翼爲同舍生。諸博士如孫逢者，傾遲公以爲上庠之重。未幾以《春秋》科登建炎二年進士第，任彭州司戶參軍，試中學官，潼川府教授。以十策干樞密張公浚，奏差榮州軍事推官。再除成都府學教授，循左文林郎，以舉員改宣教郎、通判瀘州，轉左奉議郎。丁父大夫公憂，服除，轉左承議郎、通判成都軍府，除知昌州。未赴，丁母夫人憂，轉左朝奉郎、知資州。覃恩轉左朝請郎，感疾，致其事以卒，年六十一。卒以隆興二年某月日，葬以乾道五年某月日。初娶黃氏，給事公哲之女，先卒。再娶王氏，左中奉大夫咸之孫。五子：長師契，從政郎，次師稷、師夔、師望、師岳。三女，長適將仕郎何震，次適承直郎張仲堅，次適承直郎王子然。公爲政一切以推行所學爲本，崇大體，略細故，愛民惜物爲

務，所至有能稱。崇學校以養士，蓄帑廩以足兵，敦儉約以革浮，用清靜以矯俗。抗益、瀘兩帥之橫，則義動於色而有貳郡之禮；革資中擾政之弊，則權出於一而得專城之舉。自筮仕至老不衰，其有志未盡見於事功，亦一世奇傑之氣終不沒也。文集五十卷，《通鑑發揮》十卷，《春秋外傳》十卷，《尚書外傳》五卷，《史評》二卷，《雜誌》三卷，《佛心印》三卷，藏於家。公疾革，屬其子必欲得石銘。銘曰：

程眉聞家，如蜀之文。有來犍爲，山之一雲。雲有五色，孕爲斯文。不亟以徐，厥用將大。指我如風，所觸無礙。文之用舍，關天成敗。浩乎廓然，有志永齎。是碌碌者，吾文曷施。著書滿家，父則已菑。後將穫之，以永銘詩。《方舟集》卷一六。

先君墓誌銘

紹興十六年正月

惟李氏諱芝蘭者，吾世所本也。本而上之，係唐蔣王諱憚蓋四世。本而下之，六世無聞，其無聞者蓋隱也。或曰無大事業，史逸之。石聞諸曾大父行，曰家本古雍得一坊，五公入蜀諱廷贊，唐末五季官資之銀山縣，吾族別者自銀山始也。銀山生二子，曰玄易，墓在何胡壩，今爲何胡壩李；曰玄詔，卒於我宋之康定，墓距州東北高堙，今爲北門李祖。生惟素，惟素生旦。旦生仲舒，娶張氏、錢氏。錢氏於府君爲祖考妣，生三子。長諱佐，娶王氏，於府君爲考妣。府君幼孤，幹度夙成，奉孀母

與女弟居，惟孝惟友。祖考妣老矣，惇苦赤立，難於色養，而家緩急，身任以濟。履人所不堪地則安之，雖阨於遇，貧以老，無恨也。幼學不推於用，乃蘊積以厚。其子亦不肖不孝，不能媚時速科第，歸悅其親，俾其親終老無食息寧。然府君慈於子，終不鄙謂子爲弗能，父子啜菽飲水，廓然也。一日命其子以酒，曰：「飲斯，吾爲父，不汝負矣，勉旃！」呼具洗易服，誦觀音名，危坐沒，紹興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七。諱某，字某。娶蹇氏，先十九年卒。再娶杜氏。四男子：石、占、召、谷。女四人，孫男七人。十六年正月十八日，葬盤石縣北五里先域也。卜告繇曰：坤阜衍宅，滕水壬入，乙主辛客，伏壤如日。壙中丈五尺有畸，土若丹，止焉窆之。嗚呼，人子忍沾其親之美哉！先君子於書藝多通，清謹混俗，陰若有所封殖，以待其生。棄諸孤日，家無夙儲，鄉之君子其必有知之，人未必知之，知之者天也。雖然，死生禍福，天得以權之矣。先君子勤於生，以不獲下壽，痛哉！觀堂劉望之作碣以發幽潛，不肖子石忍死銜痛，序卒葬大槩銘之。銘曰：

我隴西李，不掩厥先。六世不譜，別於銀山。來隱北門，莫名其賢。惟考君子，惇苦克立。孝友清淨，薰然成習。利委於路，人趨以急。我則有子，去而不屑。子何能爲，堅信曰類。天之於人，而豈終否。祖考府君，水複山深。三世幽宅，來者可尋。言誰信諸，有刻墓陰。《方舟集》

卷一六。

穆承奉墓誌銘

淳熙二年三月

惟國家靖康用兵以來，急於邊餉，許人以輸邊補官，與理選限。士有艱於科舉，每指爲捷徑，往往階此躋顯仕，而不以一進之爲污。國中之士，往往各挾所有折而從之，銓選益廣，品流益雜。間有仕不得試，試不得盡，如吾友穆深之其人也。深之幼負奇志，舉九經童子，至京師，會科罷，西歸，專意《禮》學，與弟湘俱有名場屋。累舉不售，尋以邊勞補迪功郎。鎖闥，是歲果以《周禮》爲運司首選。既下第，會張魏公宣撫四川，深之挾文謁轅門，爲所稱賞，辟綿州司理參軍，又辟劍州某縣主簿，欲要致幕屬，會罷司，不果。又從總領待制趙公辟，撥發船運。深之蹭蹬州縣，乃歎曰：「吾書生，假此求仕，況仕本爲貧，吾不屑此，忍鬱鬱向來下第習氣乎！」褐衣冠隱焉。俄以恩轉承奉郎，牙緋致仕，士論高之。世豪於貲，至所自處如寒儒，士與之交不厭。深之藏書萬卷，博學喜讀書，好議論性理，通貫二氏。多藏法書、名畫、奇玩，動至數千。又有園亭甲乙勝處。持是以交四方名輩。人知深之儒者，不知其富也。如提刑馮時行當可、侍講程敦厚子山，皆其素交。虞雍公入蜀，聞其隱退，辟深之子爲屬，欲因致之。深之以老辭，雍公曰：「達人也！」姓穆氏，世爲彭望族，諱某，字某，年六十九。卒以淳熙元年正月己亥，葬以二年三月丙戌，域某縣山原。深之孝友，治家可法，喜施，不妄予。每公私借貸，率爲彭豪倡，州縣賴以濟，多得往來賓客之譽。余倅彭，與深之游，日說

學哦詩，炷香啜茶，出所藏縑緙，評第高下真贋。歷環堵，觀明窗棐几，所居澹如也。彭堰務本民私自出力，至以水利致訟，熙寧以來，乃始委官督。部民倚官多出緡募夫，歲夫不集，益調春夫。余改令民出米飯夫，尅以歲前一月辦事。食水家與胥曹利於哀掠與春夫之再起，爭沮其說，獨深之贊余說，倡諸家出米，至是省三十萬夫，而春夫不復起矣。深之嘗欲俾予書之，未果，故併叙其末。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三子，曰某、曰璋、曰璵。某後數月以毀卒，祔葬。二女，長適修職郎景大同，次適從政郎雍壽寧。孫二人，紹孫、重孫。深之臨死，屬其子璋、璵曰：「當得方舟子銘吾葬。」且璵游學吾門，友人蘇楠於牀前聞其語，助其請甚力。銘曰：

四楠堂上，炷香瀹茗，誰賓誰主。練江分流，遶於花竹，樂此春莫。嗚呼！桑下之嗟，樹下之踞，吾不欣戚，於其毀譽。盍窆而藏，銘以爲固。《方舟集》卷一六。

忠州文學趙君墓誌銘

乾道二年四月

趙君諱樗年，字難老，一字子壽，世爲蒙陽大姓。其先名驤者，以《卧龍賦》擅名，朝廷復詞賦科，人猶指爲卧龍。趙氏父子世習此科，時出其長以傾蜀士輩，學者亦樂從君父子求指教，爲場屋繩墨。君之父錄事參軍以是登科，君亦以是爲鄉首選。尤長於《春秋》，其說破凡例，得注以尊聖人之經。嘗曰：「優柔厭飫，用心如是足矣。」四薦該免恩敕，補忠州文學以卒。士論屈之，以君負有用

之學而跼於程度之文，挾可施之才而躓於寂寞不試之地。至其窮性命，蹈仁義，孝友溫裕，浩然冥心於道，而廓然達識於萬一，不以榮辱得失累所守，乃反不逮下壽。豈天所以畀君者自有理，而君所以自取者庸彼易此而相爲乘除乎？年五十五。卒以紹興三十年五月，葬以乾道二年四月某日，墓在某地。曾祖某，祖某。父某，漢州錄事參軍。娶王氏，賢良之孫女。二子，恕、愿。四女，皆適士人。石曾識錄事參軍，因得交君爲文字之友。時席公益典成都，范公塤、鮮于公翰爲漕，君父子與二漕中表親，游諸公間，甚得俊譽。席公稱其文，李實欲館致之不能。石來官成都，則君皤然鬢矣。自號「廣莫野人」，且曰：「幾與故舊相忘，況懷刺他謁乎！」家藏千卷書，自丹鉛鈎提，至老不衰。精於古律，詩多奇語，至其他文皆有法，成集藏於家。恕以《春秋》世傳其學。銘曰：

草衣提贄何必徑，三年奏篇士莫聘。酬未當價夫何病，脫然幽棲見天性。廉江東逝圭璧瑩，皐如填如銘所敬。《方舟集》卷一六。

趙郡王墓誌銘

仰惟太宗皇帝顧念幽、燕、靈、夏皆我舊民，淪於羌狄，思有以羈縻之。適夏人繼捧納地來歸，因賜姓得升屬籍，賜名保吉、保忠，至於西邊能自拔於羌落，皆得援保忠故事。此趙君亦得賜姓名，用此例也。一日，君之子威州兵馬監押趙某以狀來告曰：「吾父死，朝廷遣中使宣諭，給錢百萬以

葬。父子兄弟世蒙國恩，外固可略，而內不可無書。」則按君狀云：君之先出姜姓，春秋爲陸渾，漢爲鄯善，唐爲吐蕃。牙帳在金城，爲西平郡，魏爲鄯州，隋仍爲西平郡，皇朝爲西寧州。君世寧州，君之世在本朝者爲溫希結。生二子，曰溫希錫勒，君曾祖。曰冒勒斯賚，祥符間求內屬，爲莽沁首領，授寧遠大將軍，以敗元昊功加河西節度使。生三子，董戡，檢校工部尚書。轄戡，英宗時襲爵莽沁公，賜推誠順化功臣，元豐中封威武郡王。夏人許割地以畀，且問之，不從。神宗朝獻圖夏人之策，詔褒其忠。其子默正，獻洮、河二州地，賜姓名趙思忠是也，贈洮岷軍節度留後。其子懷義，元豐八年以蘭州進討功加左藏庫副使。祖曰溫錫沁，元豐中以圖果莊功遷瓜州團練使。考曰錫已袞，元祐六年亦以果莊功爲勝州刺史，賜姓名法溫，封西平王，以子恩屢封安康王。君舊名尼瑪丹怎，宣和間以其世有之地至西海內屬，請賜於朝，賜姓趙氏，名懷恩，授武功大夫，留京師。欽宗即位，加右武大夫、思州觀察。夏人合諸羌犯西寧，王師久不利，有旨令君往喻禍福，降者數萬計。光堯壽聖皇帝登極，封隴右郡王，加食邑。先是，君之母兄隆咱爾獻土，賜姓名趙懷德，大觀初以招降藏希卜得功遷雄武軍節度使，死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化郡王。至是金兵至陝，其子忠順專兵河外，全家與金人戰死。君逃岷州山間，鳥珠訪君所在，曰：「若歸我，函谷以西可得也。」君曰：「我世受南朝厚恩，義不負宋。」鳥珠以兵脅而追之，君遁走二丈溝間。君泣曰：「我不負國死，此命乎！」馬一躍獲免。宣撫張公浚即以君節義表於朝，留主管隨軍機宜。朝廷以君不從僞命，備見忠節，除熙州觀察使，都總領河南兵將。紹興初，有旨居成都。朝議欲收復熙河，制置席公某、宣撫吳公某薦以君招撫，以和

議寢之。二十三年，改鼎州觀察使，仍隴右郡王，加食邑。二十七年，充成都府路兵馬鈐轄。三任九年，前後食邑至三千一百戶，實封三百戶。君精騎射，馬上盤兩石弓，的不虛發。雖起邊羌，世陶中國冠帶禮義，而性資忠孝，故惓惓臣節，雖迫以九死莫屈也。先是，君之造朝也，賜對便殿，徽宗問疆場安否狀，君曰：「獨苦童貫擾邊生事。」時貫本兵柄，意務恢拓，百計撫存，禮意固結。君以傾諸羌以張大邊勢，雖陽與唯諾，而內沈鷙不變。宦者楊戩至奏君謗訕大臣，欲徙逐之，故異日訓詞有「抑於權臣」之語。君憤夏人以本朝故爲世仇，必欲佐恢復以償夙恨。宣撫張公得之，置之腹心，以所服戎服金帶贈之。紹興間，敵揚聲一出盧甘，一出南山，一出虛秦，以疑我師。君白吳玠，以盧甘道寒不可行，決來成、鳳，不若重屯成、鳳，扼褒斜。已而敵至和尚原以敗，玠奏君料敵之功，君力辭。敵再和，君謂和議決不久，不若先事制勝爲永利。時相方大主和議，有告君之言，外臺觀望，以君搖撼誕謾生事，械致君獄，賴尚書張某保全。已而言者伏辜。君自此絕口不言兵，而專意於浮屠竺乾之書矣。會完顏亮渝盟，議者服君先見。偶三路捷至，君酌酒自賀，曰太平可待。王師駐順德不進，敵屯鳳翔，川邊搖動。制置使王公剛中訪君以近事，君閉目不答，強之，君不得已，曰：「始併力鳳翔，則五路不必下。今我師已老，鳳翔之屯甚堅，非我之利可知。」所得賜賚，前後散施，事佛給貧，餘則奉賓，道塗無虛日。有不願於君者，曰：「是羌兒種習，結客將何爲？且縻高官厚俸安用？」欲稍裁制減削，至誣以獄。乃憤憤卒。卒以某年某月，葬以某年某月，年若干。娶包氏、馬氏、楊氏，先卒。再娶馬氏、王氏，皆封碩人。三子：長曰某，秉義郎、叙州兵馬監押；次安國，成

忠郎，皆先卒；次寧國，敦武郎、威州兵馬都監。二女，長適忠翊郎黃師閔，次適忠翊郎王褒。孫九人：康朝，忠翊郎；慶朝、昌朝、顯朝，皆成忠郎；拱朝、光朝、翊朝，皆該奏未出官；世朝、熙朝，早卒。孫女，長適成忠郎王延章，早卒，次適王珏，二人在室。竊謂《禹貢》之法叙等，《春秋》始而地，中而人，終而子，有進無退，無絕法也。國家務復境土而嘉君之世，其有感於君之死而給復其窀穸事甚寵，石宜侈其書，不得辭。銘曰：

國之用材，初不擇地。金玉珠貝，以遠而致。一善或進，有縻其類。我德無疆，爾世不墜。其自伊何，神鑒在天。其來伊何，有土有田。豈利爾私，馮類而遷。舊壤吾民，一視同然。材不棄遐，武諳惟傑。陶染一新，冠帶就列。我豈爾徒，誰則猖獗。闔門死事，有全其節。奕奕其氏，滔滔其源。籍國之屬，父子弟昆。爵秩惟王，儀大爾門。既華厥躬，凡百子孫。惟孝惟忠，其漸未止。天心雨露，南北赤子。跬武歸疆，如隗之始。誰刊吾語，以告諸史。《方舟集》卷一六。

孝廉先生墓誌銘

孝廉先生者，吾鄉錢造父也，鄉人私先生，故以名。孝廉國舉也，以私故冒所國於士，以有二者之實名下彰，雖私猶國也，得以所舉爲稱。先生有懷不耀，業詩書，求一官，不見試，悠然自足，田舍雖六萬粟，義所不顧，何愛於名而爲是翦翦？蓋國之人私先生也。朝廷許歲舉孝廉，未有的出應此

選，或者名未揭於公卿，鄉曲清議已竊指其如羊頭馬脯；至先生，則曰某事孝、某事廉，若干條，撫實可名，是宜舉不謬。頃歲李公璆制置四川，首以先生應選。先生憮然曰：「孝者不違親以徇祿，廉者不輕生以貪糈，使吾蒙其名而敗其實，可乎？」識者高之。年六十二，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杜氏。三子，某、某、某。一女，適鄉貢某。有文集四十卷，藏於家。許下劉子望之與先生交游，其舉孝廉之詞曰：「孝友之行，著見頗多，狷潔之姿，一毫不苟。」劉子以文信於蜀，人重劉子之詞，於先生也又加重焉。銘曰：

士實考素，名從而榮。世或溷之，雜其渭涇。嗟嗟孝廉，忍避此名。列此空詞，百世儀刑。

《方舟集》卷一六。

樂先生墓誌銘

隆興二年十一月

先生諱才，字子美，姓樂氏，系出微子後宋公子樂，以名爲氏。十一代祖山通禦張林叛，以功授資州別駕，因家於資，其處蜀處邛皆其支也。始日蜀之樂侯名夏者來典資，訪資族，與通譜，得先生兄弟二人，方少年，秀於經業，因館之，使與其子弟學，號大小樂君。以鄉諸生出入，禮法自持，人不知其爲太守族子也，故私謁不得入，而守益器其爲人，曰是足爲吾子弟範矣。未幾，大樂君以舍選貢，因留辟雍，久之解褐授官歸，先生猶鬱鬱鄉校，士論稱屈。歎曰：「吾伯氏足任門戶責矣，誠得

挾卷山間水涯，以樂吾年，不猶愈於得失榮辱以自累一試乎！」時先生猶奉老府君在堂，甘旨伏臘僅給。而老府君喜賓客，好散施，爲人子未嘗顧望後日計，奉其佚樂而佐其所未足，公私辦治，一髮不以累親心。先是，大樂君三游上庠，裹糧送迎皆老府君爲之費。大樂君不幸，且屬諸子曰：「吾既以學破家，不得更希覬田業以爲己分。」先生曰：「吾義門，兄不以非理乾沒，且廉於自取，吾忍使衆子長貧，無一藉手以奉祀吾兄乎？」故老府君身後所遺，悉均之衆子，無留私。所居營亭館水竹之勝，對客觴酒笑談。手未嘗一日廢書，教二子，親授句讀而厚於擇師，故二子得以奉承儒素之業，於今不墜也。先生邃於書，鄉曲後生尚能言其指授以法焉。年五十八卒，實紹興癸酉四月八日。娶蹇氏，後七年卒。生二子，夔，進武校尉；益，將仕郎。三女，長適錢某，先卒，次適蹇某，季適蹇某。孫男四人。夔、益以隆興二年十一月九日舉君之喪，祔以蹇氏，葬盤石縣之月山鄉，乞銘以窆。石與夔、益道誼意愛不薄，且皆蹇甥也，每從諸舅行時節往來，致禮輒泫泫不能視，三頓首以請焉。嗚呼，其忍辭之，其忍辭之！銘曰：

借鋤不嗔，矜然於百年之親；紆臂得飽，傲然於一日之老。孝悌以刑，儒門之清。如樂氏子，父子兄弟，一褐空山，足以爲世授之榮。盍固其藏，風吾詩銘。《方舟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四五七一

李 石 一四

雲巢子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二月

雲巢子者，故左奉議郎鄞縣府君之道號也。雲巢子築室資之丹神山，將隱焉，不得已而仕。仕不進，行東南，以辛卯九月己丑卒於湖州之舟中。自繪像授學徒牟灼權後事，以旅柩西泝。適其子浩奏名東去，與喪值，謹具卒日，以訃至蜀，卒之明年春也。雲巢上有母兄，柩未至，以衣復屋上，設位如平生，妻子踐蓐袒括食粥如始死，奉其像成服，以訃告州。太守宇文侯紹奕爲同年，率州縣官朋舊者會哭，親戚黨友會哭，學徒匍匐百十會哭，哀動里巷。以雲巢爲君子，故愛之深，哭之哀而莫知止，則其母兄妻子至愛至痛，又不知其如何可忘也耶！雲巢幼依其兄方舟子修古學，學古文，行古道。學則曰孔習周，顏、孟習孔，以習爲學也；文則典之嚴，雅之正，語如先秦，不陋不華，《左氏》、《戰國策》以下不問也；道則曰《中庸》心傳，皇極大法，帝王作者，無過不及，賢不肖所共由

也。二氏比吾道非不學，特空耳。喜談經，性理淹貫。視俗學浮剽，曰：「此牧豎兒糞土語，行丐可耳。」其用心與方舟子多同。兄弟窘步進取，然雲巢尤不屑，故舍人趙公達謂曰：「吾薦方舟，會當掖君俱升。」大監楊公樸上殿薦其學問，被旨記姓名。嘗以說干時相，曰：「吳困於淫侈，淮困於盜賊，蜀困於窮匱。」時相韙其說，取其《盜賊論》，增兵戍守，皆其倡也。史公浩招至第，夜與隔壁呼曰：「棄淮所得地，人謂斯何？」答曰：「江淮版圖，力戰得之，尋棄之，尚何言？」以書干蔣丞相，奇其人，歎其議論可用。丞相虞公允文殊有意，曰以近制改秩當作邑，姑還蜀，超擢至矣。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初筮左迪功郎、廣都簿，再任永川尉，關升左從政郎、成都府路提刑司幹辦，攝渠州學官，皆有能名。府委治路訾，會有以殺相誣者，即縱去不問，不肯以永川捕獲理賞，曰：「真人於死自利耶！」其爲憲屬多平反，以舉主制置王公剛中、晁公武、參政王公之望、提刑晁公公遡、張公行成改左宣教郎，轉左奉議郎、知郫縣，服緋魚袋。以疾卒，年五十四。娶何氏，先卒。再娶趙氏。五子：浩，辛卯年正奏名；圻，鄉貢進士；彝稟，出繼弟唐後；毅稟、瑋稟，皆篤學。一女，未笄。孫男三人，永孫、提孫、觀孫。雲巢子姓李氏，諱占，字知來，唐隱太子小字芝蘭之後，大墓在簡平泉，號軍井李家，爲望族。曾祖仲舒，祖祐。父嗣宗，贈右朝奉大夫。先妣蹇，贈安人，蚤世。今繼母太宜人杜在堂，尤所鍾愛。安人之死，三子一女，方舟子未娶，仲弟十六歲，已娶，雲巢九歲，勾龍妹甫十歲，病疳翳。方舟子負妹挈弟，以土瓦自炬火炊陳粟，雜獮肝菊葉餉之，獲愈。每晨夕臨，手按弟首，髦髻毵垂肩，穿縗執桐，瞪目視母像，見者垂涕。先大夫手抄《論語》、《孝經》，

命其兄爲師教之。甫冠，何先生三捷授徒鄉舍，壻之，往依焉。尋即返丹神山，以一僕一狗自隨，親荷鋤種蒔。時寄僧舍夜誦，寺僧至誤聲曉鐘警之，乃睡。或時綴思行田舍，至墮坑墜岸不省。不喜食肉，曰：「此脂障也，壞道氣，益昏睡耳。」然極貧，婚嫁孤寡子女，存立門戶，典書質琴，未嘗以貧爲靳。兄弟姊妹八人，時節侍飲二老側，義風煒然相後先。今亡矣，吾家豈復有此弟哉！方舟子被丁丑召命，雲巢落第西歸，值於峽，曰：「兄少貶詞色，向俗即已。」再被己丑召命，罪斥西歸，雲巢方東下，值於荆渚，拜母兄外，掩泣若欲訴，輒止曰：「兄順受而已。」方舟子每念此，哭慟欲絕。臨死寄詩清婉，以雲巢之桃李爲祝。訃至之一日而吾漢孫死，又五日而雲巢觀孫死，皆奇童。葬以乾道九年十二月庚午，墓在丹神之左一里。文集五十卷，藏於家。方舟子即石也，拭淚爲銘。銘曰：

著書滿車，雲山以爲家；風杉雨花，寬褐以爲華。嗚呼巢，豈真亡爾耶！挽玉斗，凌紫霞，侍吾先君子杖履，距丹神故棲不數步，一丘之窆，于于乎，居居乎，巢乎其樂無涯。《方舟集》卷一七。

小舟墓誌銘

淳熙五年

小舟子名開，字去非，卒以淳熙三年三月十一日，越除祥之一月，乃克葬。其子南幼貧，力未任襄事，父爲子綴，則葬之雖緩，葬禮也。其父爲方舟子，故開以小舟自號，以明世學之傳。初授以元

祐諸公先天皇極以拒新說，爲專門。其季父雲巢子教以先秦古書章句，開因之擷菁華，去秕稗，一本聖人之正。絢六經之詞以爲之文，尤深《大易》、《春秋》，能合傳注變化。其文嚴而通，深而明，機杼宛然，成一家法。多不駁，放不流，如奔海之波，如逸鞅之駟，砥柱不能遏其勢，掣電不能方其躅。鋪張叙述，皇王帝霸無一不具，傲乎蔑然俗學間，綽綽也。俾得少施於用，可涯哉！幼習童子舉，於書無不讀，人有遺忘，問之，應口某書某卷，行綴字次無一或差。然亦苦怵心肺，慄慄戚戚，悵憤極矣。天啓其悟而嗇其成，亦極矣。未冠，應鄉舉，輒居第一。舉子多蹈襲其語，攘臂場屋者往往怙黨中傷，以幸其去。引親避之，又多憊之，坐累四舉不利。方舟子三召三逐，小舟往返江湖，風波患難同之。方舟子西漕罷歸，小舟又首薦，避親析入南宮試，又避妻黨嫌入別頭。考官奇其文，至謄誦，擬置巍級。有觀望疵其卷者，終作末卷黜。知舉憐之，謀申理留以賢良科官之，會知舉者出，不果。轉客諸公間，雅爲蘇公嶠所知。會蘇遷臺端，蜀士目語睽睽，小舟懼，還蜀。尋侍行漢中，感目疾，三日喪明，類有蠱之者。醫者投涼劑，胃損氣浮，又誤服附子，流汗如注，猝以卒，年四十二。貧無衣以斂，方舟僅辦一縑束其幹，哀哉！天資孝友，不習邊幅，退然若不勝衣。其臨事鯁亮，雷厲山壓不能奪其氣，其所自期止此耶！小舟姓李，出唐隱太子後。諱文釋遷蜀簡池，大墓在焉。後官資之銀山，爲資人。以父夢五色雲而生，幼名麟兒，小名正稟，更名方，或謂慕柳仲塗之文更名開，非也。曾祖祐。祖嗣宗，贈朝請大夫。妣宜人蹇氏。父朝請郎、前尚書都官員外郎方舟也。母何氏，安人。娶趙氏，生三子：山孫，四歲而殤；南孫，九歲生臨安，母蓐三日浴血，擁以登舟，乞艘

婦乳飲歸蜀；眉孫，未睟不育。四女，長適彭州蘇謙，次適從政郎王舟，次許婚未行，次幼未字。竊聞之，父昭子穆，世適大小之別，曰祖曰禰，所由以分也。石之祖爲適長，昭也。先君朝請下逮不肖子石及孫開，皆繼昭而立，以別支庶。開不幸死，自今爲五世遷適，別無禰矣。父母爲元子報服，執杖斬衰，以明繼祖自出，禮與法惟均。惟石有繼母太宜人杜氏在堂，年八十餘，計年而除，逼禫而葬，禮與法之權也。方舟子有不能盡文其痛者，小舟所交所訓授，俾其弟圓詳甲乙姓名，可以傳小舟業，不畔吾門者。所著書若干卷，籍之左方。或訝其著書太蚤，惟中書舍人趙達品其文，曰「千聖下風」，正字劉望之曰「可以世居德行堂矣」。李氏讀易堂，望之爲記，銘曰：

曰朔曰洛曰蜀，折衷堯舜，六經誰師？嗚呼小舟，文在茲乎！一慟永窆，豈惟父子之私。

《方舟集》卷一七。

右宣教郎李公墓誌銘

故承奉郎致仕、皇贈右宣義郎李公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其子如晦叙父行實謁銘，曰：「不孝不令，既事而銘，惟其傳之遠愈於活也，請追銘。」資人李石與公家同出唐譜，於如晦爲布衣場屋交四十年，爲無服族弟兄。則按公諱某，字某，文正公五世孫。惟文正公再相太宗皇帝，因上元召入，親酌御罇以賜，謂曰：「李卿可謂善人君子，再相朕十年，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嗚呼！天之

所與於善人君子，世數所歷視先德積累，則李氏子孫所藉於其先不薄，而宣義公距公世未幾，所得止此耶！或曰，宣義一官崎嶇不進，所以昌其身而傳於後，善人君子之報未艾，在天之語如在耳也。且學問自悟，而以詩文陶寫爲樂，道妙禪趣以調適性理，至於投之閒散而不悶，嬰以亂離而不苟，安然有作者避世之風，子孫猶恪謹靜退以篤於詩書術業，用持其世永久，以此較彼，重輕又何如也！爲三舍優等進士，竟以宰相張文忠公商英外孫遺澤補將仕郎，非其本志。初筮右迪功郎、陝州刑曹，以親當守蜀之合，不復顧望。已而陝右陷沒，人服其先識。丁父工部公憂，服除，歷任合州酒官、長寧司理、昌州司理、廣安酒官、潼川稅官，雖簿書筦庫，所至稱能。其爲酒官，不肯以增羨理賞轉官，曰：「網利斗筲，非吾人也。」其爲獄也，不肯撓法以徇長吏意。如長寧夷密庫穆以歲饑擾境上，長吏張皇以幸邊功，曰夷亦吾民也，竟以失出坐免官。仁孝天性，其侍工部公疾不解帶，逮執喪，至毀瘠。丁母文昌張夫人憂，感腹疾，因請老，加右承奉郎致仕，竟以此疾不起，年七十有四。娶畢氏，宰相士安之孫、仲莊之女。再娶孫氏。一子，如晦，右承議郎、資州僉書軍州事判官。一女，適進士柳庭芬。孫男五人，鼎、謙各預薦書，鼎、震、艮皆業儒。孫女一人。曾孫五人。知佛書，喜與其徒游，自云所得於無盡公爲入室，號無還居士。有文集十卷，有日錄自紀日用動作，曰不可書之事，誓不可爲也，成帙，號《毛穎日識》。曾祖某，左中大夫，贈左金紫光祿大夫。祖某，左朝議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某，工部員外郎。自文正公逮工部凡五世進士及第，盛矣哉！銘曰：

天之報人，視其所施。徐計其施，待其自來。惟文忠公，昔施已大，善人君子，源源未艾。

惟宣義公，既種而收，是穰是蓂，世克有秋。隱乎仕乎，濮巖小築。銘勒其藏，永綏後福。《方

舟集》卷一七。

龐氏母墓誌銘

乾道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雙流李府君之配龐氏母卒。先日母無疾，且浴振衣，洒掃中外，叱避童僕，若將有祭祀賓客之事。既入闔戶，頃之子孫省之，已寂矣。遠邇驚愴涕淚，且歎曰：「異哉！此母化佛也。」生平學佛之功，壽不及佛者才四歲，至是效矣。越五年，其孫簡州推官嘉謀以文述事，代父將仕君謁銘，則答曰：石亦聞之，女子之性，自然與佛心會者凡三：恤物愛人、顰頰嗟戚者，佛之慈；嗇用約出、自居菲陋者，佛之儉；戶庭幄帟、出入不妄跬步者，佛之靜。視他女子不習佛說，於三者尚可彷彿，況所得漸次於其學，以證性悟入，如龐氏母乎！始也，夫爲太學生，悉力負荷家責，能使之堅意進取不惰，不復顧慮其私。終也，夫蚤世二十三年，自以未亡人糾織補綴，輯睦應對，俾李門儒業有盛不衰。茲亦三者自然之得。至於慈而能決，儉而能施，靜而能應，有達於佛氏之權者。非己一毛不肯取予，無辜蚍蜉性命不忍踐躐，乃自謂頭目髓腦毅然可捨，了了至死不亂，雖烈丈夫不及也。享年七十七。一子，將仕郎大年。五女，長適左通直郎致仕費振，次適進士韓紳，次適忠訓郎趙伯誠，次適武翼郎夏永，次適進士張振。內外孫若干人。乙酉進士榜內外孫四人奏名，拜堂

下，母曉之，曰：「先世之積，無以一得自驕而中輟爾學。」以某年某月合祔李府君諱某之兆。曾祖某，祖某，父某，世儒。嘉謀兄弟皆吾泮林舊徒。銘曰：

我居士家，龐佛之派。來相李門，詩書未艾。視他母柔，其毒如蠱。銘寔諸幽，輦悅之戒。

《方舟集》卷一七。

田氏墓誌

隆興二年

惟我李氏在蜀，出唐隱太子之裔，太子曰芝蘭者，其《小名譜》之說云爾。或曰五公子入蜀，眉、遂、恭、簡、資，其後也。吾家譜在資，爲孤族，由太子以來，世數與簡譜多合，其於他族未見有合者，獨於恭僅有合焉。恭之族文炳者，嘗從故正字劉夷叔、故中書舍人趙莊叔游，因二友得交其人。援譜叙世數，於文炳爲兄弟行。後過恭，以子姪禮拜其親於堂如無服叔父母。恭距資千里，兩家老穉安否之間無歲不通，以文炳故，驩然也。丁丑，石東下至恭，炳父死母病，文炳遂出，不及面唁之。己卯冬，被罪泝流，過恭問訊，欲致敬如前日，文炳辭以母病增劇，足不能良行，須扶掖乃出，且竊竊憂之。又一年則以訃至，蓋隆興改元之七月某日也。文炳母姓田氏，諱某，字某，爲故李府君某之妻，爲第三娶。祖氏先嘗爲本州教授，某之子名勸者，以學行爲丞相無盡居士深知，以文字獲交於山谷老人。嗚呼！所鍾於田氏詩書義訓甚厚，其所施惠於李氏之門，相其良人而教其子，再世父子

爲名進士，藹然可知也。年七十九卒。通六經子史諸書，晚讀佛書，於性理自能悟入，預告其子以死日，至日危坐不亂，如浮屠之教。二子，長曰文蔚，次曰文炳，其出也。二女，皆嫁士人。葬以二年某月日，於州之某山，祔李府君墓。嗚呼！文炳足以自吐其危苦痛切以文其母之葬，遽詞而請焉，姑爲叙其大概而納諸壙爲志。《方舟集》卷一七。

蘇茂母穆氏墓誌銘

隆興二年

某者，鄉貢進士蘇某之妻，府學生蘇茂、蘇葵之母也。始茂、葵來成都學宮，欲從隴西李石爲學，且言父與其母穆遣之之意。答以西蜀學之盛，西蜀之士食於學宮歲無慮千輩，彭之爲州距成都不能兩舍，止有四人入學，彭豈無士可來乎？或曰，彭士溫飽易足，苟可以自用，不急於師友者，皆閉門坐守，以須其成。今二蘇子獨翩然以來，亦可以卜其父兄矣。未幾日，不告而去，繼以其母訃音，且告葬期，謁銘。始以其人往來之遽，靳之不即答，二蘇子復及門拜跽以請，益勤不懈，且曰無以自贖其不孝不學之罪，至三請如禮。按穆氏世爲彭望族，來嬪詩書之家，相其夫爲士不卒成，又教其二子求師游學，未效而卒，是可書也。婦性吝嗇，算數及鄰里之雞犬，而哀取至農佃之耰犁，獨能推財於蘇氏父子爲義舉，逮於四方賓客至其門者，具腆而不薄，意誠而不吝，又以其餘及釋老二教，穀米金帛丹碧土木如布施法無算，是又可書也。年若干，卒以隆興元年某月，越明年冬十月葬。子男二

人，即茂、葵也。茂官承信郎，兄弟業進士益力。銘曰：

夫射不隼，婦慍見眉。折箠向子，笑而含飴。反是二者，輦輓書詩。甚樂而毅，有嚴以慈。再世之種，爾獲不遲。銘以俟之，信其寔期。《方舟集》卷一七。

曹氏令人墓誌銘

乾道二年九月

吾友薛仲邕以書抵隴西李石曰：「母死，請銘其葬。且仲邕不孝，有大恨三：向奉母出蜀，官都下未幾，以論事忤執政意，坐斥海嶠，相抱持泣國門，謂母子死生永訣，凡八年隔晨昏省侍於蜀，此其一恨。今天子作新洗濯，例蒙恩霈放還，俾丞郡廣漢，便親以養，泝峽數日，見母面且喜且愕，如夢寐中，不旬日母死，不得板輿一日之養，此其二恨。謬以朝籍該封母爲太令人，告下距母死才數日，跪奠捧哭欲絕，無以自達於深泉，此其三恨。且筮日既迫守草土，至以書往，一不得請，再，再不得請，三，餘生支持，誓死不以勢改圖他門，必得銘。」則按所編次，太令人姓曹氏，諱某，字某，武惠王彬之四世孫，譜系先芬皆載國史。曾祖某，榮州刺史，贈儀同三司、吳王。祖某，任左藏庫使，贈左衛大將軍。考任節度使、侍衛馬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令人年十九歸爲工部郎中薛雅州之配。工部喜功名，練邊務。其知邠陽，以一邑抗賊鋒。入蜀從軍，爲重客，以智術韜略自任，而令人贊其決。其居官臨民，御下持法，遇事明敏以嚴，而令人佐其恕。工部喜客，其游多四方名士，潔籩

豆，豐肴核以具，須其往來。至於投閒居官，蓋如一日，未嘗以闕急爲解而應其倉卒之用，令人蓋以儉贊其廉，而以儲蓄副其求也。子男二人，仲邕、仲侃。女三人。年六十八以卒，乾道二年四月日，殯於簡州陽安寓居之子舍，越九月日葬於州之某鄉，祔工部公之墓。方工部公閒居資州七年，築堂名「餘閒」，資州守程揆爲之記。某以文字友往來者，亦堂中舊客，與仲邕相處二十年，於令人有升堂一拜之敬。銘曰：

《易》以易簡，配於至德。惟薛惟曹，相匹以國。有歸其宜，其德之克。柔閑淑順，服是壺則。凡百儉易，一惟厥心。自梁而蜀，由蜀以南。萬里中外，安於織紵。中道孤嫠，摧痛日深。來歸板輿，色養且旨。此意自天，一見以喜。如夢而覺，秩命委已。我銘其幽，凡百有子。《方

舟集》卷一七。

范孺人墓誌銘

紹興十七年三月

孺人范氏諱某，字某，吾友范廷傑之妻、鄉貢進士子有之母也。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隴西李石久游范氏門，逮三任官成都，與廷傑父子道誼相處往來，如骨肉不翅。休日之范氏，廷傑伯仲同居異爨，環堵尋丈地，戶牖几案、書籍圖史盡在。其屏障閭奧，肅然嚴君所治。盥帨掃灑，炷香一室，茗果酒肴爲客歡。子弟問難學問文章，侍立無敢譁，雖廷傑亦若懍懍縮頸畏忌無敢忽。問之廷

傑，則曰吾內子某君竊聽賓主語，久之以某條爲是，某條爲非，且俾子有輩識之。其賢如此。卒年若干，葬成都某縣。曾祖某，祖某，父某。廷傑名仲寶，子二人，子有、子爽，皆佳士。范爲蜀名門，衣冠禮法，人所屬目。家無貧富，守以詩書，仕無窮達，持以禮法，故其羣從男女相與處睦如也，僕隸臧獲相與言欣如也。一有爲非，則競攻之，必悛悔乃已。嗚呼！爲婦爲母，如孺人者可無愧矣。惜乎廷傑父子累薦送未得官，孺人不得食夫子之祿而隘，其所施今未艾也，宜爲銘。銘曰：

石頃再過成都，見范老子者白鬚學道，安坐如禪人。兩郎子者文益工，行日進，身日貧。悵念往昔，則孺人所以相其夫、子者，無愧名門。後將大之，銘其存之。《方舟集》卷一七。

杜氏太孺人墓誌銘

許下劉望之夷叔與石善，夷叔曰鄉兄陳堯文才而文，今且官西鄉。信夷叔久，則有意交陳亦久。既謁入，相與刺刺說汝穎間元祐諸公之美，頗怪今之士不盡如律。其人廉靜而學，聞見有自矣。一日以狀辱焉，曰：「吾母將窆，事次誰宜銘？」答以交友則夷叔可諉。會夷叔有官事，石敢自外狀書？杜氏太孺人諱某，字某，世爲鄆陵大姓，昭憲皇太后族子也。曾大父、大父之諱闕書。父某，朝散郎、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與丞相張商英爲文字友。以丞相呂大防薦，累持節，爲時名宿。孺人幼嫺義訓，落落有林下簡靜風氣。幼不苟葷，妙涉理悟，讀佛書。笄年歸宣教公，蚤卒，誓志自撫二

子，爲師慈，而以儉儀其家，其子克立。年六十六，卒以紹興十三年五月六日。子男二人：炳，右修職郎；煥，右通直郎、簽書資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以煥陞朝，封太孺人。孫男若干人。越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葬昌州大足縣陔山鄉華刃山下。銘曰：

惟鄢陵杜，去天尺五。閨中詩書，幼聽其父。來歸兩髦，矢志忘苦。手撫二雛，一天其母。人子之親，誰其不慈。儀儀母尊，以慈爲師。其慈如春，不病以滋。視而子才，可知壺彝。佛書齋心，妙悟此理。大化大千，何者生死。其引虞殯，此鄉故里。鏤詩幽宮，以風女美。《方舟集》

卷一七。

故宜人薛氏墓誌銘

宜人薛氏者，故贈右朝散大夫楊公之配，今榮州使君之母也。年六十一，卒以紹興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葬以是年九月庚申。既葬，使君以書告曰：「母氏窀穸事，向者貧，取具卒哭，不忍廢禮，越日月以何遲狀刻諸壙以葬，未銘。請待至今，不輕屬他，庶幾母子存亡心，吾子盍爲銘？」石於使君有門人之敬，且《春秋》於法追書無嫌，則按狀云，宜人諱某，字某。甫笄，歸大夫公，事曾王母以及舅姑以孝，於叔仲妯娌敬愛以睦，相其夫以靖順。潔巾帨以奉兩堂之饋祀，空奩資以公一門之婚嫁，至賓俎僕飯皆身親之。至以母道臨其子，左右大夫公之意。雖不出閨壺，儀然母師之道矣。以子

通籍，贈孺人。再贈安人，又贈宜人，皆以子及其父而以夫及其婦，恩秩之序，禮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世嘉州人。生三子，曰某，具官，曰某，曰某。二女，長適勾龍廷俊，次適魏萬。四孫，某等。墓在龍游縣之漢川鄉，祔祖域也。竊謂一婦澤被三世，否則友是。且男子行四方，更得察父哲兄、法家拂士，以成其患難悱憤。至呐呐婦人間，宜得一恭儉禮法者爲之對，否則妬險賊悍，以禍其良，以敗其子者，豈惟三世！蓋足踐竈突而不知義訓者，何翅比比然也？且薛、楊兩族爲世儒者，宜人生長儒門，不獨女訓，於經傳子史以及子美、樂天、東坡語皆成誦，婉約之資而以禮法爲之文，悟入之性而以釋老爲之輔，其所習遠矣哉！其言曰：《家人》利女貞而繼之以《睽》者，以二女同居不相得。嚴君御家而先以女貞，一有不貞，則二女之同居者爲之間，雖嚴君亦睽且敗矣。吾特表其言，爲世婦訓。銘曰：

蔓附修幹，頎然質其長也；莠雜嘉穀，叢然傾其良也。二者之澤，成敗存亡也。蜀固有薛，而亦無他楊也。秩命之渥，追而碣之，永永以護其藏也。《方舟集》卷一七。

錢氏太孺人墓誌銘

隆興元年十二月

牛鞞漢邑，治在今東津，其對瀕江爲佛頭山，重崖複谷，林樹茂密相接。聯舟行江心望之，鬱然一螺與煙雲俱青者，佛頭也。佛頭近有燕王墓，僧寺與墳皆以燕王名，不知自何代，往往於其地得漢

瘞錢與漢銅器。意其跨深負險，耕鑿漁樵，殆附邑曠古一聚落，如高人幽子隱遁之居。其居僅數十家，半勾龍氏、錢氏，二族世世相婚嫁不絕，皆資族之望者。二家之老坐治生事，了賦輸，少壯者出從師游學，未嘗謁公府，履城市。其閨門禮法，族黨風義，敦文以蓄用，尚德而寡怨，申申然儒素樸厚，登薦書、齒仕版相望。蓋其闢館致餼於往來賓客，自廣於聞見，濡染厥有自也。二族子弟從隴西李石爲學問文章不少，勾龍氏子惠夫者，以狀告其母葬日，且謁銘。按狀云，母姓錢氏，諱某，即三舍進士樑之妻而惠夫母也。樑以舍法恩當補官，不就，惠夫舉進士甚力，父子以儒相繼爲善士，則其婦順母慈，道可知矣。石以惠夫故，且吾祖錢甥也，自庚午迄丁丑，艤舟一再訪其居，因升堂致先世之敬。對客諄諄，一語不及他，惟說教子圖功名進取，凜如嚴父師。燈火下諸子諸婦環侍，煜然珠翠續繡中鶴髮柴立者時呻吟以病辭於酒食杯盤間。未幾果卒，享年六十七。二子，長立夫，惠夫次也。孫五人，淵、浚、溥、浩、渾，皆業儒。卒以紹興三十年三月一日，葬以隆興元年十二月九日，以立夫婦錢祔葬歸化鄉山原。銘曰：

余訪勾龍氏，翁媪對客舉酒，諸郎爭推挽，出幄帟立侍，誦詩賦，數僮者間吹笛擊鼓堂下，以爲客懽。別今幾年，老勾龍君白首悼亡，其子亦嗚嗚哭母。欣慨死生，有異於前。嗟夫！人子所以塞責於九原者良難，曷亦念母在日之言。請銘諸幽，有韌其鏹。《方舟集》卷一七。

清僧母葬誌

佛者清葬其親，或謂不髮何以括，不拜何以踊，割愛於親何以子，不子何以葬？不成喪，是清以所賤葬其親，而吾儒諱言之。李石曰：是無嫌於葬也。清母死，昆弟亦死，諸孫承重，有不任喪，責於親非路人，泚然汗面，則請以佛徒事以儒其親之喪。且清辭生母，走東南學佛，至多與吾儒游。今秘監劉子自會稽遣來都下，問道於李子，李子以博士報罷，與俱西還。清曰：「心動矣，母其憂乎？」至則母卒，俾吾書其壙。李子姑以所宜葬者慰清意，而書其碑之陰。《方舟集》卷一七。

皇甫孺人墓誌

黃瓌母死，行九折坂以來，泣告葬日於黎太守李石，曰：「忍忘諸！」石向掌蜀學，瓌與兄琮、琮二子壬仲、壬叔皆隸學，弟子員至千餘。春煽疫，同舍畏厲鬼，不肯視病。石日視病，琮以儒補學醫生，早暮調藥不廢手，而瓌爲學究，兄弟日左右學宮，謹出入不捨。士子怙衆競黨，瓌挺身指遏，遭詆毀擊觸，則泣曰：「忍以此身犯群囂，貽八十母憂？」瓌與壬仲、壬叔同壬午薦書，人謂一門三秀，所施力於學校之報。琮病瀕死，石嘗親至其牀視藥飲，死則哭之，葬則許銘之，以示於其父子兄

弟不忘，其忍忘？環母姓皇甫氏，雙流人，諱某，字某，歸黃君諱某，爲繼室。先娶程，生琮，甫幼。程卒，母撫愛琮多於環。門戶賓客，以饋以祀，至屈力以佐其良，雖簪珥不靳。環家素貧，課生徒朱墨以養。每每與學官會食，輟甘惜珍，包去遺母，環食頃尚念此苦痛。凡兩被薦，一第遲入手，以孤其滫瀡所急。石亦人子也，忍更孤環念母之勤？卒以年月日，葬以年月日，享年八十一。環有子仲卿，亦泮林高弟，未娶，先卒。今生子，未名，環年五十，以知命名，是爲皇甫母適孫。知榮德呂紹謩狀其事爲詳，石姑書納壙中爲誌。《方舟集》卷一七。

袁氏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

袁氏者，故王夷仲之妻也。夷仲卒不數月，妻竟以毀卒。惟一子知方負父母大戚，一身恐不任，日夕雪涕視喪事。卜兆域日月皆吉，登門再拜起跪，執書泣告隴西李石，曰：「將合葬矣，請銘。若父若母難於二銘，則爲一銘。」石曰：「合葬非古，其如一銘？」《春秋》書公及夫人與雙雙而俱來，惡其詞之瀆也，敢以不敏於二銘而厚人子責？」知方泣曰：「謁銘得禮。雖然，受賜豈惟知方？」銘曰：

袁爲舜裔，系出於濮。溫江幾傳，氏望西蜀。黃裳暨洙，曾昭祖穆。玠則其父，三世幽躅。二十以歸，配厥詩書。惟孝惟謹，有嚴舅姑。饋祀賓客，時節物須。由闌以內，有閑不踰。曰彼

有求，人所緩急。雖家所無，猶當悉力。尚且贏餘，而色於德。贊夫之良，實婦之職。告我妯娒，人有弟兄。如手如足，同財共生。豈無他人，柔言易傾。斥其私褻，以燔以烹。婦事有初，雞鳴而盥。薰香佛書，梵唄齋旦。先其藥醫，計及薪爨。僕媵走趨，叙無敢亂。一子女三，子惟知方。婚嫁云畢，五孫成行。五十有六，齡曷不長？淑靜柔睦，夫死繼亡。辛巳二月，丁未金母，是其卒日，葬以壬午。蜡臘將除，甲子乃舉。有銘其鄉，沉犀在浦。《方舟集》卷一七。

蔡氏母墓誌

蔡氏母者，彭士童君貺母也。君貺自彭走資五百里，告隴西李石曰：「母死，竈穴筮日得吉，將有事於窀穸，不孝子庶幾焉。」乃拜跪飲淚，呐呐若含哽，徐申言之曰：「必得文。且吾父託《讀書閣記》以傳，今閣有遺事，請併書之。吾父向作閣，母有疾病，異人過之，曰可就某地吉，婦當愈，且饗其世。母贊之，屋於練江雪峰，多收書以物其閣，而寄其神明於粹美空闊，以怡怡於家人。母臨死，執君貺手曰：『吾子勉卒汝父志，此閣此書足饗汝子孫爲宦學功名，閣中當有劍氣出斗牛間可驗。』君貺感念吾母平生言，不學不文，死且有罪，不自贖。」出所自編次，曰母姓蔡氏，世彭望族，爲童隱君之配。齋於其室，蘋藻修潔。嬪於其家，盡姑舅之孝；睦於其良，爲詩書之助。靜順淑柔，惟慈惟敬，不媚忌於媵僕諸御，而惠施於里鄰族黨。無他苦惱，一日呼子婦膝下，謂猶子雍允婦曰：

「而善歌，歌以送我。」以卒。以某年月葬於隱君墓南五步，年七十九。一子，君貺。孫三人。敬爲特書，塞君貺千百哀祈，俾歸刻壙中爲誌，仍列其事於閣記之陰。《方舟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四五七二

李 石 一五

祭凌竹溪文

維連司馬之淑胤兮，挺竹溪而炳靈。亶靈襟之春融兮，系詩禮於延平。克勤儉以自裕兮，衍雲仍之相馨。羌造端於閨房兮，藹賓敬之典刑。伊唱予其和汝兮，爰相尊而家成。嗚呼！大化之迴斡兮，每屈伸之相乘。慨任運而履常兮，見天地之常經。駕靈輶於霜風兮，翩雙旒之盈盈。闕雙壁於真宅兮，愴大夜之不晨。蹇姻連於肺腑兮，余何以爲情！陳祖奠於道周兮，有淚如傾，庶精爽之皎然兮，尚其來歆。《方舟集》卷一七。

祭趙莊叔舍人文

與尊府公，同壻何氏。我則于公，輩行道義。五年之長，情好兄弟。唱名楓宸，誰後誰先？彼此歲寒，豈惟官聯。公則鼎貴，昇于詞垣。嗟我而收，曰此公舉。三人偕升，獨我誰主？中道聞訃，不及一語。我留上庠，送公柩歸。孑立無素，顧念以悲。我則不才，有負所期。罪斥西還，視公在殯。母老婦嫠，稚子前引。入門非昔，哭則不忍。嗚呼哀哉！元祐絕派，炳然蜀文。誰其嗣之？用以得君。所施幾何？負志莫伸。人知貴公，生死今昔。我則不然，感念如一。豈惟其私，爲天下惜。《方舟集》卷一七。

祭王錫祉制幹文

錫祉之禍，天假手河伯以逞此毒耶！何至上累厥親，下不遺育也？一母三子併往，獨內子幸脫，天欲俾之，尚有覲於世絕而復續耶？不然，傳家著書，有文幾束，祭誰主而葬誰卜也？嗚呼哀哉！耿耿負義，謂可蹈海，至所狎玩於三十仞者，獨不能以一葦託宿乎！舉頭夾山，有異楚蜀，交游永已，錯愕痛恨，寓奠以去，有未可盡其哭者。嗚呼哀哉！《方舟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

祭范和仲運使文

蘇、范世好，兄弟雍睦。靖康禍變，自許歸蜀。存者幾人，晨星孤鶩。惟我女弟，嬪公則歸。十餘年間，謂才是依。公止此耶，子孤婦嫠。嗚呼哀哉！石祿春官，公亦抗節。去國忝郡，引矚鄉樾。公來涪上，申叙何闊。既嗟以喜，謂我有得。我亦期公，相視華髮。一辭坐阻，竟此永訣。嗚呼哀哉！器業自期，逸軌屢柅。泛舟之役，渠寧得已？江州乍濟，訃音駭耳。寓奠以哭，老淚如洗。《方舟集》卷一七。

祭舅氏文

石官上庠，距蜀萬里。念我外氏，舅存今幾？時因家書，訊及以喜。庶幾再見，別語在耳。三年來歸，鄰牆易徙。誰衾誰棺，貧甚衆子。嗚呼哀哉！幽幽深泉，痛溢心髓。我祿可將，此味誰旨？嗟我舅氏，不待永已。迎我笑言，訪我步履。怒髯目張，醉語中理。今失舅師，來拊筵几。尚飲此卮，血淚如洗。《方舟集》卷一七。

祭雲巢子文

吾與君生，艱於至親。一痛且忍，驀如路塵。隨風江湖，嗟嘆甚貧。敢輕其生，以殞厥身。嗚呼哀哉！家則我躬，食則我力。念親所自，肯任憂責。百死不計，既竭爾力。簞瓢可營，一笑親色。世之他人，誰不弟兄？我曰朋友，爾曰師生。陋哉俗學，蟬蠹聖經。曾不遺力，一門長城。嗚呼哀哉！萬里東南，往來參差。再召再逐，中途喜悲。荆渚執手，才得一詞。念爾遠客，誰藥誰醫。嗚呼哀哉！四人雁行，我獨將母。斷不可續，手足斤斧。隻影自憐，弔此遲暮。痛欲叫天，茹不復吐。嗚呼哀哉！念爾定期，我適官居。孀妻拊棺，羣兒泣呱。雲巢之山，桃李成株。一奠遙訣，宿草莫耰。嗚呼哀哉！《方舟集》卷一七。

祭程端卿使君文

念昔識君，斯文云初。自二蘇子，曰交不疏。捧腹笑談，岸然魁梧。青雲倚埃，九軌之衢。飛黃驂騮，不繫而趨。三十年間，歲月寥闊。君先我鳴，一前一却。我何敢望，忍死溝壑。晚得一官，排擯留落。去來萬里，繫船送迎。一夕之語，今隔平生。嗚呼哀哉！我承彭門，若守我鄉。夢寐見君，

數山相望。憂時之論，憤物之章。如玉如金，盈溢縑緇。俄聞訃音，舉家倉皇。嗚呼哀哉！情相後先，義均彼此。文字之樂，兩家父子。恩意骨肉，不替終始。善類吾徒，零落無幾。嗚呼哀哉！健於詞筆，書成幾車。幸哉有子，亦可傳家。翠巖深栖，吐吞雲霞。死生不隔，月印泥沙。哭淚欲枯，老眼三巴。《方舟集》卷一七。

祭張子覺文

先生之喪，兩紀於茲。後豈無人，顧憐以悲。行路欲掩，義則我師。我則老矣，不忘角羈。奮然其家，告我寔期。禮既不廢，緩則可追。後猶義之，天或未衰。嗚呼哀哉！我欲臨穴，吏書繫縻。夢想如昨，莫以寓詞。嗚呼哀哉！《方舟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張氏姑文

先君弟兄，同氣二人。兩家往來，分災恤貧。式好無尤，有嚴而親。念昔襁褓，惟姑之仁。先考及妣，相望去世。所幸有姑，恩愛未替。姑老多病，甘旨誰計？我有微祿，念念曷濟？江湖西歸，姑疾在牀。省問及門，拜姑於堂。自云見汝，不藥而良。來官成都，臨別淚浪。到官一年，俄以訃至。

心喪自我，制以恩意。豈惟吾姑，鉅痛所寄。一奠遙訣，重泉永閤。嗚呼哀哉！《方舟集》卷一七。

祭陳氏婦文 一

三江陳氏，以孝名門。兒婦惟陳，歸吾兒圓。琅玕瑩秀，擢自其根。中外惟孝，一無間言。夙夜望汝，亢吾後昆。嗚呼哀哉！三任隨侍，貧窮百艱。饋祀隨宜，俎實盤餐。未嘗告匱，諾曰有原。櫛沐未明，管鑰倡先。童奴畏愛，睦睦以歡。嗚呼哀哉！吾典沈黎，千里瘴烟。委汝吾母，喜懼親年。家未可將，數日而遷。臨別告病，老稚潸然。至黎聞汝，寧親而奔。自夏達秋，訃來蠻村。嗚呼哀哉！四子一女，羽翼飛翩。汝實親哭，女成男田。舟死秀州，歸沂蜀船。漢立聰慧，汝所甚憐。憶母至死，母柩云遄。惟群泣呱，血如迸泉。自云衆子，今唯一存。老懷甚惡，摧裂膺肝。嗚呼哀哉！汝死郎伯，圓身恫瘝。以姜繼汝，汝後其蕃。吉竈惟卜，昭穆新阡。生死幻境，祔以漢孫。惟汝子母，同歆一樽。嗚呼哀哉！《方舟集》卷一七。

祭陳氏婦文 二

翁翁婆婆，以庶羞之奠，告於近故陳氏婦八十四孺人。吾四月初別汝來守沈黎，以汝之夫與汝二

子行。汝之病，寒熱增減、醫藥緩急，不唯舅姑不及視，而汝之夫與二子者亦復省問曠廢，俾汝以死。吾心痛恨，有所不足。嗚呼哀哉！汝之死，未知日辰，而以嘉陽十叔書爲信，爲汝携二子并孀輩發哀如禮。汝之夫與汝母、汝弟以吾親老在堂，若有所憚，不敢以訃，不知衣衾之陳、柩殯之所、齋祭之用，得如禮否？嗚呼哀哉！汝今年生一子，復喪一子，於生者未必喜，而於死者甚悲。臨別見汝涕淚出拜，吾心怪之，且囑汝秋冬來官上，日望汝佳，不謂永已。嗚呼哀哉！吾二子二婦，舅姑所恃以永此世，汝又婉順孝敬，吾許汝以終昌艾，而止此夫！遣人告汝殯，致一齋以見舅姑哭汝痛汝之心。汝二子川孫、漢孫與乳母在此甚安，當歸卜葬於李氏。尚歆此卮，無怖無忽。《方舟集》卷一七。

祭簡姐文

知郡李博士、宜人何氏、抗孫娘等以清酌素羞告於趙氏簡姐之靈。汝妾於李氏，歲逾二紀，勞力巨細，辛苦終始。自吾以布衣立門戶，汝則同其戚喜。賓客慶弔，出入綱紀，有察有臨，豈惟佐其饋祀？久稽汝留，爲汝擇配，間欲去而輒止，付汝以後，亦云有子。自黎歸資，跨數百里，他日葬汝法雲山下，汝之幽潔長齋，其終爲佛法之依，示不忘平生之義。嗚呼哀哉！《方舟集》卷一七。

黎州謁先聖廟祝文

石被命守邊，苟可以施所學於民，使近者悅，遠者來，吾夫子不鄙葉公諸梁而賜之教。石得以服膺遺訓，其在於此。敬薦芳潔，以告其來。《方舟集》卷一四。

黎州謁諸廟文

石所恃以行九折之險者，寸心也。凡視民如子夷如客，仁義禮信如飢渴，珍異之貨如糞土，而摧折壓伏於貪淫之吏者如讎。伏惟聰直之鑒，克相其來，敬薦芳馨，始筮之禮也。《方舟集》卷一四。

告廟文

惟神福綏一方，祀綿百世，屬天子慶太上之新歲，廣推異恩，凡爾大神，有功吾民，悉膺重祭。吏奉制敢不恪恭？神享，急圖報稱。《方舟集》卷一四。

黎州辭先聖廟祝文

石向以天子學官斥爲外學吏，逮倅彭守黎，皆以學爲事，廣學宮，增弟子員，抑其細者耳。至於明先聖之道，革遠士用夷之習，身所至則道所在，如日照臨，無有間斷。被旨召還，姑志其有懷於黎，俾知神者則無往而不在也。《方舟集》卷一四。

辭諸廟文

石十年去國，再召以還，神賜君恩，相符如一。東浮萬里，尚克芘助，敬展薄芻，以告其去。

《方舟集》卷一四。

祀王董二賢祠祝文

文起二典，止于兩京。蜀吠正狴，此鳳鏘鳴。相如三賦，鄉人已傾。子雲扶衰，乃收其成。唐暨我宋，文物後生。子昂蘇氏，父子弟兄。蜀江濫觴，流大以橫。嗟嗟王公，揭是儀刑。以董侯配，自

我正名。古像荒寒，補綴丹青。此祠誰欺，尚畏幽冥。神肯聯食，指此新楹。陋學羣嬉，媚詞乞靈。酌水布芻，亦謂芳馨。斯言不鏤，有如日明。《方舟集》卷一四。

彭州謁諸廟文

石罪放乎此，學道愛民，苟可藉口於神者，聰直之鑒，如臨左右。視事之始，敢不以告？《方舟集》卷一四。

諸廟祈晴祝文 一

未雨而祈，既雨而厭。雖民心之所欲，好惡不常；諒天意之弗違，慘舒可冀。念此封疆土地之守，豈無山川鬼神之靈。一吏之責而病或及民，一方之憂而害將及國。尚資冥力，共保歲功。《方舟集》卷一四。

諸廟祈晴祝文 二

柔風初布，務在發生，尺雪致災，豈堪摧折！伸者反屈，榮者反枯。去歲所入甚微，新年亦望少稔。常寒致罰，無曰邊州土地所宜；以過獲書，要是聖人春秋之法。吏則有罪，神均其憂。儻如所祈，不敢忘報。《方舟集》卷一四。

諸廟祈晴祝文 三

情有喜怒，氣有慘舒。變怒爲喜，易慘而舒，人猶難之，神可知矣。憂心累月，喜色一朝。捷如鼓桴，應不旋軫。肇此春物，臻於歲功。敢薦明禋，以求終譽。《方舟集》卷一四。

教官廨舍後都官祠祝文

石官廨後依牆叢竹間有都官祠，官廨後非祠之所宜居，則當遷，或曰已改祠他處，則當撤。然神像甚偉，中更葺治，蓋祠所傳甚古而靈異自全，故來官此者不敢遷，亦不敢撤。是用築垣周之，以防

褻慢，且潔其丹青而掃除之。神與學官道義相依，安於湫隘，會當有通衢大軌，奔走香火時也。敢藉芳馨，告於祠下。《方舟集》卷一四。

告堰廟祝文

挹下流之潤以爲高原之滋，水或不至，種且不入。父老云神居水衝，制水出納，神曠其祀，水汨其源，水田無收，民食半菽，三年於此。然神祀廢興，吏之責也，民何罪焉！《方舟集》卷一四。

辭武威廟祝文

石去朝十年，再被旨召，謬典此州，甫及浹歲。所未盡施於黎之政者，邊虛而不知備，民急而不知救。此後儻可終事而爲黎長久之策者，神愛此州，與人不相遠，芳潔之意，視去如來。《方舟集》卷一四。

祈雨祝文

比者時雨有愆，吏不敢以旱言，懼以爲瀆也。迺今日轉盛而勢未回，辭欲陳而情以迫者，歲大旱民何以生，茲用不敢不告。神其相之，霈爲三日之霖，以惠此一方，吏敢不敬神之休？《方舟集》卷一四。

謝雨祝文

日者不雨，民以爲旱，吏亟走祠下致禱。雨既至矣，以爲未足，吏日夜祇懼。今雷雨既作，膏澤下敷，倍費神之力以至於此，敢不頓首以謝？繼今雨暘以時，稼穡以登，終惠之休，吏與民猶有望神者也，敢併以告。《方舟集》卷一四。

祭顏子廟祝文

士有能傳世行道者，言語文章政事而已。後夫子而生，先夫子而死，未聞得志行乎中國，不以政

事論也。自衛反魯之時，公墓之木拱，亦不克與六經之議論，蓋無見於文章也。與夫子處，終日如愚，言語又不可得而聞也。然聖人以爲好學，人以爲不如事之，以爲亞聖。人以爲亞聖，人以爲先師，則士志於學必有所本矣。此諸生之所願，欲以從事於斯者，不敢不有所獻焉。《方舟集》卷一四。

府學祭井祝文

石到官未幾，士子以闕飲告，爲掘二井，隨禱而獲。新甃既成矣，豈惟神哀其愚以罪廢來此，默有以相其衷，蓋亦知朝廷惠訓仁義之澤，士子不可一日無食。爰薦芳甘，以侈神無窮之賜。《方舟集》卷一四。

祭諸葛武侯廟祝文

嗚呼！定中原之鹿，斬海上之鯨，可與共天下大事者，古今一人。天灰赤帝之火，夜殞轅門之星，馬未飲於河洛，牛絕餽於褒斜，天不憖遺，而使己志不伸。古今孺子，幸而集事，以叨日月之光，辱旂常之後塵，伊侯之志，莫與擬倫。彼其據形勢之上游，操德澤之權輿，故能功滿天下，而惠徧於生民。侯乃起僻左，扶漢於衰緒，間關百戰，未能九州一鼎而吳、魏爲賓。忍使八陣蕪沒，翠栢

黯慘，悲風泣雨，空遺恨於蜀江之濱。故不生於垂衣之世，值舞羽之代，賡歌都俞，與舜爲鄰，股肱耳目，使侯作臣，蓋志嘗感激乎知己，而心期乎致身爾。能折節北面，聽言不聞，豈關、張之見蓄而魚水之情親，誠九死之不恤，恐高卧之未仁。蜀西南陬，既弱且貧，侯能使之有勞無怨，千載之下，猶思詠於甘棠之春。我生何艱，逢天不辰，恨不得親拜隆中而周旋談笑，邇公威德，直所望不能。郡守刺史，何足辱侯之友而攀龍之鱗！閔禾黍之蕭條，悼江漢之淪湮，既無英雄可以聞倜儻之論，樵夫漁父，酒卮豚蹄，爭求媚於明神。騎箕尾於光芒，弄陽律之浩蕩，雖幽顯異路，而忠魂烈魄，不違寤寐，如影響之相親。儻斯言之可復，特一酌而問津。《方舟集》卷一四。

西歸祭甘將軍廟祝文

石一紀之間，再召再逐。雖蹈瑕積釁，固所自貽，然挾讒復仇，亦已太甚。蛟龍風濤以水險試人之心，況神平衡人心以伺其去來，儒名商行隱匿於囊橐舟楫，於神不容以不直欺也。奉親一舟，數月二萬里至祠下，神能鼓三軍之怒，不能直一士之冤乎！敬致薄酌，以明此心。神生自蜀，挺身事吳，限以鼎峙，南北則殊。今一大江，吳、蜀同軌，幽明受職，臣子無貳。神之受食，往吳來蜀，私其鄉人，誰曰不得？風水舟楫，豈唯此行！再被恩召，奉親以來，艱苦不忘，數日有卜。芳潔之意，惟神綏福之。《方舟集》卷一四。

儀真齋僧功德疏〔二〕

某伏以荷國寬恩，有周歲二萬里之往復；奉親遠役，負全家三十口之生成。懍然性命之憂，厚矣髮膚之託。仰資仙蔭，聊課齋功。伏願終惠長塗，蚤瞻先壠。溫溫江瘴，掃疫癘以潛消；節節風灘，戢波神而無聳。伏願佛慈證〔二〕。《方舟集》卷一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

〔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所載此文題作「遠任祈福設供疏」。

〔三〕末句原無，據右引補。

癸巳二月四日齋僧疏

衆生業力，未免億劫迷塵；諸佛願心，務求一切苦趣。恭惟無上之正覺，乃是去識之資糧。明晦既殊，薦嚴敢昧？伏願某人以平時之素履，伏今日之良因，沈冥不滯於閭途，安養常居於樂國。玉毫光裏，親聞解脫之音；金色界中，永陪清淨之衆。《方舟集》卷一四。

請正老住保福疏

不忍回頭，趙州住處本無佛；且煩出手，大唐國裏幸有禪。許時化鶴今始歸，到此騎虎不得下。某師定眼具足，覺心光明。十二世孫，臨濟下不斷如線；三千弟子，圓悟老已親付衣。矧惟三業之昔游，常給十方之遺愛。想往還之同日，任興廢之關天。紅蓼灘頭，舟楫未存於東下；碧蘆岸上，鉗鎚請舉於西來。不妨再理舊規模，又是一番新曆日。已曾熟識，不用牢辭。《方舟集》卷一四。

父母諱日功德疏 一

災患相仍，倍覺念親之痛；慈悲有託，敢輕事佛之誠？爰薦薄齋，仰資厚蔭。伏願先考朝請真天不昧，報地轉增，頓悟前緣，永綏後福。《方舟集》卷一四。

父母諱日功德疏 二

母憶子，子憶母，不隔幽明；心即佛，佛即心，無分彼此。望松楸有千里之遠，對藜藿無一日之

安。自課齋功，仰承親諱。伏願先妣蹇氏安人英靈如在，鑒格不違。雖頭目髓腦之可捐，如何補報？尚身體髮膚之未毀，誓竭驅馳。《方舟集》卷一四。

京觀功德疏

不安巢穴，自向死門；大建津梁，爲開生路。國家盡包容於遠邇，佛法垂薦拔於幽明。伏願孤魂蒙率土之仁，朽骨被漏泉之澤。三碁城下，修歲貢之契；雙澗水邊，無夜吠之犬。《方舟集》卷一四。

（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四五七三

陳長方

陳長方（一一〇八——一一四八），字齊之，福州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少孤，奉母客吳中，依外祖林旦以居。杜門勵學，家貧不能置書，假借手抄數千卷。服膺二程之學，從師于王蘋。嘗讀《論語》，至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以爲此一言盡六經之旨，因榜便坐曰「唯室」。紹興八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蕪湖縣尉。後關升左從政郎，授江陰軍學教授，未行，以疾終，年四十一。著有文集十四卷、《春秋私記》三十二篇、《尚書講義》五卷、《兩漢論》十卷、《步里客談》二卷（存）等。見宋胡百能《陳唯室先生行狀》（《四庫全書·唯室集》附錄）。

《唯室文集》十四卷，爲乾道中其子所哀輯，得二百篇，明世猶存，後失傳。清乾隆中，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得九十餘篇，編爲四卷，又《附錄》一卷。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唯室集》爲底本，其中有文三卷，今合編爲一卷。

上殿劄子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臣伏見去歲僭叛之臣外連強敵，陛下聖心果斷，元戎北指，天威皇靈，截然而下，如雷如霆，震驚萬里，故敵計不日告窮。然自敵師行遁已復半年，臣輩遠在闕廷之外，廟謀勝算有不及知。而臣竊觀，金人緣自靖康，所向必得，去歲之舉，猶循故智，不謂朝廷遣將四出，六飛親駕，前控大江，後隔長淮，頓兵老師，不能寸進，是自金人侵犯以來，未有若去歲少挫其鋒者也。大凡狃勝者耻於少衄，好利則不憚興師，安知敵人不於秋高馬肥之時，猶思奮而再入？臣愚深恐議者妄意敵情因此畏怯，簽軍調發，勢難再舉，以悅耳諛佞之詞上誤國家大計。欲望聖慈敦喻輔臣，內嚴師律，外飭諸將，謹長江控帶之方，講漕運轉輸之畫，留司庶務，斥候要隘，無不畢舉素定，以視敵人之進退。如此，則孔子所謂「能治其國家，孰敢侮之」者，臣於今見之矣。臣觀自古中興之君，未嘗不有災祥以警戒之，豈天之獨私於是耶？蓋亦愛之深耳。在商高宗則有鼎雉之異，在周宣則有旱暵之虐，然二君遇災修省，故其功德由是以興。恭惟陛下念雨澤愆期，至誠惻怛，形于詔令。下至閭巷垂髫戴白之民，莫不歌詠盛德，謂陛下焦勞憫雨之心，商宗、周宣蔑有加矣。然而方今斗米不啻千錢，尚且踊貴未已，萬一雨澤後時，饑饉之患有所不免，流離之民聚爲盜賊，勢不

得不慮。臣愚欲望先勅有司經畫邦計，預爲之備，使儲蓄素定，無至乏絕。近降詔書之外，凡一毫未便於民者並令罷去，以成陛下中興之政。雖聖人焦勞格于上下，必無雨澤後時之患。臣妄言，蓋以爲先慮，不勝區區而已。《唯室集》卷一。

代謝宮祠表

祥琴既御，尚懷如慕之思；恩詔下頒，遽被若驚之寵。中謝。伏念臣某初心求仕，但欲及親，中誤辱於甄收，遂寢升於華要。曾參三釜之養，孟軻五鼎之榮，既兼得於古人，實皆由於上賜。戴大恩而未報，俄家難之遄臻。枕塊寢苫，不意全於荼毒；拖紳鳴玉，敢復綴於鴛行？知臣憂患之侵陵，憐臣筋力之衰憊，丐真祠而佚老，錫厚祿以優閒，非天地造化之曲成，豈蠕蠕纖微之敢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聰舜察，禹儉湯寬，備衆美以成仁，掩百王之御極。將大有爲於斯世，故不遐遺於羣材，致此遭逢，亦異倫等。臣敢不更親藥石，以濟衰殘，期報稱於餘年，策疲駑於後日。涓埃有補，庶伸移孝之誠；齒髮可捐，用副教忠之訓。《唯室集》卷一。

代放罪謝表

守文議辟，憲府常規；撫事察情，朝家大賜。中謝。伏念臣某比緣外補，失赴臺辭。事非出於本心，跡寔罹於恢網。果貽彈劾，宜在譴訶。豈謂天明，下燭盆覆。知臣官非韓愈，敢稱赤縣爲詞；憐臣智拙鄭僑，徒信校人之誤。故特捐於三尺，俾不麗於百鍰。感極懦衷，恩深帝所。此蓋伏遇勤民禹聖，用法湯寬。同四海於一堂，攬萬幾於獨斷。致茲疎逖，亦被殊私。獄必以情，豈特敗齊師於長勺；政能復古，將見會諸侯於東都。亭毒之恩，草木安報。臣無任。《唯室集》卷一。

謝解啓

執經問學，本心非爲於決科；謀祿代耕，末路幾同於志食。濫塵薦牘，復冠時髦。嗟駑馬之居先，蓋播糠之靡後。省循非據，眊勉懷慚。竊以興學者有國之宜先，爲己者爲學之切務。粵從近世，相習成風。造務外虛遠之詞，元非實效；爲甚高難勝之論，初不可行。追考其私，則所言皆肝膽之秦越；進而在位，則素學爲魚兔之筌蹄。由茲虛誕之風，馴致凌遲之漸。蓋學術不善，則難以望人材之賢；人材不賢，則何以隆邦家之慶？若彼五胡之猾夏，初緣二晉之清談。欲張斯文，允歸碩德。如某

者，零丁質弱，泮澣伎迂。幼稟家傳，既匪狗時之學；長從師氏，又非適俗之規。甘放意於丘樊，已冥心於科目。逮覩靖康之詔，復還正始之音，勉緝舊聞，以追羣彥。南宮自獻，曾貽鄭璞之羞；外計重來，方愧劉郎之誚。豈意伏遇某官，欲興古道，務正人心。以得士之多爲報國之術，於取材之道視所學之方。知來龍當在於圖形，而市馬亦先於駿骨。是令庸謬，誤辱品題。某敢不益勵簡編，更親師友，庶十駕之可至，免五伎之遂窮。《唯室集》卷一。

謝及第啓

校藝南宮，濫居下列；拜恩北闕，遂覩清光。顧事業之空疎，被寵榮而祇惕。伏念某得依丈席，爰自孤童，意廣而材卑，心空而質薄。磨礪樸斲，每勤匠氏之功；長養護持，倍費場師之力。訖無堪稱，徒閱歲年。以至遍走師門，獲交多士。指南所自，發軔云初，皆君子之使然，非小生之能爾。誰知末路，浸失本心，以平生之所聞，望有司而求售。江湖巨浸，中道而乃變汙潢；培塿學山，卒歲而僅同丘垤。尚祈誘掖，使有依歸。恭惟某官盛德典型，斯文羽翼。忘名忘世，久從造物之游；呼馬呼牛，一聽時人之目。江山宴坐，聲教郵傳。凡稱斯世之龍門，咸指當今之吳下。耆年如衛武，名齒如商翁。行膺三老之求，無復五噫之嘆。某敢不力行舊學，克謹官箴，無愧前修，庶幾後日。既下酬於素志，勉上報於深知。《唯室集》卷一。

答謝特奏啓

伏審榮被奏名，入瞻睟色。已拜命書之賜，實爲儒者之光。惟古今取士之殊途，以科第示公於當世。持衡校藝，敢云銖兩之差；按劍投珠，每深鑿枘之嘆。眷本朝之懿典，擴數路以求材。凡偶佚於春官，卒終歸於仕版。盡收英俊，仰副憂勤。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均爲自致；雖有姬姜而毋棄蕉萃，行聽旁求。某官早踐英躋，夙推俊譽。由祭酒項斯之不偶，故禮部何蕃之復然。晚沐上恩，乃膺初秩。將軍善飯，尚可用於趙人；新息據鞍，定立功於驍騎。某濫同李洽，有愧劉蕡。忝冒以居，徬徨無措。欲騰牋而不敢，奉華翰以彌慚。《唯室集》卷一。

答王解元啓

鄉官論秀，三歲登賢能之書；寄藉他州，一日冠英髦之選。盡球琳琅玕之貢，實東西南北之人。某人材力無雙，詞鋒甚銳。果聞拔萃，大慰羣情。某濫預校文，獲因寓目，特煩爲謝，深媿何功。布叙欲周，勤拳難既。《唯室集》卷一。

答何解元啓

被牒旁州，濫處權衡之任；如窺列肆，但驚瑰璧之多。況在上游，可量遠器。某人水曹詞藻，君公裔孫。久已去於故鄉，今來從於新毫。能高羣彥，名預薦書。特枉牋題，歸恩荒陋。其爲感愧，布叙莫殫。《唯室集》卷一。

賀戶部侍郎啓

伏審某官密承帝制，進貳地官。以文章翰墨之英，居財賦根源之任。邦計以裕，民情亦康。竊以立政所先，理財敢後。歷觀前世，多用能臣。上空山澤之藏，下盡頭箕之斂。帑庾既實，材具始張。惟泉貨之於國家，猶血脉之在支體。欲公私之俱父，要周流而不偏。與其國富而人疲，孰若財散而民聚。鑒之往訓，寧有盜臣；著見前規，何必曰利。恭惟某官材周數器，學貫百家。博極異書，豈但安世之三篋；春容奏賦，不假左思之九年。是宜納誨於朝廷，實耻自名於心計。觀今日進用之意，則斯民庶幾少安。凡有知識，莫不欣抃。某偶緣先契，每借餘光。濡筆擘牋，屢下劉公之教；破衣敝屣，行登韓子之門。喜聽新除，輒伸慶禮。傾瞻之悃，布叙難周。《唯室集》卷一。

賀劉侍郎啓

伏審升華法從，就寄左符。真材進以佐時，直道行而傾否。衣冠相賀，閭巷交呼。恭惟某官康濟材猷，經綸典學。波瀾浩渺，陋子政之淵源；術略精深，笑去華之疎直。粵從廷對，暨造朝端。無非正大之言，輔以方直之氣。輿情久屬，謂宜公餽之調；逆耳難言，終奉轉輸之詔。汲長孺多補外，劉棄疾不居中。茲蒿目之懷憂，恐野心之或肆。積薪在上，士訟公冤；揚粃居前，盜恩彼奪。豈謂天心之求舊，渙然明綍之下頒。非徒民社之臨，將舉鈞衡以付。某薄游苕雪，嘗造膺門；寄食江湖，願塵蕃榻。君子得位，難忘臭味之同；小人懷私，不辭燕雀之賀。《唯室集》卷一。

賀中書舍人啓

恭審代言華省，進位從班。主以立賢而尊，士以用儒而寵。伏深慶慰。竊以自古覩國，尤先在人。劇孟得而漚亡，毛遂行而趙重。漢誇三傑，楚寶四臣。成安之失於左車，淮陰之奮於栢直。類皆隄度，可以測知。靡論智力之崇卑，默繫興衰之基本。惟所用之才不一，故所就之迹有差。若成敗而因人，則古今而共貫。矧聖神之御曆，登耆俊以同朝。仁澤陰施，符元氣之滲漉；德威旁暢，並杲日

之昭明。又非舊聞，所得而擬。某官行偕往哲，道續先王。不夷不惠而唯執厥中，曰伊曰周而皆用其極。眷此絲綸之任，最關政治之施。六押五花，著前朝之故事；三《盤》二《典》，追太古之彌文。非學造于精微，與識周于機要，則何由渙風雷而布令，鼓動植以宣言，仰副熙朝，密裨大化？某迹疏函丈，名列諸生。自新命之下頒，溢私懷而竊喜。格心發志，大儒之效將行；擊壤含嬉，小己之安可卜。儻粗供于甘旨，期終老于衡茅。願善護于寢興，即別膺于冊拜。拳拳欲叙，喋喋難周。《唯室集》卷一。

賀太守啓

伏審顯膺中詔，就寄左符。民歌襦袴之可期，人喜蕃宣之有賴。凡依庇覆，舉極歡榮。恭惟某官士類冠紳，朝家髦傑。文章述作，具存嘉祐之風流；政事設施，綽有治平之軌則。雍容省戶，贊議樞庭。迴翔而德益高，出處而名愈白。密遭簡記，歎魏謩之祖風；輿論咨嗟，知臧孫之有後。眷茲姑孰之古郡，實爲江左之奧區。後倚昭亭，前趨建業。烟林雪屋，可細數於濡須；暮角晨雞，亦旁連於秋浦。方暢威靈之際，最居屏翰之先。今旣戢兵，尤推樂國。一觴一詠，歎溫嶠之高蹤；或貶或誅，哀王敦之遺臭。政成事簡，吏畏民懷。召歸紫禁之班，當繼青氈之舊。某昔緣先子，獲覲前規。爲親竊覲於斗升，俯首飽嘗於躡藉。質非驥騄，望伯樂而一鳴；來自山林，幸韓公之三浴。飛霜入候，行旆

載途，願謹起居之常，用副傾瞻之意。《唯室集》卷一。

答黃循聖書

辱書見示以《易》數之學。公之精明超卓，去僕萬萬，且不能知，僕亦何由知之耶？昔者側聞於先生長者，敢以其所聞爲左右獻。大抵有英氣之人多不能閑，如循聖之材，未爲時用，故務窮世之所不知。然而數學雖出於《易》，是亦天地間一術也。既謂之術，則非所謂先得我心同然者矣，故必待因人而後知之。如邵堯夫得於李挺之，穆伯長得於陳希夷，此耳目所接者也。管輅、郭璞、關子明之流計亦各有授受，特時代相遠，史無其傳，故不得而知爾。雖公高識深思，恐未遇知《易》數之人，則未得其要，徒弊精神而已。人物如吾循聖，有用實材也，願公先究《易》理，使他日施爲動中事機，則僕等輩亦將被公之惠。欲知《易》理，不出一「太極」二字。二字須深思，人多於混茫無朕之前指一物曰太極，非知《易》者也。知所謂太極，則自《乾》、《坤》、《屯》、《蒙》，屈伸錯綜，至於《既濟》、《未濟》，猶一旨也。然僕之爲是言，計公讀之，味如嚼蠟，意必不快。然公苟不遺葑菲、黜聰明、平意氣，反求之心，功不半前之爲，則必有得，而且知我之斯言與前之爲豈不相萬耶？前乎今萬世也，後乎今無終窮也，公一切含具無餘。若黜聰明、平意氣以求之，則觀察照燭，易如屈伸臂，了如鏡中形，豈待索卦觀象而後知之哉！然而知之與否皆外事也，君子亦不汲汲於知之。嘻！鄭人之

璞，周人以爲腐鼠也；燕市之朽骨，或者以爲龍媒也。僕之肆其言，循聖將以爲腐鼠乎？龍媒乎？必居一於此矣。《唯室集》卷二。

與友人論文書

某惶恐再拜。伏蒙寵示《懷伊堂銘》并序，措意設論，旨高而辭達，降歎不已。至於文章法度，則與韓退之、樊宗師輩相與馳騁數百載間，小子獲遂寓目，幸甚！然而中有所疑，不敢不請於左右。自古君子於名實之際，未有不謙虛退託，去而不居。故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曾子之稱顏氏，亦云：「有若無，實若虛。」然而名實較著，終不可掩。至於草《太玄》、擬《易》、續《詩》、續經者，後世之議竟何如哉！竊見序引伊尹爲說，而斷章曰「是吾心也」，似與聖賢立言差不同。妄意以謂，不若只云「笑而不言」，庶乎含蓄不盡之意，而不爲疾善求瑕者所議。未知尊意以爲如何？《唯室集》卷二。

送黃循聖序

江夏黃公被命貳守桐廬，其子循聖從行。循聖，余之友也，追而告之曰：桐廬蓋浙江之東，山水

都會也，其彰彰著人耳目者無如七里瀨，固山水之奇絕。然余行天下，視世之如七里瀨不少矣，彼湮沒不傳，此獨著稱，豈非得嚴子陵而重乎？子陵以劉文叔之故交，及其誅莽賊、縛羣盜、撫四海而君之，子陵視之猶昔也。後世高之，特以其不爲劉文叔屈而已，豈知子陵者哉！余嘗謂，子陵之於文叔，亦猶四老人之於高皇，其心實少之也。觀子陵謂侯霸爲癡，謂文叔差增於往，則文叔之爲人蓋未滿子陵意也，故其言「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特眠不應而已。使子陵道合，豈終身披羊裘，持竿七里瀨，而與西山對語乎？士生一世，無必進，無必退，特視道之如何。今子氣奪三軍之帥，視世之功名若唾手可辦者，蓋近於必進也；必進，則有時而必退矣。故因子之行，道子陵之出處。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願以是爲師。《唯室集》卷二。

送龔聖任序

先豫章公大觀初得官歷陽，會侍郎龔公弭節里社，而察院游公、博士關公亦客此郡，四人相與懽然無間。陋邦小郡，一時有四公居之，直可使閭史記述，以爲異時嘉話也。諸公凡日夕講摩議論，意有未合者，歸輒折簡相難詰，必期於是。余生雖晚，尚聞其梗槩。關公來歷陽，未幾物故，且無子，天下痛之，獨三家子孫尚存。經亂離，諸公手簡散已幾盡，唯先君議論猶見家集。紹興十年，余至吳興，見龔公之孫聖任於郵亭中，各知兩家先契之厚，復懽然無間。退聞僚友稱其公勤，吏士服其威

愛，賢士大夫言其好學，余私自慰故家有孫也。余方爲貧，沈浮閭里，聖任作吏，日走水村山徑間，奉檄別白田里訴訟，一年之中，相見不數，而聖任受代矣。將行，責言於余。周視此身，空如無有，念聖任之意不可虛，因思去秋與客泛舟道場何山，道中有稱聖任能詩文歌詞者，余告之曰：「聖任如驥騄之駒，方就韁勒，嘶風逐日，意氣已在萬里外矣。是將取唐、虞、三代、先秦、兩漢之書沈酣其間，淵停雲升，山涵海聚，浩無津涯，然後權量斟酌，以求先聖人遺意，豈直詩詞而已。」念對客語，不可不使聖任聞之。然余老大，無知無聞，常恐失墜先業，姿稟頑鈍，策益不進，唯覬聖任學成行立，光明傑偉，尚使天下指曰：「是數家子，今猶有人未便泯泯也。」余亦依藉聲光，以壯衰懦。聖任勉之！《唯室集》卷二。

送方務德序

直閣方侯務德被命使廣右，行有日，交朋多戚戚，以侯宜中都，不宜遠也。言曰：天地清淑之氣鍾於中州，南極五嶺，北限燕然，故燕然之北多勁悍，五嶺之南多瑰奇。自唐都長安，去五嶺爲最遠，一時名臣如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守潮陽、連、柳，愁怨於歌詩，至今士大夫承風不樂游其間。不知五嶺之地襟帶南海，探制外夷數十國，自是一都會。皇祐間，廣源之患幾至騷動半天下，至煩朝廷移兵西陲，然終不聞生致其豪，稍奏厥績。有事之初，使當時部刺史有人制其幾微，一轉手力

耳。宋廣平亦自五羊召還，曷嘗聞以遠夷鄙之哉！紹興辛酉歲，方侯守禾興，禾興於今爲輔郡，事十倍平日。余嘗過侯，公庭闐爾，清陰散地，便坐斷未決獄凡三數輩。余每歎侯之材絕人。未幾從祿江東，聞侯移守邊郡，書問少不繼。每遇淮上來人，必詢侯安否，多爲余言：侯治山陽，益務惠愛，以安靜撫綏之。訟訴辨理，有不特牒徑造庭下，侯爲之別白教戒，如與家人語，民愛之如父母也。今天子又移侯使廣右，乃吾君不忘遠而慎擇部刺史之意。他時候之事業益顯白，如廣平召還，吾君用之，豈但如今日哉！因書以爲送序。然五嶺之南，風物小異，寒暄溫清，一日或具四時，唯順氣令節宣之，則不生疾，所祝在此爾。曾公吉甫聞遂聯事，其樂詎有涯耶！二十三州生齒數十百萬，得二公撫摩之，可爲二十三州賀也，爲我併謝曾公強飯自愛。《唯室集》卷二。

易傳後序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天地之理、萬事之情，細大盡矣。自兩儀立，至於六十四卦分，消長變化，錯綜推盪，自常情觀之，宜其瓜分土裂相萬萬也，不知所謂太極者，統乎萬變之紛如，而絲髮不移。讀《易》之士苟能知此，則即事以明理，取道以行事，應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皆合會通而行典禮矣。晉宋以來，世崇清言，遂指《易》爲虛無之書，聖人所以憂患後世之心、垂教將來之旨，幾於熄滅而無聞。伊川程夫子起斯道於千歲後，著六十

四卦義，皆經世修身之要，至於神妙虛無之談則絕不復道。然而包精粗、竭兩端，初無二語也。高明之士即近明遠，忘言神會，則自得其意。中人以下守而勿失，亦足致吉福而免凶悔。嗚呼，夫子之爲此書，至矣盡矣，言之所及亦止於是矣，學者可不盡心歟！或疑序言「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謂道即易，尚何從道之云。殊不知夫子所謂從道變易，指此書也，觀其繼言「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則指此書之意斷可識矣。卦爻彖象，隨時無常，所以顯道之用，苟不從道，何有於書耶？若易之體則即道也，謂道與易猶爲強名，尚何從哉？《唯室集》卷二。

節通鑑序

國之有史，其來尚矣，所以善善惡惡，爲萬世法戒，其不足爲法戒者未嘗書也。故魯僖公修泮宮，仲尼作《春秋》不載，而見之於《詩》，筆削謹嚴蓋可見矣。至左氏、太史公、范蔚宗之流，雖刻畫文字，光采溢人耳目，而書事之法駸駸流蕩，已乖於前人焉。狐突登僕，彭生敢見，與夫石言于魏榆，左氏之書也；滑稽立傳，而漆城乳媪之論著，太史公之書也；方伎立傳，而鼈爲府君之說傳，范蔚宗之書也。諸如此類，今不暇毛縷，披剝其言，直論大槩，以爲書之傳後果何爲乎，將有補於世教耶？將開迪於來代耶？是亦徒費荆潭之竹，而漫禿南山之兔也。下及晉、宋，以至陳、隋，恢詭十倍於三書，而一草一木之異畢載，穢詞褻語，殆不可使父子兄弟同業共習之。爲史至於是，與古人書

事之意一何異哉！故相司馬公受命於朝，聚歷代史爲《資治通鑑》，刪繁去長，一洗千餘年之弊詞，將以備乙夜之覽也。事之存而無所損者不可盡削，故亦不得不詳。余家世業儒，貧不能致此書，念之久矣。方將縮衣節食以求之，不幸亂離，官本存否莫能知也，因假於交游，手自抄錄。凡事之繫興衰，干教化，大得失，皆不敢遺；其間資聞見、助談柄者，或不能盡錄。非敢有所銓擇也，直以筆力不逮爾。然自三十年來，士於史籍中，記一字之隱僻，撫一語之新奇，藏胸中以爲事業，言於衆以爲伎能者多矣，至於上可資治道，下可修一身者，彼直如視秦人肥瘠然，雖唱之於名世之士，余不暇學也。嗚呼！天有四時，發生肅殺不能並行於春夏；地有四岳，東西南北不能俱見於一方。天地尚爾，況人力乎？則余之取其大而遺其細也，來者亦未易加誚焉。《唯室集》卷二。

豫章集序

立言非君子之本心，然古聖賢常由此以見於後。故世之士，不知其因人而傳也，遂謂言爲足恃，疲精神，窮目力，爲書邀名，以榮朽骨。敗筆浣紙，動千萬計，而言之有補於人，能傳於後者，百無一二也，亦果何爲哉？先君豫章公少有經世之意，聞一善士，千里從之。勝己則師，類我則友；雖不如己者，亦各以其長而錄之。一有未見，又勤勤焉記其名氏州里。嘗有大匠營室之論，謂梁棟杗桷兼收畢取，然後夏屋可成。適當道消之時，志不克就，退斂所有以善其身，故事業無見於世者。不刻意

於文字語言，而遇事應用，亦時爲之。其兄弟掎拾遺藁爲上下二卷，來者儻能觀瀾而知海，則公之梗概，亦或於斯見之。若夫負高才，蘊智術，不用而耻爲直尋詭遇之事；急行道，憂斯世，不達而無憤怨悲嘆之辭，蓋所學者然也。嗚呼！唯天下善類，知非父子之私言。《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

擬御書尚書跋尾

御書《尚書》十三卷以賜臣鼎，臣鼎謹拜手稽首言曰：唐虞三代之君，與其卓偉光明之臣，贊襄之言、爲治之要、修身之道具在此書。皇帝萬幾之餘，覃思探討，既自得之，而又以賜臣鼎，是用三代之佐以勵臣下也。若阿衡耻君之不如堯舜，臣與一二在位之臣其敢不以此自勵！然而周公作《立政》，言綴衣虎賁知恤者鮮；穆王命伯冏，欲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則凡百執事，亦宜以此自勵也。故刻之石，頒示中外，庶幾無有遠邇，一德一心，同成事功。如臣之愚，非曰能之，蓋亦其志在焉云爾。《唯室集》卷二。

題斬蛇劍銘後

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外是三者，未見其能御天下、致熙平也。歷世以來，循名失

實，仁則流於弱，明則失於察，武則傷於暴。盛德之主幾千年而一遇，懷忠之士每恨此而興嘆，蓋由於斯。漢高祖提三尺以斬白帝子，取天下，後世寶之，至晉武庫災而後燬。黃子材作銘，以爲斬蛇覆項非高祖之劍，而高祖之劍實在於用三傑、屈羣策。非深知人主之武者不道是也。噫嘻！此峨冠玉佩，訐謏贊襄於朝廷之言也，胡爲而發於嵌巖泉石之間哉？昔司馬相如賦子虛，武帝恨不同時。孰能通此文於吾君之側，安知不如武帝之長卿哉？然長卿之賦不異優辭，而此文實陳正理，孰多孰少，必有能知之者矣。《唯室集》卷二。

題黃叔度傳後

自漢及今垂八百年，謂黃叔度爲顏子，未聞有改此論者，蓋其德性粹溫，望之莫見涯涘，於道或近似之。漢末李、范之徒自許節義，吐光芒、露圭角以驚動末俗，叔度泊然如不聞，知其所自處者，宛乎顏子之在陋巷也。此後世之論所以不敢輒改也。然而顏子生於周之季年，所以不出而救世，又不敢私淑門人，而卒之言論風旨無傳於後世者，仲尼在上故也。使仲尼用於世主，則顏子出而贊襄訐謏，必若唐虞之諸臣而後已，豈終於陋巷哉！叔度生於漢世，時君固不能用之矣，至於言論風旨私淑諸人者亦復無聞。若謂前有聖師而不敢，則當時無有也；若謂晦其明以遠害，則保身之道豈必閉其言而不發也？若謂舉世無道，不足告語，則一時人材之盛，前此未有其比也。如是，則叔度言論風旨不

見於當日，果何謂乎？嗚呼，是皆由世無孔子，而致斯人於斯也。使其生於洙泗之間，則吾烏知不後曾、顏之列矣。孟子稱：「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稷之功，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有也。顏子以匹夫居於陋巷，簞食瓢飲，姑卒歲而已，孟子遽躋之於二人之域者，蓋孟子之學臻乎聖人，故知顏子可以爲此爾。若叔度之在陋巷者，固不異於顏子，余之固陋誠不足以知之，然而後世君子敢以禹、稷之事功許之乎？如不能以禹、稷事功許之，則顏子、叔度之異同，於是乎分矣。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非顏子，孰足以語此哉！《唯室集》卷二。

跋黃端冕原學

吾友黃端冕爲其甥胡君作《原學》，攘除蕪穢，正路坦夷，始學之士直須家有此書，以爲學問之指南，非特爲胡君而發也。夫學之有宗，猶水之有源，網之有綱，長短之有尺度，輕重之有權衡，四者一失焉，則非其物也。荀卿才高辨勝，爲書十餘萬言，其學非不富，唯其無宗，是以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子思、孟子而無所忌憚。雖曰尊王賤霸，崇尚仁義，偶同于洙泗之旨，然而知道君子不貴也。後世學者，讀書則上自太古，博究旁通，操筆弄文，則綜織組錦，眩人耳目，特立獨行，則堯行孔趨，謂之爲不美，不可也；而其病猶荀卿焉，一日立乎人之本朝，事有非耳目之經見，變有非意慮所豫備者卒然而至前，則五色無主，南北易位矣。此皆學而無宗之致也。然則如之何？曰知道。端冕

所謂《孟子》七篇、子思《中庸》、《論語》、《詩》、《易》、《春秋》，道之所在也。必將始乎《孟子》，則萬物皆備于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果何語耶？由是而進，庶乎其學有宗矣。胡君勉之！端冕之言未易得也，苟不可與言，雖位勢人臣無兩，彼視之若無。吾子其益勵，使端冕與余言皆無所愧怍，他日胡其姓，而學有淵源，行爲孔子徒者，必吾子也，余將賀端冕知人之明，亦私自幸焉。《唯室集》卷二。

帝學論

生民之巨福，宗社之長計，莫若人主知帝王之學。三代而上，堯、舜、禹、湯得之，故功高萬古，當世被其賜。三代而下，孔、孟得之，而無其位，故澤不旁流，徒私淑於後人。有志之士未嘗不欲以獻於其君，或在下而無由自通，或聞而不果信，或信而不克用，是以寥寥千百年間，黔首不被聖人之澤也。人主雖有堯、舜、禹、湯之資，無學以充之，日奪於聲色，心蕩於嗜好，而又憊人讒夫以邪說逢迎遜順，薰漬陶染於其前後，日復一日，及其惑於先入，善言無間而可乘，則下民唯君之怨。是豈知愛君之義哉！是豈欲澤及黎庶哉！臣幼讀故相司馬光遺藁，見其歷事三宗，自爲諫官、爲中執法，進《歷年圖》，每以三語爲獻，曰仁、曰明、曰武，又言平生艱勤，所得盡在於此。光之心不愧於孟軻之愛君矣。臣私自意，人主心術之要無出光之三語。及長得師，乃知《禮記·大學》一篇爲帝

王學問之宗，雖秦火之餘，簡編紊散，先後之次多失其舊，然聖人之指昭昭可尋也。大抵人主之學固在於博貫今古，知書之多，文字照人，思侔造化，然惟知帝王之學功德巍巍，而兼有是數者，則爲多材多藝，不知帝王之學徒挾數事以爲長，則無益於國事矣。《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於修身，修身之道在於正心、誠意。欲心正意誠，必先於格天下之物理，使渙然冰釋，以極致其所知。所知既明，則心自正、意自誠。心正意誠，則匪僻之心無自而生，匪僻之言無自而入，方寸之地昭昭然如鑒之明，如水之澄。由是而不已，內之於進修，則堯之所以欽明文思，舜之所以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禹之所以祇承于帝、敷于四海，湯、伊尹之咸有一德，特名數不同爾，皆此道也。外之於應萬事，則燭見機會；外之於攬人材，則洞見邪正；外之於辨疑似，則能爲權量。其要特在致極其所知爾。然而所謂知者，非聰明才智之知，非多能多藝之知，在於熟察此心之正。故《大學》又曰：心有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去是四者，而察此心之本體果爲如何，於此了然無疑，則《大學》所謂致知也。自古聖人之德，未有不由此而進修也。人主萬幾之暇，能取《大學》之書，參之以《中庸》，澄神靜慮，不使匪僻之念萌於胸中，日一覽之，以其疑義博訪真儒，則堯、舜、禹、湯、孔子、孟子數聖人神交於千載之外，天下將沐唐、虞、夏、商之澤，豈細事哉！《唯室集》卷一。

孔子聖之時論

仲尼之道，其猶天歟！春夏秋冬，發生敷榮，擎斂肅殺，人徒見萬物枯榮之迹而已，所謂化工之神，初不可得而見也。孟子去聖人百有餘歲，而得聖人之傳，知聖人之奧，故其發明仲尼之道不同於清、和、任，特曰聖之時而已。蓋其仕止久速之不同，人徒見仲尼出處之迹如是，所謂仲尼之道，初不可得而見也。嗚呼，此仲尼之道所以大歟！此孟子之學所以深知仲尼者歟！請試論之。有大人之事，有聖人之事。大人者，大而未化，以道爲標的，步趨言動，視彼而行，如持尺度而校長短，如持權衡而酌輕重。夫以尺度而論長短，以權衡而量輕重，宜其無所差也；然而尺短寸長之間，銖黍輕重之失，一有少異，則尺度權衡有時而不足恃，其謬已千里矣。聖人德臻極致，體與道合，由仁義而中會通，身爲度而聲爲律，故其動容周旋、出處語默，無所待而明，無所持而合，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天不言，而四時自運行，萬物自生殺，人徒見草木發生肅殺，而不知化工之迹也。此大人、聖人之德所以不同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大而未化，氣稟於天者或有所偏，故其性分之内，如玉含質，如金在鎔，所以胚渾琢磨之功有所未至。其清、其任、其和雖各臻於聖人之一端，使三子者易位迭處，則或有時而未盡善矣。仲尼以天縱之資，造前聖之極，事變千途百出於前，吾隨其宜而付之，物各止其所，事各中其會，及其事遂功成，仲尼之迹初不可得而見也。齊景公夾谷之會，徒知仲尼文

儒禮義，欲以萊人而劫魯侯，及其正色大數，命士兵之，則齊人驚畏，其不可俄而度矣。此仲尼之時一也。衛靈公之南子，凡潔身修己之士羞稱其人。子適衛，南子請見，而仲尼見之，子路且以爲言。則仲尼遇物而應，各適其時，不可俄而度，此仲尼之時二也。原思爲宰，與粟九百，子華使齊，與釜與庾，雖冉子且不知其意，此仲尼之時三也。於門人無所脫驂，遇一哀於舊館，則脫驂而賻之，子貢且疑其已重，不知仲尼之用各適其時。此仲尼之時四也。聖人之德見於事者，其梗槩如此；聖人之心見於經者，尚有得而言之。在《易》之時，各贊其大。處《泰》處《否》，則彙正、彙征之不同；居《復》居《姤》，則朋來勿用之有異；《遯》而尾厲，《乾》斯首凶。凡《易》隨時之義，則亦仲尼之時也。考之《春秋》，趙盾之不出境則爲逆臣，許止之不嘗藥則爲逆子，里克之死不書討賊之詞，郕伯之來待以成君之禮，衛衎書復歸而鄭突不書，小白書入齊而晉文不紀。凡此，《春秋》之時可得而見矣。雖然，孟子學聖而幾於仲尼者也，故其行事亦有類於聖人之時者。均爲餽金，或受於宋，而齊則不受；均爲發棠，前則言之，而後則不可；均爲交幣，季子則報之，而儲子不報。槩是三者，則孟子之於聖人，亦其殆庶幾矣。學者能知聖人之行事與其筆之於書，知夫聖人之所謂時者其果爲如何。知此，則富貴窮達、死生禍福之際，其將不詭於聖人矣。子思子曰「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也」，其亦此之謂歟。《唯室集》卷一。

藺相如論

士之所患者，才知之不足；有才矣，而或爲身之災、德之累者有焉。蓋非才之難，而用其才之難也。秦自孝公而來，爲封豕長蛇之毒以吞噬東方，六國疲於奔命，割地質子，唯恐失秦之歡。從約合而犀首解之，齊楚和而張儀敗之。驅諸侯如羣羊，縛懷王如稚子。秦之威如是，輔以昭王之暴，是虎而角翼也，飛以搏人，何難之有。藺相如廷叱其羣臣，而辱其君以擊甕，幾於撫其背、扼其喉而奪之氣矣，趙賴之而復安。相如之爲趙計則善，而不自爲計也。觀此，謂之勇者可也。及其歸爲上卿，在廉頗之右，廉頗自恃攻戰之功，而不平其軋己，故揚言將辱之。相如於是稱疾不與朝會，聞頗之車音，望頗之羽旄，必引車匿避，逡巡畏縮，若真有所畏者。觀此，謂之怯者可也。至舍人耻而願辭，則告以「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並鬪，勢不俱全，故吾先國家之急而後其私」，是以致頗往謝，而卒爲刎頸之交。故後世之君子不多其能勇，而多其能怯。知秦之小趙久矣，非有以服其口、折其氣，則秦之暴未易勝也，於是示之勇，而秦墮相如之計中。知頗之強也久矣，非柔之以德而服其心，則頗之強不可屈也，於是示之怯，而頗游相如之術內。此相如之或勇或怯，皆相如之善用其才也。後世之士欲用其才者，如藺相如可也。《唯室集》卷一。

劉玄德論

匹夫自立於鄉黨之間，將以言行信於人，必慎其舉措，謹其脩爲，然後能有濟也。一有穿窬之嫌、竊鈇之謗，後雖輸肝膽、瀝肺腸以告于人，人且疑之，安能表表自見于世乎。譬諸吳縑東絹，方其潔素無染，則見者莫不愛玩；及其墜於泥塗，則雖湔滌以西江之水，人亦指之爲棄物矣。此天下必然之理也。又況舉大號，興義師，將合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者，可不慎所注措哉！劉玄德自以中山靖王之孫而景帝之後也，故崎嶇于吳、魏之間，思欲資英雄，仗大義，舉兵東指而掃欃槍、誅檣机，欲漢之宗廟復血食，漢之遺民復有歸，其志非不善也，其才非不足也。奈何首攻劉璋而取蜀之土地人民，興師聚衆而與曹氏程才較力以爭其後先，則其所以失天下仁人義士之心亦已多矣，宜其卒無所就，而成鼎峙之勢也。彼曹氏者所以大得罪於天下，正在反覆譎詐，移漢之神器而已；然其始也，猶以安漢爲名，掃平盜賊，尊獎王室，假仁義以行其姦，故能有濟。玄德未及出一師、下一令，以慰民心、副人望，而取劉璋之惡先布於天下矣，舉兵之端反曹操之不如也。後雖仗義東出，彼仁人義士肯信其言以爲然乎？不過謂其欲增土地而已。惜哉，玄德以髀肉之復生，恐功名之不就，故倉卒爲此，不復長慮卻顧，得不太左計乎？既已爾矣，而利兵秣馬以治曹操之罪，是何異于五十步而笑百步。此僕所以發匹夫自立於鄉黨之說也。孟子之稱伯夷、伊尹，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惟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能以百里之褊小，而至於朝諸侯、有天下也。聖人之所爲，其初雖若鈍而不利，然而有不爲也，爲必有濟。使玄德能知此，則安肯爲取劉璋之事乎？惜哉！《唯室集》卷一。

荀彧論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尸于兩觀之下。聖門高弟如子貢者，猶以其魯聞人而疑之，及孔子數以五罪，然後信焉。以子貢之賢智，而不足以知正卯之惡，則夫辨大姦於未形，察大佞於未兆，豈不難哉！漢荀彧自曹氏興師動衆，即身從之，爲之畫計謀慮，相與戮力，以成其功。至董卓建九錫之議，遂力沮而死。後世議者或謂其與操同惡相濟，及功成事定，而邀名漢代，譬諸教盜穴墻發櫃，不與同挈，欲免爲盜之名。或謂其非不知操之惡，將以濟時屯否，故屈節從操；及篡形逆志已彰，然後守義以死。二者皆非知彧者，故譽之或過其實，毀之或損其真。夫曹操之反覆譎詐，濟以姦雄之才，其所爲皆問牛知馬，語東意西，不易測識，豈下於少正卯哉？當是時也，世無孔子，孰能知之？及其代異時移，姦賊之心乃始彰著。荀彧信其爲獎王室，故輔之以有爲，拳拳然勉之以迎獻帝，故其言曰：「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雖禦外難，乃心無不在王室。今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有懷舊之感，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觀此，則彧豈知曹操者乎？及其功高權

重，移鼎問鹿之迹既見，然後死之爾。苟有心輔操於爲惡，及事成，先死以邀虛名，豈人之情哉？若謂知操之惡，從之以救時，死之以明義，則操之篡奪天下，是或知而助之，罪又大矣。此愚所謂譽之或過其實，毀之或損其真也。如或之於操，特始則不能知，知已不可救，故憤懣飲藥而死爾。使其識足以濟其才，安有是哉？而賢如子貢，猶不足以知少正卯，則苟或見欺于曹操，蓋不足怪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既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以先覺爲賢，則夫先覺果以何道而致之乎？此有志之士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得，庶乎不失身失節於大姦大佞，而與或同科矣。《唯室集》卷一。

房魏論

自古君臣之相遇難矣哉！傳說、伊尹非有高宗、成湯之君，則老死於版築耕夫之間，無以見於後世；仲尼、孟子以無堯、舜、文、武之主，故崎嶇於齊、晉、宋、衛之墟，而終見棄於當日。一身之憂樂窮通非所恤也，所悲者天宇之內焦嗽無告之民不被斯澤，若隕鼎鑊、坐塗炭，不能手決西江之餘波而活之。是以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良有以也。愚觀王福時記唐太宗事，深嗟房、魏不聞聖學，有君如此，而無以啓沃其心，且歎君臣相遇之難也。唐太宗以英銳間出之資，甫冠，自晉陽起義師，以取隋之天下。慨然有力追三代之志，不能含忍循襲漢魏之塗轍，俯首下氣，甘心爲庸常之主。故引

房、魏而告之曰：「卿等每進嘉言良策，患人主之不行；若行之，則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可一一陳之。」又曰：「秦漢而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又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等無退有後言。」嗚呼！太宗下問羣臣之言可謂至矣，求治之心可謂切矣。房、杜之徒既無以爲對，而魏玄成又以《周書》爲言，是以太宗有「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不可行周公之道」之語。夫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周書》，姬公爲治之具也，守此糟粕，果足以爲姬公乎？三王欲四，五帝欲六，疲精勞神於刑名度數之間，果足以至之乎？損益三代而以區區之己意，果足以爲權度乎？太宗之問不謂不切，而房、魏之徒不可謂不負其君也。今以數寸之規矩而能盡天下之方圓，數尺之繩準而能盡天下之曲直。況先王所以端本撫世，風動四方，固必有要道矣。爲房、魏者胡不告以治國、治天下本於脩身、齊家，脩身、齊家本於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在於格物致知？使太宗能行斯言，則三王誠可追而四，五帝誠可躋而六。用此以治天下，則姬公猶存於今日。持此以爲權度，則損益三代而不差。聖人之道由茲而後行，三代之風由茲而復見，則夫太宗之所以爲太宗，豈獨貞觀而已。不然，舜舞干戚而有苗格，孔子之「動斯和，綏斯來」者果以何道而致之哉！使王仲淹不死，而遇太宗之問，猶恐不能發聖人之關鍵，探聖學之淵源而開導之，況其所謂房、杜、魏、溫乎！況其所謂仇、程、董、薛乎！是皆斯文不傳，學者無所宗承，而至於斯也。然而不能輔太宗爲堯舜，躋有唐於三代，此固房、魏之罪也。後世之主視太宗貞觀之治邈不可及，使生民不覩前日全盛之時，而安樂于畎畝之間者，果誰之罪耶？世必

有任其皐者，哀哉！《唯室集》卷一。

開元治亂論

嗚呼，自昔天下治亂之生，豈不由於君子小人也哉！時君世主用之而不疑，安之而不悟者，豈其好治惡亂之心與衆人殊乎？蓋亦辨之不早，而當世君子爲有罪也。唐史以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罷相爲治亂之分，愚以爲治亂之分不在九齡之罷相，而在二十二年之用李林甫也。請試論之。夫人君之心，天下之樞機；樞機之邪正，則天下隨而治亂。君子將以格君心之非，而不使入於邪，必先辨其左右人材之正否。知其爲小人，則竄殛流放，如救焚拯溺之急，詎可使之一朝一夕在君側乎！彼其甘言似忠，奸訐似直，巽順逢迎而似可喜，軟熟阿諛而似易制，自非高明卓識之士有過人先覺之才，辨之於早，而姦言詭計無一可行，反覆開諭其君，使心知其爲小人，然後行三苗之竄，正兩觀之誅，則朝廷清肅，邪正分判，免爲患於當時，而貽禍於後世。苟唯喜其甘言，墮其姦計，一日彼得志於君，引黨與而助己，則反以君子爲小人，傾擠排陷，無所不至，爲禍於天下，可勝言哉！譬如虎豹豺狼，方其饑病羸困，則俯伏搖尾乞憐於人，然而磨牙利齒，傷人之志未嘗不在，豈可信之而弛其備、忘其毒乎？一日不飽以肉，乘間而發，小則傷肌膚，大則碎軀體。養小人之患，何以異於是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蓋欲辨及於早也。觀張九齡由文學進身，以直道事主，宜其與方正骨鯁之人氣合而情

親。乃苦嚴挺之太勁，而喜蕭誠之軟美，則林甫固可以象恭遜言而蔽其姦矣。當林甫以韓休之薦而輔政，曾不聞一言辨其爲小人；既而與之同在朝廷，首尾三年，又不能發其姦而去之。是九齡信虎豹豺狼俯伏而易制也。及其內交宮禁，外引仙客，養君之欲而陷溺其心，然後覺而欲爲救之，言雖忠，論雖正，奈君之陷溺而不聽何！此愚所以深嗟屢嘆，恨九齡覺之不先，所以致天寶之亂，生靈塗炭。唐室卒不能振者，不在九齡之罷相，而失於去林甫之不早也。噫！九齡能知祿山之禍幽州，而不知林甫之亂天下，耻與仙客同朝，而不耻與林甫輔政，愚固知其以喜蕭誠軟美之心，而不惡林甫也。使九齡能知其爲小人，開諭其君，明正其罪，梟磔林甫，如去犬豕，則明皇何由而有新臺之惡，祿山何由而興漁陽之師，楊國忠何由而進其身，九齡亦何由而死於逐？身名兩全，爲唐良臣，愚亦何由置喙於其間哉！《唯室集》卷一。

維州論

君子之所以急於學者，將以知道也；唯知道，然後能用權。天下之事，是非曲直曉然無疑者，雖以三尺之童循守塗轍而行，猶能不至甚失。至於事之似是而非、似同而異者，苟無道以權其輕重，則差之於毫忽之間，雖才智高明之士或有不免矣。李德裕在蜀，吐蕃以維州來降；牛僧孺爲相，挾怨而沮其謀。後之言利者謂此州吾故號無憂城，韋皋竭力經營而不得，今也得之，可使山西八國鄉風

面內；吐蕃合水、雞棲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坐減八處鎮兵，而收舊地千有餘里。守義者謂信義爲國之大本，諸侯者禮義之所在，棄盟廢信，徇利忘義，在平人猶足爲羞，況天子而爲之乎？二說紛紜，歷數百年，相非不已，是皆無道以爲之權也。苟無道以爲之權，則言利者必入於變詐，守義者又幾於陋儒。雖彼善於此則有之，至於失道則均也。夫信義者固有國之大本，而生民之常經也，然於守信行義之中，當有道以爲之權。故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亦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仲尼、孟子豈欲後世之士薄於信義哉，蓋以守常而不知變，則有時失節而害義也。吐蕃於唐，雖設盟結好於前，廢約敗盟於後。維州來降之前，歲猶興師而圍唐之魯州。既已入人之境，圍人之城，侵其土地，殺其人民矣，前之盟約果可信乎？彼乘間隙，唯利是圖，我乃守盟，坐受其斃，如是而爲信義，亦何異於宋襄公之爲仁義耶？愚以爲若無魯州之隙，則維州雖降，不可受也；今既嘗圍魯州，是彼先廢前日之盟矣，曲不在我。以直報怨，德裕取之未失也。量其曲直，酌其當否，夫是之謂用權。嗚呼，若僧孺者挾私怨而敗國事，王法所宜誅也。爲人臣而若是，犬彘將不食其餘矣，哀哉！《唯室集》卷一。

里 醫

里有三醫，甲持論多固元氣，乙曰能起痼疾，丙游於甲乙之間，其術可參二人之長。一日，主人

謝甲，俾乙專治方。陳子聞而見丙曰：「僕於乙無一日之舊，然主人休戚，實及吾屬。昔褚裒、庾亮、殷浩、桓溫、謝安欲爲晉攻五賊之疾，凡五攻，不審虛實，不儲藥石，故無功。宋武帝知慕容超、姚泓二童子不能藏於膏下肱上也，先覆青齊以張吾右翼，後擣關中以破其腹心。此善用湯劑，善審疾勢，善乘機以發者。惟惜乎欲賄之心勝，故起疾之功不終。此古人治法，具在方冊者也，爲我多謝乙。元氣，人之根本，當保衛之；膏血，人待以資養，勿妄耗之；藥石不可卒致，多年之儲亦宜愛護之。丹砂敗鼓雜進，必無功，當慎擇之。黃龍湯一飲可以起疾，亦可以殺人，當審其機而用之。爲我多謝乙。」僕非強聒，政以主人休戚，而乙之令名爲難保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古人豈虛言哉！以僕念古人休戚之心，則乙之心、丙之心從可知矣。願丙思僕言以告乙，勿以僕不知醫而廢之，則主人之福、乙之福、丙之福，亦僕之福也。退而作《里醫》。《唯室集》卷三。

祠竈篇

天道在北，維斗直丑，歲聿徂新，蜡惟其舊。家人醺酒醴，羞血膋，摩栝杓，羅槃几，以祠于竈。謂陳子曰：「是天之計吏也，歲事善否，畢聞于帝。淹速之期，豐殺之度，此實司存。子宜乞靈于是。」曰：「吁嘻，若是哉！在昔衛國，有愚王孫，掉舌易言，發于聖門，曰『寧媚於竈』，志期己尊。傳疑承誤，老婦是遵。燔柴之爨，戴聖所云。波及末流，英如漢武。僵尸萬里，角翼以虎。憑虛

欲仙，寸田內蠱。蹠觀壽宮，長陵士女。故李少君，因言祠竈，致物鑄金，封禪却老。車跡馬塵，並海緣道，迄無一就，貽千古笑。陰氏修祠，祀以黃羊，言家遂肥，貪夫始狂。我以衣遮寒，以食實腹，晝盡而休，卧則瞑目。心遊物初，不知孰爲生之始；思慮紛紜，不知孰爲念之起。欲默則縮舌，欲言則啓齒。無善惡之名，無禍福之形，行無跡而語非聲，彼且惡乎名我哉！將謂吾爲善而錫之福乎？將謂吾爲慵惰而加之辱乎？將謂吾爲無方之民而置之不錄乎？子爲我試問之。」因書于簡，曰《祠竈篇》。《唯室集》卷三。

心逸堂記

于湖舊無丞，紹興初徙繁昌之貳梁侯審理於此。再易政，吳越錢某進之實來。進之畏簡書，勤吏職，庾之事自豆區釜鍾，銖黍校程，出納唯謹；丞之事自田稅受售、布帛精否，省視唯謹。晨起矻矻不少怠，莫乃已，又且燒燭續晷，以治四方書疏，應接賓寮，投壺雅歌，執炙行酒，從容笑語，或至夜分。而官舍卑陋，無游息之方，於是作堂西偏，以來求名。余告之曰：進之爲吏勤矣，吏勤則身榮。察其行事，鳬雁而進於庭者決遣無留，山立比櫛之牘按考有稽。晝雖勞，夜而休心，無甚愧焉，是心常逸也。惰吏謾不省事，仰成胥手，輕重去取唯胥意，問焉不知，訴焉不聞，視之身常逸矣。一日，人繩以三尺法，束之如濕薪，首鼠進退，徘徊四顧，方此時，其心勞焉。余欲以「心逸」名君

堂，可乎？唐崔斯立丞藍田，痛掃溉，對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曰「余方有公事」，而自云「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今君畏簡書，勤吏職，亦以其餘力作堂，植花柳，鑿方池，從賓寮朋友以徜徉其上。視斯立，則君不負丞，丞不負君矣。《唯室集》卷二。

如是齋記

宣和之末，國勢如大木朽然，外雖枝葉婆娑，而旁穿心穴，螻蟻蚓蝨之所經營，實空如也。一日外患竊發，電掣星飛，在廷大臣口噤目張，無復措手。吳郡黃子端冕外揣敵情，內論國勢，扣閭自列，曲折殫布，意將解筋破骨，剝腹瀟腸，而起膏肓之病也。余於其時，知黃子爲千人之英，而未之見。未幾，黃子歸自京師，即結廬於太湖之濱。蓋心交神契者三年，始克見於西室。布裘博帶，袖手恬默，似不能言者。余私自疑：黃子何前日能吐精光、露芒角，膽落權佞，驚動主聽之如是，何今日落其華芬，杳兮靜深之如是也？建炎庚戌春二月，奉親避金人之亂於湖濱，造黃子之居，見其榜所居室爲「如是齋」，余於是前日之疑渙然而解，失聲浩歎曰：黃子豈特千夫之英而已，蓋知道之士也。始之激昂而前，不爲勇進；今之浩然而歸，不爲勇退。道固如是也。惟道不明於世，世之英材異稟咸以功名爲己事，一發不中，則志憊神喪，佯狂垢面，行吟澤畔，自燔空山。知道君子觀之，可爲捧腹掀髯而一笑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何加於我哉！蓋民命之否泰，而斯道之行尼也。

黃子蓋進於是矣，乃與之定交。後數月，以齋記見屬於余，因書其初嚮慕之意，中而致疑之由，以進之。又爲之言曰：道不可名，名曰「如是」，蓋琬刻太空，圖續日月矣，又從而言，復何加焉。願子坐於此齋，深探而久蹈之。雲蒸雨浹，彌久而彌勤，以追三代君子之逸駕。雖禹、稷事功，亦若浮雲之過目，彼蠅頭蠅足者曷足爲子道哉！適來則應之，適去則任之，所謂如是，主人常自若也。《唯室集》卷二。

題楊生呂硯銘

子楊子，姿秀特。游書林，覬多獲。得呂陶，管城國。友龍尾，真玉德。惟君世，富墨客。秉黃姿，色尚白。痛加鞭，紹遺澤。視吾銘，毋自畫。《唯室集》卷三。

玉斗硯銘

土陶而器，人學以聖。銘此侑座，斯言之敬。《唯室集》卷三。

李鄴侯贊

四海九州，如一戲具。運之失機，人與俱仆。嗟世小兒，坐旁窺觀。擬措其手，目動心寒。偉茲鄴侯，把握是器。南西北東，唯所欲置。先擣范陽，困賊兩河。遠猷不施，遺孽遂多。藉其餘智，指令李、郭。尚洗甲兵，二都清廓。再造有唐，如漢子房。留封亦謝，高卧嵩陽。老居上宰，前星嶸岬。誠動昏庸，陰銷篡奪。寒暑迭運，今三百年。巖巖英風，儼若在前。我思古人，心焉密勿。偉茲鄴侯，才不世出。《唯室集》卷三。

程伊川贊

道如皎日，絲毫不隔。人自迷之，轉南爲北。寥寥千載，鱗鱗百家。精罷力憊，言多道遐。惟吾夫子，神交累聖。一念全德，千差盡正。發古關鍵，推與人同。學焉得此，作聖之功。浩乎無倪，體之甚邇。力扶斯文，仆而復起。我瞻遺像，非没非存。傳之後裔，愈久彌尊。有功生民，不下神禹。非知道者，將誰告語。《唯室集》卷三。

張橫渠贊

祖龍吐毒，烈火四焚。先王載籍，畢罹其屯。劉漢崛興，訪索丘墳。羣儒掇拾，百不一存。綿蕝之野，陋兮叔孫。胸謀腹斷，已學自尊。致彼古禮，寥落無聞。勇哉先生，絕類離倫。追千歲上，以禮立身。隱居關右，化行于民。賓嘉喪祭，唯古之循。坐令鄒魯，復見咸秦。巖巖泰山，烈烈秋暉。先生謹嚴，比德實均。嗟世習非，誠難具論。棄禮自快，紛其如雲。感今陳古，歌以斯文。庶由高躅，起我後昆。《唯室集》卷三。

聞思大士入定相善財童子致恭揭諦神後衛因爲之贊

幪頭疊足，斂目而禪。聞思盡處，當念超然。不起於座，徧羣生前。如行空月，影落百川。提孩念道，訪求知識。海山絕處，慈容忽覲。一俛仰間，今吾非昔。回首百城，山川歷歷。大士儼若，非空非有。毀讚莫及，孰衛孰守。唯此力人，雄風赳赳。是亦孔門，禦侮之友。《唯室集》卷三。

二烈婦傳

北國自宣和之末窺中原，建炎己酉歲，由江左以入淝東，次年春二月，自明、越、杭、秀取道三吳以歸。官吏議固守，人皆安之，迨敵臨城一夕去，死者五十餘萬。是時吳人吳永年奉母以逃，嫠居之姊與其妻何氏在後。二日，追至，母老待扶持而後行，相與環視不能去，妻與姊爲敵得。將就執，給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唯所命耳。」敵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言絕而沉於河，其姊從而繼之。嗚呼！將臣相臣守封疆、保天下，牧守縣令保一方，婦人女子保一身，職也。自世教不明，上下苟且，凡職之所當然，皆視之若秦人之肥瘠。靡然衰俗之中，而一婦人能死其職，使居士大夫之列，據連城，保一郡，則烈如秋霜，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矣。凡世之居其地而失其職者，視此宜如何哉！孔子作《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間獨書「宋災，伯姬卒」，以其得死所也。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君臣上下不爲無人，於一女子，聖人進之，豈聖人亦將有感于此乎？紹興壬子歲，余聞此於黃氏子，黃與其夫交，其言必信。恨其所立者於伯姬幾可無愧，而余德義之薄，不能使之與古人並傳。感事增歎，作《二烈婦傳》，蓋亦《春秋》之意也。《唯室集》卷二。

胡先生墓誌銘

如村先生胡公，紹興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終于平江府常熟縣塗菰村，享年七十有九。明年二月八日，弟嶧、孤百能奉先生之柩，合葬于吳縣至德鄉向龍山夫人樓氏之兆。後數月，某罷官江東，聞訃道上，哭，而以書弔其子。又數月，百能屬以沉刻之文。自念由故人子出入門下且三十年，百能以道義相磨切，亦非一日矣，無可辭理，特以人微詞拙，荒穢盛德是懼。先生之婿著作王公，某授學其門，而見命尤力，乃黽勉叙而述之。先生諱嶧，字仲連，世爲婺州永康縣人。曾祖諱賑，故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祖諱枚，故任尚書職方郎中，贈太中大夫。父諱稷言，故任通直郎致仕。母夫人鄭氏。太中葬吳下，子孫家焉。先生姿稟淡泊，恬于世嗜，故於道學，易若天成。自其少日，已蹈履繩檢，言行有常，慨然自許，志在斯世。屢上春官，卒不合，因退居于家。當宣和末，達官顯人居吳甚衆，富盛甲于東南，而大雲里中有莆陽方公子通、余伯舅氏林公德祖以雅望特操，與先生爲三，一時鄉州埋光隱耀，不爲無人。二三公以年輩相迫，放浪泉石之間，一觴一詠，人歆艷之。先生居五柳園中，松窗蓬戶，植竹疏沼，兄弟雍如，父子論學，二小童供薪水役。客至，談話終日，罕及世故，皆疑其爲隱君子也。間而忘懷極論，愛君憂世，發于詞情，雖當重寄、負憂責者不過如此，然後知其欲仕而求義。于平居也，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導古法。宗族遠近不間尊卑，多從之。

以質疑辨惑。鄉人相語曰「仲連」，不問姓氏，知爲先生也。某從遊之久，于始見也，秉風裁，慎許可，視世之爲不善者如己仇敵，面目嚴冷，使人不敢蒙非心。已而刻意性命之學，治心養氣，一本于此，德宇夷曠，凡前日深疾者至前，哀矜之而已。及其日益老，養益熟，頽然自放，同于衆人。淵淳川深，莫見涯涘，叩之小大，隨問意滿，則欲言其美，蓋難置詞。嗚乎！自古抱負其有無，所遇合者亦潤身行家，推于鄉黨而已，先生復何恨哉！建炎登極，以累舉法，特命之官，亦一至于銓曹，授右迪功郎、欽州安遠縣尉。而終不仕，曰：「吾老矣，姑承朝廷恩意也。」其居五柳，嘗以杜子美「宅舍如荒村」之句，榜居室曰「如村」，因自號如村老人。有文集二十卷，文詩簡古，如其爲人。夫人樓氏，朝請郎禹鄰之女。二男子，百能、千能，其季早卒。二女，長適著作王公蘋，次適進士張句。一孫曰耕。孫女三人。銘曰：

出處二致，士之大節。蹈履其宜，維古明喆。或素而隱，潛于丘園。或亟于進，宜負而軒。我相彼躬，艱艱跋扈。出處之節，彼亦何議。允矣先生，合轍古人。進退求義，以沒其身。館娃之西，向龍几几。其下幽宮，先生攸止。咨爾吳民，夙知好賢。矧敢樵牧，尚千萬年。《唯室集》

先豫章公墓銘

借如村先生名作。

公諱某，字後之，福州閩縣人，漢太丘長之後。曾祖某，天禧中爲秘書省校書郎。祖某、父某，不仕，以德稱于鄉。母汝南周氏，都官員外郎輔之女。公幼有大志，刻意古道，諸老先生皆奇之。年十六，貢禮部，再上又黜。因周游京洛兩河，師友賢士，交一時豪傑，將有爲斯世也。元符庚辰歲，中進士第，授將仕郎、江州德安縣主簿。再調和州司戶參軍，歲滿遷通仕郎、建康軍節度推官。丁父憂，服除，監在京河南炭場。用舉者改宣教郎，充洪州司錄事。代且至，以疾終于官，享年五十有三，實宣和三年六月八日也。葬于福州懷安縣太平山。娶吳氏，前卒，再娶林氏，太僕卿旦之女。林公在熙寧、元祐中再以論事去，林夫人守節義，得家法。二男子，長方、少方，其季早卒。孫二人，正學、正行。當建中靖國元年，朝廷更張泰陵政事，公移書鄒侍郎浩，其略曰：「天下事，元祐引而西北，紹聖引而東南，今復引而爲元祐矣。僕之私憂，將恐有甚於紹聖者。」後黨錮起，如公言。與陳公瓘友善，陳公材高，作《材論》諷之。陳公在諫省，公多所裨益，獨論造作局、論險詖私謁進退人材、論士氣盛衰繫國勢輕重，其藁偶存。陳公陰薦之，未及用而蔡京進。陳公嘗論京必亂天下，京欲併害公，會江州易守，以公名付之。守來無所得，檄公按田湖口縣，還以旱告，即劾受成胥史，失賦稅。奏上，遇二赦，京猶請特旨廢公。公在德安，實崇寧壬午歲。後三十年，當紹興改元，族弟籍

自蘄水避李成之擾偶至德安，父老問其名氏族姓，知公弟也，委曲調護，全家以免。在和州，有獄不應死，守欲殺，久論不從。一日，同寮大集，抱牘與辨于座。守怒，以辭氣相加，座上直者憤，弱者慍，錯立引却。公色平言莊，徐理前語，卒得要領而退。有唁者，公曰：「歷陽太守叱司戶，何預我哉？苟殺不辜，不以天下易吾介也。」方暑，守與婦併卒，通判州事燕若霖挾怨不許治喪具，公爲之盡力，不顧。燕怒，未有以發。守之子訴于朝，燕以罪去。監炭場五年，率漏未盡十刻出洩局，午而歸。朋游問故，公曰：「吾爲祿仕，敢不謹職。然居今唯此官爲易塞責爾。」自隱筦庫，故人居政府，不一相聞，獨聞一士，則身先之，汲汲甚於在位者，其自任又如此。明堂禮官王昇以鈞臺江公公望之言，欲引公共事。昇之學《易》，以明象爲主，謂《易》爲象而成書，聖人所謂尚其詞、尚其變、尚其占，棄不取也。故其制東宮車服，皆續雲雷，以《震》爲長子、爲雲雷而已。公與之言禮，不合，遂罷。在洪州，州吏何奭爲姦利，前後數守，奭惟摘紙尾請書判。公至，亦習故常。會攝事，發其姦，付之李官，自此一府竦然承聽。守病求去，未得請，以政委公。時游察院酢守舒州，書來，言江上舟往來，颿檣相望，頌公盈耳。察院，公之師友，其言非相諛悅者。後守至，公偶行縣，軍衣不時得，口語籍籍，州人稍引去。公聞之，料金帛，具車牛而歸，期以某日集。時諸軍譁于守廳事，入庫索庫官，道路什百爲伍。公至，呼其長與語曰：「軍衣稍後，何敢爾！何敢爾！歸營三日，以尺籍先後，受衣某所，敢後者有法！」其曹素熟威信，寂然如水歸壑。會金帛亦至，州遂無事。宣和中，內府須求，權倖又因之，達官臨州，畏首畏尾。公于二事，每裁之以義，視棄官如去涕唾，人以蒙惠。

然其官居下，故非卓然繫天下興衰治亂者。疾病卧，邑人日訶醫家。既没，哭有失聲者。事乖人欲，則相與歎咤曰：「陳司錄在，有此耶？」天下善類無不悲悼。龜山楊公時、橫塘許公景衡皆有「爲國家痛惜」之語，欲述治行，未果而二公没，嗚呼！公之學以有諸己爲基，以大而化爲極。髮齒暮矣，拳拳焉不知其他。齊家事君、處人應事，一出于誠，雖委蛇曲折，往復萬變，而卒歸于是。從仕二紀，丁君子彙征之時，又不幸不年，見於世者唯此，此天下善類所以聞之而悲也。乃若負至學，憂斯世，而不少貶，以覬幸于直尋，則其道固如是。銘曰：

望之若斧，深之若矩。體魄降于土，莫敢易其常古。學兮知天，行兮罔愆。不施不傳，所嗇者年。石紀遺躅，人子之欲。過者必肅，孰爲無父之國？《唯室集》卷三。

銘弟墓

吾弟少方，字同之，我先豫章公第二子也。生五歲始能言，姿稟凝重，先公器之。始學即不肯下人，客指「川」字以問，君無答，給曰：「『三』字倒爾。」一座大笑。年十二，遭外艱，表表自扶持，知以奉身承先爲孝。益長，事父友，學古道。世知君者不過以靜愿稱之，至其商榷是非，好辨者未易屈，蓋君外簡默而中健武也。初，呂大臨與叔嘗箋《中庸》大義，暮年刪刮長詞，益以新知，別爲一書，學者相傳爲明道程先生所述，雖名世之士有作後序數百言，亦以爲明道書者。余持示君，君

笑曰：「此呂叔之文也，旨義多類，特詳略不同爾。荀卿、揚雄視聖人固天地，方之《孟子》七篇，又何如哉？」余于是知君器可大受，而君亦自淬礪，以古人自期。建炎庚戌夏四月，舉家病疫，余病特甚，君不解衣者半月。未幾君病而不起矣，實五月七日，年二十二。嗚呼，余尚忍言之也夫！是年十月癸酉，奉吾母之命，葬君平江府吳縣至德鄉鳳凰原。如君之材，而不克壽，使余踽踽獨行於世，是皆終身之悲也。銘曰：

保躬以正，稟皇極也。致知以誠，學之力也。壽不克稱，天胡嗇也！死而不亡，庶乎君之無戚也。《唯室集》卷三。

章季明哀詞

國初因唐，以聲律取士。王氏起而救之，言惟務爲道真，而道實難明也。故其學，內外二途，事道殊致，矻矻於精粗名數之間，求其爲己，終無聞焉。崇寧大臣本王氏黨，力推尊之，立師建官，以教天下。育材不問其質之所宜，而一爲虛無空寂之論。三十年來，士非磨不磷、涅不緇者，未有不汨時說趨世好也。一日赤白囊至，而人材無一可用，悲夫！浦城章季明當其時，知孔孟之傳不如是也，得伊洛高弟而師事之。閉戶讀書，求川上逝者、天下歸仁之所以然。即中庸而高明，合內外而同德，以之修身，以之治人，無非本此。故右丞許公嘗語余曰：「吳中學者如章氏兄弟，吾以爲難能。」建

炎庚戌五月，卒於仕墟山菴。友人陳某以疾，後兩月始聞訃，哭之寢門外。既而嘆曰：嗚呼！如季明之學之材，使令一邑，亦福百里，況其上者乎！不及試用而沒，則交游之悲，非特哀其不年而已也。乃爲之詞曰：

嗟夫若兮頎頎，儵委蛻兮何之。乘六氣兮游揚，友造化兮騎箕。視斯世之過目，若太空之埃飛。望夫君兮不來，使我心兮增悲。風嫋嫋兮淒清，水渺瀰兮洞庭。想君舟兮桂櫂，結荷佩兮蘭旌。朝徜徉兮北渚，夕歸憩兮玉京。君胡爲兮不顧，拆在原之鵲鴿。泣呱呱兮釐婦，舉興哀於知名。余述詞兮叙感，愧太上兮忘情。《唯室集》卷三。

祭劉侍郎文

嗚呼！山有伏獸，水有潛蛟，波動葉飛，人疑咆哮。辟易不前，矧敢怒遭，遂空山澤，沈陰鬱牢。堂堂四海，皇皇神器，孰維孰持，孰屏孰衛？古有遺直，乃置安地，不可毛舉，具存往記。公爲諸生，射策帝廷，鳳鳴朝陽，聞者膽驚。衆怒蜩張，孤立羽輕，擢之異等，惟天子明。入官蘭臺，爲郎佳選，恩重命輕，捐軀所願。上批逆鱗，忠誠眷眷，天開海納，聽卑罔倦。遂遷宰屬，攝職夕郎，公言愈切，帝道有光。主聖臣直，身顯名揚，百人之特，萬夫之望。持橐典藩，奉祠居外，去國七年，委蛇靜退。謂還王朝，朝夕納誨，夫何不淑，奄忽遊岱。嗚呼悲哉！大鈞播物，偶爾失賢，胡厚

其有，而嗇與年！抱負沒地，理莫可研，獨留名德，信史有傳。嗚呼悲哉！某之賤愚，辱遇以客，教之話言，繼其乏食。歲晚終更，公門可覲，天作奇禍，永闕幽宅。嗚呼悲哉！病癰盈尺，六月在牀，聞訃慟哭，裂眚流瘡。南望蒼雪，敬致一觴，平生之意，何日能忘！《唯室集》卷三。

祭林從事文

嗚呼！世之奇窮，孰有如公。不但五鬼，接武追踵，直疑百輩，逞毒窮凶，使公終老，跋扈其躬。公在垂髫，先卿沒世，徵逐諸兄，多艱鮮易。詞林筆耕，文場校藝，謂名不成，前修可繼。竟就世賞，事與願違，執理執憲，再官海湄。性疏召禍，刺天羣飛，晦暗受黜，白首來歸。館娃之西，天平之北，坡陀其丘，陰森古木。毀冠裂裳，魚潛雌伏，物理乘除，宜膺戢穀。何圖造物，付與非豐，墨突不黔，飯甑屢空。茹蔬菽水，環堵之宮，笑傲游嬉，如享萬鍾。或憐其貧，攝職近縣，庶幾一飽，以慰衆願。書來告別，情詞眷眷，期我之來，板輿就見。遣訊再往，一字不酬，孰知訃來，中腸如抽。吾母兄弟，今獨公留；公又往矣，老人之憂。推公之學，老且不倦，靡暑靡涼，插屋萬卷。半皆手寫，隸古籀篆，今竟何施，善惡安辨！歲在庚子，先君傾殂，惇惇嫠婦，纍纍遺孤。公行千里，撫柩號呼，恩蒙之深，古人與俱。今聞公訃，我獨病暈，欲往不能，淚流心折。我齒方壯，尚賒歲月，圖報之心，安俟長舌。《唯室集》卷三。

祭祝子權文

嗚呼子權！操管和墨，皆以文鳴，咸濩雲門，自有正聲。濮上桑間，惓心悅耳，雖非雅音，猶或一致。烏烏土缶，搏髀俚歌，真知者稀，誰復詆訶？如子之文，今世一二，惜死野田，不司帝制。嗚呼子權！先進後生，聲氣之求，或翼或援，身名以休。如蘇、歐陽，張、秦數子，更相汲引，刺天續起。子獨逢辰，主盟未遭，卞璞適楚，晉耳在曹。文如金玉，自有定價，銖兩難私，豈繫用捨。嗚呼！世不知子，固如蓬麻，其間知者，曰文靡它。子之于文，寓物一戲，中散好鍛，步兵日醉。中所扶持，本志功名，依附末光，紀績汗青。大策奇謀，抱負以沒，遺文未泯，尚見毫忽。嗚呼子權！子如天驥，不可繫羈；我愚自守，又拙于詞。持方投圓，宜不克納，子獨于余，話言多合。今夏艤楫，形忘心開，孰云歲晚，乃以訃來。周旋愴惻，有淚如水，矢詞叙哀，君其聞此。《唯室集》卷三。（以上

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四五七四

釋寶印

寶印（一一〇九——一一九〇），字坦叔，號別峰，俗姓李，龍游（今四川樂山）人。世居峨嵋之麓。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又從中峰密印禪師得悟。住臨邛、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諸寺，復住金山。淳熙七年敕住徑山。十年，孝宗製賜《圓覺經注》。紹熙元年卒，年八十二。謚曰慈辯，塔曰智光，庵曰別峰。門人集有《語錄》。見陸游撰《別峰禪師塔銘》（《渭南文集》卷四〇）。

謝賜御註大圓覺經表

淳熙十年二月

淳熙十年二月乙丑，聖旨賜臣寶印《御註大圓覺經》一部。臣九頓首薰香伏讀，如在靈山親聞，無有少異。臣具表謹謝，仍進山頌歌詠聖德，乞就徑山開板，流通四方，使天下衲子發明心地，同泛如來大圓覺海。蒙聖恩俞允，臣謹稽首拜手言曰：圓覺自性非性者，直指也；聖人不言而言者，方便也。維諸佛於大光明藏光嚴住持，即是一切衆生淨覺心地。當此時說聽已周，法義已具，而婆伽世尊

答文殊以圓覺本有，無明本空，爲法行之正因，免衆生之邪見，乃見直指根源，更無枝葉。普賢諸大菩薩爲物之故，於無疑處起種種疑，而如來各隨其機，於無應處能種種應，所謂都城非一門而入，大厦非一木而支也。謂之圓覺，覺無不圓；謂之了義，義無不了。然十二部經之所共詮者，以此爲之眼目；三十五祖之所單傳者，以此爲之骨髓。臣愚謂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凡夫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如來也。雖與裴休之說相爲冰炭，唯親證者乃能知之。恭惟我今上皇帝陛下得佛心法，廣大周徧，靈明昭徹，仁如天，智如神，靜而聖，動而王，豈非圓覺一心之妙用乎！萬機之暇，遊戲於大光明藏，肆筆成書，顯揚聖意，實以佛佛道同，不言而言，言直指也。臣謹按：佛法流入中國，唯唐太宗文皇帝親製序文，冠於《大般若經》，而未嘗註釋。今我皇帝陛下顯示一心之法，註釋《大圓覺》，以悟羣迷，真冠乎百王，超出前代，一人而已。昔圭峰禪師宗密附以疏鈔，但其文浩繁，今陛下所註，言簡而義豐，詞約而理盡，自有圓覺以來，蓋未有此書也。臣謹以賜本鋟板，傳之無窮，上以祀延兩宮聖壽無疆，次以均福四海，亦使見者聞者知幻即離，離幻即覺，如是開悟，永斷輪迴。此臣對揚休命之萬一也。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傳法臣僧寶印稽首拜手謹言。頌：

古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於無途轍中，爲物啓途轍。撥開千障雲，放出一天月。普令大地人，言下盡昭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亦無，紅爐一點雪。稽首佛與佛，字字無異說。《御注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首，續藏經第二編第十五套第五冊。又見《雲卧紀談》，《釋氏資鑑》。

祭員興宗文

乾道六年八月

維皇宋乾道六年歲次庚寅，八月戊申朔，十三日庚申，金山龍遊禪寺持傳法僧寶印謹以香茶蔬食，致祭於近故宮使大著九華子員公之靈。惟釋與儒，殊途同歸。達者揣其本而必齊其末，昧者溺其迹而或疑，甚者採其語言之相似以神其說，而返欲操刀以攻之。嗟乎！此所謂盡羿之道而殺羿。世有孟軻氏，當力排其深擠吾學吾儒。九華子業佛，然其心親而道合者，曾不約而自隨。嗚呼！始與公定交於石筍之下，又相從於錦水之湄。卓錫南來，七年有奇，公奉召節而入覲王后，又得握手於妙高之頂，忻會合之有期。公既造朝，自結主知。太學二年，是爲儒師。擢置三館，揆其文詞。晉登著庭，周知百爲。蓋有國之太史，一有不合，而臺官諫垣所不言者，公獨抗疏於赤墀。竟以此而不容，遂遠引而奉祠。僑居南徐，貧不能西，曾未閱月，而往來不間。方喜公之所造詣者，益汪洋而眇彌矣，夫何杯酒之地，遽有死生之變，尤甚於隙駒之載馳耶！嗚呼！天之生是人也，既富其學問，既大其器業，而又厚其德宇，浚其道源矣，宜若畀之以位，使其道德性命之學，禮樂仁義之具，少施於當時也。且其神和而氣舒，謂必富貴而顯達，長身廣額，又當百年之期頤也。百鍊之剛，日殺九牛，奈何百不一施，而止於斯耶！與其材能，而不與其爵祿，天其慳矣。因天之所與而大其成就，猶不能助佑而屢躋之，天其耄矣。吾將安得而推之耶？雖曰有子，芝蘭方茁，客東吳而望西蜀，所謂天之角而地

之涯也。死生不免矣，而公之死也重不幸者如此，是以賢不肖，共有無窮之悲也。我之先師，行不磷緇，既死空山，沉埋厥輝，有請於公，錫其銘詩。文律既高，道眼超卓，曾不愧於南嶽諸碑，此寶印所以感公之德，而吁嘻哽噎，實倍於等夷也。嗚呼九華子，生滅不停，如川之流，如環之循。公既講聞而測其淵微矣，今其得力之際也。中泛百丈，可鑒鬚眉。惟昨與今，其味不移。吸如西江，公猶庶幾。尚饗！《九華集》附錄。（以上尹波校點）

蘇文津

蘇文津，字桴中，丹陽（今江蘇丹陽）人。紹興間在世。

鼓山題名

紹興十九年

錫山袁復一太初自富沙如溫陵，道晉安東山，登得雲峰，訪臨滄亭，盡覽海山之勝。郡人張元幹仲宗、安固丘鐸文時、莆陽余祉中錫、晉陵孫軒子興同來，太初仲子嘉猷侍。紹興己巳十月戊辰，丹陽蘇文津桴中題。《閩中金石志》卷八。又見《閩中金石略》卷五，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石八。（尹波校點）

袁□□

袁□□，紹興間人。

龍川龍臺巖題名

紹興十有九年二月乙卯，郡守韓京勸農於此。賓僚張亮、郭蔚、王儼、李宏、史壽朋、蘧昌國，張尹躬、張宏、盧允中、馮輓、王綬、常全、王堯臣、劉時敏、蔡輝、方庠、陳友直、李綱、張真躬、李芑□來，潮陽□□袁□□謹題。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〇。（王曉波校點）

何朝隱

何朝隱，紹興間人，號梅溪。

普成縣玉虛觀僧伽堂記

紹興十九年十月

玉虛觀在駕空之右麓，林薄葱蒨，宮宇古雅，下視邑居與山川之形勝皆一暖而盡。觀有石僧伽像，堂以庥之。按梁榜，建於國朝至和三年乙未歲，而像所由來，則故老云曩有光景夜見于邑東惠雲寺之側，迹而發之，乃得是像。寺僧圖遷之蘭若，十許夫不能致。主觀道士蘇德冲請以歸觀，弗增一人而升高越險，了無艱礙，似非偶然者。自始至今屢昭靈應，道俗信嚮如蓍蔡，然恨無石文以昭之也。紹興丙寅秋九月既望，予以事至邑游焉，歸訪故人衛君廷彥，娓娓更爲言之具如上事，則又曰：「佛老不相爲用久矣，今僧伽之棲是觀，莫能出其理，來者獻疑，願公發其旨，以之信遠傳後。」予曰：道一而已，三聖人教雖異，而妙處未嘗不同，其驅人之善，宅心亦未始不合。是以莊生子休謂諸子關、老、墨、惠與己之道同出六經，而陶隱居《真誥》記裴真人弟子二十四人，十八人學佛道，餘學仙道，則道固三教均一，奚彼己之間耶？昔韓文公以儒宗自任，力排二家，而謂浮屠文暢者墨名儒行，特嘉而進之，至贈以詩文。夫墨名儒行，文公之所收錄，則梵相竺儀而慈其心者雜高真以居，亦何間然也！大士之心意其以此。佛經云，僧伽觀音，菩薩化身。菩薩具三十二應妙得圓通法門，應現著於十相。則佛道冥而爲一，解脫見當爾，復何疑哉！觀舊名東林，治平中始賜今額，廷彥云。紹興十九年十月初吉，梅溪何朝隱記。《蜀藻幽勝錄》卷二。

洞真觀橫翠閣記

在劍州 紹興十九年十一月

洞真觀之左右支壠盤互，其西矗立如屏者，道上張君文政有閣臨之。規模肇自先世，至政尤加表章。而山之泉石草樹、雞犬人家，凡登茲閣，皆一目而盡，正李謫仙所謂樵夫耕叟出入畫圖者。余過而愛之，因爲榜曰「橫翠」。家弟彥和能作大字，得山谷老人筆意，令書其榜而揭於閣之顏，則又爲之說曰：古人莫不有愛山癖，而茲癖非靜者不能。蓋奇峰絕巘不擇地而有之，不幸在無人之境，則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以置通邑大都，則有力者往往攘臂其間，而化爲爭奪之場。故凡住山所在，莫若附諸道釋之宮，以備高人勝士之觀焉。余嘗與客游於斯，徙倚欄楯，則是山之回巧獻技於前者，如雲霞之綦綯，風雨之晦冥，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千態萬狀，輻湊茲閣。覽者心凝形釋，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誠事外之真樂也。或者乃曰，昔韓退之與孟東野《城南聯句》謂遙岑寸碧，遠目爲之增明。今閣俯茲山，不啻侑座欹器，與韓意特異何也？余曰，山既靜者之好，則遠近奚擇？且橫平岡於座右，聳翠碧於天末，雖若遼絕，至夫景物變態，遠近誠弗異也。達人大觀決不爾，倘弗謂然，則退之爲王氏《宴喜亭記》，何以特賞突然之丘出於所居之後耶？嗟乎，若果以好遠略近爲心，則推之人必將嗜慾得而喜功名，富貴足而慕神仙，健羨之心如蛇風相憐，無時而已也，曾豈靜者之爲哉！政之師仲清心解於此，政固聞其大端。余既爲記以申之，懼吾他日行事有類於是者，故篇末系見，聊以

自警，仍爲世俗之戒云。紹興己巳仲冬上澣日，梅溪何朝隱記。《蜀藻幽勝錄》卷二。又見雍正《劍州志》卷二二，嘉慶《四川通志》卷五一。（以上黃錦君校點）

郭 顯

郭顯，號棲霞子，沁源（今山西沁源）人，道教徒。紹興中卜居臨桂（今桂林）。

砌巖記 紹興二十年

紹興庚午歲真元節，道民郭顯打化資金整砌此巖。《桂林石刻》上。

南溪卜居銘 紹興十九年

皇宋開國，幾二百年。金虜犯順，衣冠南遷。桂獨宜人，歲無嵐煙。溪山之勝，間出神仙。沁源郭顯，志慕精專。卜築巖下，鑿井耕田。榜揭歸雲，養真自然。燒煉丹藥，徜徉林泉。峨峨薜壁，排空插天。紹興己巳，勒銘紀焉。栖霞子書。徒弟莫若谷上石，龍雲從刻字。《桂林石刻》上。又見《粵西

金石略》卷七。（以上黃錦君校點）

邵若愚

邵若愚，號本來子，南宋初錢唐（今浙江杭州）人。著有《道德真經直解》四卷（存）。

道德真經直解叙事

據《史記》，略曰老子爲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緣其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上下篇，此史辭之流言，今以除去。

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以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

又創立篇名，狹居其事，言理不當，今亦除去。

此書義不連環者，當時關令不解徵問，而老子自陳其事，或引前聖之語，所以文意斷續。其辭重疊者，如父母慈心，訓之切切。

其間干涉國務者，蓋老子嘆當時之風，乃周朝之事也。

其間犯諱，若改易之，經久恐失本意。據令云經史舊文則不避，及書籍傳錄，爲字不成。

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不中理也；死之徒爲涅槃，梵語涅槃，秦譯無爲。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其由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據於有形之德，以德爲立基之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者也。豈可殫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

如志於六藝，浮遊於德，以術爲道，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朴，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惔，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承按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及黃白術，執有爲爲事，將好利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所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鳳朝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爲長，報盡還復于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殫神仙之術，不進於道。

萬類惟人最貴，最貴不譽食譽衣，惟人能了達死生，莫爲塵緣放過。忽爾死之將至，此事不是臨期，設或沉沒他途，萬劫千生難遇。若愚得之不易，歷學勤苦，二十餘年，始悟本來。然而大道無

言，借有言以顯道，故語言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言。若以見聞覺知，卒難了悟。今居錢塘，邂逅遇清河居士，相與投機，因論此經，教中最上，緣爲注者辭博多文，世人爲文所障，是故難知義趣。道德本無多事，若正注相挾，直截易解，令人一見開發，聞言悟德，即德見道，以此不輟，是爲報祖。而求正文，凡得三本，今以本朝御覽一本爲準。今所爲注，凡言德者，事涉孔氏之門，言其大道虛寂，理准佛乘之旨，以儒、釋二教爲證，撮道德合爲一家。惟恐根鈍福薄，不能承當其事。此書下有留形住世長生之術，中有保國安家久長之法，上有出離生死常存之妙，恐懼乎不見而患乎不行。此身與古聖一般，但爲之若是。當今聖主惟道惟德，乃孝乃仁，一慈二儉，總循舊章，功成平泰之風，以此相合和氣，使觀者不離仕國養親之德，常存無欲之心，久則民物淳淳，致君堯舜之上，以此流通，上報國恩。《道德真經直解》卷首，影印正統道藏本。

叙道德階梯科

紹興二十九年三月

道者以無爲顯，實有爲恃，權即有明無，悟無却智，此理也。德者體道爲法，而施於事，此事也。道德二字，包含而無所不至。所陳階梯次第，緣道有淺深，德分内外，若不明階梯，罔生互謗。夫大道者寂然至虛，無形無名，而不可言。其爲書者無以記之，故曰「太易」。音亦不易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易動則始見一氣之初，故曰「太初」。太極也，太一也。老子指一炁強名曰道，孔子曰形而

上者謂之道，釋氏陳四諦亦曰道。故知三者垂教，總備於有也。若不從有，焉可以無明無，以有明無？故道有淺深爾。太易者虛無也，因動爲有之初，故曰太初，有氣爲形之始，故曰太始，氣形相合而生剛柔之質，故曰太素。氣形質具，未相離之間，名曰渾沌。渾沌既分，陰陽相蕩，一氣居中，萬物生焉。故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故聖人仰觀俯察，體天尊地卑，用之則爲官長而明王道，立五常百行，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制，以治人理。

夫大道者無名無跡，無死無生，萬劫常存而不變易，尊高無上，妙不可言。

夫上德者體無爲爲用，以一爲法，而治天下。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下知有之而不見賢，萬物將自化，所以無敗無失者，蓋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若失之則執一，而徇有爲，而爲內德。

夫下德者體一爲用，以陰陽爲法，而治天下，故孔子一以貫之。善建者得一爲正，萬物將自賓。若失一則徇五常百行於事，而爲外德。

夫內德者抱一也。蓋一者國之母，生之根，抱一不離，則根深柢固，乃長生久視之道。孔子謂之至德，而以道爲本也。又名中庸者，喜怒哀樂未發，心在陰陽之中。釋氏謂之中道，玄門失之，則殢陰陽潛運，而爲法術。

夫外德者從五常百行修於身，孔子謂之敏德，而以行爲本也。處柔弱不爭，若水而攻堅強，如慈儉，若拙訥之類是也。失之則殢智巧華薄，騁強梁，馳田獵，而貴貨居寵辱矣。

夫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好徑，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大道平易，而在不爲而成，以要言之，皆歸無欲。不欲以靜，清靜爲天下正。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道德，而非術也〔一〕。

道有二道，德有三德。一者虛無無爲之道，二者一氣有爲之道，故道有二道，而分淺深。一氣之道又謂之至德，自至德已下皆屬有爲，故爲三德，以分內外。此皆正道法門。夫道、德、陰、陽、人事，四者融通，合爲一家。若不能和會，則觸途成滯，學者宜審詳之。宋紹興己卯歲清明日，本來子述。《道德真經直解》卷首。（以上祝尚書校點）

〔一〕此下原有《道德階梯圖》，今刪。

陸思誠

陸思誠，餘杭（今屬浙江杭州）人，陸誦之孫，陸師閔之子，高宗、孝宗間在世。詳下文校記。

悟真篇記

乾道五年八月

張平叔先生者，天台人，少業進士，坐累謫嶺南兵籍。治平中，先大父龍圖公誚帥桂林，取置帳下，典機事。公移他鎮，皆以自隨。最後公薨於成都，平叔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處厚被召，臨行，平叔以此書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當有因書而會意者。」默爲司農少卿，南陽張公履坦夫爲寺主簿。坦夫曰吾龍圖公之子壻也，默意坦夫能知其術，遂以書傳之坦夫，坦夫復以傳先考寶文公。余時童卯在傍，竊取而讀之，不能通也。先公帥秦，陽平王箴袞臣在幕府，因言其兄冲熙先生學道遇劉海蟾，得金丹之術，冲熙謂舉世道人無能達此者，獨張平叔知之。成道之難，非巨有力者不能也。冲熙入洛，謁富韓公，賴其力而後就。余時年少氣銳，雖聞其說，不甚介意，亦不省所謂平叔者爲何人。邇來年運日往，志氣日衰，稍以黃老方士之術自治。有以金丹之術見授者，曰：「神者生之體，形者神之舍，道以全神，術以固形，神全而形固，則其去留得以自如矣。」因卜吉戒誓，傳法既竟，再謂余曰：「九轉金液大還丹，上聖秘重，不可輕易泄漏也。異日各見所授，先依盟誓，又須自修功成，方可審擇而付之。蓋欲親歷其事，然後開諭後學，俾抽添運用之時，得免危殆，則形神俱妙之道，由是著矣。古今相傳，皆有斯約，違者必有天譴，豈不知平叔傳非其人，三遭禍患者乎？子當勉之，宜無忽焉。」復序其所從來，得之成都異人者，豈非海蟾

耶？且冲熙成丹之難，及於世之所謂道人者，無所許可，唯平叔一人而已。其言與予昔者所聞於衮臣者皆合，因取此書讀之，始悟其說。又考世之所傳呂公《沁園春》及海蟾詩詞，無一語不相契者。是以知淵源所來，蓋有自矣。今好事者多收此篇，而文理頗有不同，疑其初成未經裁益，時已有傳之者爾。亦嘗參較其舛誤二十餘處，而尤甚者如詩所謂「纔見芽生須急採，若逢望遠不堪嘗」，此本乃改云「鉛見癸生須急採，金逢望後不堪嘗」。蓋補完丹訣於其間，顯見世之所傳，辭旨有所未善也。其別本復有了悟真如一絕，此乃以歐冶鑄劍之事易去之。緣平叔自爲《悟真篇後序》曰：「此《悟真篇》中所歌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訣，無不備悉，觀之可以尋文解義。」苟無是詩，則變鍊金木之妙，何從而得之？其文簡而理隱，故出此篇，以繼成其事，然後金木還返之旨，煥然可推。大丹既成，而聖胎可結也。學者當知此書傳之寢廣，獨吾家之本爲真，蓋平叔之所親授者也。余雖得之，顧力不足，當求同志者共成之，因以托。其自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諸術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彭真人云：「世人不達大道之宗元，而無非傍門曲徑。此屬多般，皆爲左道，乖訛天理，悖亂至真，明違黃帝之言，全失老君之旨，本期永壽，反爾傷生。」鍾離翁云：「『生我之門死我戶』之意大哉！上賢說到，下稍無人承當，何哉？只爲世人執己而修，則千條百徑，無非傍門者矣。仙翁垂憫，直言窮取生身處，豈不忒露天機？緣爲世人因業識中來，却又因業識中而去，一陽奔失，形雖男子，而身中皆陰。若執一己而修，豈能還其元而返其本哉？既不能還元返本，又將何以迴陽換骨也？是以大修行者，求先天真鉛，必從一初受氣生身之處求之，方可得先天真一之氣，以還其元而返其本也。」此謂

男女修行如此。女人修仙則以乳房爲生氣之所，其法尤簡。是以男子修仙曰煉氣，女人修仙曰煉形。女人修煉，先積氣於乳房，然後安鼎立爐，行太陰煉形之法，其道最易成道也，良有妙旨。昔宣和中，洞賓遊吳興，見一娼妓張珍奴，色華容美，性好淡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解脫去甚切。洞賓作一士訪之，珍奴見之，風神異殊，心甚敬之。盡歡，士飄然而去。明日又至，亦如之，往往月餘，終不及亂。張珍奴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罄枕席之娛，豈妾猥漏，不足奉君子耶？」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此哉？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奴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自念奴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爲真，歌謳艷曲，以悲爲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僞飾以惑人，每每悔嘆。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覩我如花，情牽意惹，迷戀不捨，非但喪財，多致身殞。妾雖假容交歡，覺罪甚重，惟朝夕告天，早脫此門。」士曰：「汝志如何，何不學道？」珍奴曰：「陷于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爲汝師乎！」珍奴即拜扣。士曰：「再來乃可。」遂去。珍奴日夜望不至，深自懊恨，因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箇。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筆未竟，士忽來，見所書，續其韻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奴大喜，士乃以太陰煉形太丹法與之。珍奴自是神氣裕然，若大開悟，不知密有所傳尤多，珍奴亦不告人。臨別作《步蟾宮》云：「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固，辯甲庚，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先生姓呂。」珍奴方悟。是呂先審是修行，然後付焉，金

玉堆裏不可與焉，父子至親亦勿與焉。蓋輕泄妄漏，身則受殃，禍連九祖，門戶有災，子孫不祥。豈止如是，又將受種種惡報，或沉九地，永不受生。切戒毋忽！乾道五年己丑歲中秋日〔二〕，孫薛式謹書〔三〕。《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卷末，影印正統道藏本。（祝尚書校點）

〔一〕洗濯：《夷堅丁志》卷一八（宛委別藏本）作「澆灌」，似勝。

〔二〕己丑：原作「乙丑」，徑改。

〔三〕孫薛式：按此署名與本文不合。文云：「治平中，先大父龍圖公誥帥桂林」，考治平中帥桂林（知桂州）者乃陸誥，誥後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故此稱「龍圖公」。文又云「先考寶文公」、「先公帥秦」，此乃指誥子師閔，師閔以元符中知秦州，擢寶文閣待制。誥、師閔，《宋史》卷三三二有傳。據此，本文作者乃陸誥之孫、陸師閔之子。又考與本文作者同時的翁葆光《悟真篇注自序》（見正統道藏本元人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卷首）云：「龍圖陸公之孫思誠亦自序其所得之詳於卷末矣」，所謂思誠自序即指本文，則本文作者乃陸思誠。蓋文末題名本作「孫思誠謹書」，後人以薛式嘗注《悟真篇》，遂妄改爲「薛式」。

文 讜

文讜，字詞源，普州樂至（今四川樂至）人。乾道中官右迪功郎、達州東鄉縣尉兼主簿。著有《詳註

昌黎先生文集》（存）。

進詳註昌黎先生文表

乾道二年五月

臣讜言：煌煌北極，環列宿以中居；浩浩滄溟，擁百川而四會。大聖王之高拱，錄片善以兼收。賢無在野之遺，士有獻能之悅。輒伸丹□，仰觸天聰。臣讜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道本無名，由聖人而始立；言何所藉，自六籍以交傳。其倫則父子君臣，其文則仁義禮樂，在箕子謂之皇極，於子思乃曰中庸。雖至愚之夫婦，皆可與行；彼自古之聖賢，莫不由此。形而上者，不過斯道，推而行之，乃存乎人。爰自木德衰微，杏壇蕪穢，三千人會議於稷下，七十子散游於諸侯。傳之者既失其真，自相矛盾；學之者競求於異，致失本原。九流由是以互分，邪說乘茲而遂熾，襲其非而勝其是，入者主而出者奴。幸而孟軻以辯翼之於前，荀卿以正宗之於後，蓋空言雖戾於當日，俾天下悉歸於聖門，皆二子之使然，迄於今而是賴。適元和之臨御，崇釋氏以祈禳，曰觀體於空王，遂遠迎於佛骨。上所好者下必甚，化既行而人斯從，縉紳咸服於幽禪，絃誦反聞於梵唄。惟愈也氣可吞於河嶽，忠不避於雷霆，抗誠丹陛而冀可回天，逆折羣凶而終無撓志。欲以二帝三王之道，一清四方萬里之心。厥身雖竄於南荒，學者幸瞻於北斗。載而爲書則皆可盡信，究其所養則遠而莫窮。臣嘗口誦心惟，手披目覽，深探旨意，粗識依歸。殫智慮以尋問道之源，叩宮商而別爲文之體。積二十年之久，雖云原始

以要終；紬數千帙之書，未免隨人而執下。得匣顧搜於瓊蓋，鏤舟以索於龍泉。撫事不憚於文煩，開卷宛同於冰釋。人皆笑其迂闊，己不改其專精。甘爲蜀國之腐儒，詎識鈞天之廣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御離明而廣照，躬道統以中興，體舜帝之孳孳，法宗周之郁郁。偃武修文，常勤乙夜之觀，以致下情之達。臣學粗通於世務，心靡適於他途，知尚論於古人，獨推尊於韓氏。含毫吮墨，既同《爾雅》之蟲魚；炙背獻芹，遠紹相如之筆札。願聖人之間燕，回日月之照臨，少伸蠹簡之誠，庶追面墻之責。所註到《韓愈文集》四十卷，附以外集遺文，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膚淺塵言，冒瀆干聽，臣讜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卷首，宋刻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序

紹興十九年

古之君子窮而在下，則事道如事君；達而在上，則事君如事道。蓋道非君不行，君非道不立，二者相資以成名。窮則事道，非遺於君也；養其所以事君者，當之道爲先也；達則事君，非忘於道也，致其所以事君者，當以君爲先也。是故有不忠於君道，是不君其君也，吾得謂之亂臣；苟或違於道者，是不道其道也，吾得謂之邪說，與亂臣同科。則事君與事道同體。孔孟以來，盡是者惟韓子能之。觀其排佛老之時，浩浩然氣拂其膺，雖三遭擯斥，曾不少阻。蓋其心常恐堯、舜、禹、湯、周、孔、孟之所傳一日墜地，以爲己羞，是以抑邪扶正，不遑自恤，而夷險不易其說。遂自比孟子，天下

後世隨風而靡，亦不以爲異。讜以謂孟子之拒楊朱、墨翟，皆中國之人，其言猶爲未離於聖人之教，特以其仁而流於兼愛，義而流於爲我。爲我則無君，兼愛則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致孟子之所以力距之歟？自周以來，楊、墨則熄，而佛、老互興。佛者以散財爲上，即墨氏之兼愛也；老氏以長生爲得，即楊氏之爲我也。其害尤甚於楊、墨者，以其出於夷狄故也。嘗觀佛者之教久熾於其國，逮漢永平始導而置之中國；老聃之未著書也，亦嘗西至流沙，聞虛無之說，歸而感悟，始著上下篇。二氏顯行，而聖道自茲陵替，逆而距之，常恐不及。元和之君乃屈己崇奉是教，天下之人以叛其君父之尊而事迦曇之法，用夏變夷，於斯爲甚。噫！邊隅失警，氈裘內侮，擢一良將草薶而禽獮之，可以旋踵而致安；若以尊崇異術以導人之性，及其久也，風傳習俗，恬不爲怪，後雖有以聖人之道告之者，孰肯回心而聽之乎！惟韓子也，奮獨見之明，力排而痛詆之，意在於貶夷狄以尊君父，抑邪說以扶正道。事道之心與孟子均，而好辯之功軼之遠甚，茲其所以尤難也歟。嗚呼，悲夫！韓子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其遺文斯可矣。我聖宋之初，承五季兵革之餘，道喪文弊，秉筆之士以雕琢爲工。雖柳開、楊億獨以古文唱於其間，而辭義愈尚隱奧，天下之士因風乘流，爭以詭異相高。浸淫乎嘉祐之間而體格大壞，惟歐陽子者斷然革之，追復韓作，言以意爲主，而意以經爲宗。使天下學士翻然從之，知吾韓子所傳在道而不在文者，惟歐陽子是賴。其書由唐而來已逾數百載矣，宜其文次殺亂，傳寫魚魯。以歐陽子之博洽，固嘗參考而質正之，然而論者尚謂其以「昌樂」爲「樂昌」，「秋鶴與飛」爲「秋與鶴飛」，未免如斯之誤，況其下者欲以私臆而遂訂之乎？讜雖不敏，自幼及壯景仰於韓，恨不得與之

同時，親辱其薰炙。故於螢雪之下，探求其意，採摭其事，推演其說，強爲之註。日積月儲，寢以成編。其間或可疑者尚疑之以俟，然而食芹自美而已。顧今之世，志聖人、行古道者誰歟？且韞櫝而藏之，以爲來師韓者之筌蹄云。紹興己巳孟春序。《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卷首。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以上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四五七五

汪 澈

汪澈（一一〇九——一一七一），字明遠，饒州浮梁（今屬江西景德鎮）人。紹興八年進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卨薦，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尋除監察御史，調殿中侍御史。紹興三十一年爲湖北、京西宣諭使，遷參知政事。孝宗朝知建康府，除樞密使，復出知鄂州、寧國府、福州。與祠。乾道七年卒，年六十三，謚莊敏。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宋史》卷三八四有傳。

論當慮之有素奏

紹興二十九年正月

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靖康之變，可爲龜鑑。今諸將自和好以來，各擁重兵，高爵厚祿，坐致寵榮，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懾其心，作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於雜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鬪心，而樂爲用。文武職事，平居常患其多，差除不行，臨事要人，則歎其無有。當預選賢才，不宜泥資格、觀閥閱，緩急非有益

矣〔一〕。《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四。又見《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宋史》卷三八四《汪澈傳》。

〔二〕緩急非有益矣：《中興兩朝編年綱目》作「以備緩急之用。」

乞令帥臣監司舉將才奏

紹興二十九年二月

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且其抱才負氣，豈不願效尺寸，以幸一旦之遇？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一。又見《大學衍義補》卷一三〇，《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三下。

顯仁皇后攢宮四隅墳墓遷出與否悉從民願奏

紹興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竊惟攢宮之地舊占百步〔一〕，去冬新立四隅，四隅之內，回環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遷徙，屋廬悉已毀撤，寸土尺木，率歸於官，今皆爲禁地。而士庶丘墓錯雜其中，陰陽家流或謂盡宜挑去以肅靜陵域，且有內將外從天柱天門、三男方位之說；或謂暫爲攢宮，不必挑去。是以致上貽聖慮，命臣躬

親前去看定。臣遵奉睿訓，周視四隅，見得土庶墳塚元計九百三十八穴，除近已挑去一百七十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見存。竊以攢宮經今三十餘年，無有議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內，乃云盡合挑移，殆有紛紛之論。太史局各守其說，皆虛誕淫誣，不可取信。臣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二」。秦樗里子死，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且以天子之宮密邇，而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以今觀之，一百七十二穴業已挑去而築塞之，無可奈何；而見存七百六十六穴，纍纍相望，雖山林掩蔽，而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頓泄地氣，兼於人情有所未安。欲下紹興府，專委守臣出榜，備坐宮陵儀制內所載曉諭民間，如封界內舊墳有願遷出者，仰召保開說，經府自陳，令巡尉監視，聽其遷出，如不願者仍舊。《宋會要輯稿》禮三七之七二（第二冊第一三五五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五，《文獻通考》卷一二六，《宋史》卷三八四《汪澈傳》。

〔一〕竊惟攢宮之地：《宋史》作「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

〔二〕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作「臣書生，素不曉方技」。

乞蠲放徽州嚴州七縣拘收木植奏

紹興二十九年八月

徽州客人陳恭等越臺陳訴，拘收抽解木植，解場人吏與保稅人通同乞受錢物，遂致虧收上件木

植，復均在客人名下追取。而徽州休寧、婺源、祁門、黟、歙、嚴州分水、淳安共七縣，類皆貧民居于山谷，伏望特予蠲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七（第七冊第五九九五頁）。

劾張孝祥狀

紹興二十九年八月

中書舍人張孝祥輕躁縱橫，挾數任術，年少氣銳，寢無忌憚。孝祥繼母纔以父官封孺人，孝祥輒乞用己官職躡封恭人。父亡即隨子官，著令也，孝祥蓋有無父之心焉。交遊郭世模，受財奪官久矣，孝祥曲爲經營，與之改正，復齒仕列。此以私意而壞陛下之法令也。黃文昌浮薄沽名之士，孝祥則宛轉吹噓，致被召命。張松駟僧胥吏之子，孝祥則強令劉岑辟倅揚州。江續之狡猾貪饕，孝祥則愛其奉己，爲之提携，遂得登聞鼓院。韓元龍資淺望輕，孝祥以姻親爲之維持，欲得總領。此以詭計而誤陛下之除命也。又養俠士左鄴輩，刺探時事，交通權貴，踪迹詭祕。方登從班，而所爲已如此，若假以歲時，植黨連群，其爲邦家之虞，當不在盧杞之下。望早折其萌，速從竄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三。

劾呂靖狀

紹興二十九年八月

靖乃惠卿曾孫，傾邪凶狠，蓋其家法。去年被命饒州措置鑄錢事，妄作威勢，干請受財，衆所鄙笑。《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三。

劾吳名世狀

紹興二十九年九月

右宣教郎、知英州吳名世所爲貪酷，自到任數月，民之逃徙者二千餘家，籍貲者以數千，淫刑以逞，不可名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三。

劾張洙等四人狀

紹興二十九年十一月

祠部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張洙神識昏蒙，常如醉夢，於課程規矩，恬不介意。國子博士陳豐素無行檢，居官蓄妓，士所不齒。太學博士李石好立邪說，敗壞文體，傲視流輩，不安分義。太學正田興宗操心彊狠，使氣忽下，今春公試，嘗取落韻賦入選，士人至今博笑。《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三。

乞令秘書省編次元豐以後會要奏

紹興三十年二月

祖宗故事，凡政刑紀綱，禮文法度，可以備討論者，莫具於《會要》一書，舍是則漫散無統矣。章得象、王珪所編次，止於熙寧十年，自元豐以迄於今，八十年間，未有編次，恐歲月浸遠，不無漏逸。臣竊見祕書省官常不下十餘人，苦無職事，望令起自元豐以後，討論纂述，以成一代之綱典，傳與無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四。

乞募民承佃攢宮四隅之內良田奏

紹興三十年五月

攢宮四隅之內，良田千畝，耕植盡廢，非惟可惜，亦恐將來山林蓊密，人迹不通，爲虎狼窟穴，盜賊潛伏之地。乞募民承佃，歲收米斛，可給衛卒數百人，猶有餘饒。又乞倣典故，命官兼陵臺令，凡攢宮公事，盡以委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五。

論陳良翰不當爲廣東提刑奏

紹興三十年八月

良翰頃居棘寺，阿附秦檜，戕害良善，持節江東，公行賄賂。其妻內通關節，人謂之「女提刑」。使居遠方，民何以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五。

劾祝公達黃子淳狀

紹興三十年九月

吏部員外郎祝公達狡狠躁競，凡銓曹之事，懵然不曉。刑部郎中黃子淳闖茸鄙俗，務爲刻薄，貪賄徇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六。

乞江西筠袁二州苗米令於本州專人受納奏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

江西歲以筠、袁二州民戶苗米令赴臨江軍輸納。以江道淺狹，而裝綱非便，緣此官吏恣爲侵漁，色目甚多，其數浩瀚。知軍坐享公庫之豐，而筠、袁之民嗟怨盈於道路。今欲乞令江西漕司與二州守臣相度，或只就本州受納；若必欲寄敖，即令各州自差官吏專斗受納，無使臨江之人干預。《宋會要輯

稿》食貨六八之九（第七冊第六二五八頁）。

乞罷黜湯思退狀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

伏自陛下更化勵精以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汲汲孜孜，求治如不及，而輔相未得其人。如湯思退猶得偃然在羣臣之上而秉國鈞，欲逃折足覆餗之譏，難矣！臣謹按思退本無器識，更無忠亮，徒以工駢儷之文，嘗掇科目，飾諛言以奉秦檜，用選舉而私秦埴，夤緣超躐，徑躋樞近。自檜之死，一時支黨，悉從貶竄，而思退獨得漏網。陛下以其外若純篤，而不知其中實佞邪，偶因乏人，遂至大用，制下之日，人人駭愕。爲相以來，亦三閱歲矣，曾無一善之可稱，一事之可紀，其任情率意，凡所施爲，多拂公論。且匿名迹，遠權勢，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蔑視同列，擅威福以吝權；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專市私恩，務姑息以媚下；清儉化俗，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貪鄙無嫌，至於受三衙之餽；裁抑權倖，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脂韋固寵，至於結近習之權。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若夫望輕不足服士夫，則衆怨並興；德薄不足理陰陽，則天戒垂示。聞邊鄙之報，則相顧而無謀；覩將帥之驕，則制馭之無術。祖宗法令，或廢格而不用；臣僚章疏，多沈抑而不行。曾何忠國而爲民，率皆背公而植黨！如此等事，未可縷數。久玷鈞輔，物論沸騰，豈惟有妨賢路，實亦深負陛下所以委任責

成之意。欲望早賜罷黜，以快中外之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三。

再論寢罷湯思退狀〔二〕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

臣等聞《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古先聖哲立言垂訓，必以小人爲戒，以其蔽明害治，怙勢招權，故去之惟恐不亟。臣等近日論奏湯思退，乞寘之典憲，聖度寬宏，未賜威斷。臣等因讀唐史陸贄奏議，見贄反復論裴延齡姦蠹，其言君子小人之際，甚詳而明，至謂延齡「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不恥」。臣等謂此數語，正爲思退設，真小人之雄也！思退初居政府時，秦氏既敗，朋附掃迹，獨思退在焉。時其語曰：「知不知，問進之；會不會，問思退。」進之乃思退字，蓋甚言其秦黨而得免竄逐也。自登宰輔，政由己出，同列莫敢與之校。如王綸、賀允中稍不詭隨，則多方抑之，終以睚眦不協，或稱疾，或掛冠而去，大抵小人勝也。明揚人才，宰相之職，思退則不然，己所喜者，立致青雲，己所惡者，如視秦、越。以樸厚爲山野，以巧佞爲才能，專恣自用，動有猜妒之心。如孫道夫，蜀士也，慮薦其鄉之人，則黜之遠郡；葉謙亨，其所愛也，以別爲知己所稱，則怒而補外。故正人端士，恥登其門，而一時躁競側媚之徒，搖尾而希進，錯列中外，氣燄薰赫，方以類聚，無足怪者。至若每有差除之人，則必預延至私第，密以告之。權貴之家，或有干請，則阿意曲從，惟恐少忤。激賞等庫，皆用其平日所私之隸；使

命出疆，必薦其親舊苞苴之輩。王曦竄逐之罪人也，以其同類，遇所遣親密人來致書，思退必呼入宅堂，委曲問動靜而致意焉，不知果欲何所爲哉！凡有舉措，率背公營私，擅權植黨，欺罔君上，凌玩縉紳，是以唾罵形於里閭之談，嘲笑見於俳優之語。昔唐周墀入相，韋澳曰：「願公無權。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天下治矣，烏用權！」今思退反是，原所以陷溺其心者，由秦氏也，故臣等復以小人論之。伏望早賜處分，臣等不勝拳拳憤激之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二〕此奏與陳俊卿合上。

乞褫奪湯思退職名奏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

伏覩湯思退職相，播告之初，訓獎過當，公論汹汹，須至冒陳。臣等聞祕殿隆名，所以褒碩德；殊庭厚祿，所以養真賢。惟進退之得宜，斯授受而爲稱。若時思退，爲國具臣，當故相醜正之時，遂鄙夫患失之志，逮經更化，分合投閑，巧爲媚竈之辭，遂致吞舟之漏，遷延歲月，叨竊鈞衡。背公營私，專權植黨，所進用者皆姻戚，所昵比者爲姦邪。以林覺之庸鄙，而掌版曹；以沈介之僉壬，而居省闈。葉謙亨坐外交而罷右史，方師尹由內授而擢左司。張孝祥猶有童心，聽其誑說；邵大受真若鬼

質，納其陰謀。初不恤於人言，但力行其私意。至於臺省之遷擢，筦庫之差除，悉諭意於數日之前，欲受恩於一門之內。輕視同列，旁若無人，謀不僉詢，事皆專決。朝廷除目既下，擅自更張；臺諫封章上聞，率爲沮格。錄其專恣之罪，合在譴呵之科，縱未正於典刑，豈宜加以寵數？願垂睿斷，俯徇至公，追褫職名，寢罷祠祿。仍降章疏，付外施行，使天下共悉其愆尤，知朝廷不阿於貴近，用以警衆，不亦宜乎！《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經總制錢當取十年酌中之數爲額奏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

諸路經總制錢以十九年爲額，其數太多。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賦，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爲額。《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劾朱熙載查籥狀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

太常博士朱熙載嘗以贓罪被斥，湯思退引在奉常，情同膠漆。祕書省正字查籥爲洪州司戶，諂事張常先，任滿造都，知張孝祥爲思退所喜，即走其門。孝祥以氣類之同，大相稱引。逮孝祥之去，恃籥以爲心腹，使之刺探時事。每與思退書，皆籥密爲傳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劾劉寶狀〔二〕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

臣等常再論劉寶罪惡，乞奪其節鉞，投之荒裔，未蒙施行。今復有訪聞事迹，擇其灼然者更歷爲陛下言之。寶之軍籍不爲少，總司幫勘，月有常數，而入隊者不及其半，自餘雖曰輜重，曰防託，曰放牧，不應如是之多，率皆虛僞支破請給。又如死馬至六七百匹，而不開落，芻粟之費果何歸？機織至八九百人，而不教閱，錦綺之成果何用？拮據羣下，類多逃竄，有效用陳孝恭者爲之首，今在廬壽之間，其徒頗衆。軍士爲暴，略不禁戢，如劫招隱寺及大港民家，閒有捕獲，恐人議己，即自坑而埋之，率以爲常。凡此皆寶之肆欺罔、壞紀律，蓋其罪之大者也。逮逵者，一選鋒使臣，專任爲回易庫監官，開激賞等庫於市心，置塌坊柴場於江口，分布錢物，差人於荊湖、福建收買南貨，絡繹不絕；每將諸軍請受銀并折色公據盡行拘收，明取暗剋。歲月深遠，不知紀極，簿歷詭祕，無從稽考。今據逵供，所管內外回易錢僅有五十三萬餘貫，其欺隱不可勝計。此寶之剥下賈怨，又其罪之大者也。土木之工，興作無時，強占鎮江府倉基，以爲大第，令劉聚、郭剛等管創蓋房廊，以至起亭榭、造磚瓦、運花木、廣種植。幹辦淮甸及平江諸處財產，與淮南伐山燒炭，諸役紛然，略無休息。此寶之虐衆營私，又其罪之大者也。酒庫元許置一所，俾助軍用，寶乃擅置兩大庫，又添置脚店百餘處，列布闐闐，究其用心，專以漁奪總司及鎮江酒庫之利。寶之赴行在，隨行所帶金五千餘兩，銀三千萬

兩，今拘收止得銀四萬一千餘兩，金錙銖無有矣。其在軍中搜買珠玉珍奇之物，以爲苞苴，動輒用銀至三五百錠，前後所用，不知其數。此寶之貨財自殖，又其罪之大者也。至如庇一庸僧惠山者在金山寺，令蓄二妾於軍中李琦家，朝夕出入，縱其淫污；岳超母死，則役軍士置墳墓，而寶親爲之行服。是豈管軍之所爲哉！且寶無尺寸功，致身節鉞之貴，陛下姑務優容，責其求效，而乖戾乃如此，雖已罷兵柄，置散地，而責罰不加焉，與以禮求去者無異。臣等備員耳目之司，不敢循默，竊謂寶之罪彰彰如此，大則誅戮，小則竄殛，今乃擁節如故，非所以示勸懲。伏望奮發英斷，重賜施行，以慰天下之公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八。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三。

〔二〕此狀與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合上。

乞以天變飭大臣謹邊備奏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

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天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而二異皆見，此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屬無乖刺，無尾大之勢，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爲夷狄乎？天心仁愛陛下，故以此示警，欲陛下思患而豫防之。願陛下飭大臣當謹邊備。《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八，《宋史》卷三八四《汪澈傳》。

乞罷斥朱翌奏

紹興三十一年二月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朱翌本秦檜腹心之交，自選人拔擢，二年而至侍從，復叛檜而附范同，故檜怨之刻骨。自公道之行，朝廷愍其久竄嶺表，在拉拭之列，寢叨郡寄，所至不治。近差李寶往平江措置防扼海寇，翌漠然不顧，泛以武臣待之，使寶徒手無所施功。及其哀懇，亦略不介意，至煩朝廷又遣林安宅，國事安賴焉！望賜罷斥，以爲不治者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八。

遷授恩數六事當遵祖宗舊制奏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

近有旨，政事並用祖宗舊制。然循襲既久，有司失於講求，往往有未厭人心者。姑以遷授恩數六事明之。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矣。節度以移鎮爲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矣。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作一官矣。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爲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遷官者，卒於遙郡改轉，纔五遷即至遙郡承宣使，一落階官，遂爲正任承宣使矣。武功大夫實歷七年，用七舉主，始轉橫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爲閣門宣贊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

武郎矣。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爲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至有法當入第六等如武翼郎或宣贊舍人而除者矣。臣謂賞爵所以厲世磨鈍，使人欲之不可必，企之不可及，是以祖宗規模宏遠，董正有序，名器之重，不可假人。昨自權臣用事，動出己意，倖門一開，錯雜並進，浸淫於今，可爲太息。望詔三省樞密院將此六事參酌典章，務存大體，立定綱目，貴於遵守，不必曲徇人情，以趨捷徑。庶可以鑒成憲，行故事，仰副陛下規恢之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九。

奏罷鬻鹽疏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八日〔二〕

臣竊惟陛下愛養黎元，視之若子，再降詔令，務從寬恤，惟恐州縣之吏刻剥苛擾，以傷其生，德至渥也。臣訪聞漳州鬻鹽一事，重爲民害，嘗詢究之，而得其說。頃年陳敏一軍駐於漳，財用懼有闕也，州縣從權鬻鹽以給其費。今此軍移屯於泉久矣，而鬻之如故，中間雖罷而復興，百姓屢訴而弗察。蓋於村郭分十有八場，場有使臣爲鹽官，下有守把兵卒之屬，將民戶編排爲甲，月赴諸場買鹽〔三〕，定其等第，限以斤兩。深山窮谷，鰥寡孤獨之人，舉無遺漏，納錢不滿其數，則迫呼箠楚隨之。合境騷然，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雖漳郡計賴此以寬，鹽官乘此以富，而斯民病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駐罷〔三〕，無使一方怨讟，有傷至化。取進止。萬曆《漳州府志》卷一〇。又見《宋會要輯稿》

食貨二七之七（第六冊第五二五九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九一頁。

〔一〕月日據《宋會要輯稿》、《宋會要輯稿補編》補。

〔二〕諸：原無，據右引補。

〔三〕「雖漳郡」至「睿旨住罷」：右引作「伏望專委本路提刑司詳度利害，如所收錢不係起發贍軍，即申聞朝廷，特與住罷」。

禦金虜策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

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今日之勢誠弱矣，陛下屈己和戎，厚其金繒，謹其聘遺，而彼輒出片言，以撼吾國，若將垂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聖神圖國，固無遺策，然志不定則事不立，議不一則功不成。吾辭順而理直，本固而心同，是宜應之以權，乘時而動。願陛下赫然睿斷，置師江上，而專付以閩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遣親信之臣，徧撫軍士；選有用之才，豫備指使。然後以不共戴天之讎，在原之戚，下哀痛之詔，布告中外，將見上下協心，其氣百倍。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宋史》卷三八四《汪澈傳》。

乞優恤軍士奏

紹興三十一年六月

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政隳弊，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

乞優恤淮南鄉豪奏

紹興三十一年六月

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爲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萬一之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

乞節約費用以備軍旅奏

紹興三十一年六月

軍旅將起，費用方繁，今局務之可省者尚多，支費之浩瀚者尚廣，百官之冗員尚衆，官府之橫用尚煩，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

舉知荆門軍姚岳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近自襄陽還，諸道荆門軍〔二〕。自入境，見田野漸闢，上下安居。百姓累累，遮道不絕，皆言：「知軍姚岳爲政不擾，並無追呼，治道有術，外戶不閉，他處人民襁褓而來，願爲編戶。荆門正控扼之，境內以姚知軍爲命〔二〕，或一日別有差除，則來居之民必散，強壯子弟必弛。臣密加探聽，誠如其言，郡守中亦不易得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四。

〔二〕「諸」字疑誤，或爲「都」，則當斷在上句。

〔三〕此句似於「之」下脫一「衝」字。

軍馬經過批支錢糧不當擾民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臣伏見成閔一軍人馬，昨自行在起發，前來湖北，原降指揮，所至州縣批支錢糧，其錢於經總制錢內支，其米於常平義倉內支。仰見陛下聖慈，惟恐擾科於民。臣繼被旨以使事，陛下聖諭，「經由成閔所行之路，因訪聞所支錢糧事有無欺弊」。乃聞縣道經總制錢並係每月解發赴本州主管官通判廳

交納。今來人馬經過，所支錢糧，多是逐急催促人戶今年折帛錢借兌支遣，或於人戶以等高下敷借應副。臣嘗契勘經總制錢，縣道大小不同，終歲所入，自有定數，而軍馬批支，豈容停滯，若不從權，慮致敗闕。但折帛錢已係科撥下諸處總領司，今來總領所必不肯認其數，督迫不已，又誅求於民。所敷借人戶錢既不以經總制錢支還，則是橫歛。今欲乞令逐州主管經總制官司，將今一州統收之數撥下大軍經由縣分，通融支遣。所有借過人戶錢，乞從縣道將折納今年以後本名、諸色官物，卻依舊於經總制錢豁破。如此，則元降指揮不爲虛文，而官吏少安，民不重困。如得允當，乞賜睿旨付有司施行。《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二。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二八（第六冊第五四二二頁）、食貨六四之一〇〇（第七冊六一四九頁）。

乞別立條法以旌賞立功軍人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訪聞諸軍有前者累與金人見陣及于諸處收捕賊盜，節次立功，係逐處各自保奏推賞，所轉官資致有重叠。後來朝廷立限行下，令于限內經本軍陳乞，申朝省改正。而于限內陳乞者，或拘礙一時申請格法，或省部阻難，而立功之人身在軍旅，無由到省部理會，至今未與改正；并有合改正，而類多行伍，不能通曉法意，却失于陳乞者。如此之類，往往各有公據照驗。經今二十餘年，未霑恩渥之人甚衆。望令吏、兵、刑部疾速別行措置，立條限格法，行下諸軍，分明曉示。如向來重叠轉受官資未曾

改正者，候事定日具狀，經本軍陳乞保明，供申朝廷改正。其今日以後立到新功，恩賞即不相妨。
《宋會要輯稿》兵一八之四二（第八冊第七〇七八頁）。

乞岳州岳陽等名額一依舊制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

紹興二十五年臣僚白劄子，謂岳飛既已伏誅，岳州與其姓同，本路諸司審度，妄引汨水與純水合源，乞改岳州爲純，額爲華容。臣切謂岳飛之叛與不叛，固自有公論，以姓同而改州名，尤悖于理。恩、恭、嚴、徽、贛五郡易名，初非以姓同也。且岳之爲義，以南岳衡山相直而得名，自隋唐至宋朝爲望郡。英宗皇帝初在潛邸，嘗領岳州團練使，及登寶位，陞軍額爲岳陽，岳州之名，其來久矣。若以同姓而改，則五岳、岳廟亦可改乎？又光州、光化軍以避虜鄒之名，易光爲蔣，易光化爲通化，尤可切齒。乞改岳州、岳陽、光州、光化軍名額一依舊制。《宋會要輯稿》方域六之三十五（第八冊第七四二三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五，《輿地紀勝》卷六九。

督視湖北京西路軍馬乞隨宜措置奏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蒙恩差湖北京西路督視軍馬，先具條畫奏請〔一〕：一、乞以參知政事行府爲名。一、合用印以

「參知政事行府之印」八字爲文，令所屬鑄造，其行移並依三省體式。一、遇有軍期急切事務，難以申請待報，欲乞許臣隨宜措置，續具奏知。一、乞差屬官二員、主管機宜文字一員、提舉一行事一員、提轄一行軍兵二員。一、候到置司州軍，遇合行香日分赶赴外，沿路并免赴。一、今來出使，每遇所至州軍，具奏平安，候入湖北界，三日次奏。一、立功將士，合要空名告劄宣帖等書填，欲乞依昨樞密行府例，將帶已造到一料隨行。一、逐路軍兵將官等，如緩急臨敵能用命，率先破敵，立功奇特之人，乞許臣於所降空名付身內斟量功力，一面書填訖，續具奏知。其有怠惰不職，或臨陣退縮，亦許臣量度隨宜施行，庶幾有以懲勸。一、應干軍期事務，全藉監司州縣，宜協力應辦，如有避事不職及貪汙苛擾之人，乞許臣量度事體輕重勘劾，或一面對移訖，續具情犯奏聞。其廉勤辦職之人，亦許臣保明取旨旌賞，除軍期外，其餘更有似此之人，亦乞依此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九之一二（第四冊第三一五二頁）。

〔二〕此下原有「並從之」三字，乃史官之語，今刪。

襄漢開渠耕地以備軍儲事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

荆鄂兩軍，屯守襄漢，糧斛浩瀚，悉泝漢江。霜降水落，舟膠不進，所遣網船，來自江西、湖

南，率經年不得還，舟人逃遁，官物耗散，而軍食又不繼。竊謂虜未退聽，調度尚煩，或和或戰，襄漢要必宿師，而饋運乃如此，可不深慮！臣今相視得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自兵火之後，悉已堙廢。臣今先築堰開渠，并合用牛具種糧，就委湖北、京西兩運司措置。渠既成〔一〕，或募民之在邊者，或取軍中之老弱者，雜耕其中。來秋穀熟，量度收租，以充軍儲。既省餽運，又可安集流亡。臣今乞以措置京西營田司爲名，令姚岳兼領合用錢物。臣已令湖北、京西運司通融計置，候事畢日，具數申朝廷。所有幹辦官正不可闕，臣約度一面選差，與理爲資任，支破請給。

《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之八（第五冊第四八三九頁）。又見同書食貨八之五（第五冊第四九三七頁）、食貨六一之二六（第六冊第五九三一頁）、食貨六三之一二五（第七冊第六〇四九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〇〇，《宋史》卷三八四《汪澈傳》，《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三。

〔一〕「臣今相視」至「渠既成」：《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五作「相視襄陽有二渠，一曰長渠，一曰木渠，皆古來水利播殖去處。大約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其間陂池灌浸，脉絡交通，土皆膏腴。自兵火後，悉已堙廢。嘗差委湖北運判呂擢、京西運判姚岳親至其地計度。今且先治長渠，凡築堰開渠，可用二萬工，并合要牛具種糧等，就委兩路運司措置，不令絲毫擾民。長渠纔成」，云云。又：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作「長渠溉田二千頃，木渠溉田千頃」。

乞內鄉浙川二縣撥還鄧州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三日

鄧州收復之後，倚郭穰縣并南陽、內鄉、浙川共四縣，昨得旨權，撥內鄉、浙川兩縣隸均州，候事定日依舊。契勘逐縣在鄧州西北二百餘里，今隸均州，即鄧州之地界不過數十里。切緣鄧州實爲襄陽屏翰，欲乞撥還。《宋會要輯稿》方域五之一九（第八冊第七三九二頁）。

乞旌賞牛信奏

隆興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契勘全州軍兵擅劫兵杖，刃傷守臣，掠奪公私財物〔二〕，一路震恐。臣於出戍選鋒軍內揀選百人，委步軍第一正將牛信將之，授以方略，止以廣西取馬爲名，掩賊不備。其牛信措置審密，將首亂之人一夕俱擒，欲望特賜旌賞〔三〕。《宋會要輯稿》兵一九之一一（第八冊第七〇八六頁）。又見同書兵一三之二二（第七冊第六九七八頁）。

〔二〕掠奪公私財物：原無，據同書兵一三之二二補。

〔三〕欲望特賜旌賞：右引作「自餘軍民悉無驚擾」。

乞自程二渡開復石溝一河以導建康水潦奏

乾道元年正月

水潦之害，大抵緣建康地勢稍低，秦淮既泛，又大江湍漲，其勢湔湔，非由水門砌疊窄狹及居民侵築所致。秦淮分三派，一入城中，入下水門，入江；一抱北流爲壕；一抱城南流爲壕。入江入城中者，即由上水門，其砌疊處正不可闊，闊則水入城益多，狹則有以殺其勢，而分歸兩壕。臣今指定上下水門砌疊處不動，夾河居民之屋亦不毀除，止去兩岸積壤，使河流快。所謂陳二渡順聖河，乃程二渡也，訛而爲陳。相近者有二河之迹，一名順營河，一名石溝河，自東南至城角伏龜樓下，與城濠相就，直入江。疑古有此，莫究堙塞年代。順營勢彎難鑿〔二〕，惟石溝勢快，可以下工。其河約六里，見爲民田。今指定欲自程二渡開復石溝一河，就伏龜樓下南城壕，可使秦淮水勢不至大入城中。臣又慮其地係行宮東南旺方，不宜開鑿。《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二四（第五冊第四九四六頁）。又見《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

〔二〕順營：原作「順勞」，據上文改。

整治建康城池奏

乾道元年九月八日

建康當舟車之會，控扼之衝，其中宮闕之嚴，官府之重，而城池頽塞，久而弗治，私竊惑焉。嘗計工頗浩漭，其摧損一百三十處，量計一千七百餘丈，約用錢二十萬貫，已於五、六月以來興工補築，不出年歲，可以究竟。其他如鵲臺、女頭等，續次措置。《宋會要輯稿》方域九之一三（第八冊第七四六五頁）。

乞從駕行馬次序不在親王之前奏

乾道元年十二月

准指揮，立班恩數並依宰臣，繼扈從車駕詣德壽宮，其所定行馬以臣在親王之前。一時猝然，從其次序，臣退而思之，戰恐無限。尋再三詢問閣門及御史臺，雖據所引雜壓，樞密使在親王之前，臣遂檢照印本《職令》雜壓，尚書右僕射下，便有王字，即無該載樞密使明文。伏念臣寒微疏遠，仰叨宸眷，今此異除，不獲辭避，大支崇貴，豈容越序而先之，實所不遑。《宋會要輯稿》儀制五之二八（第二冊第一九二九頁）。

乞廢童圩奏

乾道三年

童圩最爲民害，一水自徽州績溪縣、本府寧國縣合諸水至童圩，一水自廣德軍建平縣合本府宣城縣南湖之水至童圩。二水奔衝併來，其勢浩渺，所以向上諸圩，悉遭巨浸。又嘗考此圩本童家湖，容流衆水，非古來圩額，今若將童圩廢決，則水勢自然順適。其餘未可輕議。《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一八（第六冊第五九三二頁）。

論邊事奏

孝宗時

向者我有唐、鄧爲藩籬，又皇甫倜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倜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令趙搏、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宋史》卷三八四《汪澈傳》。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八七。（以上尹波校點）

周氏族譜序〔二〕 乾道元年十二月

族譜名者，所以譜吾族之人，以尊吾之尊，親吾之親也。族不譜，則祖先存歿之日莫之知，葬埋之地莫之認，而吾身之所自出，將餒而亨，尊尊之道乖矣。族爲親疏之名分列，將遠近降殺之服澤不識，而吾親之一體如分者，將有同如路人，親親之道廢矣。此族之所以不可不譜也。況周氏詩禮傳家，簪纓繼世，其尤族之表表者，又可無譜牒以會取之？故學士公以南渡之譜繪圖，列傳實作，凡三卷六十條，庶幾可以宗祀先祖，登拜墳塋，可以序昭穆，通慶吊，昭揚先哲，告戒後人，其于尊親之義不爲小補也。周氏之子若孫，葛知其所當葛，而不認于所輓；親知其所當親，而不紊于其序；然後可以體祖宗之心，而不負學士之意。爰書以爲序。《周敦頤畫像題跋》，江西省博物館藏抄本。（陳柏泉校點）

〔二〕題下原署：「乾道元年十二月日，兼知樞密院事、醴泉觀使汪澈撰。」

路 某

路某，隆興初爲右奉議郎、監行在左藏南庫。見《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祭大慧禪師文

惟師天之秀靈，道之軌範。以達磨法髓，起臨濟宗風。直截示人，纖塵不立。一有得者，望而知之。自古以來，至今未見。方羣生之咸賴，何法梁之遽摧？所謂師之存也，於其可見之時，當見其不可見者。所謂師之亡也，於其不可見之時，當見其必可見者。乃知師非存亡。之所能繫也。某夙承師訓，蒙獎提爲最。今也咫尺鞅掌是拘，爲此。道以興悲，奉深心以爲報。伏惟尚享。《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曾棗莊校點）

李 濤

李濤，紹興中爲太府寺丞，遷戶部員外郎。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二。

言綱運管押官差派之弊奏

紹興十九年十月

竊以國家常賦皆自諸路綱運起發，具有著令。比年以來，州郡監司不務遵守，往往多差未出官選人管押，以覬賞典，多不得人，例將官錢變易，公然盜用。良由初官未諳世務，不知憲章，既無顧藉，得肆侵欺。欲望特詔有司申嚴行下，今後綱運不得輒差初官人管押，庶免欺弊。《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三（第六冊第五五八四頁）。（刁忠民校點）

喬士立

喬士立，字千禮，開封（今河南開封）人，紹興十九年爲南恩州都監。

喬士立題名

紹興十九年三月

開封喬士立千禮監兵恩平，與表弟胡湜正卿、□彥濟、里人邵本觀復、程席德脩，偕是邦儒士何□深道、李俊□才、□□門文通、陳巫訓時旦登熙春臺，覽江山城邑之美，心□目明，把酒笑傲，終

日忘歸。紹興十九年己巳三月十五日書。民國《陽江縣志》卷三六，民國十四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徐 琛

徐琛，字獻之，南昌（今江西南昌）人，徐俯族弟。與秦檜妻王氏爲中表，檜薦之。紹興中，累官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判官。十五年，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十六年，爲軍器監，尋權工部侍郎。明年，乞補外，以敷文閣待制知明州。二十三年，以疾求去，升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五年，秦檜死，琛爲言者所劾，奪職罷祠，仍爲右太中大夫。二十六年，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三、一五五、一五六、一六四、一七〇、一七五。

明州重刊徐騎省文集後序

紹興十九年十一月

《騎省徐公文集》三十卷，天禧間尚書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編錄刊行，且奉表上進。章聖皇帝降詔獎諭，參知政事陳公彭年爲之序引，丞相晏元獻公復爲後序。騎省在江南有重名，仕天朝爲近侍，以文翰忠直在當時諸公先。既歿，丞相趙郡李文正公實誌其墓，所以稱述推尊之者甚至。距今且二百年，其英名偉節得以不泯而爲後學法者，繫《文集》是賴。年世復遠，兵火中厄，鮮有存者。偶得善

本，使公庫鏤板以傳。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右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徐琛跋。《徐公文集》附，景宋明州刻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誌》卷三〇，《詒宋樓藏書志》卷二六。（吳洪澤校點）

范 愉

范愉，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甌）人，紹興八年進士。見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五，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八。

范忠宣公祠記

紹興十四年

忠宣范公爲侍御史，論事無所阿附，出倅安陸。當是時，天下賢士大夫皆謂公名臣後，加以器識宏偉，必不久官於外，賜環之命，蓋早暮冀也。乃公下車之初，攝承政事，則不以遷謫介懷，力求民間利病而罷行之，釐然有當於人心。由是期月而政化大行，風俗改易，雖四海蒼生與夫賢士大夫望公之切，而此獨懼公之不少留也。及終更還朝，駸駸大用。而安陸之人有懷遺愛，焄蒿悽愴，欲再見公而不可得，乃即其聽事之西爲堂三楹，榜以「思賢」，且繪公之像於壁，用致啓處不忘之意。距紹興

甲子實八十有二年矣，而公之從孫彭復通守是邦。始至之日，民相與逆於道周，皆喜見顏色。即視事，登堂下拜，望公之像，宛然如生，而棖棟傾欹，撤而新之。凡臨政治民，一以公爲法，衆益大悅。越明年，公之季子正國持節鉞出典刑，政事卓然，有公之遺風，則一方願見之志，又可知矣。惟是德公之深，而崇奉之理，因循歲月，未至於甚備，重貽邦人羞，即謀於思賢堂之側，更築堂以奉祀。事既成，使其屬吏范愉登載本末，辭不獲命，爲之言曰：嗚呼！世秉鈞衡，今古難事。韋平相繼，則見於史；武莊同升，則歌於詩。蓋德歸一門，慶留千載，天下歆艷，理亦宜之。此詩人、史氏爲之特書大書，詠歌嗟歎，以著一時之盛也。雖然，富貴之及遠也，必副之以德；聲名之可久也，必施之於政。昔我祖宣子誇其世祿，至引陶唐御龍保姓愛民之美以爲不朽，故穆叔折之以臧文仲之一言，而君子不以爲過。夫何故？官高祿厚，而施爲未有以大服天下之望故爾。自時厥後，范氏世有聞人。然較其名地、人物、爵位、德業，則無有如公家之盛者。慶曆初，先文正公以文武全材出入內外，功在社稷，德及生靈，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不可企及，而公乃能光昭令德，嗣登鼎席，勲業巍巍，如出一手。自今觀之，其見於安陸者，特他政之末者爾。以他政之末而使斯民化之如此之速，思之如此之久，則其見於天下而施於後世者，可不論而知也。宜乎公之子孫益以貴顯，冠於中興，膏腴之族，蟬冕相承，與宋無極，其所由來者遠矣。斯堂之設，亦所以勸也。若乃攘卻之功，經綸之效，則有太廟之彝鼎，與天子之史官在。《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一六九。又見道光《安陸縣志》卷一三，

曾 覲

曾覲（一一〇九——一一八〇），字純甫，號海野老農，開封（今河南開封）人。紹興三十年，以寄班祇候爲建王府內知客。孝宗受禪，以潛邸舊人除權知閣門事。歷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加少保。淳熙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二。著有《海野詞》。覲以近習用事二十年，干預朝政，權震中外。《宋史》卷四七〇有傳。

平江酒帖

覲再拜。平江酒毛汝能乃覲所辟置，天下之奇材，而湯德廣諸人不以法度御之，多取以供它費，小使臣不敢輒忤其意，至今循習不改。覲已請於朝，欲自使令。今已得數萬緡酒本，方營求數十區屋材，興治清和一坊，追復其舊。稍待三兩月之期，使司必與享此利。欲望一著檄過杭，嚴戒以即日上道，幸甚。第勿令胡守知此意也。覲再拜。《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

惠誨帖

覲啓：惠誨，喜聞朝寒萬福踐長。重蒙問餽之及，拜況銘荷。謹上狀，不宣。覲啓上子發承事。
《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

楓橋帖

覲啓：楓橋宰堵在望中，念欲重詣，久不克。被誨存，喜聆清適。舟車北來，道俗之譽藹然，信名下無虛士也。不宣。覲啓上溫老。《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

題米芾雲山畫卷

元章早年涉學既多，晚乃則法鍾、王。此元祐初作也。風神蕭散，所謂天成者，非世間墨工槧人之可髣髴。伯玉出以相示，因書其後。紹興壬午仲冬晦日（二），平丘曾覲純父。《壯陶閣書畫錄》卷五。

又見《珊瑚網》卷四，《蘊真堂石刻》卷三，《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續書畫題跋記》卷四。

〔二〕仲：原作「中」；曰：原無，並據《續書畫題跋記》、《珊瑚網》改補。

皇帝賜書記

隆興二年八月十六日

隆興二年中秋日，臣覲等從上詣德壽宮謁見。朝回，上御內殿，語臣等：「爲政恤民之道甚難。往者蘇、湖潦饑，發封樁賑濟，運綱稽緩，出內帑助調，小民猶有瓊林大盈之言，安知吾心哉？固政不勤則荒，民不恤則怨，人心然也。吾常戒慎，不敢怠忽。」臣覲等拜手稽首謹稱賀曰：「誠如聖言，毋以逸豫爲期，而思海宇之廣，邊境之虞，必使人物咸若登春臺，躋壽域，而後可同樂也。」猗歟盛哉！上是日閱唐史，至太宗與張元素語隋主有好專之失，親灑宸翰，以寄其思，推廣當時太宗爲治之意，語臣等曰：「吾行有不迨，即時奏毋隱。故書此以賜卿。」臣覲謹捧領謝，無任感激，伏書于下。八月十六日，中大夫、祕書監丞兼左諫議臣曾覲記。《三希堂法帖》第七冊。又見《大觀錄》卷三，《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五七六

錢端禮

錢端禮（一一〇九——一一七七），字處和，號松窗，臨安（今浙江杭州）人。忱子。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秘閣。十五年，爲兩浙路轉運判官。歷知婺、衢、撫州，又知臨安府。孝宗立，除戶部侍郎，試兵部尚書，兼戶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隆興二年，以和議成，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明年罷，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乾道四年起知寧國府，後又知紹興府，進觀文殿學士。淳熙四年卒，年六十九。後謚忠肅。著有《諸史提要》（存）、《松窗集》。見樓鑰《攻媿集》卷九二《觀文殿學士錢公行狀》，《宋史》卷三八五本傳。

收糴米斛賞罰事奏

紹興二十九年八月

近者支降錢本，廣行收糴，監糴之官次第立賞，措置經畫，全在守倅。乞應諸州收糴先次數足者，許令具守倅姓名取旨。如或慢令弗虔，亦乞具不職官吏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三十七（第七冊）

第五九六七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三之二八（第六冊第五七三三頁）。

乞戒侵用常平本錢奏

紹興二十九年八月

常平米斛，前此州縣多行侵用。今來朝廷支降本錢收糴，即合如法收貯，別項椿管。欲望預行戒約，如敢移易兌借，並依違制科罪。若向去積年陳次，即仰具申朝廷聽旨，許將苗稅米以新易陳，免損蛀之患。《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三七（第七冊第五九六七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三之二八（第六冊第五七三三頁）。

乞支還臨安府所欠鋪戶買物錢奏

紹興三十年三月

本府排辦國信，多緣闕乏錢物，臨期於鋪行收買物色，過期則不支價錢，致使行戶失業。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未還鋪戶國信等買物錢二萬九千四百八十餘貫。若更歲月漸久，人戶無緣請領。照應本府級去年揀汰將兵，見今按月將揀汰人料錢并折糧米錢四千五百餘貫，赴左藏庫送納。欲望自三月以後，將欠鋪戶錢數截撥上件窠名，盡數當官支還。《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之五三（第四冊第三〇九八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四。

州軍闕額請給封椿事奏

紹興三十年八月

諸路州軍闕額請給封椿，每季起綱納左藏庫，具數申樞密院注籍。每上下半年，輪都副承旨點檢，得旨令戶部拘催。乞自今令提刑司於逐州各選職官一員，專行主管、拘籍，別庫椿納。月具闕額軍分人數、請給則例并椿到錢物數申提刑司，從本司檢察類聚，季具一路逐州都帳供申樞密院并戶部參照稽考。如所委官隱漏失實，並依無額上供法科罪。《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七六（第七冊第六一三七頁）。

州軍買撲坊場事奏

紹興三十年八月

諸路州軍買撲坊場有敗闕處，若不令逐州自行經理，切慮暗失經常之用。欲乞令諸路州府軍監於管內，各將敗壞坊場，守倅究心自行措置，差官酤賣。其名錢等分隸諸司者，自合依數送納外，所有收到淨利錢，並充貼助本州官兵俸料支用。仍戒約不管科賣，因而搔擾，及不許將人戶見賣坊場一例踏逐。帥府節鎮不得過五處，其餘列郡不得過三處。《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一四（第六冊第五一五一頁）。

乞立額拘催經總制錢奏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

近承敕命指揮，備坐臣僚劄子，乞將紹興十九年以後十年內經總制錢取酌中一年之數，立爲定額。聖慈灼見其弊，下戶部看詳。緣前來已曾降指揮，止是申明行下，逐路取索，久未與決。今來欲乞據本部案籍參照，依臣僚所乞，於十年內取酌中一年之數，立定爲額，行下諸路提刑司，如數拘催發納，不管拖欠額數，庶幾事有定論。

〔貼黃〕又本部近將兩浙東西路秋季經總制錢給曆拘催，比對去年之數，增收二十四萬餘貫。今來既已立定新額，欲將近便路分依兩浙路給曆拘收，庶免失陷。《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二七（第六冊第五四二一頁）。又見同書食貨六四之一〇〇（第七冊第六一四九頁）。

論薦邵知柔等三人奏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

近制：初除從官，許論薦人材，以備擢用。竊見左朝散大夫邵知柔敦樸重厚，清介誠實，博通古今，邃於學問；左奉議郎魏杞力學能文，議論方正，事親孝，居官廉；左朝請郎吳芾奮自儒科，曉暢吏事，守正不撓，才力有餘。知柔見知袁州，杞知涇縣，芾見持服。乞俟任滿，服闋日召赴行在，量

才錄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乞詔大臣公共商榷均節浮費奏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

伏見本朝元祐中，蘇轍任戶部，嘗乞取會減省浮費，將一歲出納之數，取旨均節，編纂《會計錄》，以爲成法。爾後遵守，遂致富實。臣私憂過計，以謂今日若不盡公講究，深恐以有限之數，不可應無窮之用。昔在漢世，凡有大議，必召丞相、列侯、中二千石雜議，蓋取其公論利害之要，以濟王室。臣謹具到紹興二十九年一歲之用，編類成冊，望詔三省、樞密院、臺諫兩省侍從，同戶部公共商榷，究其弊源，無爲文具，直書無隱，然後條陳取旨，斟酌均節，使可施行。實當今之急務，經國之遠圖，莫大於此。《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四七（第六冊第五七九六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新中酒庫立額奏

紹興三十一年一月

新中酒庫自去年二月十四日門酤，將及一年，未曾立定歲額。今參酌，欲每歲以二十萬貫文爲額。其監官任滿增虧賞罰，並依諸酒庫體例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一（第六冊第五一四四頁）。

出賣成熟田地事奏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九日

訪聞近來逐州縣出賣成熟田地，已經限滿減價之後，見佃并承買人通同計囑合千人藏匿榜示，却令人戶自行着價，入狀拆封，止以狀內價高錢數便行出賣。欲乞下逐路提舉常平司官，約束所部州縣當職官吏，將未賣成熟田宅，依元估減定價錢，多出文榜，分明曉諭，召人增錢，實封投狀承買，候拆封日給賣價高人爲業。如有依前減裂違戾去處，即仰具姓名，申取朝廷指揮，重作施行。仍下逐路提刑司官常切檢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二八（第六冊第五八八七頁）。

乞立限加饒客販袋鹽奏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

客販淮、浙袋鹽，比年以來，般運腳費爲多。所得利薄，理合量行立限加饒。欲除今日已前算出鹽鈔外，立限一月，許客鋪入納，每五袋加饒一袋。本務合納正錢通貨錢共一十七貫三百文，並與全行免納，以爲優潤。其建康、鎮江府榷貨務，候今降指揮到日理限加饒。《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七（第六冊第五二五九頁）。

論和戰疏

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明甚。《宋史》卷三八五《錢端禮傳》。

論遣使疏

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爲得。《宋史》卷三八五《錢端禮傳》。

乞拘收鹽本寬剩錢奏

隆興二年八月

浙東一路財用，惟鹽司所入最爲浩瀚。日前年分，浮費失陷至多。尋取索到本府紹興三十二年取撥過見錢八十七萬九千八百三十貫一百八文，隆興元年六十五萬五千三百七十六貫九百八十一文，隆興二年正據本司申納過二十萬貫，赴左藏庫送納。其錢並是儼剩鹽本寬餘之數。若不立定額拘收，竊

慮日後失陷。乞自隆興二年爲數，令淮東鹽事司每歲拘收鹽本寬剩錢六十萬貫，令淮東總領所驅催發赴本所椿管，別置庫眼文曆，非奉特旨，不得移易借兌。如違，以違制論。《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一五（第六冊第五二六三頁）。

措置防務事奏

隆興二年九月

契勘盱眙軍近有郭振帶到三千餘人，緣清河口係是控扼緊切去處，劉寶乞抽回魏全一軍。郭振見在盱眙彈壓。乞候殿前司人馬到日，分撥二千人往盱眙，替回郭振官兵，依舊六合屯駐。所有盱眙取天長路至揚州，兩日可到，最爲衝要，與高郵地里相關，合專委陳敏措置防托。已行下郭振，且去盱眙。指揮下日，遣發殿司人馬前去，方可起發，却回六合，及令陳敏專一措置天長守備。《宋會要輯稿》兵九之一七（第七冊第六九一四頁）。

收客販稅錢事奏

隆興二年

契勘得客販長引先降指揮，水路不許過高郵縣，陸路不得過天長縣。如願往楚州及盱眙軍界住賣，每二十三貫并二十六貫引，各貼納翻引錢十貫五百，批引前去。如到楚州盱眙軍翻改，欲淮北州

縣每引更貼納錢十貫五百文。盱眙軍每引收回貨稅錢二貫，所收回貨稅錢，即非朝廷指揮，欲行住罷。所有客人販茶，水路欲過高郵縣，陸路欲過天長縣，及批改至鹽城縣，并滁州等處茶引，合收錢及從提舉司行下逐處令項椿管，每季申提舉茶鹽司檢察。仍委淮東總領所專一稽考。《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一之一六（第六冊第五三四八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一〇頁。

乞聽州縣常平米以陳易新奏

乾道五年二月

常平米雖有以陳易新之法，而州縣涉嫌，官吏不敢移易。年月既深，陳蛀損壞，腐爲塵土。乞今後有上供去處，將見在常平米擇其不陳腐者，許兌發本年上供，却將收到新米依數椿管。內無上供州縣，聽以陳易新，則常平所貯，歲皆新米，無陳腐折欠之患。《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四五（第七冊第五九七一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三之三二（第六冊第五七三五頁）。

乞倚閣浙東旱傷州縣所欠私債奏

乾道九年九月十日

浙東州縣旱傷至廣，朝廷倚閣殘零稅賦，差官檢放及借本，勸諭種麥，非不嚴備。今官中欠負既已寬恤，其出債之家，比之豐年，收索愈急，雖欲趁時布種二麥，往往不能安業。乞將浙東旱傷州縣

下三等入戶所欠私債，並與倚閣，候來春歲豐熟，依元約理還。《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二一（第七冊第六〇九七頁）。

乞許貸借二麥種子奏

乾道九年九月十二日

奉御筆，令臣督責守令，多方勸誘，廣種二麥。見今屬縣縣官躬行阡陌，分行勸誘。其間有高仰可種麥田、空閑未種處，委是無力。欲以官中收糴種子，量酌借貸，候至來年成熟催理還官。其諸縣諸鄉富貴之家有質當過二麥種子，恐闕錢取贖，乞從本州行下州縣，並令貸借，及時布種，候二麥收成，依鄉原例交還本錢。《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二一（第七冊第六〇九七頁）。

乞差官措置官莊田奏

差官措置官莊田，以助營屯田之利。異時租入多，則軍儲可足，民力可寬矣。《群書考索》後集卷四三。

賀皇嫡孫降誕表

一 乾道元年六月

恭遇六月一日皇嫡孫降誕。道昌羣生，既躋仁壽之域；慶流奕世，遂收豕嫡之祥。廟社光輝，華夷鼓舞。恭惟皇帝陛下仁濟萬類，澤被四遐。坯冶一陶，德之所施者博；本支百世，邦其永孚于休。遂開磐石之宗，來應維熊之吉。臣等猥叨毗倚，獲與榮懷。歌《天保》之章，欲仰伸於歸報；賦《螽斯》之什，願益詠於衆多。《宋會要輯稿》帝系二之三〇（第一冊第五九頁）。

賀皇嫡孫降誕表

二 乾道元年六月

帝道夙隆，垂休祥於聖祚；皇枝有衍，貽燕翼於孫謀。歡益兩宮，慶均九服。臣等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妙三皇之道，行五帝之仁。寶曆瑶圖，雖同脫履之視；金枝玉葉，自開綿瓞之祥。爰卜有周之世年，大錫文王之孫子。臣等叨居近弼，共展慶儀。喜動天顏，未數含飴之樂；勢隆國體，更觀磐石之封。《宋會要輯稿》帝系二之三〇（第一冊第五九頁）。

示寂書〔二〕

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讚，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宗統編年》卷二四，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二〇套第二冊。

〔二〕此篇撰人原作「錢端履」。按《宗統編年》卷二四：錢端履號松窗居士，淳熙四年卒，均與錢端禮同，是端禮、端履，實爲一人。

書滴水集後

乾道九年閏正月

長安李履中，世以儒業稱，未冠，取國學解，自以年少，十年不試於禮部，刻苦於學。元豐二年，始於時邦美榜登進士第。公既博極羣書，士大夫皆勉就制舉，公謂仕途捷徑，知義守分者不與焉可也。遺書彭元發，往復論難，終不易其操。及從仕干祿，不以貧爲身謀。當是時，朝廷方欲經理靈

夏，時宰誘公以侍從而薦於上，公毅然不就對，故作《兵餽行》，有「不知何人畫此計，徒困生靈甚非策」之句。後涇原路乞造戰艦五百艘，姚麟乞造戰車三百輛。公時爲熙河漕，被旨專監視，奏以謂實同兒戲，辨數利害，力詆其非是。上察知其言忠，遂罷其役。其爲《王翦將軍廟記》云：「自昔凡有深謀遠慮、老成審的者，於天下事不肯輕動。新進後生不思遠圖，易其事，其不敗者鮮矣」。蓋譏生事於西戎者。公以通儒。喜論事，而每執正議，不爲勢利之所移奪。居官行己，咸取則於六經，而尤邃於《易》。至於星曆五行、小說百家，罔不研精求是，故時輩多質疑問難。當代名士如張芸叟、李成季、王子發，先伯祖穆父，皆文字詩友也。予嘗謂古之學者，本志於道，而後世假以爲利民之資，其不爲利動者曾無幾何。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至若履中，亦可以追配古之君子矣。其孫龜年、龜朋出遺集四十卷。予熟讀其文，想見其風采，姑摭其大概而志之。公諱復，以字行關中，關中稱名儒者，必曰履中也。官至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其行事之詳，備見于史譜云。乾道癸巳歲閏正月辛丑，吳越錢端禮書。《涌水集》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 一

僕十五年前見此畫，把玩不能去手，今復開卷，恍如夢寐，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錢端禮書於東陽郡齋。紹興五月十有四日「一」。《續書畫題跋記》卷二。又見《珊瑚網·畫錄》卷四。

〔一〕「紹興」下原脫年代。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 二

畫手自高前輩，雲山已屬吾曹。若會瀟湘物色，便合醉讀《離騷》。錢後人端禮處和。《續書畫題跋記》卷二。又見《珊瑚網·畫錄》卷四。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 三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觀元暉此軸，則此已參公活句之妙。《續書畫題跋記》卷二。又見《珊瑚網·畫錄》卷四。

題米友仁瀟湘長卷 四

此畫今爲中朝第一，誠可寶而愛也。紹興乙巳〔一〕，錢端禮書。《續書畫題跋記》卷二。又見《珊瑚網·畫錄》卷四。

〔二〕乙巳：按紹興無乙巳年，或當作「己巳」之誤。

跋五老圖

紹興戊辰春〔一〕，被命治具淮上，燕饒北客，過盱眙，太守畢少董語次，獲觀所謂《睢陽五老圖》者。先曾伯祖侍讀爲之序引，具載一時之盛。考其圖中，而畢公最爲長年，其操心行己，宜有大過人者。至于引年告老，知止不殆，乃獨一事耳。仁者壽，賢者必有後〔二〕，豈虛語哉！慶流後昆，有以夫。吳越錢端禮書。《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三。

〔一〕「辰」下原注：「一作午。」

〔二〕「賢者」下原注：「一本無此二字。」

應天塔記

晉末有沙門曇彥，與檀越許詢玄度同造塔於山之椒。彥有神異，天降相輪，故有應天之號。《寶

大慧禪師贊 一

□□□□□，天地不清寧，此老滅天下，太平好時節，海裏蹺足坐。試問有何神通，把住驀面便唾。擬向金輪風輪水輪，欲界色界無色界，東勝身洲，西牛貨洲，南瞻部洲，北俱盧洲，遶天一十八遭，尋這般列列挈挈、怪怪奇奇底尊慈，元來更無兩箇。咄！《大慧禪師語錄》卷下。

大慧禪師贊 二

肚裏無一物，眼前空做大。座下千餘人，從頭都罵過。一期快尊懷，惡名遂遠播。料想晉唐傳裏，必無如是之高僧；《景德傳燈錄》中，豈有這般底達磨。英靈衲子見之，好與驀面便唾。《大慧禪師語錄》卷下。（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七七

黄公度一

黄公度（一一〇九——一一五六），字師憲，號知稼翁，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紹興八年舉進士第一，授簽書平海軍判官廳公事。十五年，代還，除秘書省正字。時秦檜當國，坐譏時政，罷爲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一年，通判肇慶府，尋攝守南恩州。決滯訟，除橫斂，增學廩，邦人始有登科者。二十六年初召還引對，切陳嶺南利病，高宗面授考功員外郎。其年八月卒，年四十八。公度工詩詞，有文集十一卷、詞一卷，并存。又著《漢書鑄誤》。見龔茂良《黄公行狀》，林大鼎《黄公墓誌銘》（并載《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二）。

今以宋人集乙編《莆陽知稼翁文集》爲底本，校以明天啓五年刻本（簡稱明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徐時棟跋清抄本（簡稱清抄本），另輯得佚文二篇，編爲二卷。

天子以德爲車賦

省試

治盛天子，尊臨帝居。每安行而在德，遂取用以爲車。獨操馭世之權，履茲寶位；克廣長民之道，端若安輿。夫惟上纂洪圖，俯綏赤子。外以動化於羣下，內以操修於一己。正宸心而御極，其術何先；運大德以爲車，莫安於此。豈不以貴主大器，富包普天。一猷爲兮，立兆民之表正；一號令兮，舉萬國以風傳。是必動有彝訓，事無過愆。稟聰明睿智之資，坐而撫御；體篤實輝光之大，用以周旋。由是儼萬乘之威儀，聳羣方之瞻視。爲輓軌以寓其賞罰，謹銜轡以張其綱紀。恭儉無爾僞之載，忠信有在衡之倚。其用若是，非德曷以？言無不聽，前瞻進善之旌；政在必行，下順納民之軌。懿夫！名，德之興也，名久必泯；權，主之車也，權傾則危。曷若此厚以載物，動而中規。同五帝以載驟，與三王而並馳。世底安寧之治，上無顛覆之爲。出必自於聖門，靡聞過舉；行每遵於王路，罔蹈非彝。故得仁義由行兮，虞舜與稽，聖神廣運兮，唐堯是則。器蔑小人之盜，輿有君子之得。侍從僕御，無非正，乘豈假於王良；出入起居，罔不欽，諫何煩於廣德？厥後循治軌者，世乏顯顯，蹈覆轍者，日益駸駸。不能任重而致遠，豈知執古以御今。以至化不流行，無復置郵之速；治亡祇懼，徒嗟朽索之臨。上方慎保基圖，務綏黎庶，中以視履，動而順豫。既無隕越之失，又絕奔馳之慮。然則有大物者無他，在審其御。《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宋人集乙編本。

和戎國之福賦

解試

上聖圖治，遠戎請和。民獲安而不擾，國膺福以滋多。俯親庶俗之情，信行蠻貊；誕保有邦之祜，時戢干戈。嘗聞帝王盛時，不無蠻夷猾夏。治失其術，則咸尚詐力；御得其道，則悉歸陶冶。惟天子修盟講好，德莫厚焉；俾戎人稽首稱藩，國之福也。莫不膚使交聘，丹誠遠通。厚賜之子女玉帛，俾修其朝覲會同。用珪璋而結好，無甲冑以興戎。我無詐而爾無虞，遐陬內附；災不生而禍不作，百順來崇。時其萬國懷柔，四方澄寂。內不聳於邊鄙，外靡攘於夷狄。措乃國於龜鼎，脫斯民於鋒鏑。良由禮招携而柔服，故得道建極而敷錫。揉茲荒裔（二），俾爲不二之臣；介爾中邦，永保無疆之曆。大抵異域之情兮，乍臣而乍叛；中國之治兮，或替而或昇。征之弗克者，尚且聞於敗衄；絕之弗通者，猶未免於憑陵。曷若此無老師而耀武，無好戰以矜能。下有方來之比，福如川至之增。所以事彼昆夷，果見周家之盛；會於戎子，因知晉室之興。彼有湯后征南，宣王伐北，或隆肇造之業，或啓中興之德。雖曰奉天而致討，豈不蠹財而傷力？必也禮懷遠裔，道交鄰國。鞏王業以永固，祐聖時於罔極。氈裘氣暖，行觀塞草之長；沙漠風清，坐見邊烽之熄。前古既遠，後王不思，惟務力制，類非德綏。侯空號於定遠，將徒勞於貳師。閉玉關而謝質者，不聞世祖；罷朱崖而切諫者，無復捐之。殊不知秦帝擊胡，必底亂亡之患；武皇征虜，迄成虛耗之危。上方敦龐澤以撫綏，冀狼心之輯睦，務

使邇安而遠至，蔑有兵窮而武黷。故勤勤然誠意以通和，駢臻百福。《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

〔二〕揉：原作「操」，據明本、庫本、清抄本改。

賢人國家之利器賦

解試

賢進在位，時稱得人，爲國家之利器，實社稷之名臣。挺生命世之英，素韜大業；推作有邦之用，宰制羣倫。惟王以一己之微，受四方之寄，謂萬機尤難於獨斷，非衆材孰與之共治。顧此先知先覺，是謂真賢；施諸有國有家，茲爲利器。文武兼備，功名兩全。國論未當兮斷制爾待，政體未善兮剿裁爾專。基永隆於不拔，患潛消於未然。足倚大事，斯爲巨賢。五百年哲匠間生，才名不世；千萬里遐衝坐折，英銳無前。挺奇草澤之間，露穎巖廊之地。昔之窮也，固嘗蓄銳以待敵；今之達也，詎可藏鋒而避事？故或小而製錦兮，恢恢遊刃之施；大而補袞兮，恪恪官箴之備。隱而未見，姑爲囊穎之藏；動則有成，豈若鉛刀之利？彼有稱爲大寶者，蓋有取於瑰奇；號以重器者，示可鎮於傾危。未若此剛節素稟，堅忠不移。厲其鍔則清廉之操，淬其鋒則智勇之資〔二〕。其用若是，何利如之！儻令追琢文章，詞鋒益銳；假使削平禍亂，智刃攸麾。茲蓋有學校漸摩兮與之陶成，有爵祿砥礪兮使之勉飭。動每濟世，功斯利國。專外閫則排折患難，立中朝則翦鋤姦慝。良由上聖之善任，遂使百工之效

職。邦有史魚之矢，直道而行；邑皆言偃之刀，歌聲不息。厥後任文吏者徒事刀筆，爲武士者孰宣爪牙。位徒參於上列，利何補於公家〔二〕。譬終日使鈍，而薄效不就；雖窮年用力，而寸功莫加。遂令頌激王褒，鑄將求於巧冶；賦陳賈誼，鈍竊歎於鎡鋸。惟古聖明，求茲英俊，以敵愾則援干櫓於禮義，以禦侮則全甲冑於忠信。由是而治天下焉，其有餘刃。《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

〔二〕鋒：明本、庫本作「鋸」，較長。

〔三〕利：原作「吏」，據明本、庫本、清抄本改。

上殿劄子

臣聞《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慶賞刑威，人主之大柄也，柄下移則主道不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恭惟皇帝陛下體堯舜之聰明，法禹湯之恭儉，虛懷以招徠俊乂，屈己以愛卹黎元。比年以來，干戈偃息，農畝屢豐，海內無事，高拱以責成功。而大臣任私，上辜委寄，爵賞以愛憎爲高下，刑罰以喜怒爲重輕。陛下務全體貌，曲意優容，羣臣畏禍，莫敢一言，天下之人但知一相之重，莫知君父之尊。乃者天啓宸衷，奮發剛健，思與中外多士一新庶政，甚盛舉也。臣願陛下收還威柄，躬勤萬機，毋偏聽，毋獨任。凡爵祿廢置、生殺

與奪，命政府大臣更相可否，求合於道。如或議論不同，許各以己見次第敷奏，然後自以聖意斷而行之，天下幸甚。取進止。《莆陽知稼翁文集》卷八。

上殿第二劄子

國家之患，莫大於以言爲諱。以言爲諱，則政事之闕失，刑賞之過差，大臣之專恣，下民之疾苦，皆壅遏而不聞，國之不危者，幸也。臣嘗觀自古貽此患者，皆由其君愎諫遂非，逞威喜佞，故其下無敢言。今日之事則不然。陛下寬仁大度，容納忠讜，臨御三十年，未嘗罪一言者，雖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不過如是。然天下敢言之氣摧沮殆盡，良由用事之臣挾謗訕之律，以鉗天下之口故爾。夫秉筆之士，立言措意類不能逃疑似之迹。今自朝廷百官，下至草萊一介，試集其所爲文，於數篇中掎摭其語，必可附於謗訕之律。是此一律可以盡羅天下之士而寘之罪，惟權臣所欲爲耳。古者設官監謗、立法止謗〔一〕，皆非治世之事。故舜立誹謗之木，成周盛時，士傳言，庶人謗。唐虞三代不畏人謗己，蓋其中無歉，惟恐天下不一指其失也。臣愚伏望陛下寬謗訕之禁，下求言之詔，使人曉然知前日以言語獲罪者，皆非聖明之本心。自可日聞嘉言，感召和氣，實萬世太平之基。《莆陽知稼翁文集》卷八。又見《莆陽文輯》卷一。

〔二〕止：原作「立」，據明本、庫本、清抄本改。

邢孝揚覆謚議

爵位可以苟得，刑辱可以幸免，惟名終易謚，美惡不可得而私。公以名家，爲國懿戚。不沉酣於聲色，少服儒紳，而與諸生角藝於成均；不酖毒於晏安，兩銜國命〔二〕，以副大臣宣威於絕域。其奉身而退也，棲心內典，視富貴如儻來；其易簣而終也，貽訓後昆，以死生爲晝夜。公之出處，可謂無媿，謚之「忠靖」，其誰曰不宜？《莆陽知稼翁文集》卷八。

〔二〕兩：原作「而」，據明本、庫本、清抄本改。

代謝御書表

聖經惇史，炳若丹青；寶翰宸章，刻之金石。出九重之副本，爲列郡之珍藏。跼誦再三，欣榮倍萬。恭惟皇帝陛下日新盛德，天縱多能。粹然洪深敏達之資，輔以緝熙光明之學。寰區底定，烜赫帝王之極功；廣內燕閒，游息藝文之餘事。心筆俱正，古今所稀。豈宋武之足多，略文皇而不數。兼八

體以遒勁，述四書而發揮。非惟爲儒者之榮，于以見聖人之意。臣幸生盛旦，假守偏州，識無魚魯之分，躬被龍光之錫。在天成象，粲奎壁以相輝；與世作程，等乾坤而不朽。《莆陽知稼翁文集》卷八。

代賀冊皇后表

王假有家，聿求於內助；天作之合，允屬於元妃。涓穀旦以備儀，即長秋而正位。事關宗社，喜溢寰區。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歷觀古先賢聖之君，必有淑慎柔嘉之配。虞興媯汭，夏啓塗山，有娥之肇商邦，太姒之隆周室。故《葛覃》言后妃之本，而《關雎》爲王化之基，載在史編，永貽壺則。恭惟皇帝陛下離明繼照，乾健偕行。將刑寡妻以御家邦，思得淑女以配君子。爰求懿德，進統宸闈。正六宮之表儀，大一人之輔佐。禮行太室，侑成裸饗之共；色養東朝，助致寢興之問。徽音克嗣，陰教益修。推廣至仁，男女得及時之願；感召和氣，陰陽無失序之愆。臣職守遐方，躬聞盛事，情雖極於鰲抃，身尚阻於鴈行。已協周詩，化天下以順婦〔一〕；願同堯祝，使聖人之多男。《莆陽

知稼翁文集》卷八。

〔一〕順婦：原作「婦道」，與下句「多男」失對，據明本、庫本改。

上陳尚書書

物之可喜者，人以爲虛名，而不知實用之所從出也。鳳凰麒麟殆不如馬牛之可轡絡而用也，然二物不出於草造僅存之世，必人蓄滋殖，治道晏粲，而後見焉，故一麟鳳不知其幾百億馬牛也。隋珠趙璧無補於饑寒，然得是而貿易之，與斗尺物較多寡，何啻山淵之塵涓也。小兒聚戲，晬者搏黍〔一〕，齟者攫金，性愈開而智愈明，事愈異，而喜愈大。故農喜年豐，商喜貨售，綴文者喜得機、雲之句，求名者喜挂許、郭之口，孝者喜得親，忠者喜得君，氣槩者喜知己，交游者喜得朋，爲天下計者喜得非常之人。嗚呼，喜至於是，極矣！麟鳳不足以爲瑞，珠璧不足以爲寶，是喜也，千百世而一逢歟！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不得爲憂，則得之爲喜可知。非特臣喜得君，而君亦喜得臣也。君臣交相喜，政事以成，社稷以固，禮樂以興，夷狄以服。四方萬里喜氣不可涯涘，農喜於田，商喜於肆，士喜於學，官吏喜於朝。禽獸魚鳥不知此喜，而人爲之喜；山川鬼神不見其喜，而人想其喜。某束髮讀書，遐思喜極之事，不意垂老乃親見之，休哉休哉！方今朝廷清明，邊境寧謐，無可憂之事，故亦有可喜之迹。不幸台星掩耀，黼座焦心，驛騎南飛，旌車北指。閣下道德之重，謨謀之富，聲名之洋溢，想其登文陛、覲天顏，雲龍魚水不足狀其喜也。我天子喜得其人，天下爲我天子喜得其人，而爲己喜得其欲。故有公喜，有私喜。公私本無異，合天下之私則公

也。某也公喜與人同，而私喜於人異。歲在甲子，天子不以某爲愚不肖，實諸儒館。某不自喜，而喜與閣下接茵憑、親髻咳，獲識天下非常人。爾後雲泥遼絕，南北阻修。乃者閣下班秩西清，分憂南顧，高牙大纛，輝映蓬華，某不爲閣下喜，而自喜疏遠，未見棄於左右。是二喜也，疑私也，然詢之儕類，詢之道路，詢之田父野老、婦人女子，其喜有甚焉者，則某之喜爲不私矣。噫，喜之極則愛之至，愛之至則必有所獻焉。今閣下之名第高出諸儒之右，閣下之文章膾炙天下之口，聰敏過人，學問高古，今其行也，天下孰敢仰視？然古之人有不以名第，不以文章，椎魯朴直，而能了天下之大事。《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由是觀之，自賢非難，賢賢爲難哉！某在南荒，側聞諸搢紳先生論今時人物，曰：「古之所謂大臣者，其心休休焉，陳某之謂矣。」夫心不休休，骨肉有不相容；苟休休焉，天下皆吾度內也。休休之語，千百年來無人當之。東坡先生常以許霍光，司馬溫公繼以許盧懷慎，而諸搢紳先生復以許閣下。以霍之無學，盧之不敏，其能有容，猶見稱於後世；況閣下之才，而不自衒，敏而不自矜，其又在盧、霍之上矣。以閣下之名望，而以此心行之，日復一日，若無有厭倦，蒼生蠢蠢皆有望於閣下矣。自始聞天書，踴躍不自勝，瞻企台光，俯伏道左，足屢扞而口欲謠，情不能已，輒以毫楮掄中心之所欲，伏惟少寓目焉。冒犯威尊，下情皇愧之至！

《莆陽知稼翁文集》卷八。

〔一〕粹：原作「碎」，據明本、庫本改。

謝葉帥薦舉啓

從事南州，已追曠官之責；剡章北闕，重勤推轂之私。譽實過情，喜不逾媿。竊惟上臣報國，莫先以人；志士殺身，每爲知己。惟授受盡由於公議，則選掄多獲於真才。仰無負於所期，俯不愆其素守。自時厥後，茲風莫存。在上者既無意於作成，在下者乃枉己而求售。故寒陋不以銜鬻爲恥，而王公常以簡貴自高。每懷自獻之羞，未有不求而獲。競趨勢利，鬩如市道之相求；鉤致聲名，用之公家而無補。儻非凜高義，操此至公，則何以坐還千古醇厚之風，頓格一時習俗之弊？力推後進，靡俟先容。伏念某天與冥頑，人誰比數。徒守菑畲之訓，恐隳弓冶之傳。豈意涼能，偶塵高第。名重而於實難副，論高而與世多違。俛仰一官，侵尋七稔。心期事業，初妄意於古人；力盡米鹽，幾失身於俗吏。尚幸私心所懷者梗槩，平生自信者行藏。不肯妄求，不爲苟合，不借名卿之勢援，不資談士之游揚。敢圖不肖之名，誤達長者之聽。匪由介紹，自獲眷憐。始至門闌，一瞻履幕，尊俎接恩勲之宴，齒牙蒙特達之知。辱以褒辭，轉之上聽。斯前輩盛德之事，公允蹈之；在至愚極陋之姿，望不及此。茲蓋某官以忠致主，以道覺民，以文章作世程，以人物爲己任。知中才之不常有，必磨礪誘掖而使之成；念小善之不可遺，故提携汲引而與之進。遂令謏薄，亦預品題。某敢不恪守初心，誓堅晚節。雖

未能圖國士之報，庶不終爲小人之歸。《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九。

謝館職啓

稅鞅南州，初離冗調；讎書東觀，誤玷清流。辭恐近名，受慚非據。竊惟治道之隆替，常繫人才之盛衰。苟養於閒暇之時而須其成，則至於緩急之際而收其用。故皇朝大開儒館，列承明著作之庭；遴選時髦，典圖籍藝文之事。一無吏責，每號英游。非獨究簡編之斷殘，抑將待器業之成就。或以淹該而持從橐，或以詞藻而代王言。或經術淵源而師表諸生，或識度宏遠而參陪大政。凡旋登於要路，率多由於此途。矧夫睿聖中興，典章大備，追述祖宗養賢之制，式符堯舜稽古之心。珍館一新，掩天祿、石渠之壯麗；遺書盡獲，軼開元、貞觀之盛多。自非博物洽聞，鉉才偉議，苦心識子雲之奇字，強記誦安世之亡書，則何以接蓬萊方丈之游，紬金匱石室之秘？如某者，趨時獨拙，賦分最奇。鈍遲無倚馬之才，涉獵乏夢熊之對。少壯努力，初欲無媿於古人；長大苦饑，豈敢有意乎當世？徒以家聲之墜地，要須儒術以謀身。不圖蕞爾之才，乃中褻然之舉。一行作吏，百不如人。自決科雖閱於八年，而泣事纔更於二考。汲汲于斗升之祿，區區爲口腹之謀。忽被優遷，實踰素望。人皆歆豔，目曰登瀛之榮；己獨凌兢，心懷臨谷之懼。重念寒門之先世，蓋嘗厠迹於英纒。坐復青氈，慚無歆、向父子之學；自量素業，難居傅、班伯仲之間。何取孤蹤，亦培俊軌。茲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羽翼斯

文。雖巍巍勲業之無前，尚切切人物之爲意。提携晚進，不遺下體之菲葑；收拾寸長，盡種盈門之桃李。遂令頑陋，亦預甄陶。某敢不奮發遠圖，溫尋舊習。力死而後已之學，讀生而未見之書。誓竭微軀，仰酬洪造。雖大臣務得人而報國，不容謝私；然志士爲知己而殺身，豈敢忘德！《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七九，《南宋文範》卷二九。

〔一〕衰：原作「褒」，據明本、庫本改。《漢書·董仲舒傳》：「子大夫衰然爲舉首。」

謝宮祠啓

騰憲府之章，分甘永棄；拜祠庭之命，忽被優恩。退自省循，重增兢畏。伏念某受才朴拙，奮迹單微。頃緣絺繒之文，遂預搢紳之列。粵從筮仕，即辱甄收。捧檄南州，久參幕畫；讎書東觀，濫廁英游。皆鈞衡特達之知，非左右游談之助。自憐無取，必負所期。果風波之橫生，難調衆口；雖鉛槧之無補，敢有他腸。所幸大賢之容人，不以一眚而掩德。縱排毀之端靡所不至，而記憐之意終未少衰。尚俾罪軀，獲沾祠廩。無官守，無言責，日尋故國之交游；不耕穫，不菑畲，坐享全家之飽暖。夫何幸會，有此便安。樞密相公道濟生靈，量包宇宙。立巍巍之勲業，猶汲汲於人材。待物以寬，持心近厚。已聞比屋之擊壤，寧忍一夫之向隅。憐其迂疏，雖未能表見於當世；察其寡特，必不至立異

於他門。未忍棄捐，旋加湔濯。某敢不退安閑散，追訟愆尤。間香火之餘陰，理耕桑之舊業。寓意琴書之內，全身麋鹿之羣。殘齒衰骸，萬一未填於溝壑；枯根敗枿，庶幾或產於菌芝。《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九。

答王守辟章啓

三載鄰封，舊親德宇；一麾鄉部，行被仁風。未修桑梓之恭，先辱緘滕之問。撫躬增媿，與衆交欣。某官全德難名，巨材不器。貌雖溫而言則厲，氣極大而志愈謙。議論有君子長者之風，望實聳搢紳先生之觀。文章獨步，繼鳳閣之三人；簪紱相傳，擅龍門於一世。粵從壯齒，自致要津。登承明著作之庭，紬金匱石室之秘。猶欲盡觀其底蘊，故須歷試以事功。爰錫命於楓宸，俾分憂於莆郡。矧惟茲土，昔號樂郊。地雖瘠鹵，而民力耕桑；俗雖顓蒙，而家傳詩禮。不勞游刃，即躋奠枕之安；佇聽賜環，入膺前席之問。某久睽色笑，尚辱記憐。自分奇窮，已甘邦有道之貧賤；何期幸會，獲事州主人之仁賢。感與媿并，意非言盡。道途跋履，歲律崢嶸，願言旌旆之亟來，式慰閭閻之久俟。《莆陽知

稼翁文集》卷九。

謝授肇慶倅啓

恭承朝命，俾佐郡條。坎壈孤蹤，荷鈞衡之平施；瀾翻薦口，賴根柢之先容。感極涕零，媿深汗溢。伏念某乾坤長物，湖海微生。不能力穡以活妻孥，妄意讀書而干祿位。蚤緣末技，獲際昌期。本無籍甚之聲，偶玷褒然之舉〔一〕。初從幙府，依紅蓮淥水之游；繼入蓬山，紬金匱石室之秘。親承咳唾，屢接茵憑。自憐素志之粗酬，人謂青雲之可必。名重而於實不副，命乖而與世多違。一辱泥塗，五移歲籥。托身餘潤，如行霧露之中；回首舊遊，若在雲天之上。不圖流落，尚軫記憐，寘之偏州，寵以別乘。非特起故將軍之廢，且令任半刺史之權。豈無夤緣，致茲忝冒。茲蓋伏遇樞密宮使侍讀以忠致主，以道覺民，以文章作世程，以人物爲己任。知中才之不易得，必磨礪而使之成；謂一眚之未可捐，故洗濯而與之進。眷言及此，感幸何窮！某敢不祇畏簡書，服勤官守。鞭駑策騫，庶幾免俗吏之歸；結草銜環，萬一圖國士之報〔二〕。《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九。

〔一〕褒：原作「褒」，據明本、庫本改。

〔二〕自「茲蓋伏遇」以下，明本、庫本文字頗有不同，附錄於下：「茲蓋伏遇樞密宮使侍讀真忠遇主，斯道覺民。高文儼作世程，衆技好若己有。知全瑜不易得，必磨礪而使之成；謂累敗未可捐，故拂拭而與之進。眷言及此，感幸何窮。某敢不祇畏簡書，服勤官守。鞭驅十駕，庶幾免俗吏之歸；矢竭孤生，萬一圖國士之報。」

謝舉陞陟啓

承乏南州，數載絕緘滕之間；剡章北闕，一言甚黼黻之榮。譽實過情，喜不逾媿。竊以人才之用不用，繫於公道之行不行。其行也，惟賢知賢，付以耳目之所不及；其用也，以類求類，舉其腹心之所嘗知。惟其不務文具，徇流俗以市私恩；然後能進真賢，得實廉以稱上旨。顧斯道寥寥久矣，逮今日稍稍見之。伏念某生而賦頑鈍之姿，學不通古今之變。名重而於實不副，命乖而與世多違。初雖妄意古人，謂功名可唾手而取；終乃甘心俗吏，以歲月爲致身之資。實自取之，夫何言者！然而私心所存者義命，平生自許者行藏。不敢枉尺而直尋，獨耿耿者尚在；以至跋前而疐後，亦休休然其心。自非高義過人，冲襟絕俗，又安肯借以齒牙之重，達之旒纁之前？茲蓋伏遇某官體上臣之事君，思天下之善士。下交不瀆，謙謙得君子之終；久要不忘，戀戀有故人之意。而某舊學荒落，壯心蹉跎，必無騫騰之奇，以副特達之遇。粗知守法，庶可酬恩。《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九。

肇慶韓黯交代啓

叨奉上恩，攝丞郡政。人品最下，初無籍甚之聲稱；天幸良多，獲繼賢者之軌躅。趨風有日，進

記通名。某官地望高華，天資警敏。趣操自拔於流俗，學問不媿於古人。受才如璞玉渾金，莫名其妙；遇事有盤根錯節，益見其能。宜闊步於要津，豈淹翔於外服？蓋欲備嘗於險阻，以爲大用之權輿。某不能力穡以活妻孥，妄意讀書以立門戶。俯仰寸祿，蹉跎壯心。顧吏才素號空疏，而官守適相先後。涉筆占位，敢自謂半刺史之權；賸馥殘膏，庶幾聞舊令尹之政。《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九。

上肇慶劉守仿啓 一

誤被宸恩，攝丞郡政。空疏無取，深慙小子之斐然；幸會何多，獲事大夫之賢者。知聯事合治之無補，喜承顏接辭之有期。某官清白傳家，文章華國；儒雅飾吏，愷悌宜民。以從容適時之才，而周旋當世之務。使馬如羊，使金如粟，難移張奐之心；賣刀買犢，賣劍買牛，一新渤海之俗。久以賢勞，而分憂千里；伋觀課最，而入爲三公。某天賦冥頑，人誰比數。雖素無一日之雅，行將有二天之依。官類魏舒，固嘗襍被；才非仲舉，敢覬題輿。分我餘光〔一〕，儻獲在照臨之下；因人成事〔二〕，庶幾無瘝曠之虞。《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九。

〔一〕分我餘光：明本、庫本作「東壁分輝」。

〔二〕因人成事：明本、庫本作「南薰假翰」。

上肇慶劉守仿啓 二

三年散地，叨奉真祠；一旦誤恩，俾丞郡政。知聯事合治之無補，幸承顏接辭之有期。某官世濟忠嘉，才全經緯。望實聳搢紳先生之觀，議論有君子長者之風。當羽儀於中朝，乃蕃宣於外屏。蓋九重不忽於幽遠，故一麾借重於老成。共仰承流，宣勞來還定安集之意；佇觀入覲，奏康樂和親安平之書。某奮迹單微，受才朴拙。學不知變，每與世而背馳；仕專爲貧，初無心於擇地。何知蹇步，獲並英遊。分我餘光，行將出照臨之下；因人成事，庶幾無瘳曠之虞。春律向中，黃堂多暇，願益珍於調護，以上體於眷懷。《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九。

上鄧鹽文饒啓

恭承朝命，叨贊郡條。流落孤蹤，益遠長安之日；夤緣大庇，幸依刺史之天。揣分難堪，捫胸增愧。伏念某清時棄物，寒鄉腐儒。生而賦頑鈍之姿，學不知古今之變。偶緣章句，誤玷簪紳。初嘗妄意古人，謂功名可唾手而取；終乃甘心俗吏，仰斗升爲餬口之資。雖跋前疐後之可憐，亦流行坎止而無愧。竊惟高要，密邇雄都。在昔人號跼鳶之鄉，卑薄殊甚；於今日乃潛龍之地，授受不虛。何取非

才，輒參別乘。某官剛直養氣，仁厚存心。立朝之大節可觀，出使之威聲彌聳。通達國體，期天下之澄清；旌別人才，蘊胸中之涇渭。凡在照臨之下，舉懷榮幸之私。某猥以庸虛，夙蒙知獎。念昔居於輦轂，嘗屢接於茵憑。回首舊遊，居在雲天之上；托身餘潤，如行霧露之中〔一〕。期夙夜於公家，庇初終之德宇。《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九。

〔一〕「回首」一聯，明本、庫本作「夢寐舊遊，若倚層霄而躡步；涵濡餘潤，常疑清露之霑軀」。

全宋文卷四五七八

黃公度 二

賀林諫議梅卿

大鼎啓

顯承詔綍，擢長諫垣。知朝廷公議所歸，作士夫敢言之氣。有識相慶，不謀同辭。竊以禁從之班，於今最貴；諫爭之任，自古爲難。惟德大則一日九遷，而人無異言；苟望重則垂紳搢笏，而上無違德。是以千秋拜相，由寤意之一言；魏鄭立朝，自致主於無過。蓋任賢享天下之福，惟大人格君心之非。自匪真才，曷膺妙選？恭惟某官道全經緯（一），學究淵源。氣極大而志愈謙，貌雖溫而言則厲。奮由直道，一人心知其精忠；動合至公，四海想聞其風采。衆咸謂當今之世，大有爲捨公其誰。果若人言，立登要路。必將展盡底蘊，維持紀綱，力行平昔之言，大慰邇遐之望。獻其否以成其可，綽有古名臣之風；以斯道而覺斯民，蔚然真宰相之器。願已久矣，行將見之。某猥以庸虛（二），舊蒙知獎。初聞成命，喜觀賢路之亨；自幸微軀，將有化鈞之托。《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一〕「某官」下，明本、庫本有「門下」二字。

〔二〕「某」上，右二本有「不佞」。

回四會宰陳亮功啓

襍被造官，姑借一同之重；交印視事，行聞三異之成。黨友增歡，閭閻相慶。恭惟某官挺生名閥，綿歷仕途。得處己之重周，有宜民之愷悌。尚懷墨綬，來邑嵩臺。毋嗟期會之徒勞，政仰寬隆之誕布。雖武城絃誦，尚有賴於言游；而建武旌車，恐先求於卓茂。佇膺眷渥，俯厭輿情。某夙忝懿親，偶同王事。馳一介之未暇，辱雙緘之見貽。感媿于中，宣寫難盡。《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謝惠生日詩啓

辱佳篇之下逮，慶賤子之始生。誦態羆占夢之詩，前無作者；興父母劬勞之念，寧不慨然。感與媿并，意非言盡。《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回譚解元惟寅啓

偶備數董棘闡之政，督有司程藻思之文。雖袖手噤頤，無所可否；而駢珠儷玉，亦預榮觀。寵餉珍函，采深牢佩。某人儒林杞梓，學海鷗鵬。摘黃絹之妙詞，還青氈之舊物。百發百中，已收穿葉之功；一飛一鳴，竚看衝天之舉。《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迎黃憲應南啓

伏審顯膺宸渥，荐擁使華。增重繡衣之榮，坐復青氈之舊。帡幪所逮，鼓舞攸同。恭惟某官望重搢紳，才全經緯。出處有古人之節，文章爲後學之宗。鼓篋膠庠，作一時之領袖；峨冠豸府，正萬世之紀綱。衆欣賢路之方亨，公乃急流而勇退。出持憲節，偏歷遐方。按三千屬之祥刑，拯四十州之弊俗。鞠黃沙於茂草，豈惟三木之生塵；收赤子於潢池，殆見五兵之不佩。未容暖席，行見賜環。某猥以庸虛，夙蒙知獎。昔效官於輦轂，獲接迹於茵憑。回首舊遊，若在雲天之上；托身餘潤，如行霧露之中。《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二〕若在雲天之上：明本、庫本作「彷彿頽霞之表」。

〔三〕如行霧露之中：明本、庫本作「依稀碧霧之中」。

賀方帥務德滋移福州啓

光奉璽書，就移玉節。從民望也，一新閩嶠之風；我公歸兮，漸近長安之日。庇庥所逮，鼓舞攸同。恭惟某官世濟忠嘉，才全經緯。清規絕俗，而得渾厚端方之體；德量過人，而有沉深機警之謀。說禮敦詩〔二〕，易蠻獠四十州之俗；輕裘緩帶，得貔貅百萬衆之心。懋著聲猷，彌隆眷注。繫三山之奧壤，控百粵之上游。簪組蟬聯，舟車輻湊。當八郡兵民之寄，皆一時卿相之才。勞申伯式是南邦，已聞報政；命君陳尹此東夏，行見賜環。某夙荷眷憐，獨高夷等。曾忝部封之屬吏，又爲里落之編氓。託蔭居多，馳辭敢後？簡書可畏，禮未展於鳬趨；竿牘代言，情有同於燕賀。瞻依之悵，敷叙奚殫。《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二〕說：原作「閱」，據庫本改。

權南恩謝諸司啓

貳政星巖，深慙尸素；攝官龜嶺，誤辱眷知。問途而鄉井益遙，拂印而面顏有覿。某學不知道，仕專爲貧。人每憐其寔後跋前，己自安於流行坎止。老驥伏櫪，空壯志之猶存；窮猿投林，欲擇木而何暇。惟恩平之小壘，在南海之一隅。吏奸黠而民困侵牟，地荒遠而人多鄙薄。風俗彫甚，儲峙蕭然。顧於此時，濫假長民之寄；恐不終日，即貽知己之羞。更賴餘輝，以圖後效。茲蓋伏遇某官最深憂國，務在得人。方攬轡慨然澄清，其推轂無非寒畯。遂令頑鈍，亦預品題。某敢不恪守官箴，勤卹民隱。效昔人一日之居必葺，庶窮海積年之弊可除。越尊俎而代庖人，雖出位背君子之訓；賣刀劍而買牛犢，儻用心有循吏之風。《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賀陳帥季任楠啓

疏恩北闕，擁節南州。輟九重侍從之清班，付一路兵民之重寄。帡幪所逮，鼓舞斯同。某官學究淵源，氣全剛大。出處有古人之節，文章爲後進之宗。發策決科，早登名於異等；昂霄聳壑，旋接武於清途。芸閣磨鉛，螭頭簪筆。典朕三禮，而居秩宗之任；召魯諸生，而脩綿蕞之儀。衆欣賢路之方

亨，公乃急流而勇退。智恬交養，譽處彌休。內外多所踐更，名實加於上下。大江千里，得李勣賢於長城；細札十行，命申伯式是南土。眷茲嶺表，控彼蠻陬，封圻雖遠於中州，事權實甲於他郡。出盧奐爲太守，豈曰左遷；召宋璟以尚書，行將大用。某攝承支郡，忝辱年家。敢圖幸會之來，乃在庇庥之下。效官有守，不獲負弩矢以前驅；趨慶無階，輒敢馳緘函而寓意。《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迎鄭漕才仲鬲啓

顯被宸恩，奉十行之漢札；肅將使指，馳六轡於周原。邸報初傳，輿情交慶。某官德方以大，器博而閎。懷香握蘭〔一〕，早見知於當宁；登車攬轡，久宣力於外臺。出處多所踐更，名實加於上下。眷惟東廣，控彼南荒，封圻雖遠於中州，委注不侔於他路。于以銓衡於百吏，何止饋餉於六師。帝曰疇咨，人惟求舊。坐獲青氈之故物，復畀繡衣之重權。耆舊十年，謳吟猶在；江山千里，風采依然。佇奏課於木牛，即召還於金馬。某接居鄰壤，廁迹提封，敢言半面之知，幸托二天之庇。聯同前。《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一〕懷香：明本、庫本作「紉蕙」。

回黃高州德初啓

誤膺臺檄，暫守郡符。越尊俎而代庖，深慙出位；如蒹葭之倚玉，幸托餘輝。方喜同千里之休，乃先辱一介之使。某官望隆士表，才號吏師。藹然奕世之忠嘉，優有致君之事業。蜚英騰茂，才名獨擅者四十年；宣化承流，能事最推於二千石。屬睿主久懷於幽遠，故遐方借重於老成。與其歛大惠而施一州，孰若告嘉猷而澤四海？久聞報政，即見追鋒。某里閭晚生，乾坤長物。昔恨馬牛之不及，今欣雞犬之相聞。儻不廢於親仁善鄰，庶獲沾於殘膏賸馥。爵縻吏鞅，雖未聆咳唾於几席之間〔二〕；興頌口碑，已屢采歌謠於阡陌之上。《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二〕末：原作「末由」，與下句失對，據明本改。

賀陸漳州渙啓

光膺宸命，榮領郡符。疏滌利源，久乘輶於南國；統制方面，遽握節於東州。慶君子之逢時，見烝民之蒙福。竊以太平作郡，莫急於撫綏；良吏存心，惟先於寬恕。茲朝廷所以重老成之士，而黔黎

以之多休息之期。矧閩嶠之遐藩，眷臨漳之奧壤。人情簡古，土物豐穰。尤宜蘊藉之儒，以布中和之治。恭惟某官器能通博，學問淵微。視十四州之職，而已處於雍容；諒二千石之尊〔二〕，而不勞於聲色。佇期報政，行屬登台〔三〕。某夙忝下僚，欣聞盛事，愧莫陪於賀客，徒企仰於恩闕。《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二〕原本校勘記：「尊原作寄，依庫本改。」按「寄」字自可通。

〔三〕台：原作「臺」，據明本、庫本改。

回梁文學作心啓

親承聖問，高擢儒科。青衿知稽古之榮，梓里見破荒之事。士風增重，公論攸歸。新恩先輩懿行彌中，高文行遠。粹矣崑山之片玉，燦然滄海之遺珠。負百發百中之才，振一飛一鳴之舉。刈其蕞楚，雖無南宮新進之功；收之桑榆，乃得大器晚成之效。某偶承官乏，獲際榮歸，過煩左顧之勤，申貺長箋之重。惟知嚴佩，曷究名言。《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賀林高州交印啓

伏審洗篆臨民，褰帷問俗。蕞然小壘，實甚邇於鄰封；首被餘波，敢不馳於尺牘。某官器函方大，德秉粹明。優爲華國之文章，綽有致君之事業。橋門萬計，早擅雋聲；江海一麾，再煩妙手。蓋清朝德澤，欲暨蠻陬；故宿學師儒，姑借君重。與其歛大惠以幸千里，孰若盡嘉謀而告九重？恐孔席之未溫，即周行而誕寘。某乾坤長物，桑梓晚生。已閱瓜時，尚茲匏繫。旌旗夾道，已幸接名理於函丈之間；雞犬相聞，行當問教條於封圻之上。《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罷任謝黃憲啓

一官托落，毫釐無補於公家；三歲終更，頂踵盡由於恩地。登門莫及，解組知歸。伏念某本無寸長，偶竊薄宦。磨鉛東觀，初不習爲吏之方；捧檄偏州，乃出於爲貧之計。崎嶇兩郡，首尾四年。久閱瓜期，幸逃官謗。顧微軀之罪戾疵疾，猶自知之；非當路之終始矜憐，難乎免矣。茲蓋伏遇某官寬慈接下，忠恕待人。迄全流落之蹤，俾遂飛沉之適。鄉關在望，預想故人平生之歡；溝壑未捐，尚冀異時驅策之下。《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謝參政啓

持版佐州，久負空餐之媿；及瓜還里，偶逃曠職之誅。生成皆自於化甄，俯仰益慙於恩地。伏念某稟生固陋，逢世休明。簸揚而得糠前，猥塵科甲；跛蹙而蒙寸進，頻冒鈞除。頃從幕府之歸，擢預書林之選。橫恩既過，公議何逃。猶曲荷於保全，俾退安於閒散。一違煢座〔二〕，十換年圭。灑掃真祠，已負取三百困之誚；翱翔半刺，尚令分二千石之權。州無瘴嶺之氛，邸有固陵之舊。幸哉藏拙，甚矣叨榮。屬當交泰之朝，方極包荒之量。德明光於上下，公既祇歡；聲教暨於朔南，民亦易治。雖勤夙夜，莫效涓埃。銜恩浹於肌膚，揣己輕於毛髮。某官仁漸夷夏，勳塞天淵。開廣厦之萬間，并容多士；轉鴻鈞之一氣，鼓舞羣生。眷此孤蹤，最爲舊物。顧窮途其向晚，捨公府以焉歸。疲馬戀軒，惟不忘於舊德；枯魚在轍，實深望於餘波。《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二〕煢：原作「榮」，據明本、庫本、清抄本改。

賀章鹽元振啓

光膺宸命，就易使華。邸報初傳，輿情胥慶。竊以國家根本，全賴於東南；財貨源流，莫先於鹽鐵。惟邀利生弊，多起於少年儇薄之徒；而奉公便民，必得於長者寬厚之士。朝廷所以有今日之命，黔黎庶幾歌二天之恩。恭惟某官器宇宏深，學問溫粹。不以嶺海之陋，而遐宣於主德；不以聞望之重，而迭守於外藩。因民情之素諳，宜天書之加貺。起二千石，總十四州。雖賢者處外猶處中，在人望愈久而愈重。諒由旦夕，即正鈞衡。某夙忝同僚，欣聞盛事。媿莫陪於賀客，徒企仰於台閣。《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考功謝沈參該啓

右，某今月某日，准告授前件職事者。十年去國，方稅鞅於遐陬；一札賜環，遽分曹於選部。生成恩厚，感激涕零。伏念某縫掖陋儒，搢紳衰緒。問《祈招》而莫對，每深媿於淺聞；讀《爾雅》而未詳，亦何名於勤學。偶奉三年之詔，猥先多士之鳴。自憐素志之粗酬，人謂青雲之可必。逮終更於泉幕，爰備數於蓬山。觀黃香未見之書，濫陪俊躅；負李廣不侯之相，卒致煩言。尚有賴於至仁，終

未捐於一眚。漸加湔拔，不忍困窮。灑掃真祠，取三百廛而有覲；翱翔半刺，佐二千石以無聞。不圖姓名，誤徹旒纁。承秋毫之帝力，覲咫尺之天威。宣室趨班，無復少年之賈誼；玄都訪舊，共驚前度之劉郎。矧文昌爲喉舌之司，而郎吏應星辰之列。屬鼎新於百度，方彙進於羣英。千里江湖，多少何關於乘鴈；一時臺閣，網羅亦到於沙鷗。豈無夤緣，致此僥冒。茲蓋伏遇某官以伊周之業自任，以堯舜其君爲心。將立太平之基，大開衆正之路。念使功不若使過，試提携而許以自新，謂守道必能守官，儻激昂而收其來效。遂令孱陋，亦與甄陶。某敢不恪守初心，誓堅晚節。鞭駑策蹇，庶不爲小人之歸；結草銜環，終圖國士之遇〔二〕。《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二〕「遂令孱陋」以下，明本、庫本作：「致斯朽斷，忝被青黃。某敢不天賦勉摠，歲寒堅勵。剪蹄涉草，庶不爲小人之歸；刷羽飼花，敢忘國士之遇。」

謝湯樞思退啓

潛藩貳政，幸脫瘴氛；細札賜環，遽塵清選。顧卵翼之恩厚，覺毫髮之命輕。伏念某賦性疎愚，奮身寒苦。粗守菑畬之訓，不隳弓冶之傳。學無仲舒之淵源，亦射漢庭之策；官類子雲之拓落，曾讎天祿之書。短絆難汲於深淵，蹇步濫陪於駿軌。果由非據，自速煩言。一落泥塗，五移歲閏。接茵憑

於東觀，恍如醉夢之中；望履幕於西樞，直在雲天之上。雖憔悴飄零之可厭，乃終始記憐而不衰。猥以賤名，達之上聽。承秋毫之帝力，覲咫尺之天威。宣室趨班，無復少年之賈誼；玄都訪舊，共驚前度之劉郎。矧文昌爲喉舌之司，而郎吏應星辰之列。屬鼎新於百度，方彙進於羣英。千里江湖，多少何關於乘鴈；一時臺閣，網羅亦到於沙鷗。豈無夤緣，致此僥冒〔二〕。茲蓋伏遇某官以忠致主，以道覺民。以文章作世程，以人物爲己任。念使功不若使過，試提携而許以自新；謂守道必能守官，儻激昂而收其來效〔三〕。遂令孱陋，亦與甄陶。某敢不恪守初心，誓堅晚節。鞭駑策鈍，庶不小人之歸；結草銜環，終圖國士之報〔三〕。《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二〕自「承秋毫之帝力」至「致此僥冒」，明本、庫本作：「俾差池乎雲術，承咫尺之天顏。宣室席勤，豈復當年之賈誼；玄都桃滿，共驚前度之劉郎。矧文昌爲喉舌之司，而郎吏應星辰之列。方屬臺綱俱舉，正逢國棟咸掄。乘雁煙波，寧係江湖之多少；孤鷗踪跡，亦塵廊廟之網羅。詎乏先容，頓儕非望。」

〔三〕「念使功」以下一聯，明本、庫本作：「念秦帥猶堪使過，從寬典而許以維新；謂虞人實能守官，破常資而期其來效。」

〔三〕「鞭駑」以下一聯，明本、庫本作：「駑駘自策，庶不終於小人；肝膽長銘，敢忘酬乎國士。」

謝陳內翰誠之啓

右，某伏准照牒，舉某自代者。恩發宸衷，職司翰苑。履至榮而求避，引亡似以爲辭。莫副褒稱，惟增祗惕。伏念某昧淵源之學，賦魯鈍之姿。衆望不歸，未審以何爲雅；枯文無幾，況敢求所謂高。但以鴈塔題名，偶相先後；鰲山校籍，屢奉周旋。乃令塵土之蹤，得挂齒牙之議。拔沉淪以達聖明之聽，推鄙朴以筮才傑之流。雖松柏之枝，每欲引致於蘿蔦；而鵬鷖之翼，安可扳傳於鳴鳩。恭惟某官名壓人寰，學通聖奧。以辟才爲己任，以直道結主知。欲追堯舜之隆，吾身親見；雖效益垂之遜，帝曰汝諧。密參禁中之謀，少出袖間之手。以六經爲諸儒倡，俾萬姓咸大王言。諭巴蜀之迷，蠻夷率服；下山東之泣，凶獷潛消。某已辱知憐，敢忘激勉。束身以附參朮芝桂之末，拭目以觀典謨訓誥之文。三復寵章，固已羞愧於公議；庶幾肄業，尚堪收拾於他年。《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〇。

送同年林嘉言孔彰序

昔晏子論梁丘據，謂和與同異，吾夫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嗚呼，同之不可也審矣。余謂同雖與和異，而和未始不出於同。酸鹹苦甘辛雖不同，而同謂之味，孰能捨五味而和羹？宮商角徵羽雖

不同，而同謂之音「二」，孰能捨五音而和樂？以是知和而同易，不同而和難。近世以來，同而不和者有矣，未見不同而和者也。長樂林嘉言筮仕溫陵，余與之周旋者一年，凡平日之議論設施，如石投水，莫余或逆。人或疑其同，余曰：固也。余與嘉言皆閩人，其居同鄉；家世以儒顯，其習同業。以戊午歲俱捷於南宮，爲同年；越三載俱佐汪公幕，爲同官。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余二人乃聲氣之同，異夫梁丘據之同也。嘉言處己謙，待人恕，遇事謹，爲文簡而工。班班然廊廟之姿，見者已得於眉宇間。異時得志吾君，兼善天下，推所以與余同者與人，則廉藺交遜、平勃交歡之事，余知其優爲之矣。余因其罷官北歸，書所以與余同者以與之別。今茲一別，噫，不知復幾何時而又同歟？《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

「二」「而同」二字原無，據明本、庫本、清抄本補。

送鄭少齊赴官嚴州序

東南多文士，西北饒武夫，風聲氣俗，從古則然。閩於江右，文風尤盛；莆於七閩，又其最盛處也。士非以科第進者，同時輩往往嗤鄙之。滎陽少齊，家於閩之莆陽，號爲巨族，世以儒顯。遭時多艱，乃能慨然投筆，以介冑起家。余甚壯之，且又嘉其善達時變，然猶未能盡愜流俗耳目，雖少齊亦

未能以自信。初，調官新定，足將進而趨超者屢矣。戒途有日，告別於余，猶以是爲慊然。余因憶天聖間，王文安公擢進士第一人，狄武襄公亦以是年廁足行伍，其後同登政事堂，爲一代偉人。今天下多故，比之仁祖朝大不相侔，余所好尚又與時世背馳，固不敢以昔人自期。足下以妙年筮仕，適朝廷右武之日，其人品地望與狄公萬萬相遼，唾掌功名，未可量也，公其勉之！《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

送汪守懷忠

待舉忠甫序〔二〕 紹興十六年

中興十有八載，邊候不警，寰宇乂寧，吏稱職，民樂業。明天子猶慮夫幽遠之民有不蒙其澤者，爰命三衢汪公以銅虎符典司莆陽，分憂寄也。公天資溫良，吏事明敏，律己嚴，待人恕。褰帷之日，知其俗之可以柔治，於是鞭扑不施，惟務德化，省徭薄賦，與民休息。每坐黃堂，與吏民語，熙熙愉愉，如恐傷之。未朞月，邦人大化，父戒其子，兄詔其弟，率相約不至訟庭。耕夫蠶婦，服勤田里，飢而食，寒而衣，終歲不見吏迹。越二年冬，政成，言歸于朝，邦人父老無路借寇，相與攀轅卧轍者不知其幾輩。僕竊謂公之器業如金鐘大鏞，皆清廟具，游刃千里，其槐鼎之濫觴乎。夷途快足，詎可繫耶！然公之此行，亦豈遽忘情於莆人哉！國朝故事，二千石辭見，天子皆臨軒遣勞，蓋以重師帥之任，而欲知民之休戚也。矧主上方徹旒剔纁，急聞讜言，公歸膺前席之問，其爲我捐不急鬼神之事，而陳治安之策，俾鼎魚穴蟻，盡爲王民，僕將與海濱赤子同被公之遺愛矣。壺山木落，壽溪水凝，祖

帳塞路，青霄在目。凡我二三君子執手于歧者，請偕賦《九罍》之章，以爲善頌，取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之義云。《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

〔二〕明本、庫本無「忠甫」二字。

跋林褒世子字說

紹興十三年五月

三世業儒，鮮有不貴達者，況積善之家乎！溫陵林褒世，九牧裔也，緝文種德，殆餘百年，獨未能燁赫厥聲，以丕顯乃祖。今褒世諸子，嶷嶷然皆令器，學殖筆耕，困且益堅，如良農服田，不以水旱輟。異時整襟獵纓，以文章瑞朝廷者，其斯人歟。莆陽黃某紹興癸亥長至日讀溫彥基所爲褒世五子字說，因書。《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

漢高祖論

傷弓之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寧無所懼？奔渴之牛急濁泥，飲以清泠之水，寧無所喜？項驚天下以弓，而帝飲天下以水。《齊東野語》卷一。

〔附錄〕 論漢高帝〔二〕

智可以來天下，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有天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嬴秦取天下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戰百勝，僅能得之。得之艱難，惟恐去之或速，凡可以制民之死命者無不過爲而彊舉之，雖翦滅屠戮有所不恤。天下不勝嬴秦之猜疑，相率而跳於刑法之外。項氏見民之易叛，恐今日之於吾，猶昔日之於秦也，舉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屠之。嗟乎！羽亦人耳，好生惡殺，誰無是心哉？疑民之叛，而求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禍也。帝之入關，約法三章；羽之入關，烽火三月。帝之所過，秋毫無犯；羽之所過，噍類無遺。嗟乎！民之歸於君者，求以生我耶？殺我耶？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以求殺哉？帝不取天下於秦、項之手，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來，聽其自至，非寬仁大度者，有所不能也。《知稼翁集》附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少微通鑑節要》卷五。

〔二〕此爲《漢書鑄誤》之一段，此書早佚，僅餘此二百餘字，茲附錄於此。

興化軍重建軍學記

紹興二十一年五月

閩蜀相望，各在西南一隅，而習俗好尚，實有東州齊魯遺風。蜀由漢以來，號爲文物善地，閩又其最後顯者。莆之爲郡，蓋百有七十餘年，咸平初，始有詔立學。中更三舍歲貢之法，生徒日滋，有司病其隘，乃斥而大之。未五十年，腐蠹漫漶，摧壓略盡。紹興十有九年，永嘉徐君士龍來居師席。始至，慨然欲改作。一日，進諸生，告以今國家稽古禮賢、崇飾學校之意。復白其狀于部使者鮑公延祖，得金錢一千三百萬。以明年冬十一月始事，閱月六告成。舊學廟屋中峙，旁置諸生之館；今茲東廟西學，俾祗祠肄業異焉。凡廟學之制，細大畢具。廟之前有崇閣以閱御書，後有廣堂以繪三禮名物。學之中庭，礪石瀦水，約諸侯類宮之度。又設縣學于廟之東偏，傳以廩藏庖湏，爲屋凡四百八十間，復其餘爲教官治舍。非特制度宏偉，雄冠一時，而規畫有理，雖百世不能改。既乃合三縣生員，筮日迎賓，陳僕介，百拜飲酒而落之。相與求文於某，以識其成。某曰：昔吾夫子，一旅人耳，千歲之下，享王者號，獨處巍巍之宮而無愧者，以斯文所託也。吾徒食息學校，當求其不畔於吾夫子者，則羣居於此，亦庶乎其無愧矣。新而敝，敝而更，循環之理。今之一新，烏知久而不復敝乎？吾將以徐君行於己者遺于人，行于今者遺于後，其可也。西京文翁，稱爲循吏，其治蜀也，知有所本，能使蜀人至今思之。下視趙、張、龔、黃輩平盜賊、理獄訟、課農桑，未免爲俗吏。乃知一時之功利，不

足以當萬世之教化。徐君樂吾閩之習俗，而思古人所以及物者。既能成就如此，猶以居冷官，力難使人爲不足。設其勢可以自爲如文翁，詎可量哉！左承議郎、新差通判肇慶軍府、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緋黃某記。《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四，弘治《興化府志》卷二七。

莆田南灣洋記

紹興十五年

迎仙源於興化縣山谷間，派於萩蘆溪之左，有洋曰南灣者，灌溉之舊。民於上流疊拳石遏水，盛雨暴漲，旁穴四出，浩漫不可紀極。溪流峻急，亘百餘里，下無隄障，直注之海。踰月不雨，則彌望赤土。富沙王公康功丞莆田縣，始下車，民以此叩，公慨然曰：「吾職也。」命工鑿大石，去拳疊，因舊規而甃之，身督役。擊其湍之殢水者，空其港之泄水者。補罅苴漏，枝分畎澮，造二斗門於下流，視時水之上下而開闢之。凡灌二萬畝，哀費五百萬，工徒稱是。陂長千有七百丈，廣三十尺。暴漲稽天而苗不腐，亢陽爍石而土不焦。民國《福建通志》總卷一二《水利志》卷二，民國二十七年刻本。

潁川太夫人卓氏行狀

紹興二十一年

夫人卓氏，父某，隱居壺山，以財雄。夫人少失父母，諸昆擇配，以繼室于陳公某。家素富，而

能安陳氏之貧。事姑孝而謹，事夫義而順，處娣姒和而有禮，遇親戚敬而有恩。此其天姿自若，無施不可者。性好施，鄉戚有貧匱者，至傾橐不顧。夫人之歸也，陳氏先有子周卿，夫人生二子，曰正卿，曰俊卿。飲食衣服無絲毫厚薄，他人見之，不謂陳氏有異母子。陳公早卒，夫人閉門嫠居二十四年，督諸子學。雖所居近市，不以貧故令趨利。晚年，俊卿果以甲科登第。鄉人雖服其子之積學，而尤多夫人之能教也。子既貴，夫人勤內治如昔，絲枲之事不廢于老。子婦恐以勤致疾，時諫止之，答曰：「我自樂此，不以爲疲，亦吾職也。」俊卿以夫人年高，再求官于鄰郡，便地就養。初爲平海軍觀察推官，次教授南外宗子。紹興二十年十月，奉板輿自南邸還里，夫人以十一月十六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一女，適進士吳檀。孫男女凡十五人，曾孫男女七人。將以二十一年九月某日葬于某里某山之某原，俊卿使來求狀。某與俊卿爲同年進士，在泉幕又爲同僚，升堂跪拜夫人者數矣，識其行實詳且熟，義不敢辭。《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

代呂守祭趙丞相挺之夫人遷葬文

惟夫人生稟淑質，作配丞相。恭儉孝義，令聞令望。中原蕪梗，未返而殂。殯于他鄉，金陵之墟。子持從橐，卜居晉水。扶迎輜車，不遠千里。牛山宅兆，水清山幽。魂其永依，風木搖秋。有食在豆，有酒盈卮。魂兮不昧，庶幾享茲。《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

代呂守祭趙倅棣文

嗚呼子春，燕趙之英。間關萬里，而半刺于桐城。惜乎不得盡子春之才，遽與鬼物而爲鄰。昔我來茲，有聯事之契；今我來茲，忽涕泗之零。吾所以哭子春者，故人之情；所以爲子春而哭者，以此邦之民。聞之去冬，草寇狂梗，羽書倏至，一城心悸而骨驚。惟子春義氣奮發，先甲冑之士而一行。雖此寇因公而少沮，而公因此以病纏于身。今四境已息，子春乃隨逝川而東傾。邦人識與不識，皆知扣膺痛哭，而況吾故人。吾聞自古聖賢，死而有益於國，雖死猶生。故聖賢不以生死動心，但恐其生死之無名。又聞子春之且終也，神定氣平。自以爲得死，不爲兒女之悲鳴。然而後事茫然，無家可歸，無山可墳。子春曾不蹙頰，吾以是知胸中所蘊與古人而爲倫。想其英靈，不與草木俱腐，而蕩爲灰塵。薄奠斗酒，其能歆予之誠？《蕭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

設醮青詞

薄宦三年，幸逃瘴曠，闔門百指，皆獲安全。物論無他，里居如故。順實由於天助，福豈自於己求。敢罄微誠，粗酬夙願。爰以始生之日，式陳昭答之儀。又況某將戒嚴程，遠趨魏闕，俛仰斗升之

祿，驅馳名利之場。世路艱危，方爲妻子門戶之計；江山重阻，豈無盜賊水火之虞。終冀聰明，曲垂降鑒。動獲蓋高之眷，不罹無妄之災。論報無階，仰觀有跼。《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

赴官設醮青詞

體雖高，聽甚卑，天實司禍福殺生之柄；作乎下，應于上，人敢忘恐懼修省之思。爰禱于上下神祇，用披其肝膽情愫。伏念某早緣家學，濫取世科。多竊天下之虛名，無補公家之實效。愚且自用，每與世以背馳；仕專爲貧，初無心於擇地。得官高要，投迹南荒。瘴癘侵人，腥臊橫路。涉山川而冒險阻，餘四十程；挈老幼以仰斗升，幾二百指。非賴高穹之眷佑，敢圖盡室之安全。某是用稽首投誠，矢心自誓。酌貪泉而操愈廉慎，處炎陬而身自清涼。仗忠信爲蠻貊之行，虛舟涉世；庶正直爲神明之助，全璧還家。《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

權南恩謁夫子廟祝文

某不佞，以天子之命，監郡高要。越朞月，部使者眷恩平缺守，檄某攝承。既治事之三日，率諸生展奠致誠。某深惟夫子不陋九夷，乘田委吏，必躬必親。矧今右文之朝，遐荒遠裔，化爲闕里，而

某祿在民上，以司牧之，其敢鄙夷其民，以怠闕職。先訓有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某雖不敏，請事斯語。《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

焚告文

某生二十有一年，而先君亡。既九年，而塵黜科第。又七年，陞位于朝。越明年，上有事于郊丘，疏恩四海，踵故事，預朝列者皆有追封之典。蓋不獨以爲親榮，抑亦盡人子之報心也。今茲一命，序進兩秩，此皆先君平生力所能致而不屑爲者，曾未足以爲榮。某之有此爵祿，又皆憑藉先君遺德餘休，亦曷敢以是爲報？天其或者昭先君之令德，俾某未隕越于下，惟是不敢替厥義訓，以貽先君羞。此某之志也，其亦先君之望乎。雖然，今日之命，君命也，不敢不告。《莆陽知稼翁文集》卷一一。

（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四五七九

李顯忠

李顯忠（一一一〇——一一七八），字君錫，綏德軍青澗（今陝西青澗）人。年十七隨父從軍，以戰功充副將。金人陷延安，逼任偽齊知同州。尋機南歸，幾經波折，于紹興九年抵行在。初名世輔，至是高宗嘉之，賜名加賞，除承宣使。累破金兀朮、金主亮大軍，以功擢太尉、寧國軍節度使。隆興元年，奉命渡江作戰，收復靈壁、虹縣、宿州等地，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尋兵潰于符離，責授顯忠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太尉。淳熙五年卒，年六十九，謚忠襄。見《宋史》卷三六七本傳。

乞揀選池州駐軍配到罪人充軍奏

紹興三十年三月

本軍有諸州配到罪人不少，乞揀選堪披帶之人充軍，將怯弱人發遣附近州軍牢城收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四。

乞分兵過江屯駐奏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

江北平夷，別無險阻，惟樅楊鎮北二十五里中坊淨嚴寺依峽山口一帶，地里衝要，可以屯駐。乞於八月初分遣半軍，過江屯駐。顯忠躬親往來，伺其動息，即全軍渡江，觀敵所向，隨機決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一。

報正陽捷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於十月初三日探事，番賊於安豐軍正陽對岸過淮，與信陽軍巡綽探事將官曹高陵等用箭相射，至晚復過河去。臣尋時分遣統制孔福、韋永壽、劉彪等部押軍馬前去沿淮江東措置迎敵，臣繼率軍馬策應。據孔福申，於十月初四日辰時以來，將帶軍馬到安豐軍正陽西地名大人洲淮河岸上，逢見番賊萬戶郭副，留韓將軍統押五千餘衆，福等督率軍馬與賊血戰，掩擊賊衆，敗去。其賊再遣生兵萬餘布列陣勢，前來迎敵。福等再鼓勇，將士與賊鏖戰移時，連併三陣，其賊大敗，當陣殺死及追趕掩入淮河不計數目，出榜曉諭。《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四。

報采石捷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十一月九日午時到采石，探見金賊於西采石一帶擺布船隻。顯忠激厲水軍及諸軍統制將官，先於東岸分布馬步軍，次用戰艦裝載甲士，增以勁弓硬弩防遏，遂遣潛師直取西岸，焚燒賊船，登岸進兵掩殺。至晚，賊兵退走和州，委是獲捷。《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九。

報和州捷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契勘金賊三萬戶占據和州，於城外連珠剗立硬寨。當職親率諸軍，十二月六日自慈湖濟渡，先占北岸石跋觜，依山下寨，與賊對壘。雖賊時遣騎兵，沿江窺伺岸口，肆爲殺掠，當職措置分遣軍馬，不時晝夜邀擊，殺獲甚多，致賊不得休息。至十六日進兵，酉時直抵和州賊寨，賊兵畏懼，至三更金兵拔寨北遁。奪到被賊虜鄉民老小三千餘人，即時撫恤，各令逐便歸業。奪到騾馬，收復和州了當。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七。

報橫山澗捷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今月十七日早，親率軍馬，乘勢跟蹤追襲金賊。離和州三十里，地名橫山澗，其賊連發煙號，勾添精銳騎兵數千騎，雁翅擺列拐子馬，衝擊官軍。當職遂分布馬步軍，賈勇將士，戮力分頭趕敵，及戒諭官兵不得砍級。奔馬一擁，奔入賊陣，自辰時與賊鏖戰，至午時殺賊敗走，趕殺三十餘里，其賊取香林蕩路前去。殺死番賊并掩擁入溝澗，及活捉到千戶、百人長，并騾馬衣甲器械無數。除已再遣軍收襲外，委是大獲勝捷。《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八。

報後河捷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再遣統制官張榮統率全軍追襲，至十九日未時，至全椒縣界地名馬村後河楚湄溝趕上，與賊對敵，殺死番賊并掩擁入河不知其數。收到被虜鄉民老小數千人，即時撫恤，各令隨便歸業，奪到馬騾軍器等，除已跟蹤追襲外，委是大獲勝捷。《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八。

報堰澗捷奏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契丹虜酋完顏亮被殺之後，淮東番賊遁走，淮留精銳三萬戶在和州爲殿後。顯忠近已統兵收復和州，趕殺番賊於橫山澗、後河，兩次獲捷，相繼遣發統制官耿卞、孔福、張榮、時俊、李福、王浩，統領官張淵、王洪、范卞、元復、朱進、董超、王宗、高端志、董安、劉淵、閔珪軍馬，并續遣發池州都統邵宏淵，以及顯忠親統其餘諸軍，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起離和州，二十九日至仙踪山白陵橋，趕上番賊見陣，追襲番賊至淮河地名堰澗。番賊半渡，統率諸軍掩擊，賊衆溺死不知其數，奪下牛畜、被虜老少五千餘人，已即時撫恤，放令逐便歸業，委是大獲勝捷。兼顯忠已差人撫定廬、亳等州，并管屬縣鎮，今來淮西諸郡委無賊馬，一路肅靜，商賈通行，人民復業。《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八。

乞撥給賜田奏

乾道六年七月

契勘臣先得旨賜田七十頃，元降指揮令兩浙轉運司於浙東西州軍給賜。後緣日久，撥給未足。續准指揮，於浙東西路常平司許於應拘收到諸色官田內踏逐，經所屬陳乞給賜。臣等踏逐到平江府長洲、吳江兩縣杜朝議等沒官田二千九十一畝，經浙西常平司撥給，經今八年，不肯撥給外，又有太上

皇帝所賜田，併乞下浙西常平、轉運兩司通行標撥。《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五四（第六冊第五九〇〇頁）。

言兵官陞遷事奏

乾道六年

本司諸軍兵將官有闕，自來遴選衆所推服之人，不以次序申乞陞差。近年以來，須自訓練官差充准備將，及二年陞副將，副將及二年陞正將，正將及三年陞統領，再及三年陞統制官，切恐無以激勸士氣。乞今後兵將官有闕，不以年限，許令本司銓量人材膽勇過人能服衆者，保明申朝廷，取旨差填。《文獻通考》卷一五五。又見《宋史》卷一九六《兵志》一〇。

乞措置酒庫息錢應副犒賞奏

乾道七年正月

欲於見管十八酒庫内存留德清、練祁、練塘、莫城四庫共計額息錢七萬五千八百七十二貫一百五十四文，就差見管人措置趁辦息錢，應副犒賞使用。《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九（第六冊第五一四八頁）。

乞許本司自行召人耕種教場地奏

乾道七年三月

得旨令本司將官兵連老小逐旋津發前去建康府，與出戍官兵一處居住。本司并諸軍各有自行計置買到教場等地段，候軍馬起發之後，許令本司拘收，召人耕種。《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二二（第七冊第六八六五頁）。

乞依例撥地蓋房租賃奏

乾道七年十月

本司舊管諸軍營寨，昨來蒙標撥到臨安府管下西溪一帶民戶地段，起蓋營屋，並於寨牆外撥到空地，付本司自行計置材植，蓋造房廊，賃與隨軍父老作經紀買賣，收掠賃錢贍軍百色支用。今來移屯建康府，望依臨安府本司營寨體例，於寨牆外撥地五丈，令本司自行計置木植起蓋，收掠賃錢補助軍用。《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二四（第七冊第六八六六頁）。

乞免納賜田租稅奏

乾道八年三月

先蒙太上皇帝賜田六十三頃，特與免納十料租稅訖。所有續蒙陛下賜田七十頃，未曾陳乞放免租稅，乞下平江府、紹興府免納十料。《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六五（第七冊第六四〇三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胡 仔

胡仔（一一一〇——一一七〇），字元任，歙州績溪（今安徽績溪）人，後卜居吳興苕溪，號苕溪漁隱。舜陟子。以蔭授迪功郎，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歷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著有《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凡一百卷（存）。見《宋史》卷二〇三、二〇六，《嘉泰吳興志》卷一七，《吳興掌故集》卷三，《宋詩紀事》卷五〇。

漁隱叢話前集序

紹興十八年三月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茗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阮編此《詩總》〔一〕，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爲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或一詩而二三其說者〔二〕，則類次爲一，間爲折衷之。又因以余舊所聞見，爲說以附益之。或者謂余不能分門纂集如阮之《詩總》〔三〕，是未知詩之旨矣。昔有詩客，嘗以神聖工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爲說以獻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觀，遽問客曰：「如老杜『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以其說還之，曰：「嘗鼎一臠，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門纂集，蓋出此意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檢尋，已粲然畢陳于前，顧不佳哉！今老矣，日以廢亡，此集之作，聊自備觀覽而已，匪敢傳之當世君子，故不愧。戊辰春三月上巳，茗溪漁隱胡仔元任序。《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首，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點本。

〔一〕阮：原無，據原校元本補。

〔二〕或：據右引補。

〔三〕門，原作「明」，據右引改。

漁隱叢話後集序

乾道三年八月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閑二十載，杜門却掃于苕溪之上，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棄之，遂再采摭，因而擴收羣書，舊有遺者，及就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噫！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熄，時所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窗淨几，目披手鈔，誠心好之，遂忘其勞。蓋窮人事業，止于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丁亥中秋日，苕溪漁隱胡仔元任叙。《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首。（以上劉文剛校點）

趙 樽

趙樽，一作樽，紹興六年爲行營準備將，往荆南。十年爲成閔中軍統制。三十年，任右武大夫、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三十二年二月，由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改永州防禦使，六月，又改鄂州駐劄前軍都統制。兩復蔡州，數敗金人，軍中號爲趙大斧。官至寧遠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卒，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謚威質。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三、一三六、一八四、一九七、二〇〇，《止齋集》卷一三，《周文忠公集》卷一〇五，《宋史》卷三二、三三、三六六、三八四，《南宋書》卷二七。

劾侯汶狀

乾道二年正月

本司措置屯田，差發官兵二千人前去德安府〔二〕，隨州標撥荒閑田土，措置開墾。其部轄官踏白軍第二十六副將武經郎侯汶自到德安府，將屯田官兵並不存恤，至今年十一月終，共逃竄過七十三人；并耕牛亦不如法養餵，致倒死二百五十餘頭。又所耕田土大段數少，顯是故不用心措置。若不懲戒，深恐屯田卒難就緒。《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三九（第七冊第六〇五六頁）。

〔二〕府：原作「郢」，據下句改。

安郢二州屯田事奏

乾道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昨恭依指揮，差發官軍前去安、郢屯田，以便軍食。去歲夏秋兩料收五萬餘石，其黑豆餵牛，大麥稻穀充馬料，所有小麥粟穀雜豆糴發價錢赴左藏南庫送納。所有逐處屯戍軍馬合用糧料，係總領所逐時移運應副支遣。今來安、郢兩城修築堅固，欲乞將已後屯田所收大麥粟稻置倉椿頓，五年之間可積數十萬斛。以備邊陲有警，應期支遣。《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四四（第七冊第六〇五八頁）。又見同書食貨三之一八（第五冊第四八四四頁）。

乞支撥綱馬奏

乾道四年七月十二日

諸軍戰馬，舊管萬餘匹，累經戰陣，見管數少。望除本司合得歲額綱馬外，別行支撥綱馬應副，披帶教閱。《宋會要輯稿》兵二五之二一（第八冊第七二一〇頁）。

乞嚴行斷遣累犯不悛强盜奏

乾道五年八月

强盜減死配隸屯駐軍人，近日人數漸多，其間有累犯不悛、相結逃竄者，若不措置收捕，竊慮聚集爲害。乞自今如有擒獲似此等人，將爲首結連者依軍法處斬，自餘徒黨並嚴行斷遣。《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五二（第七冊第六六七頁）。

乞依湖廣諸司薦舉改官奏

乾道七年二月九日

本司屬官，往來幹集軍務，與湖廣總領所官屬摧發大軍錢糧，事體頗同。乞許依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幹辦公事，用湖廣總領所、湖北京西兩路諸司薦舉改官。《宋會要輯稿》選舉三〇之二一（第五冊第四七一九頁）。

蔡州獲捷申狀〔二〕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

正月十五日以來，有番賊魏都監部領獲背太子番軍人馬五萬餘人騎，前來攻擊蔡州西門，至西北

角靠汝河一帶約四百餘步，擁并一齊上城。其城壁更無敵樓女牆，乘馬可上。搏等分布馬軍，賈率將士與賊鬪敵，盡命血戰，至申時已來，殺敗賊衆，復擁賊兵下城以落濠塹汝河，不知其數。趙搏等即時統率軍馬出城追趕，其賊退走，當陣重傷蕭總管及殺死賊兵劉千戶與謀尅等，餘人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棄下衣甲、器械不知其數。又殺萬戶謀尅者百餘人，委是大獲勝捷。《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九。（以上尹波校點）

〔二〕與鄂州統制成皋、踏白軍統制焦元同申。

鄒 樗

鄒樗（一一一〇——？），字德章，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浩從子。年四十九，中紹興十八年進士。嘗主廬州府學，擢國子錄。隆興初爲將作監丞，乾道元年爲太府寺丞，充點檢試卷官。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〇之一五，韓元吉《送鄒德章序》（《南澗甲乙稿》卷一四），《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考試舉人不得以時忌沮之奏

紹興三十一年二月

多士程試，拘於時忌之說，蓄縮畏避，務爲無用空言。至有發明胸臆，援證古今者，苟涉疑誤，

輒以時忌目之，不得與選，使人抱遺材之恨。欲望布告中外，應場屋程文有涉疑誤被黜污者，依理考校，不許以時忌繩之。庶使去取精確，文風丕變。《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三四（第五冊第四三〇七頁）。（吳洪澤校點）

徐宗說

徐宗說（？——一二六二），衢州開化（今浙江開化）人。紹興中爲太府寺丞、度支郎中，累遷至太府卿，權戶部侍郎，試兵部侍郎，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明州。二十五年以言者論其依附秦檜奪職，二十八年謫居南康軍。三十二年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四、一五九、一六五、一六七、一七〇、一七九、一九九，《海陵集》卷二三《除權戶部侍郎制》。

乞令州縣按月權且放行宗子孤遺請給奏

紹興二十年七月

昨降指揮，州縣寄居宗室見請孤遺錢米文曆，繳納戶部換給。自降指揮累年之間，尚有繳發舊曆未到者。竊慮既已住勘，因致失所，欲乞且令照舊請檢旁，權與按月放行，仍催促供申換給。《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二〇（第一冊第一四〇頁）。

乞令知通同共椿辦錢物奏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

爲國之道，財用爲本〔一〕。方今經費所賴之大者，經總制錢物爲先。舊委守臣椿發〔二〕，歲終案其殿最賞罰。後因臣僚論列〔三〕，慮守臣侵用，遂專委通判拘收，令提刑司驅磨失陷，催督起發〔四〕，又立定對行賞罰條格。近來人物繁庶，酒稅日增，宜其所收之數倍多，而反不及前日。蓋緣對行賞罰之後，州縣無緣肯供最少之數，是致合推賞之人，例皆不得其賞。自是人人坐視而不恤，比較之法，徒爲文具。望令知、通同共椿辦，通判專行拘收椿數，以發到錢物立定賞格〔五〕，知、通均受，庶幾人利其賞，錢物不致失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二。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二五（第六冊第五四一八頁）、食貨六四之九六（第七冊第六一四七頁）。

〔一〕「爲國」至「爲本」：原無，據《宋會要輯稿》補。

〔二〕委：原脫，據右引補。

〔三〕因臣僚論列：原無，據右引補。

〔四〕驅磨失陷、起發：原無，據右引補。

〔五〕「通判」二句原作「通判專行拘收椿發，以立定賞格」，據右引改。

乞申嚴法禁以賦入殿最行賞罰奏

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

契勘上供諸色窠名錢物，在法不得支兌移用。若輒擅侵支，各有專一斷罪條法指揮。比年以來，州軍往往冒法，輕費妄用，却將上供錢物侵借，監司略不檢察案治。緣即目內外百色支費浩漭，全藉州軍恣意經理。若不申嚴法禁，竊恐日後轉致侵損省計。欲乞檢坐行下諸路監司，常切覺察，若有違戾侵借，除係法斷罪外，乞今後更不差注知州軍差遣。若後官任內合撥窠名錢物別無拖欠，能措置補還前官擅支錢物，每及一萬貫以上，與減一年磨勘，至五年止，庶幾罪賞必行，不致侵蠹財賦。《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五。（以上吳洪澤校點）

趙士㒰

趙士㒰，宋宗室，仲理子。紹興九年爲右監門衛大將軍。二十六年，由和州防禦使轉蘄州防禦使。乾道六年，爲奉國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卒贈少師、永國公。見《宋會要輯稿》帝系二之四四、帝系六之二五、帝系七之一〇，《宋史》卷二三〇《宗室世系表》一六。

乞許任便居住奏

乾道六年六月

年老多病，伏乞依士衍例，任便居所。有合得請給，依已得指揮，於所至州軍經總制錢支給。

《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一〇（第一冊第一五一頁）。（尹波校點）

鮮于次明

鮮于次明，紹興間守秭歸。

題名

紹興□□丑季冬十四日，鮮于次明赴守秭歸，維舟岸下，爲半日留。同來者五人，晁公旦、王兌、僧□□、了遷、知白。《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卷下。（吳洪澤校點）

趙次公

趙次公，字彥材，西蜀（今四川成都一帶）人，紹興間嘗與晁公武游。著有《注杜詩》五十九卷（今存二十六卷）及《正誤》。見《郡齋讀書志》卷一七，《集注杜工部詩姓氏》。

杜工部草堂記

六經皆主乎教化，而《詩》尤關六經之用。是故《易》以盡性，而情性寓之詠，則《詩》通乎《易》；《書》以導事，而事變達之詞，則《詩》通乎《書》。《詩》興而禮立樂成，無《詩》則禮、樂無以發揮。《詩》亡而後有《春秋》，有《詩》則《春秋》無復勤聖人之筆削。然則《詩》之旨，不其大乎！故孔子刪《詩》之後，而爲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孟子尤長於《詩》，而有七篇之書，其與《風》、《雅》明教化無異也。自孔、孟微言之既絕，而詩之旨不傳。區區惜別，已失於漢；華麗委靡，又失於六朝。唐自陳子昂、王摩詰沉涵醇隱，稍爲近古，而造之未深，其明教化者無聞焉。至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胸中所蘊，一切寫之以詩，其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又曰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素願也。至其出處，每與孔、孟合。「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其遲遲去魯之懷；「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則有皇皇得君之意。晚依嚴武，未愜素心，枉駕再顧，赴期肯來，禮數非不寬也，而卒未免於嫌忌，致同袍有「蜀道難」之悲。吁，可慨夫！我公以甫氣味之同，神交於今日，而況閭閻有揖遜之風，松竹無荒蕪之歎，在甫所得爲多。則甫之精爽凜然，宜安新宮之爽塏而樂之矣。儻甫無恙，其遇公也受知之篤，始終不渝，嚴公視之，得無忤乎？彼之疇昔論詩，孰與今者刻詩之意也！天下後世，由是識曲阜之履，愛甘棠之木，誦其詩以知教化之原，豈不自我公發之邪！《全蜀藝文志》卷三九上。又見《成都文類》卷四二，嘉慶《四川通志》卷四八，嘉慶《成都縣志》卷五，《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八。

黃鹿真人碑記

陰陽之氣，渾淪于太極之先，初未可以名也。及其既判，二儀以形，周而成宇，運而成宙，於是

有仙焉。若木公金母之屬，蓋陽氣真一之所爲耳。有鬼焉，若魍魎魑魅之屬，蓋陰氣幽沴之所爲耳。一於爲仙，則無自而隊於鬼，以其純乎陽；一於爲鬼，則無自而登於仙，以其純乎陰。惟陰陽冲和之氣，鐘以爲人，貫諸天地，號稱三才，可以爲仙，可以爲鬼，無足怪者。其爲仙也，積陽之所致，凡高明之行，新故吐納之術，九還七返之餌，皆陽也，則其爲仙固然。其爲鬼也，積陰之所致，凡隱慝

之事，飲食安於酖毒，牀第戲於兇虎之角牙，皆陰也，則其爲鬼固然。然自古之爲仙者多出於婦人女子，無異故也。婦人女子之性，常專而靜。惟專，故能不移；惟靜，故能不搖。彼其于道，豈不近哉？若萼葦起皆狼狽驚遁，載及朞月，震風凌雨，臺下地裂泉湧，金化黃鹿，遊走於市，銀化白鵝，翔集後先，倏然隱見，莫可捕執。天祐二年，經朱全忠之亂，復有盜操戈求焉。真人語之曰：「爾曹皆良民，而甘心恣睢，逆天理。儻無害編民，則菴中所儲，悉以相餉。」兇徒顏采未厭，妄興刺刃之懷。黃鹿白鵝突至，雲氣四合，真人既跨黃鹿而昇青冥矣。舊有丹竈尚在，至是爆裂如雷吼。爐中光彩射天，頃而長空晦曖，天雨淋漓，到地有聲，奄晷而化，異香醞馥終日。羣盜涕洟悔謝，投戈而退。居人以狀聞於蜀主王建，建喜曰：「斯吾土之祥也。」遂更下市爲黃鹿鎮，乃賜清虛觀之名以旌廬，而命羽人董薰修之。自唐末歷五季，至於我宋之今日，幾三百年，屋宇碑版淪仆，真人之像一復無有，其事鮮有能知之者。里人李惟聰、惟豐、程懷義，好事人也，既創成新宮，儼僊真像，且懼其事沒而不傳，訪其舊，稽野史，纂集遺概，求編次於臨邛楊公從事，又求記於予。嗚呼，真人之爲仙，傳授有本原，力行有年紀，異乎所謂盜道無師、有翅不飛者。其飛騰變化，亦烏足爲異哉。韓退之一世儒宗，深詆神仙之事，其作《謝自然》之詩，直指爲化於異物。是不知人之可以爲仙，可以爲鬼之理，又不知婦人女子之專且靜，故多得爲仙之說。然則退之蓋亦闕四字者耶？世之君子下闕。嘉靖

《潼川府志》卷一〇，抄嘉靖二十九年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八。（以上祝尚書校點）

鄧文饒

鄧文饒，紹興十五年嘗以敕令所刪定官差充點檢試卷官，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〇之八。

有賢堂記

有賢堂者，徽學侍郎隴西公之生祠也。公父子兄弟咸以文章取顯宦，爲時聞人。公弱冠試蘭闈，褒然爲舉首，英聲走天下。雖闊步青雲，而潛心黃卷，亡日以怠。既以是娛己，又以是誨人。紹興九載，以地官之貳，出鎮臨漳。視事初，欸謁先聖，延見多士，歎屋宇之頽弊，嗟文風之不振，見於辭氣。已而致政朝散蔡公率學職事，生徒以狀白公，謂郡之學舊依于己，卜得其地，故文物寢盛。後稍遷而違之，士氣漸靡。幸復故址，庶允臧焉。公然其請。乃諏日面勢，而改圖焉。雖毀沮萬端，至以公身之利害爲言，了無憚色。且謂思樂藻芹而采之，迺古諸侯之職，志益勵焉。不踰歲而告成，堂殿雄偉，齋館深邃，簷宇之張，端序之直，輪奐之美，可人心目。多士鼓篋遊學，其氣百倍，弦誦洋洋，仰承我公樂育之意。爰闢講堂東偏爲公生祠，而以「有賢」榜之，蓋取孟軻氏所謂「人樂有賢父兄」者也。茲學營始於己未初冬，殆庚申夏〔二〕，虜寇侵境，雖軍興擾擾，而督役不少弛，每朔必躬

視學。若他人則刺頭羽檄，繚意調度，於此蓋有所未暇。公渠渠樂育，雖賢父兄之詔子弟，曾無異也。新堂雅飭，式昭德人之容。翱翔庭下者，不唯日夕瞻仰，不忘公賜，而覩其形貌，如親規誨，怵然若厲，不敢少怠操修之術。後三年試禮部，中第者五人，而恩科就選者亦如之。得人之盛，前此未有。雖陰陽家者流至於符會，亦我公以氣作之耳。昔之論文者，謂文章以氣爲主。英偉之氣，一激于中，則發爲文辭，理勝而言肆，故掉鞅詞場，毅然有吞敵之志。異時榮名于朝，則自負剛耿，不屈于世，以成不可跂及之事業，豈止拾青紫而已耶！士之樂有我公，而公眷眷教養之效，至是爲無窮。文饒肆職芹宮，目擊黌堂之麗，教化之美，文物之盛，有足紀者。謹拜手而繫以詩云：

英英李公，亶時宗工。爲政以德，養人以中。刑法不事，教化式崇。爰遷新學，振此文風。兵戈雖擾，土木是攻。渠渠樂育，父兄其同。士氣百倍，學足三冬。儒者以立，室者以通。藝優文苑，志摩蒼穹。洋洋弦誦，鄒魯追隆。唐常丞相，漢蜀文翁。較之我侯，比德參功。有賢揭堂，實昭德容。其樂維何，教思無窮。《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六。（祝尚書校點）

〔二〕殆：疑是「迨」之訛。

全宋文卷四五八〇

釋曉瑩

曉瑩，字仲溫，洪州（治今江西南昌）人。少壯行脚，遍扣諸山。晚歸羅湖，杜門却掃，不與世通。唯擷平生見聞，與諸方尊宿提撕語，友朋談論之言，成《羅湖野錄》、《雲卧紀談》（今并存）。見《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一六。

與經山遯庵無言首座禪師書

十一月七日，豐城曲江感山雲卧菴主曉瑩上狀，問訊徑山遯庵無言首座禪師友兄：「日者裡兄居上藍時，蒙以函翰附其遞至，展繹真旨，開慰之深，何啻執熱而濯清風？第以相望闊遠，殊乏雅便，無繇略具稟報，可勝媿怍。唐顧況有言：「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與兄之違異，僂指則踰其數，又七寒暑，其何以堪耶？追懷疇昔，道義琢磨之益，炯炯此心，恍如隔世矣。竊承坐分法施，開悟多衆，苟非辣手段，大鉗鎚，未易及此。故嘗以祇夜寄意於歆艷曰：「徑山突兀上雲煙，高遁山顛絕世

緣。握以黑蛇分半座，却將毒氣噴人天。」其實祖室重寄，有在於是，欽仰欽仰。即茲冬仲，寒冷寢嚴，必然覺體於四威儀中，日享龍天恭敬之福，爲樂無涯涘也。愚自量命薄才疎，跨短步窄，難追逐諸友高躅於業林，未免稟志遵分，於乾道辛卯，縛屋荒山。既高寒孤迥，老病不堪，至淳熙戊戌冬，以徒弟隸名感山小寺，而徙居焉。寺基稅錢三十有一，並無常產，唯破屋數間，如玉川子洛城之居耳。親舊憐其謀生計拙，奉養清甚，相與出資，創小輪藏，庶幾財法互陳，補其日給。歲在癸卯，徒弟遽歿，遂自任其灑掃之責，而量柴頭、數米顆之外，無他念裝懷，且圖睡快而已。裡兄謝事上藍，既到山間，樂其幽寂，爲留十有一月，應南源命而遷青原祖席，緣法頗盛。亦有二三衲子，不孤其竹篋用事。所用竹篋，乃大慧老師在梅陽來報恩，爲兄弟入室者。無著嘗作銘紀其由，銘有引曰：「大慧老師以竹篋揭示佛祖不傳之妙，幾四十年，遂使臨濟正派勃興焉。至於居患難中，亦不倦提擊，所以梅州報恩有竹篋在堂司也。江西瑩仲溫嘗掌其職，得之而歸，豈特爲叢林千載之榮觀邪？無著妙總謹稽首爲之銘曰：「南山有竹，不削自異。狀若黑虬，噴噴毒氣。如尺之捶，用之無匱。鍛聖烹凡，經天緯地。仲溫得之，尤宜保密。照映叢林，千古不墜。」愚渦沈鄉井，收得誠爲閑家具，溘然後定被摩那輩將去撥火，何如於未蓋棺前，以竹篋及無著親寫之銘，并歸於裡兄，所幸其用得靈驗，想兄聞而必爲之喜也。其山頭兄弟與兄契分厚，而過江西，愚得復見者，唯古岡永兄。受仰山命，時取道豐城，來菴所相訪，因送其入院，其後遷大瀉二年而示寂。長谿晦兄住香城，亦至山舍，及董大瀉，閱一月而委順。建昌圓兄自鵝湖移仰山，迂路相尋，亦送其至臨江。慧力無何領院事，七日而西邁。

然晦、圓二兄世緣不假借如此，在其分上又何憾焉？育王光兄道福如是之盛，向來朝遊夕處，而不識韋皇是貴人者多矣。自其出世，收書三四，其在靈隱，故嘗問之以書曰：「兄今羽凡骨爲飛仙，起故魚爲雲龍之時，如演、圓二兄尚未聞人天推轂，何邪？兄雖不藉其齒牙餘論，而道香德風，自然藹著。」其所以問之者，庶其不忘持天下叢林之公論也。今叢林無公論，奈何奈何！前夏淨慈密兄以書見寄，紆誠盡意，不替疇昔。祖道正賴其主盟，爲本色衲子所歸，豈謂去夏遽爾踰葱嶺而去，兄必爲短氣耳。況江湖朋舊彫零，如霜葉脫木，亦無幾矣，殊使人愴然也。今華藏璉兄住保安日，有書來云：「祖詠住越之興善已數年，在臨安時綴集大慧始末，作《年譜》一冊，不肯上徑山與前輩看詳，急于刊行，亦多疎脫。」愚於是答其書，糾其《年譜》之謬，今試爲兄略舉數端。《譜》云：「師再至荆南，張無盡問以堯舜禹湯，古之聖君，而釋典不言，何也？師云：梵王帝釋說法因緣爲對。」其所取簡脫如此，適足以增排佛者之誚。若據當時所問所答，極有理趣，而老師嘗於紹興九年間與尹侍講彥明說，尹首肯者再三，即非對以梵王請佛說法因緣。愚以其詳具於《雲卧紀談》，茲不欲縷陳。又讚草堂像，則是十年寶峰化主求之於徑山，其時草堂尚無恙，故有「小根魔子還知否，此是吾家真白眉」之句，乃非十三年作於衡陽也。又李參政泰發所贈絕句，其引云：「適衡，聞州郡欲免旬呈，師毅然不可，曰：無以我累人。此意豈流俗泛泛者所能窺之哉？感歎成小詩曰：十畝荒園旋結茅，芥菰挑盡到同蒿。聖恩未許還磨衲，且向堦前轉幾遭。」蓋十一年冬間，非二十年也。大慧初到衡陽，菴於城中廖司戶西園，其譜改「十畝」作「十里」，在衡陽城豈容十里園邪？又改「同蒿」作「蓬蒿」，

且蓬非可食之菜。然參政公之詩，如唐高力士責峽州詠薺菜而寄意焉。其《譜》中有作說疎謬處，謾爲兄略言其數段。如云「梅爲南方煙瘴之郡，醫藥極少，東歸而不霑霈澤者六十有三」。既無「人」字，則是何物？若是人而死煙瘴，蓋爲法忘軀之士，既非罪責，豈可不霑霈澤邪？昔徐師川在昭州，有詩曰：「嶺外昭州最瘴煙，華人罪大此爲遷。老夫無罪緣何事，也向昭州住半年」？其死於梅州六十有三人，可比類徐公在昭州也。又云：「師居梅州，衲子追隨於荒寒寂寞之濱，丐一言，冀一盼，以爲終身慰幸，足可下視諸方」。若爾，則適足取笑諸方。以老師參徒非標志，於宗門本分事乃《東山頌》，今者叢林走大聲之謂也。又云：「紹興甲戌在梅州，以臨濟《正宗法語》付法宏首座、道先侍者」。宏既不得其死於梅陽，而先亦死於徑山，侍寮宏、先既死，則《正宗法語》付之誰邪？今不得《正宗法語》付授，而嗣法者則何以藉口？此所謂華詞損實耳。昔圓悟在蜀，嘗以衣并鉢寄來泉南與老師，是時老師有偈曰：「付來鐵鉢盛猫飯，磨衲袈裟入墨盆。祖宗活計都壞了，不知將底付兒孫。」老師既施爲如此，何必獨收《正宗法語》付宏、先也？又云：「兄與璉密裡於老師《語錄》節其綱要，離爲五冊」。既節則是刪繁去冗，然其間不無去取，似不當揭示於世，徒使叢林增阿難吒矣之歎也。又有按事出《武庫》者，却不叙《武庫》所出端由，今略叙《武庫》之權輿。乃紹興十年春，信無言數輩在徑山，以前後聞老師語古道，今聚而成編。福清真兄戲以《晉書·杜預傳》中「武庫」二字爲名。至十一年四月間，老師陞座，而張侍郎與法會老師因說張魏公之兄昭遠參圓悟，而圓悟謂其爲鐵剗禪。今山僧却謂侍郎禪，爲神臂弓，未免以偈見意曰：「神臂弓一發，穿過千重甲。子

細拈來看，當甚臭皮襪。」次日侍郎請陞座，而台州了因禪客致問曰：「神臂弓一發，千重關鎖一時開；吹毛劍一揮，萬劫疑情悉皆破。猶是生死岸頭事，作家相見時如何？」師曰：「拖出這死屍。」進云：「和尚爲誰恁麼道？」師云：「棺木裏瞠眼。」進云：「此未是學人問處。」師云：「爾問處又作麼生？」進云：「把手上高山。」師云：「非爾境界。」進云：「毒蛇頭上，也要揩痒。」師云：「爾不是這般人。」進云：「若不登龍門，焉知滄海闊？」師云：「爭奈已遭點額。」逮五月間，侍郎遭臺評，被及老師，有衡陽之行。蓋是時朝廷議兵，而神臂弓之論頗紛紜，所以侍郎《答何中丞書》有「除帥在月末」之語。已而張徽猷昭遠有偈，嘲老師曰：「小菴菴主放憨癡，愛向人前說是非。只因一句臭皮襪，幾乎斷送老頭皮。」由是山頭識者莫不以「武庫」二字爲憂，故千僧閣首座江州能兄揭榜子於閣門曰：「近見兄弟錄得老師尋常說話，編成冊子，題名《武庫》。恐於老師有所不便，可改爲《雜錄》，則無害焉。」其後又僞作李參政漢老跋，而以紹興辛酉上元日書于小谿草堂之上，其實老師則不知有《武庫》。及於紹興庚午在衡陽，見一道者寫冊，取而讀，則曰：「其間亦有是我說話，何得名爲《武庫》？」遂曰：「今後得暇說百件與叢林結緣，而易其名。」未幾移梅陽。至癸酉夏，宏首座以前語申請，於是閑坐間有說，則宏錄之。自大呂申公執政，至保寧勇禪師，四明人，乃五十五段而罷興。時福州禮兄亦與編次，宏遂以老師洋嶼衆寮榜其門，有「兄弟參禪不得，多是雜毒人心」之語，取稟而立爲《雜毒海》，宏之親錄爲德侍者收，禮之親錄在愚處。禮之錄，其中尚有說雲蓋古和尚，叢林謂古慕固者，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狗子無佛性，終日庭前睡不驚。狂風打落古松

子，起來連吠兩三聲。」老師曰：「此吟狗子詩也。」禮之小楷，筆力精勁，殊有風韻，蓋出之於晉宋法帖耳。又《譜》中於二十年收四句詩，而不叙其由，但云皆預識嶺海之意。詩曰：「鴈回始覺瀟湘遠，石鼓灘頭莫怨天。一住十年秦楚隔，木弓重續舊因緣。」蓋是雪峰聞兄於紹興十二年從衡陽來臨安，見有以西蜀費孝先之術設肆，而爲人決休咎，聞因以老師問焉，故有是詩也。衡陽有回鴈峰，瀟湘有石鼓灘，而辛酉至庚午移梅陽則十年。或云古以梅木爲弓，未詳所出。若以卦詩較老師衡陽之事，可謂奇中矣。又《譜》中收而使人不可曉者，如云華藥寺慶懺鐘樓，小參說偈，戲操閩音，用其里語，後以杜牧之詩「驚起暮天沙上鴈」爲斷句。愚嘗聞筠陽瑄兄說仰山鐘樓壁間，舊有題云「突然架起一間屋，中心懸箇鐵琅璫。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以老師與竹菴在仰山時，嘗登樓讀而爲笑。及於華藥小參，舉以爲法樂，若謂海門爲識，則老師未嘗過海門，何識之有哉？又《譜》收《祭園悟文》、《不動軒記》，已見於泉南刊《舟峰文集》，則是其代，亦不必收爲老師作也。至於「臨示寂遺奏」四十二字乃親蹟，而却不收，遂收愚所錄囑嗣法委曲之語。然愚是時於喪司職在掌記，所以於語之結尾明說是口授，侍者令錄以爲別，此所謂老夫常談，何足收邪？又《譜》云師隆興癸未三月，聞王師凱旋作偈，有「氛埃一掃蕩然空」之句。然偈初欲以進而未果，真蹟在賢兄處，賢卒而流落，爲仰山權兄收，偈前有「臣某甲上進」五字。「氛埃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公。」若此偈可全收，而却不爾。《譜》末云：「奪食驅耕，斷橋塞路，蓋遊戲耳。」若以是爲遊戲可乎？此所謂妄言傷正也。前輩曰奪食驅耕手段辣，茲可見宗師體裁耳。

又云：「其所攝化，傾倉倒廩，墮珥遺簪，唯恐不適師意。」則人情相奉，而非歸依至道，從其攝化也。其墮珥遺簪，則是遺失墮落，而非韓文公所謂「越商胡賈脫身獻」耳。《譜》中間有按塔銘而并無按正續傳，至於有數段，按師謂侍者，若是說話，初無定論，既非上紙筆，何可言按？俗諺所謂口說無憑也。又《譜》跋云：「採摭正續傳所不載者，集爲年譜。」及觀譜之所取，盡出於正續傳，何得爲不載邪？興國軍安兄作建康，出隊先馳歸謂愚曰：「老師緣秦太師有親戚命陞座，乃言：我雖被太師編管十七年，未嘗敢怨他，其實事有前定也。」遂引東山受業院於崇寧甲申塑佛，有異人丁生便謂像有難則人來出家，像毀則人有難。若較我平生事，時日無差，豈不是前定邪？士大夫聞者靡不服其達也。正續傳首載此事，而《譜》却按爲定上座普說而說，然說事有由，不若爲秦太師親戚說者爲優耳。試於《廣錄》檢尋，於定普說有無，便見其鑿空造端，欺誑於世也。紹興丙子秋，老師曾於鄂渚舟中，以愚生緣洪州，顧而謂曰：「洪州出得幾箇尊宿？如寶峰月、海會從、雲峰悅輩甚生次第？」又云：「我年十九遊隱靜杯渡菴，其菴主說所夢，便謂我是雲峰悅和尚後身。及到瑞竹理和尚處，却道我是再來人。」是時老師說得甚詳，故嘗備載於《雲卧紀談》，而《譜》中只說理說爲再來人，却不能收雲峰後身之事。然老師屢說，而叢林知者亦衆也，所以向來對靈文，故云舉世知雲峰悅老之後身，逢時獲南嶽讓公之前號，蓋讓公亦賜大慧禪師也。江西近有一僧，撰《隆興佛運統紀》，凡兩巨編印行，以初祖迦葉於周懿王四年庚寅入鷄足山，而《傳燈錄》載却是孝王五年丙辰也。其差紊二十八年，於迦葉尚如此，餘可知矣。又收晉懷帝爲劉曜使，衣青衣而行酒。及東晉孝武帝晚年長

星現，而舉酒祝曰：「長星勸爾一杯酒。」觀其一事，何與佛運邪？愚因見《統紀》無足取，遂用小青江紙一幅，上畫小佛，兩旁畫八十眼，於每眼中只寫四字，如甲寅示生至壬申入滅之數，其下叙化跡七百餘字，名曰《釋迦文佛住世圖》。其叙說法年時略曰：「初詣鹿苑，開演二乘。其癸未至甲午，唯談生滅。是爲《阿含經》聲聞小乘也。其次乙未至壬寅，說方等諸《大乘經》，彈訶二乘，令耻小慕大。其次癸卯至甲子，說《般若》諸經，融通二乘，令心通泰。其次乙丑至壬申，說《法華》《涅槃》等經，開權顯實，指小即大，混而爲一，所謂身住世七十九年，而教談三百餘會也。愚向嘗與池州南道者議，欲撰老師《住世圖》，今亦不復措意矣。南與述首座字無己者，是鄉人也，述同老師在京師圓悟會中，而至雲居，知老師出處之詳，無如述也。南與之同行，其聞見可知也。老師初住徑山，述作先馳與首座勘辨，亦有機語，由是叢林只呼爲述先馳。嘗隨過衡陽，既移梅陽，而述歸鄉，首衆僧，於梅山愚丘禪師席端而卒。愚平時與南親密，每聞其語叢林典故也。愚又因見吉州禾山方和尚，令福唐祖一書記所編《死心行狀》，及較舟峰《續僧寶傳》，則沒交涉。其傳則謂初謁棲賢秀，次之黃龍，參晦堂，會坐下板知事捶行者，聞杖聲而悟。晚住黃龍，退居晦堂，夜參有乞末後句與偈，泊然而逝，而《行狀》則謂初謁晦堂於黃龍，閱九載，一夕燕坐微困，聞雷大震，廓然契悟。又經九載，方離黃龍，偏參而至棲賢，謁秀鐵面。及再住黃龍，往大莊寫鼓樓牌爲安心閣。體中不佳，院衆來請歸，遂厲聲曰：「吾以大千爲家，何院之歸乎？況衲僧家，胡往不利哉？」藏主僧慧宣曰：「和尚宜自警省。」師蹶起曰：「川僧，我這裏事定於是。」泊然而逝。是時靈源居昭默堂，以偈告死心靈

席，其偈有叙曰：「伏念十三日承降弊寮，碾茶具食，笑語甚歡，且舉昨日《答舒州朝請徐師川甘露真乘書》，其語委曲和軟，異乎平時。復舉今早《答隱靜祖印書》云，渠已作壽塔，云彼此老大，今後不必寄書來也。食罷從容說話乃去，至次日晚間，報和尚早晨出莊齋後，似不快，恐今夕不歸。十五日早聞已歸寂，某力病，登方丈，見趺坐，顏貌粹然如平常，身體溫軟，但問不復應矣。唯是不應，亦涉呶呶。然知者方知，其如未具無耳之聽者何？因著偈以告于靈席。噫，慈音正色，尚能爲我發怛怛之誚乎？偈曰：平生詆真語，正色無忌諱。垂滅流軟音，向人真有謂。於余尤更慙，煮茗羅珍味。那知越夕間，遽作翻身勢。聞登方丈觀，跏趺貌和粹。問焉不余應，即承親說示。其如有耳人，難聽無聲義。何當妙寂中，等復演玄秘。」然其偈叙與《行狀》同，而與《傳》則不同矣。其《傳》既行，其《行狀》則無聞於叢林也。死心可謂命世大宗師，其平時出處，叢林不得聞其詳，是可太息也。愚向雖謬用其心，以所聞所見綴成《大慧正續傳》、《無垢聞道傳》、《無著投機傳》，庶幾於後文章宗工，如孫尚書仲益作《圓悟傳》，秀紫芝作《歐陽文忠公傳》而不至如舟峰作《死心傳》之疎脫耳。中昨雪峰聞兄、雲居熙兄，并欲以傳鋟木，而力拒其不可者，其中必有不合輿議處。若不鋟木，尚可改易，若鋟木則是以管見而欺當時會中朋舊，謂秦無人也。靈源作《晦堂行狀》有云：「早不奉戒律，且逢橫逆。」天柱靜公以書力詆其不當言。又疎山如公編次《草堂行錄》有曰：「持心經一藏，以般若力資雲巖造藏。」而東山空公以書糾其非是，其靈源疎山，智高識博，尚取詬於同列，況他人哉？然正續所收嗣法，止於在洋嶼小谿前，住徑山受記荊者，其衡梅與再住徑山，并無與焉。至於取

無著者，蓋依仿《達磨傳》載尼總持，在於無著則不忝耳。今聞、光二兄法子法孫棊布名山，以傳不收其師，必怒罵生滅也。昔靈源著《五祖演和尚正續銘》，而無圓悟名，但佛鑑、佛眼而已。蓋是時圓悟出世西蜀，而道聲未及南方，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雪堂作《佛眼正續記》久已刊行，兄曾見否？前得兄書有言「不附承動靜已十年」，登時口占一偈曰：「吳楚相望亦遠哉，十年方得一書來。世無百歲之人也，縱有書來能幾回？」彼此書尺疎，得往復其道義於大圓鏡中，豈有疎闊哉？昨於待來之人剽聞兄力却秀峰之命，而今而後，設使有援薛廷望請德山故事，必難施其計，故嘗有二偈奉懷曰：「自從相別幾經年，湖海唯聞道價傳。以遜名菴真箇遜，獻華無路在諸天。」又曰：「聞道秀峰招不去，想於雙徑作終焉。既然穴鼻圖高卧，敢問時人作麼穿。」謾錄去，聊博一笑耳。愚行年六十有八，而來□無多，前輩所謂人生七十鬼爲鄰，則近之矣。今俱老大，相望闊遠，必無荐見之因，懷抱何由軒豁？既形於紙筆，未免繚縷相告，以兄爲知言之人故也。即日願言齋息是衛，永永眉壽，以副叢林依嚮。此外無可爲祝，不宣。曉瑩再拜。《雲卧紀談》卷下，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二一套第二冊。

雲卧紀談自叙

始予出自南閩，遠歸江表，分甘與草木俱腐。誅茅城山，以尚書孫公仲益所書「雲卧庵」字而揭焉。公又以詩見寄，有「身世兩相違，雲閒卧不飛」之句，蓋其知予者也。山頂高寒，非老者所宜，

八見青黃，病隨日生，繇是徙居曲江之感山。年運既往，與世日益疎闊，順時制宜，以待溢然，或逃可畏之暑于松塢，或暴可愛之日于茅簷。身閑無事，遇賓朋過訪，無可藉口，則以疇昔所見所聞，公卿宿衲遺言逸迹，舉而資乎物外談笑之樂。不謂二三子剽聞而耳亦熟矣，遂相與記諸，以《雲卧紀談》名之。然予所談，未必世之賢者以爲善，今會粹成編，無乃重予之過歟？若夫文字性空，言語道斷，以予終日談爲未嘗談，則庶幾焉。雲卧庵老僧自叙。《雲卧紀談》卷首。

羅湖野錄叙

紹興二十五年十月

愚以倦游，歸憩羅湖之上，杜門却掃，不與世接。因追繹疇昔出處叢林，其所聞見前言往行，不爲不多。或得於尊宿提唱，朋友談說；或得於斷碑殘碣，蠹簡陳編。歲月浸久，慮其湮墮，故不復料揀銓次，但以所得先後，會粹成編，命曰《羅湖野錄》。然世殊事異，正恐傳聞謬舛，適足滓穢先德，貽誚後來。姑私藏諸，以俟審訂。脫有博達之士，操董狐筆，著僧寶史，取而補苴罅漏，不爲無益爾。紹興乙亥十月望日，湖隱堂釋氏子曉瑩叙。《羅湖野錄》卷首，寶顏堂祕笈本。又見《吳都法乘》卷五上之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九九。（以上曾棗莊校點）

黃 玠

黃玠，南劍州劍浦（今福建南平）人，裳子。紹興中爲大宗正丞。乾道中歷知建昌軍、饒州。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八九《黃裳傳》，《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六，《演山先生文集》宋本刻書銜名（《韶宋樓藏書志》卷七八）。

演山先生文集跋

乾道二年四月

先君由布衣取巍科，歷顯要，享高壽。自少年已慕清修之道，其他一無所嗜好。居官之暇日，必以文墨自娛。每有著述，必高卧腹藁，既而走筆成章。其流傳於世者，人競以抄錄〔一〕。自後子孫以先君布衣時所爲文章，相繼編次爲家集，幾三十萬言。建炎丁未，寓居錢唐，會兵亂，陷圍城中，悉皆散亡。比寇平，凡歷年求訪，僅得二十餘萬言。其不存者，奏議表章居其半，竟不能成全集。然玠竊觀古經書及後世名人所爲文，必待聖賢刪削訂正，以取重當世。如先君之人〔二〕，雖未經先哲去取，然皆自得於胸襟，故盡以其所求訪之文釐爲六十卷。迄乾道改元初夏，玠被命來守是邦，會鄉人廖挺爲軍學教授，惜其文之不傳，請校勘舛訛，鏤板于軍學，庶傳之永久，爲學者矜式。玠敢不敬從其

請，而書其後云。乾道丙戌孟夏，玠謹識。《卮宋樓藏書志》卷七八。（劉琳校點）

〔一〕競：原作「竟」，據文意改。

〔二〕人：疑應作「文」。

黃南金

黃南金，岳州平江（今湖南平江）人，在高、孝、光宗之世。見同治《平江縣志》卷五二。

敕建金鋪觀記

政和六年，詔道士吳安世赴神香壇習科教，正徽宗皇帝崇道之秋也。時安世道業既精，奏對稱旨，賜金壇郎，特差遣湖北路教師。蓋吳乃湖右人，即予舅氏郎中景偲之族也。少知書能文，以命不遇，遂舍俗，留心長生久視之術。聖上知人之明，一時寵渥優異，豈偶然哉！吳未遇之先，常於縣南高衆山創立道院數十間，列聖像，自號金鋪道院。因進狀乞賜額，蒙睿旨送禮部。當申尚書省行下本路，契勘委有道院屬實，奉勅賜金鋪額。吳遂請田供給道衆，披度道士，種種有條。不幸逆賊劉忠毀

蕩，執其徒以往。逃至石首，其徒遂亡，縣司抄籍隨身衣物，有觀額黃勅存焉。鄉人凌主簿任石首，帶歸，屬同里宮教秦從周率衆鳴縣，邑宰朱若水有帖付道士羅大節起廢。自紹興辛未，詣古羅縣基，開山興復，觀宇落成，披度徒子四人。中有董景臣者清理舊請之田，稍稍可以容衆。景臣之弟唐景淳復度四人，曰蕭、曰周、曰二喻，遞相繼承，住否靡定。至余日嚴，實董之高足，頗得其師之傳，用志可尚，修營聖像，堂宇儼然一新，乃以觀勅鑄諸石。屢年未爲之事，一旦畢備，亦可想其爲人矣。一日訪予，屬爲作記，余年八十餘，觀之先後知之審矣，不得辭。嗟乎！事有興廢，時有遇否。有興事赴功之才，而不遇其時，則既成復敗；有可爲之時，儻不得其人，則從而糜敝，亦何補於事耶？吳可謂有興事之才，敏捷而蒙聖眷，操略而開觀額，意其可爲長久遠大之業；奈何聖世中否，劇賊紛擾，時之不遇，既成復敗，無可疑者。若羅之與董，父子相契，若臂使指，請縣基以立觀，理舊田以供衆，豈非有奇才而遇其時也耶？屢傳而屢承之，雖曰已成規模，而不忍坐視其敝，奮然有增益之志，不私己財，悉付之修營，命工鑄石，以傳之不朽，俾戴星冠、披鶴氅者接踵承恩，增輝是觀多矣。予故曰，得人之與遇時，必相須而行，不可偏廢也。後之來者，宜益勉焉。同治《平江縣志》卷五

二，同治十三年刻本。（劉琳校點）

黃 訥

黃訥，邵武（今福建邵武）人，伯思次子。紹興中官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集其父平日議論題跋爲《東觀餘論》。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九二。

米元章法帖題跋題識

紹興十三年十一月

米元章禮部所作《法帖題跋》一卷，真蹟藏西洛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先君學士《法帖刊誤》盛行於世，博訪米氏題跋，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檢故書，忽見先君子親寫米氏題跋，得之喜甚。草書間有難解者，取法帖逐卷中語釋出斯文，遂成全書。乃命筆史抄錄，附《刊誤》之後。紹興癸亥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武陽黃訥識。《東觀餘論》卷上《法帖刊誤》末。

東觀餘論跋

紹興十七年正月

訥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書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二卷槧本流傳。暨任帥司屬官已後，

開刻《校定楚詞》十卷，《翼騷》、《九詠》、《小楷黃庭內景經》、《摹勒索靖急就章》各一卷。今任復以先人所著《法帖刊誤》、祕閣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卷，總目之曰《東觀餘論》，及《校定汲冢師春》，刻版於建安漕司。先世遺書遂行於右文之旦，爲時而出，豈特爲家世之幸！紹興丁卯春正月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黃訥書。《東觀餘論》卷末。又見《甌宋樓藏書志》卷五五。（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四五八一

嚴永中

嚴永中，字心傳，北宋末太學生。

上祭酒楊龜山先生中立書

靖康元年八月

生在太學七年矣，今歲得侍執事，親炙大儒，仰斗瞻山，曷其有極！自王氏秉政，創爲新學，邪說淫辭，蔽錮充塞，迄於今積數十年，生心害政之禍見矣。孔子志在《春秋》，所以辨華夏、誅亂賊也。王氏敢誣而廢之，致使人心無忌，背君父，蔑天理，宗社孤危，虜塵犯闕，計其罪孽滔天，猶恐放流無地，尚令其覲顏俎豆，與曾、思並列哉？執事官居祭酒，任兼司諫，事所宜言，莫切於此。幸朝廷以執事言而罷其祀矣，雖以執事之官與之俱罷，生猶以爲吾道之幸，而執事之榮也。生家自先子以言新法黜官，故子孫亦以棄新學不第。今執事去成均，生益無意太學矣，況北寇方張十倍耶！人亡國瘁，厝火積薪，念彼京師，愴我寤歎。食焉不避者，當自有人；見幾而作者，正在吾輩。友人從上

皇自東南來，艤舟相約，老父及幼弟等皆有掛帆石頭、觀濤廣陵之志。此後作丹徒布衣，不克長侍左右矣。伏惟執事爲國爲民愛身愛道〔一〕。光緒《丹徒縣志》卷一四，民國二十一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一〕文末原註：按此書靖康丙午八月，嚴心傳先生將南遷，別楊公而作也，見《家乘》。

邊惇德

邊惇德，字公辯，昆山（今江蘇崑山）人。以能詩爲范成大所知。五中鄉舉。紹興十六年爲右迪功郎、差監潭州南嶽廟。二十年任儒林郎、通州監倉。年逾六十致仕，擢通直郎，有《脂韋子》五十卷。見《淳祐玉峰志》卷中。

事類賦序

紹興十六年夏

淳化中，博士吳淑進《事類賦》百篇於朝，太宗嘉其精贍，因命注釋之，擢爲水曹郎。今觀其書，駢四儷六，文約事備，經史百家、傳記方外之說，靡所不有，其視李嶠單題詩、丁晉公《青衿集》，用功蓋萬萬矣。歲月寢久，世罕其傳。提舉滎陽鄭公將命東浙，莅事未幾，百廢具舉。暇日哀集群書，曉析涵詠，以爲退食之娛。因以所藏《事類賦》善本俾鏤版，以備士夫章句檢討之益，且俾

惇德著其述作之始於右。惇德切觀四聲之作起於齊、梁，而盛於隋、唐，今遂以爲取士之階。其協辭比事，法度纖密，足以抑天下豪傑之氣。至於源流派別，凡有補於對偶聲韻者，豈可靳而不傳。雖淑之書用意浩博，將以貽惠來今，然非鄭公則不能廣其說，使學者有所觀覽云。紹興丙寅仲夏廿三日，右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邊惇德謹序。《事類賦》卷首。又見《類書讀》。

籌思堂記

紹興二十年

紹興丁卯秋，華原鄭公以浙東倉司移總外計於大江之左，行且終更〔一〕，留司以應辦軍需無擾而濟聞于上，爰下綸言，俾仍舊服。於是軍民官吏，歡呼而樂公之留。及是年之冬，以暇日步於公圃，視西北隅，得隙地焉，欲經度之。詢之屬吏，咸曰：「漕臺舊嘗有籌思亭者，兵火之後，其廢日久，獨大丞相王文公、范忠宣公所詠二詩刊石尚存。」公歎曰：「豈可使前人之迹埋沒而不舉，一二公之雅什，殆爲虛設乎！」乃度餘材成之。賦功屬役不擾於民，用財不取於諸邑，閱月而就。得豐儉之中，而少加壯焉。易之爲堂，而名仍其舊。乃立王、范詩碣于堂中，匪爲觀游，特以繼前人之志也。惇德謂天下之事戒在樂因循而憚改作，苟臨事例若此，視陋不支，忽傾不持，毛舉縷數，歲月之間，浸浸而廢者不知幾條，良可憫笑也。蓋常人用心，每以玩時愒日爲事，故較論短長，將有所興作，必曰：「此有利于己乎？有利于吾子孫乎？」力非不足，勢非不便，畏首畏尾，將發復已，率皆滯常而難合。

惟公之志迺大不然，視事雖久，一日必葺，一如其始至於是，弊者必新，蠹者以飭，軍儲充盈，民不告病，故能以餘財餘力求前人之志而成之，其用心固自不同矣。聞之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方吏退無事時，優游此堂，坐而思之，若何而可以享上，若何而可以足食。民之利思所以興，民之瘼思所以去。則籌思之設，殆非苟然者。在我後之人，凡到公之堂，能求公之用心，而復思公之所爲，則天下之事，何患于骫骳而不振也哉！故書此以序事之始末云。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三月十一日記。左從事郎、新充秀州州學教授王誼書石。儒林郎、新監通州監倉邊惇德撰。《景定建康志》卷二一。（以上尹波校點）

〔二〕終：原作「紛」，據文意改。

江 溥

江溥，字叔源，衢州開化（今浙江開化）人。紹興十五年進士。除襄陽教授。乾道三年任太府寺丞，淳熙三年爲倉部員外郎，四年擢殿中侍御史，九年由湖北路提刑除秘閣修撰，十一年任京西運副。見《左朝散郎江君墓志銘》（《斐然集》卷二六），《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六五、四之四五、六二之二四，選舉二之二，食貨二八之二四，《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二。

乞吏部窠闕不得盡付銓部奏

淳熙五年十二月

朝廷近發堂除通判、幹官窠闕盡付銓部，堂中無闕可以差除。近來有資格不應差注之人，又復巧計經營，取旨徑作堂除，令注授吏部窠闕，致有部中以資格授下，而復爲堂除所奪者。《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三九（第三冊第二五七七頁）。

乞行禁止金州帥司違法置鹽場奏

淳熙十一年四月

向來金州帥司違法置場，拘買客人鹽貨，高價俵賣，宣撫使虞允文入蜀，州民遮訴，遂行廢罷。既而知州韓曉申明宣司，復置名爲稱提場，其弊復興。後因知州王彤不法，總領李昌圖按治，併奪鹽場撥吏，總領所委金州簽廳掌管，自此冒法更無忌憚。聞總所歲得乾息止十萬緡，官吏侵盜之數，又復倍之，商旅坐困，民食貴鹽，公行侵射官利。乞行禁止。《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二三（第六冊第五二九〇頁）。

公是弟子記跋

乾道八年十月

溥來臨江，乃先生鄉里。二年間，訪求其遺文，而未能盡見，既將去此，乃得《公是弟子記》，觀其微言篤論，皆根柢孔孟，而扶植名教，醇於荀、揚遠甚，真有大功於聖門。遂併工刻之，以廣其傳。凡是正十有六字，其疑者闕之。乾道壬辰十月上澣，三衢江溥書。《公是先生弟子記》，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道光《清江縣志》卷二十七。

通濟橋記

開化溪自北來與山東合，支澗南流，水勢湍悍，屢敗航，舊爲民病。政和間，參政李公光爲令，始俾民爲橋，以便往來。草創之初，其制未盡，不能支久，邑人繼之，乍成乍毀，不過一二年或二三年間，隨以湮沒，民力既困，遂廢不舉。紹興丙子，令喻公仲達召募里豪，集材鳩工，仿松江垂虹之制而爲之，壯麗精密，備極工巧，期年而成。歲歷壬辰，復圯於水。又十年而醫胡應瑞易爲浮梁，徙諸上游，溪水淺涸不常，易以腐敗，民又不以爲便。今令金華丁公朝廷佐下車踰兩載，政口事簡，訪民間利病可以因革者，父老至庭，皆以橋爲請。公乃令因舊址，度其廣袤之數，詢里邑之樂輸

者，聽其自爲之，截流而東，其長六十丈，分爲二十五節，捐己俸，委邑人主之，先造三節以爲民勸，其餘應者紛然，遂足其數。始于庚子七月，成于九月，凡舊制之未備者皆熟究而增益之，每節爲六柱三械，兩旁益以二楣，橫貫以巨木，四下施鐵鎖鉤聯以爲固。板厚二寸五分，廣一丈四尺，盡布以磚，旁壓以石，上爲屋以蔽風雨，中爲序以奉浮屠氏，爲民保護，負者乘者如履平地，不知身在風濤之上也。造橋之時，適秋旱水涸，盡得實基，置械其上，如鑄如錮，不差毫縷，無復異時傾側之憂矣。至循溪而上數十里，瀕水大木之可以爲橋害者又爲約束，俾後來者歲芟治之，列造橋之人姓名於別石，堤防備盡，人知此橋之必可以爲久也。夫民之情，可與樂成，難以慮始。昔之爲是役者皆纍歲月、殫財用、費工力而爲之且不能究，今公一語號於衆而衆趨之，首尾八旬而成，官不煩役，民不告勞，其神速至於如此，豈非因所利而利之，至有不賞而民勸者乎！橋成，書來求記。余在桑梓，實聞其詳，樂君之政不私於己而有以信於民也，且嘆曰：物之成毀也有數，山頽其巔，水匯爲淵，而君子之心其所以信於民者固不可忘也。斯橋之成，人力已至，固不知其幾歲年而又有所更易，使後之人能推公之心而有以信於民，則愛人利物之惠雖無窮可也。故紀其實，以勸來者。淳熙七年，三衢江溥撰並書。光緒《開化縣志》卷二二，光緒二十四年刻本。（以上尹波校點）

宋景通

宋景通，紹興時人。

龍隱巖題名

紹興二十年九月

宋景通將赴石龍，黃繼道、董全老解官憲幕，王師孟、詹元簡邀方稚川、劉孟公餞別於脩然亭。飯罷遊龍隱巖，過棲霞洞，登山臨水，離思黯然。抵暮還湘南小酌。紹興庚午九月既望。《粵西金石略》卷七。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一。（尹波校點）

宋 某

宋某，號委心子，宋如璋之子。有《分門古今類事》二十卷（存）。見《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八《先大夫龍泉夢記》。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序

乾道五年

夫興衰，運也；窮達，時也；生死，命也。委心子窮天任運，修己俟時，謂命有定數，不可以智求。而罔者不達，妄意僥倖，偶然得之，則誇衒辨智，矜持巧力，自以爲己之能。一或齟齬，則抑鬱亡聊，譟憤亡恥，奴顏婢膝，囁嚅趨趨，靡所不至，節義廉遜之風蕩然掃地矣。悲哉！乃以其意作《古今類事》二十卷，凡前定興衰、窮達、貴賤、貧富、死生、壽夭，與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飲一啄，分已定於前，而形于夢，兆於卜，見於相，見應于讖驗者，莫不錄之。仍以其類分爲十門，使猖狂譟進迷惑競利之徒見之而少解。或謂予曰：「昔李蕭遠言定命由天，論其本而不暢其流也；郭子元言致命由己，語其流而不詳其本也。劉孝標作《辯命論》以訂正之，其意若曰，命雖定于幽冥，終然不變，命實周流非一，恍然難知。今子謂之前定，將定于天乎？定于人乎？」應之曰：「興衰窮達死生六者，天之所賦也；智愚善惡此四者，人之所爲也。天定可以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如裴度以陰德而致貴，孫亮以陰譴而減壽。善惡之報當待天人，既定而求之。故予又別爲二門，謂命已前定，有爲善而增者，有爲惡而削者，庶幾善人君子當正心修身，樂天知命，不以人廢天，不以天廢人，此《古今類事》之本意也。學者幸不以怪亂見誚。」其事類則以古今相間，故不爲先後之叙。乾道己丑仲夏朔日，委心子序。《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首。（尹波校點）

王咸久

王咸久，紹興間爲左朝奉郎、通判蜀州。見《金石苑》。又據《建炎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二，紹興十四年左承議郎、簽書雅州判官廳公事王咸久以牒試舉人不當，責降一官。疑即此人。

靈峰院鐘樓記_(二) 紹興二十年正月

紹興丁巳，靈峰院僧寶勝創建鐘樓於院之山頂。越明年，樓成，其高七仞，縱廣半之，壯麗輪奐，動人心目。其冬，寶勝自缺久，因告之曰：夫妙真如性，與生俱生，而不能自知；大圓覺心，有化不化，而不能自見。是故珠必待於人說，月亦求於指缺開方便門，敕羅睺羅，撞鐘一聲，以示阿難。及諸大衆，反觀內照，得入理門。達磨西來，大洪頓教，門庭雖別，指趣無殊。有缺有聞，堰溪水聲而悟者，有聞石擊竹聲而悟者，及其成功一也。今吾子囊無一錢，作大緣事，鑄此巨鐘，閣以層樓，縻以缺夜撞之，用警沈昏，固有一歷耳根，頓會宗旨，離文字之傳，絕語言之妙者。吾子亦何用記爲？寶勝曰：「不然，寶勝竊有說。缺公授之宰是邑也，相視鹽井，託宿茲院，夢一道人爲針其腹，十年之病一昔而差。詰朝，問寶勝此院興建之由，寶勝以左缺龕爲對，偶合公心。自此每以興修

督勵，寶勝顧吾院之貧、力之微也，何以稱公驅使之意？至建炎丁未，今制幹王公宏缺爲其疏文，又與其兄作大檀越。自此度材鳩工，迄用有成。然則修造之意，乃李公倡導於其始，而王公成就于其終。今缺福祿□□，豈非能仁護念，妙智扶持？願刻堅岷，以侈大茲山之靈，不亦美乎？」咸久曰：「然，請爲書之，以傳諸信士。紹興二十年正月上元日開建，靈峰寺長講沙門寶勝立石。《金石苑》。又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九。（李文澤校點）

〔二〕題下原署：「左朝奉郎、通判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王咸久撰。左迪功郎、新果州司戶參軍鄧良能書。右迪功郎、潼川府涪城縣主簿、主管學事李如晦篆額。」

王 闐

王闐，號無功叟，明州慈溪（今浙江余姚東）人。習佛學，凡禪門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紹興中跌坐而逝。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九九。

淨土自信錄序

古之大聖人，立言垂教，被于百世之下，其志猶鬱而未暢、晦而未明者，蓋有之矣，即吾佛淨土

法門是也。余遍覽諸經，深求其旨，往生功德，一言以蔽之，曰在凡夫獲不退而已矣。何則？此土修行圓教，初信小乘初果人邪見及邪三毒，永不起慈，爲斷惑發悟，創入聖流，則越生不昧其所證，斯超四趣，不失人天。至于凡夫地中，雖伏惑發悟菩薩，一經死生非常之變，則忘其所證所修。是故遇緣或退，仍墮苦塗者容有之。乃若凡聖同居淨土，如極樂國等，雖具三界，唯有人天，故一切含識獲生者，即長辭四趣。又助緣大備，壽數莫量，縱至鈍根，一生熏修，無不證聖果，寧復有退失事乎？如來讚勸之本意，不過如此。且圓機體道，是最上淨業，苟加願導之，即預優品。若夫愚朴輩，但能稱佛發願者，而莫不往生。嗚呼！觀淨土一門，則知聖人無棄物矣。彼守癡空之徒，效無礙無修，起自障心，絕他學路，乃高其言曰：「淨土末事也，何足道哉！」可不哀耶？《樂邦文類》卷二。

淨土自信錄記

余觀如來東流之教，若直指本心令人究理之說，有識者既已信之矣，而庸鄙之徒，亦無敢議者。及夫示淨土論往生，則人莫不懷疑焉。且衆生本心，具四淨土，曰凡聖同居，曰方便有餘，曰實報無障礙，曰常寂光。如凡聖同居者，在具縛凡夫，即可依之；其餘三土，至斷惑聖人，始獲證入焉。往生一門，有二淨業，曰正觀默照本心也，曰助行備修萬行善也。正觀與助行並進，則達四淨土。止有願等事善者，近生凡聖同居，而遠作上三土之因也。以此論之，則淨土者正是究理菩薩所登境界，而

兼容悠悠衆生迴向漸修耳。彼信如來直指本心令人究理之說，而疑其示淨土論往生者，何哉？大抵衆生本心，體無一法有形，用無一相不備。彼不知之，謂直若太虛寥曠，而無復依正莊嚴。又助行以正觀爲主，正觀以助行爲輔，二者相待而立，似反而符。彼不知之，謂究理忘緣，則何須加願，加願往生，則有妨究理。況復淨土具有四品，其往生者，上至究理菩薩，下及漸修衆生，則何類不收、何機不攝？彼不知之，聞聖師高僧往生，則自甘絕分；見婦人童子念佛，則耻從其事。噫！如來之稱贊淨土也，其意若曰：「淨土自他凡聖因果，即衆生之自心耳。往生淨土易，自信自心難。」當時十方諸佛，知其說一切世間難信之法，由是舒舌勸信。既而如來又喻之使信受焉，則大覺垂慈之旨，于斯可見。而衆生終不信，是可歎也。一日，客有訪余以淨土教者，嘗隨其所詰而論說之矣。暇時編次成書，得十問答，名曰《淨土自信錄》。或見或聞，或依或違，不動婆娑，即歸極樂，此余之志也。四明無功叟王闡記。《樂邦文類》卷四。（以上李文澤校點）

林上飛

林上飛（一作一飛），字升卿，興化軍仙遊（今福建仙遊）人。紹興間以父蔭補官，二十四年權給事中，明年爲修注官、屯田員外郎、右司員外郎。又明年，坐族人林東上書諂秦檜責監高州鹽稅。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六，職官二之四九，《宋史》卷三一《高宗紀》八，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九二。

靈湫巖題名 紹興二十六年

仙谿林上飛升卿、江西劉德驥彼稱、徐樗丂才、胡銓邦衡同游龍湫。湖南李澈彥澄後至。酒三行，策茗盃勳，彈清江操，懽不足而適有餘。天公孫□埤廷錫命刊石。紹興丙子冬〔二〕。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一〇。（尹波校點）

〔二〕句末有原編者云：「下不可辨。」

司馬備

司馬備，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光曾孫。紹興間嘗通判融州。

摹刻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記 紹興十九年五月

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此於家，曾孫備因倅融水，謹摹刻於郡南老君洞之石壁。紹興十有九年，歲

在屠維大荒落重午日記。將仕郎、試融州軍事推官錢慎，儒林郎、行融州軍事判官陳戩，通直郎、權通判融州軍州事朱天申立石。廣州觀察使、廣西黔南馬步軍副總管、知融州軍州黃忱。《粵西金石略》卷七。（祝尚書校點）

張 竑

張竑，紹興時國學免解進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〇。

論四川興利未盡書

紹興十一年四月

四川之利，其興未盡者有二：鄉兵不可不盡教，軍糧不可不廣糴。教民兵於內郡，而令五等戶量納夫錢，漕司差官於豐穰之郡買糧，則不患不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〇。（祝尚書校點）

邢孝揚

邢孝揚，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人，煥子，高宗憲節邢皇后弟。歷官滎州防禦使、保信軍承宣使、

直秘閣，紹興十七年加太尉。卒謚忠靖。見《中興禮書》卷二一，《宋史》卷三〇《高宗紀》七、卷二四三《后妃傳》下，張擴《除保信軍承宣使充奉使大金報謝副使制》（《東窗集》卷六），張綱《除直秘閣制》（《華陽集》卷三），黃公度《邢孝揚覆謚議》（《知稼翁集》卷下）。

乞許立班奉迎徽宗皇帝等梓宮狀

紹興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竊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梓宮將到，孝揚係懿節皇后親弟，即與尋常事不同。欲望指揮，許孝揚同百官前立班奉迎。《中興禮書》卷二四一。（祝尚書校點）

蔡周輔

蔡周輔，紹興中爲道州江華縣令。

陽華巖題名

紹興二十年三月〔二〕

縣尹蔡周輔，下車伊始，遵令勸農於奉國寺。親勉鄉老服田力穡爲務，勞之，舉皆感悅。晚過陽

華，俯空洞，跨浮梁，聽鳴玉，薦芳醕，既醉而歸。同僚李仲保、唐元經，邑士何時澤、蔣澤萬、李穎士、鄧致道，寓客羅國華。紹興庚午春二十有一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〇六。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八一，同治《江華縣志》卷二。（劉琳校點）

〔二〕陽華巖在江華。《八瓊室金石補正》此題名後有跋云：「《（湖南）通志》載高宗朝江華令有蔡藹。《永（州府）志》云紹興二十年任。此題名正是紹興二十年，疑蔡藹即蔡周輔之誤，抑周輔爲藹之字邪？」

全宋文卷四五八二

高 閭

高閭，鄞縣（今浙江寧波）人，閭弟。登紹興十五年進士。官左迪功郎，廣德軍軍學教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五及文中署銜。

烈港新建張王行廟記

紹興二十年九月

聰明正直，死則爲神，至於有感必通，無間於幽深遠近者，此神之盛也。廣德軍廣惠廟張王者，武陵龍陽人。嘗按圖牒，其先有諱秉者在夏禹時感天女降而與之合，踰年授以子，且曰，後世當血食吳分。王生於西漢之末，姿狀奇偉，寬厚而愛人，有神告以茲地荒遠不足建家，乃東游吳會，至苕霅之白鶴山居焉。久之，欲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以通舟楫之利。工役將半，俄化爲異物，驅役陰兵，夫人李氏見而怪之，遂隱形遁去。居民思之不已，即橫山立祠以祀之，祈祭不輟。梁天監中，江南大旱，徧走羣望不雨，武帝夢蔣山神告之曰：「橫山祠靈通天地，禱之必應。」帝如其言，即獲膏

澤。自茲以後，曆數百載，凡水旱盜賊爲民患者，誠心祈請，皆遂所欲。乖崖張公守金陵，以兄事之，緘書遙禱如通家問，吉凶可否，報驗不爽。比年靈迹尤著，達於朝廷，累封至正順忠祐靈濟昭烈王。王之祖考及祖考妣，王之妻妾及其九弟弟婦、五子子婦訖於息女，莫不錫命疏寵，加以公侯夫人之號。嗚呼盛哉！烈港都巡檢使李君嘗爲廣德都監，事王甚恭，紹興戊辰初來赴官，值海寇出沒，上司督捕嚴甚，君乃展王之畫像焚香拜祈，恍惚之間如在其左右。守官二年，揚舲捕盜者非一，而未嘗有風濤失利之患，蓋王之神靈陰有相焉。遂出己俸就建行廟以嚴奉之，一王、四公、十一侯、十有九夫人，亦皆塑像以從其祀，烈港之人從而嚮信，又增侈而丹雘之。閻待次里閭，李君知余將之廣德，宜知王之始末者，求序其事以告後人。余固嘗聞之而驗諸其人，皆以爲然，於是乎書。紹興二十年九月甲戌朔，左迪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高閻記。乾道《四明圖經》卷一〇。又見寶慶《昌國縣志》卷一。（黃錦君校點）

蔣 璆

蔣璆，紹興二十年以御前祗應補授進武副尉。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三〇之三。

乞依例補官狀〔二〕 紹興二十年八月

各在修內司一十五年，別無出職補官條法。自顯仁皇后上仙，宣押入殿祇應，及差往攢宮修奉，并無違誤。應本司使臣作家申頭并轉官資了當，唯臣等二人爲係白身，止給到公據，收使未得。欲將前項勞效并在司月日，乞依修內司押司官蓋世顯年勞出職體例。《宋會要輯稿》職官三〇之三（第三冊第二九九三頁）。（尹波校點）

〔二〕與張竦合上。

釋彦起

彦起，修南山律學，博通有致。撰有《釋門歸敬儀護法記》三卷（今存卷上）。

釋門歸敬儀護法記序

觀夫南山律祖之明歸敬也，猶東魯宣尼之定禮制焉。歸敬明則三寶可興，禮制定則典刑不墜。但以時當澆季，法道下衰，目睽聖客而輒生輕慢者有之矣，形參緇侶而一敬不修者亦有之矣。意儻於事行之有缺，則於心觀而不明。吾祖聖師矜茲下愚不能思齊上智，故於律鈔僧像致敬之外，別出一卷儀文，統明歸敬之法，使乎事理雙運，真俗併馳，大小該明，定慧齊駕，先賢晚銳，出處有憑，上可以克報君親，次可以護教法。但爲文高義遠，探賾者難究淵源，日久歲深，崇文者未聞伸釋。宣和間雖有梵琦律師創開科節，而大義未周，既缺依承，則誨通蓋寡，每慨吾宗覺者專門律範，觀慧未融，苟舍斯文，將何以爲住心之本也。一日講次，有好事者願闢斯文。自顧不才，難霑翰墨，祈請不已，輒事斐然。第爲記事稍繁，是故勒成三卷，其如有所未安，以俟後來作記者云爾。時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夏，安居竟序。《釋門歸敬儀護法記》，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十套第一冊。（黃錦君校點）

喻 樗

喻樗（？——一一八〇），字子才（一作材），號湍石，又號玉泉。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州（治今浙江

建德。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爲信州玉山尉。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辟爲屬。紹興初，勸鼎起用張浚。以鼎薦，援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立，提舉浙東常平。淳熙七年卒。著有《大學解》一卷、《玉泉論語學》四卷、《豐公逸事》一卷及《玉泉語錄》、《紹興甲寅奏對錄》等。見《宋史》卷四三三本傳、卷二〇二、二〇三《藝文志》一、二。

書福勝院記碑陰

行在揚州之三年，歲己酉，僕尉信之玉山，始至則詢十鄉之人物。客有言永安之賢者葉大夫，僕曰：「大夫之賢何如？」客曰：「昔吾邦之刺史有殖貨財供私欲者，屬邑奉承之不暇，獨弋陽有宰未嘗屈也。他日大夫過城下，會諸邑在焉，相帥而來，大夫顧曰：『孰爲弋陽？』弋陽曰：『諾』。大夫曰：『聞君獨障橫流，賢哉！』其好惡之公如此，可謂賢矣。」則又曰：「吾邦之人有解官而歸，遽置田數千百畝者，以夸於大夫。大夫笑曰：『吾貧甚，不能辦此，請以二十櫃書當之，可乎？』其趣尚高潔如此，可謂賢矣。或者以大夫好面折人短。夫面折也，而非猶愈於背毀而是者，況其是乎？若夫好面譽人，一旦利害少不如意，則背而毀之，是寘而錦之者也。聞大夫之風，可無愧乎？惜哉死矣，不得使吾子見之也。」僕聞其言以爲恨。後二年四月癸卯，始以職事至福勝院，見大夫所爲《造

殿記》文，議論所存，蓋有不苟然者。信客之不安，傷今之不見，爲書其碑之陰。同治《玉山縣志》卷二，同治十二年刻本。

祭大慧禪師文

大士達化，理難兩全。或得佛法，而無世緣。有據名山，其徒如雲。四衆雖仰，道價蔑聞。備是二者，粵惟導師。我不即物，物咸從之。豎拂拈槌，訶佛罵祖。聲如雷霆，震于東土。縱橫妙用，我不敢知。勢到佛力，尤爲魁奇。紙衣立脫，隱峰倒化。視彼死生，實同晝夜。我瞻徑山，浮圖巍巍。稽首遺範，後學攸歸。尚享。《大慧禪宗雜毒海》卷下。（以上曾棗莊校點）

沈 濬

沈濬，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人，畸子。紹興末官至右正言。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六，《宋史》卷三四八《沈畸傳》，《新安志》卷九。

乞許令綱運官節次保明推賞奏

紹興三十年四月

竊見四方綱運輻輳，闕下頃以衙校管押，多致失陷，乃選差命官俾任其責，遂定賞格以勉之，不然罰亦隨至。今者有自川廣數千里之遠，涉風波，冒不測，歷歲月之久方抵闕下，幸而無虞。元數已足，方獲朱鈔。次經太府丞陳乞保明申部推賞。寺中阻難已畢，方肯申部，部中又復阻難。望下所屬官司，如已獲朱鈔，許令節次保明推賞。或有小節未圓，亦許先次放行。其或所屬奉行違戾，許部綱官徑赴朝廷越訴，重行根治。《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六（第六冊第五五八六頁）。又見同書食貨四八之六（第六冊第五六二五頁）。

省心雜言序

紹興三十年十月

仲尼之學至今光明碩大者，曾子傳之於無窮也。曾子之學，自一日三省其身爲本。三審也，非數也。後世讀之不詳，不可不辯。此省心子之意也，因閱《雜言》，乃表而出之。三十年孟冬旦，吳興沈濬題。《省心雜言》卷首。

遠法師齋忌禮文序

釋迦如來出現於世，說種種法接引衆生，於種種門最捷徑者，無以易於西方安養之教也。嗚呼！無量壽佛之四十八願，則西方之教無以啓其端；無釋迦如來之演說諸經，則無量壽佛之願無以傳於世。前佛作願於前，後佛說經於後。此道章明著較，可信無疑。然而多門之法或擇之而不精，精詳之士或傳之而未習。譬之《肘後之方》載聞簡牘，有擇之而精，傳之而習，以開後悟。此恩此施，顧與製是方於心、載是方於書，其厚薄何如哉？惟茲修行安養之方，無量壽佛實製之，釋迦如來實筆之。擇之、傳之、習之以貽後人者，東晉遠公其人也。西湖秀士李濟，予同年執友，樂清令尹李公素見素之子，遭家多難，幼失所怙，兩罹鼓盆，孤苦之中坐進此道。曩從證通主人師友爲西資社，蓋有意乎遠公之遺法也。三年于茲，來者益盛。凡預此社而精進不懈者，奇祥異覩，妙果殊證。如經所說，往往有之，則同社相與稱頌自慶，益期進修。李君唯念凡今若此，雖前佛後佛開大法門，而遠公之德其何可遂忘？退而考諸傳記，作《禮文》一通以示同志，予輒爲識其始末，因爲之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仲尼而後明。至於沿仲尼之所傳，以深入乎數聖人之道而爲後人之資者，孟軻氏其人也。以西方教法觀之，則遠公者猶吾儒之孟子耳。子其何嫌？雖然，李君之是文也，固將尊其所以爲遠公者，則遂從而學之，如吾儒之於孟子哉！若夫且拜且誦而徒爲觀美焉，非李之所

祈望於同社者也。」乾道二祀四月望序。《樂邦文類》卷二。（以上沈治宏校點）

杜成章

杜成章，南宋初京兆（今陝西西安一帶）人，嘗刻韓駒詩中妙語于石。

韓子蒼詩碣跋

紹興二十年

韓公子蒼以詩鳴，爲世推重，得隻句單辭，即誇耀以爲榮。當是時，寓于江西，而深公禪師再游衡、湘，鉅公禪老親慕之不暇，竊意韓公必在摳衣之列矣。及深公南歸，絕口不道得詩意，豈道不同，迹遂參辰耶？比聞鄉人楊達卿誦韓公詩，有「掣電翻機輪」之句，則知師爲之捻提爲至切；又有「永結芭蕉鄰」之句，則知韓公與之結交爲至深。然絕口不言者，顧在道不在勢爾，余故刻其妙語以尊其道云。紹興庚午首夏日，京兆杜成章跋。民國《中江縣志》卷一六，民國十九年鉛印本。（楊世文校點）

釋仲旻

仲旻，南宋僧人，紹興中嘗爲明州寶雲傳教院住持，管内僧正，賜號真教大師。

摹刻寶雲禪院賜額敕黃後記

紹興二十年正月

建炎庚戌春，遭兵火，院宇一夕而空，聖朝所賜敕黃石刻，於煨燼中文字斷裂，已不可辨，常慨以無復再全之理者。逮紹興己巳，距庚戌凡二十載，一日忽有姚江僧持此墨本來，仲旻忻然如獲重寶，意必先祖通法師教席餘澤未已，使有天與之幸，不然何符契如此之非常耶！越明年正月戊子，再摹于石。前管内僧正、住持、真教大師仲旻書。《寶雲振祖集》，續藏經第二編第五套第五冊。（刁忠民校點）

吳龜年

吳龜年，紹興中爲國子監主簿，遷太常丞。隆興初爲吏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乾道元年，除直祕閣提舉福建常平，遷本路提刑。乾道六年，以避親嫌改除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又改

湖南轉運副使。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一，《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二六、選舉二〇之一五、食貨五八之一一。

乞避嫌改官奏

乾道六年二月

伏覩新除本路帥臣薛良朋係龜年妻之叔父，雖於服屬稍疎，緣職事相關，切慮合該迴避。《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三之一五（第四冊第三八二〇頁）。

乞賑糶潭州奏

乾道七年十一月

本路旱傷，唯潭最甚，昨來黃鈞趨剩米四萬石，乞充賑糶使用。《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九之五〇（第六冊第五八六三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九八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吴 莘

吴莘，字商卿，湖州烏程（今浙江湖州）人。紹興初，爲承直郎、知高郵軍興化縣事。著有《楚國圖

經》二卷。見《吳興掌故集》卷四及其自撰《高郵軍興化縣重建濯纓亭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濯纓亭記

紹興三年十月

天聖間，文正范公爲是邦，作濯纓亭於南谿之上，賦詩曰：「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公之意豈特挹滄浪之清以滌我塵垢而已邪！君子目擊而道存矣。中更兵燹，蕩爲莽區，後有重建於稅務之南者，尋亦圯廢。耆老云，鄉校前廼故址也。余既輦適學之路，即故址爲亭而扁之以舊名。亭竝谿，當邑東西之中，眼界軒豁，荷汀蘋渚，鷗鷺翔集，風帆露檝，朝夕往來，景物互變而俱宜焉（一）。草色際天，綠波瀰漫，則於春宜；冰輪浮空，商灝沆瑤，則於秋宜。宜酷暑，南薰徐來，復無鬲閔，涼徹肌骨；宜隆寒，黃蘆旅雁，妝點雪意，如展畫圖。凡是諸景，昔也散漫而不屬，今皆萃列於斯亭之上，足以廣吾胸中之雲夢而助筆下之波瀾。夫名所以詔是實也。斯名也，其義則夫子取之，孟子、屈子發明之，而文正范公昭揭之。青青子衿藏脩之暇，於是而遊息焉，對景而自得，因名而心會，吾知是邦人物自今未易量矣。紹興癸丑良月，承直郎、知高郵軍興化事苕溪吳莘記并書。冬至日，修職郎、主簿眉山孫之奇立石。《范文正公褒賢集》卷三。又見《范文正公褒賢祠錄》卷二，《范文正公年譜》附錄，康熙《興化縣志》卷一二，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三。

〔二〕焉：原無，據嘉慶《重修揚州府志》補。

修淮安府儒學碑記

淳熙十年十一月，金部郎中章公守山陽，歸書里人吳莘曰：「日者草創學宮於山陽縣治之北，非藏休息游所也。前守王公訥陋之，徙建於承平舊址，鳩工未幾，而今殿屋粗立，不蔽風雨。越明年春二月，則三門與前兩廡漸立。既視印之三日，於廡門設座講經，公帥僚吏諸生環坐以聽。翼日始規矩示諸生，悉依湖學安定先生之舊。」先是山陽邑宰劉君介然實創遷學之謀，嚴明通練，人不能欺，故費省功倍，未幾而告成。公名冲，字茂深，官朝請大夫。《淮安藝文志》卷二，同治刊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上官驤

上官驤，南宋人，隆興初在世。

袁州推官上官以碑

隆興元年十月

□考袁州推官上官以公以紹興三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終於家，春秋八十二，諸孤將有祔於□□□陂山六代祖之墓次。越明年改元隆興，歲在癸未春二月□亥，奉吾母來告始興之。其年冬十月乙酉子時，乃克有成，遂窆之□□□□祖墳離山，出面丁山，坐穴癸向，發癸水，折乾入癸，復流於乾，□□□祔者亦如之。男驤、□、駿泣血謹識。《福建金石志》石九。又見光緒《重纂光澤縣志》卷一四。（刁忠民校點）

李繼宗

李繼宗，紹興初爲太史局生，後於高、孝時皆判太史局。嘗因奏星文不實、推算曆日不准降官，旋復舊職，淳熙四年換授中大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五、一九〇，《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九六。

乞差官驗曆奏

淳熙五年

今年九月大盡，係三十日，於二十八日早晨度瞻見太陰離東濁高六十餘度，則是太陰東行未到太陽之數。然太陰一晝夜東行十三度餘，以太陰行度較之，又減去二十九日早晨度太陰所行十三度餘，則太陰尚有四十六度以上未行到太陽之數，九月大盡，明矣。其金國九月作小盡，不當見月體；今既見月體，不爲晦日。乞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差官驗之。《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刁忠民校點）